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紫
風
劍

下



紫凤钗 下

都凝结在一片静寂之中。

蓦地，宁静绽开，一缕低吟的清音自她那失色香唇间袅袅透出：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一声轻叹，闻之令人心酸，两排长长的睫毛一阵眨动，两颗泪珠儿，随着夜风飘逝……

敢情，她是一个对月抒怀的断肠人儿。

吟的，是李易安的“声声慢”。

她清音微顿，正待二次张口。

突然间，一缕箫声呜咽而起，直透长空。

这箫声，来自她脚下峰腰间百丈处一片树海中，莫辨确实所在。

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箫声中蕴含着太多的东西，悲伤、忧郁、凄凉、失意……显然这吹箫的人儿，也正藉着一管洞箫，吐露着伤心的往事。

黑衣人儿神情微震，连忙将那已到唇边的词句咽了回去，美目投注脚下箫声飘起处，微显苍白的脸上浮现一丝讶异，紧接着又转变为一片黯然，身形一阵轻颤，睫毛翕处，泪珠儿又扑簌簌洒落满襟。

她讶异的是，吹箫人似乎身怀武学，而且功力绝高；黯然是，此时此地居然还有比她更伤心失意的人。

她出身皇族，当然可以在这禁区之内对月抒怀，那么这吹箫人莫非也……

美目突睁，竟然寒芒暴射，娇靥上神色刹那间变得更冷，举袖一拭泪渍，飞身下掠，姿态轻盈灵妙，闪动般向半山腰那片树海扑去。

她想会一会那位比她更失意的吹箫人儿，是男人，她要探个究竟；如果和她一般地是个女儿家，倒可以月下对坐，互诉衷肠。

下掠不远，她找到了箫声的来源。

远远地，只见五、六十丈外一处危崖上，盘膝独坐着一个白衣人儿，正自对月弄箫。

她目力本就不差，何况还有那不太暗的月光，她已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文士装束的男人。

那白衣文士面对山下，正好背向着她，所以她无法看到他的面目，不过根据身形，应该有张俊俏的脸儿。

穷搜记忆，她想不出当朝皇族中有这么的一个人，她对这文士完全陌生，那么这文士不是皇族的人，胆子倒大得可以。

她黛眉双挑，如飞般扑了过去，转眼便至近前。

按说，对方白衣文士既然身怀武学，而且功力极高，似她这般毫无忌惮地飞身逼近，万无不被惊动之理。

可是，事情大谬不然，竟是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白衣文士对她的扑近竟是浑无所觉，依然对月弄箫如故。

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相隔两丈她只有住足，而就在他黛眉一扬，方待张口发话的刹那，箫声陡地一泻千丈，戛然止此，那白衣文士一声轻笑，已自先发话道：“姑娘无端扰人清兴，难道不觉得唐突么？”

他就像背后长了眼睛，不仅早已发现了她，且一言便道破她是个女儿身，黑衣人儿不禁暗吃一惊，呆了一呆，旋即冷冷答道：“该觉唐突的恐怕不是我，我正想责问你哩！”

白衣文士大笑站起，倏然回身，竟然是面色焦黄，一脸病容，哪里是什么俊俏面孔。双目冷芒如电，微注黑衣人儿：“是么？我以己度人，斗胆妄测，姑娘想必也是个伤心断肠人吧？”

黑衣人儿入目对方那冷电般的两道目光，禁不住心神一凛，强持镇定，美目深注，冷然说道：“何以见得？”

“很简单，姑娘何必故作矜持。”白衣文士微微一笑，笑得很潇洒：“玉泉空寂，夜静更深，我这箫声何以没有惊动别人，单单惊动了姑娘？这说明在这夜深露寒，冷寂凄清的玉泉山上，除了我这伤心断肠人外还有姑娘，如此，便足证姑娘心中也有伤心断肠之事，否则断不会于此月色昏暗之夜，留连在这不足留连的玉泉山顶，迟迟不归。”

这解释很俏皮，也很不俗，黑衣人儿深深惊服于白衣文士的口齿，可是一向任性倔强的她，却不愿近乎示弱地流露出来，娇靥上的神色，仍是那么冷冰冰地，好像笼罩了一层寒霜：“这也很简单，你休要自作聪明，静明园为当朝亲贵游乐之所，只要是当朝皇族中人，纵然在此住上几天也不足为怪，何况我难得来此，对此间景物未免特别喜爱。”

白衣文士“哦”了一声，笑道：“这么说来，唐突的果然是我，我孤陋寡闻少见多怪，那么……”目光微转，扬眉轻笑：“姑娘怎会脸上泪渍未干？我以为赏览夜景还不至于……”

黑衣人儿疾抬皓腕，一抹粉颊，是羞也有些薄怒，涨红了脸，一时说不出话来。

白衣文士似乎不忍使她过分难堪，有意转移话题，目光深注，淡淡一笑说道：“当朝亲贵中，我很荣幸地也认识几位，姑娘芳名……”

刹那间，黑衣人儿已恢复了原先的泰然、冷漠，黛眉微挑冷然道：“我认为彼此素昧平生，没有通名报姓的必要。”

“诚是区区冒失。”白衣文士朗笑说道：“既是这样，我不敢多做攀谈，姑娘请吧！”洒脱举手，竟然下令逐客。

黑衣人儿朱唇微绽，咯咯脆笑，笑得很冷，美目凝注，寒光逼人：“阁下反客为主，岂不有点神智不明，事理欠通？请教这是什么所在？”

白衣文士答得甚妙：他道：“玉泉山，姑娘岂不也多此一问？”

黑衣人儿脸色更沉，语气更冷，道：“你很会说话，也很机警，怎不说这是静明园？静明园为本朝亲贵游乐之地，近百年来，一直列为禁区，你可知道擅入皇族禁区者该当何罪？我还没有按律降罚，你反倒先……凭什么？……”

白衣文士突然仰首大笑，声震夜空：“我不凭什么，也不相信谁又能拿我怎么样。姑娘，别用皇族亲贵来压我，这四个字我还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我只知道‘林泉孰宾主，风月无古今’，天下之地，天下人去得，若真要论起宾主来，这莽莽神州该是汉家基业，贵朝强行窃据，恐怕连个宾字都谈不上，又何来什么禁区？”

这番话听得黑衣人儿芳心连震，花容巨变，美目圆瞪，满射惊怒，怔了好半晌，才贝齿紧咬地憋出一句话：“你是什么人？快说！竟然这般大胆，难道不怕……”

“我这个人从来就不知怕为何物。”白衣文士淡笑接口道：“姑娘这‘什么人’三字指的是身份，还是姓名？”黑衣人儿气得娇躯微颤，脱口说道：“两者都是！”

白衣文士却没有一丝火气，摊摊手，笑道：“身份，我可以奉告：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武林一介落魄书生。至于姓名，很抱歉，彼此素昧平生，没有通名报姓的必要。”

他后面半段话儿显然是针对黑衣人儿适才那句话而发，这对出身满室亲贵的她，委实刺激太大，她既羞且怒，简直就不明白眼前这白衣文士何来偌大天胆。

美目圆睁喷火，黛眉倒挑含煞，顿时发了那任性惯了的皇族千金脾气，这脾气使她忘了适才由箫声中听出对方身怀武学，而且功力绝高，暗一咬牙就想出手，但就在她纤纤玉手抬起一半的刹那，一眼瞥见白衣文士手中那管雪白的玉箫，立有所觉，脑中灵光电闪，芳心一跳，玉手掩上了檀口，有点不知所措地说道：“你，你可是人称玉箫神剑闪电手的夏……”

话出口，忽然觉得这样问法太过“客气”，脸色又沉，飞快改口道：“……可是那个自命不凡的夏梦卿？”

白衣文士先是神情微震，继而望着她笑了，笑得她粉脸上一阵臊热：“姑娘认识那夏梦卿么？”

黑衣人儿冷然说道：“我没有那份荣幸，答我问话。”

白衣文士双眉微挑，笑容可掬：“想来夏梦卿也会感到遗憾，姑娘一定要我回答，自当告诉姑娘，普天之下爱箫之人很多，我不是姑娘想象中的人。”

此言一出，黑衣人儿似乎微失平静，美目中射出一丝异样光采，娇靥上浮现一丝失望之色，但只是略现即隐，呆了一呆，讶然地望着白衣文士，淡淡地说道：“这次算我唐突，那么你是……”猛觉失言，连忙住口。

可惜已经晚了。

白衣文士微笑接口道：“没有关系……我能奉告的都已经奉告过了，姑娘如果仍不满意，一定要追问姓名，那么我就再奉告三个字：伤心人。”

语气充满戏谑意味，令她顿生被戏弄的羞怒，花容再变，冷冷说道：“你可是要我召来守卫？”

守卫又奈得他何？但他却似乎有所顾忌，皱了皱长眉，笑道：“同是伤心断肠人，姑娘又何忍逼我太甚？”

黑衣人儿冷笑说道：“也许你是断肠人，我却没有伤心事，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若不想要我召来守卫，你就……”

白衣文士突然挑眉一笑道：“姑娘不必以此要挟我，须知我在这里坐坐并未过分，休说这区区什么静明园，便是深宫大内我也是要来就来，要去便去，没人拦得住我。我之所以不愿姑娘召来守卫，只是生怕俗人扰了我的清兴，姑娘若是看我不顺眼，只管站远些便了。”

黑衣人儿美目凝注异采闪动没有开口，那是因为她面对这位心智口才两称高明的文士，又气又恼，一时感到计穷，好半晌，她才突然一跺足，黛眉倒剔，狠声说道：“我就不信拿你没办法。”皓腕倏扬，一掌拍了过来。

她忍无可忍之下，这一掌暗凝真力，挟怒出击，劲道非同小可，而且快

疾如电，寻常一点的高手，休想躲过。

偏偏这白衣文士并非寻常高手，他不但避过了，而且避得从容潇洒已极：“姑娘无端出手伤人，似乎有失皇族风……”

“度”字尚未出口，黑衣人儿玉手疾出如风，纤纤五指，闪电般点向他肩井要穴。

她自信这一招不慢，而且极具威力，殊料招至途中，眼前人影微花，白衣文士突然踪迹不见，方一愣神，身后已响起一声朗笑：“姑娘，凡事都须留点余地，你这是……”

她芳心剧震，霍然转身，一语不发，加提十成真力，遥空一掌又击了过来。

这一掌，白衣文士仍然未接，也未还手，只是双眉已高高挑起，目射寒芒闪身飘退，沉声说道：“姑娘，事不过三，我念你是个女流，不愿为已太甚，倘若你……”

黑衣人儿一向娇生惯养，任性已惯，几曾受过这等怨气，不容白衣文士说完，朱唇泛白，厉声怒叱：“狂徒住口，你擅入禁区，已犯大罪，犹敢口出狂言，你不必有所顾虑，有本领尽管使出来好了。”

话落身闪，一双柔荑狂挥，不顾一切地猛扑上来。

她的用心并不在置对方于死地，因为她知道那无异是痴人说梦，她只是恨透了对方那份比她还甚的傲气，伤了她的自尊，令她难堪，故拼死也要把对方微挫掌下，争回一口气，挽回一点面子。

虽说她未存杀机，但出手威势也极惊人，凝足了内家真力，玉手挥舞间，罡风怒卷，有如狂飘。

白衣文士似乎生俱铁石心肠，对如此可人的负气进扑竟然毫不留情，目射神光，容得黑衣人儿欺进五尺，突然扬声冷笑：“姑娘，小心。”右掌玉箫微点即收。

他虽只轻描淡写微微一点，黑衣人儿却已承受不起。别说招架，连躲闪都来不及，只听“嗤”地一声轻响，满头乌云蓬散披落，方自一惊，紧接着两只玉手掌心，又似被虫啮针扎了一下，微微一痛，双臂劲力顿失萎然垂下。

她大惊失色飘身疾退丈外，娇靥一片苍白，美目中射出难以言喻的光采，羞怒攻心僵在当场。

白衣文士并未追击，目注丈外黑衣人儿，似觉不忍，淡淡一笑，道：“请原谅，姑娘，我无意出手，实在是被你逼得无可奈何。”

黑衣人儿哪里听得进去，只当他是说风凉话，娇躯剧抖，失色双唇轻颤：“技不如人，教我好恨，更可恶的是你这自命不凡的傲气太以凌人，我现在不妨告诉你，这口气我非争回来不可，你可有胆子在这儿等我半天？”

白衣文士入耳她这未泯天真的话儿，不禁有点啼笑皆非，望了她一眼，淡淡一笑道：“姑娘可是要回去调拨人手，找我报仇泄恨？”

黑衣人儿苍白的脸庞上涌现一片红晕，微点螭首，道：“谈不上仇，恨却非泄不可，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受过这等挫辱。”

白衣文士双眉微皱，笑道：“既然学武，就难免厮杀搏斗，厮杀搏斗总会分出胜负，姑娘气量也未免太小了点，如果我这只为自卫的一箫对姑娘有那么大刺激的话，我深为后悔，不过……唉！……”

黑衣人儿气得险些流泪，贝齿紧咬，美目紧注，道：“你不要恃技骄狂，得意卖乖，我这就回去，再来那是必然，只问你敢不敢等我？”

白衣文士摇头笑道：“很抱歉，这我不敢肯定答覆，因为我这个人一向飘泊惯了，不耐在一个地方久待，你如果回来的早，我也许还在这儿，若是回来得晚了，那……”

“你可是有点胆怯害怕了？”黑衣人儿冷冷接口。

白衣文士想要纵声大笑，但终于忍住，目光深注，淡淡说道：“姑娘，你不必出言激我，在我心里，还没有胆怯害怕这种字眼，我只是深知自己的习癖，不得不预做说明，免得姑娘徒劳往返，说我怕事。”

“那就好。”黑衣人儿抓住他前半段话儿冷笑说道：“你既是武林中人，当知武林中人言重一诺，过于性命，我不会让你久等不耐的，不过，我仍得提醒一句，假如你自贬身价，畏事逃走，天涯海角我也非找到你不可。”话落身起，向玉泉山下茫茫夜色中疾射而去。

白衣文士似乎拦阻不及，望着那无限美好的纤小身影，禁不住摇头一阵苦笑，喃喃说道：“我真是自我麻烦，我这是何苦？……”

突然回顾身后，轻笑呼道：“聂姑娘，她走远了，请出来吧！”

身后那片茂密的树林中，随着话声，袅袅行出一位容貌清丽的白衣女子，云髻高簇，环佩低垂，楚楚动人，仪态万千，赫然竟是那寄身千毒门中，曾于洛阳第一楼以歌舞惑众的俏佳人，聂小倩。

她停步林边，微微衿衿，目注白衣文士，嫣然一笑道：“相公手法令人击节，把那满族亲贵的娇娃大加折辱而退，聂小倩隐身暗处，险些出声大呼痛快。”

白衣文士皱眉一笑道：“哪里是痛快，分明是自惹麻烦，聂姑娘，我这就走了，相救疗伤之情，容图后报。”聂小倩娇靥上飞快掠过一丝黯然之色，垂首说道：“相公何言之太重，若论相救疗伤微劳，则洛阳第一楼头宽容不究，北邙断魂谷内两次纵放又该当何说？聂小倩能为相公稍尽绵薄，正是毕生荣幸，也自觉稍减一分罪孽……”

妙目微红，不胜凄惋，幽幽一叹，住口不言。

白衣文士也觉戚然，忙自展眉一笑道：“聂姑娘冰清玉洁蕙质兰心，出污泥而不染，只有令人敬佩，又何罪孽之有？”

聂小倩芳心窃慰，柔婉说道：“多谢相公不以陷身邪教见薄……”

话锋微顿，美目深注，欲言又止……最后说道：“相公真要自毁诺言，就这么一走了之么？”

白衣文士有意无意避开她那双惑人的目光，笑道：“聂姑娘，你听见了，我何曾答应过她留此不走？她身为满族郡主，一向娇纵任性，既自认羞辱，必不干休，我料她除了她哥哥和傅小天外，不会找别人，我瞞过了她，却绝瞞不过傅小天伉俪，所以我不得不走。”

聂小倩神情更黯，美目隐射无限关切，道：“相公的伤势虽已无碍，但尚未痊愈，怎好……”

“多谢姑娘关注。”白衣文士淡笑道：“我这所谓走，仅是另觅隐密之处继续疗伤，不与人动手，不妄动真气，谅无大碍，否则若是等他们寻来，势必多生麻烦，耽误时日，来不及应付未来的事变。”

聂小倩道：“威侯府中养伤不也很好么？相公何必一定白衣文士脸上骤起一阵轻微抽搐，强笑说道：“侯府难免应酬，不宜疗伤。”

聂小倩垂首不语，白衣文士又道：“我走后，姑娘也不必在此多事停留，可仍返千毒门暗观动静，必要时再设法离开，以免不测，今宵暂别后会有期，

告辞了。”微一拱手，就待腾身。

聂小倩突然抬起螭首，美目微红，无限凄惋地，急急说道：“相公请慢，我还有一桩大事险些忘了奉告。”

白衣文士呆了一呆，道：“聂姑娘有话请说。”

聂小倩犹豫再三，终于一咬牙，毅然说道：“布达拉宫方面已请得能人，近期内必然再动，还请相公多……”

“姑娘可知是什么人么？”

聂小倩微微摇头：“这个聂小倩尚还不知。”

白衣文士双眉微皱，略一沉吟，再次拱手：“多谢姑娘示警，我省得了。”

人化长虹，腾身飞射而去。

聂小倩呆呆凝注白衣文士消逝之处，娇靥上浮现一片难以言喻的表情，双唇一阵抖动，突然洒落两串晶莹泪珠，良久方始幽幽一叹，转身袅袅行向树林之内……

第十五章 风吹芳心起涟漪

聂小倩那无限美好的身影，刚刚消失在那片浓密树林之中。

她适才站立之处，突然又出现了两个人影。

这两个人不知由何处飘落，身法之轻捷恍如幽灵，甫一现身，立刻为这月色昏暗的崖头带来了一片阴森鬼气，神秘诡谲已极。

这两个人一个身材颀长，身着青袍，面覆黑纱；另一个体形瘦小，身着黑袍，长发披肩，面色惨白，阴森怕人。

仔细一看……

那青袍蒙面人，赫然竟是千毒门门主雷惊龙，他目光森寒，凝注聂小倩身形消失处，不动声色。

那黑袍怪人，则是雷惊龙座下二灯使之一的阴煌，双目狠毒光芒闪烁，向林中望了一眼，转对雷惊龙阴声说道：“门主，至今你该相信我并没有看错吧！”

雷惊龙双目冷芒暴射，随又敛去，头也未回，冷然答话：“阴煌，你这是向我邀功么？”

黑袍怪人嘿嘿一笑，答得很狡猾：“属下怎敢？既为门主麾下，就应忠心耿耿，不能坐视门人反叛而隐之不言。”

雷惊龙仍然没有看他，语气也仍是那么冷：“看来你果然是我的心腹人，我决定记你一功。”

“多谢门主恩典。”黑袍怪人躬身说道：“其实，这原是属下份内事。”

站直身子，目中凶芒闪射，飞快向林中投了一瞥，狠声又道：“门主，这贱婢该当何罪？”

雷惊龙淡淡说道：“那要看是从哪方面说了，或许与你一样，我还应该记她一功才是。”

黑袍怪人一怔，讶然凝注雷惊龙：“属下愚昧，不知门主此言何意？”

雷惊龙斜瞥了他一眼，道：“这不难懂，因她助夏梦卿疗伤，使夏梦卿得以早日康复，要不然我岂不要多等一些时日？”

黑袍怪人呆了一呆，随即诡笑说道：“门主不愧是英雄，属下无限敬佩。……”

面色一寒，阴阴又接道：“不过，门主莫忘了当初手创千毒门时所订的规条，聂小倩无意中助门主早遂心愿固然有功，但她生心叛变却仍……”

雷惊龙突然一笑，笑得好不阴森：“这不用你操心，我赏罚分明绝不徇私，聂小倩促成我早遂心愿，论功必须行赏；她心生叛逆，也难免身受修罗穿心之罚。”

话声未落，黑袍怪人忙自躬身，飞侠接道：“请门主颁下令谕，属下立即前去生擒贱婢。”

雷惊龙双目冷芒轻扫，吓得黑袍怪人那刚自直起的身形，微微一颤，又复俯下：“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告诉你，在我面前你最好别打那假公济私的主意。”

黑袍怪人身形剧震，俯首干笑说道：“门主误会了，属下怎敢？属下一片赤心，为的是怕那贱婢闻风远颺。”

雷惊龙双目闪过一丝诡异的光芒，冷冷说道：“是么？此事只有你知我知，根本无庸担心她会闻风远颺；再说，叛我之人，纵然逃到天涯海角，谁

能幸免一死？”

黑袍怪人禁不住毛发悚然，自己这位门主说的丝毫不差，以往所有叛逆之人，莫不在那无影之毒下断魂绝命，无一能得幸免，连忙躬身谄笑：“门主神威，那么……”

雷惊龙微一挥手：“我自有主张，你应该已听到适才夏梦卿临走之时，交代她的话儿。”

黑袍怪人也是一个深富心机，狡诈阴狠的人，闻言也才猛然憬悟，小巫面对大巫，他顿有不如之感；无论心智、凶狠，自己都较这位门主差得太远！他望着面前那卓然而立隐透阴森的身形，不由打心底里冒起一丝寒意，惶恐得不知所以。

雷惊龙视若无睹，淡淡一笑，又道：“这件事且不去管它，夏梦卿那些人也可暂时置之不顾，为我传谕，自即刻起全力追查罗刹三君的行踪，一有所见，立刻来报我，去吧！”

黑袍怪人如逢大赦，恭应一声：“属下遵谕。”身形陡化长虹，向崖下飞射而去。

望着黑袍怪人那飞射而去的身形，雷惊龙覆面黑纱后那薄薄唇边，浮现一丝残忍的笑意；笑得诡异难测，袍袖轻挥，一闪不见。

神力侯府后院那座小楼的纱窗上，犹透着灯光。

如此夤夜，灯火未熄，这显示着傅侯伉俪犹来入寝。

事实上，的确如此。

小楼内，红烛高烧，蜡泪淋漓，傅小天与薛梅霞正自隔几对坐。

两个人一般地愁眉不展，低着头，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也难怪他们如此忧心伤神，四天已经过去，京城四郊亦已搜遍，竟然徒劳无功，根本没有找到夏梦卿一丝踪迹。

这实在是一件绝顶离奇，而又令人深深担忧的事。

倘若夏梦卿功力情况好好的倒也罢了，偏偏他目前正身负极重内伤，不宜过分妄动真力，在此帝都危机未除，布达拉宫密宗高手，千毒门狠毒徒众，罗刹三君环伺之时，他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处在极端危险之中，没有人能相信这些人一旦发现了他的弱点会放过他。

他只要落在任何一方面人的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再说，皇上的限期不过一个月，紫凤钗、绿玉佛两件稀世至宝又落入罗刹三君的魔手……

这一切、一切，怎不令傅小天夫妇心急如焚，忧愁欲绝？

傅小天几天没有合眼，薛梅霞也陪着他数夜未眠。

寝食俱废，肉体上的折磨也许还能忍受，再加上精神上的焦灼、忧虑，那就使人难以负荷了。就是，铁铸金刚，铜浇罗汉般的神力威侯傅小天也日见消瘦了。

他失去了往日的英风豪气，显得那么地萎靡不振。

环目中满布血丝，黯淡失神，那部威猛慑人的虬髯，也变得凌乱不堪。

傅小天尚且如此，薛梅霞自是更不必说了，因为她身受的要比傅小天更多、更重。

其实，像傅小天这种豪迈奇男，人中英杰，再怎么样也不至一蹶若是，他一向坚强得仿若擎天巨柱，东岳岱宗，任何风暴也不能撼之分毫。

主要的，还是他爱妻情深，一半儿以上是由于眼见薛梅霞的日益憔悴，以致在愁苦之余又另添一份忧虑。

他了解爱妻的心情，薛梅霞也了解夫婿愁苦的原因，可是，夫妇之间，却谁也没办法安慰谁。

因为，除非能立刻把夏梦卿寻到，一切安慰都属徒然。

但是，已经一再试过了，多日的搜寻，所得到的只是失望的打击。

所以，伉俪两人只有枯坐相对无语。

夜色很宁静，小楼里的空气，更透着无限沉重，沉重得使人有点透不过气来。

蓦地，一阵急促的蹄声由远而近。

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听来特别清晰，声声有如重锤，敲在人的心坎上。

这蹄声，至神力侯府门口倏然而止，傅小天皱了皱浓眉、微微地抬了抬头，但却仍没有说话。

薛梅霞，则就像没有听见一般，依然低垂着螭首。

四下刚刚恢复了寂静，楼下随又响起了一阵轻微的步履声，紧接着，值夜的黑衣护卫怯怯地试探着开口通报：“禀侯爷……”

傅小天满脸烦躁地沉声喝问：“什么事？说！”

几天来，傅小天那显得极为暴躁易怒的脾气，早使属下护卫们吓寒了胆，这时他出声一喝，楼下这名护卫更加起了畏惧的犹豫，支吾了半晌，竟没有答出所以然来。

傅小天挑眉瞪目，厉声又问：“什么事，快说啊！”

楼下护卫如遭霹雳当头，身子一哆嗦，倏然扬声：“唔！……禀侯爷，德郡主求见。”他到底说上来了。

傅小天勃然大怒，砰地一掌拍在茶几上，霍地站起，环目暴射寒芒，须发俱张。

这慑人威态要是被楼下的护卫看到了，怕不立刻吓昏。

傅小天正要发作，薛梅霞一只玉手搭上他的铁臂，话声无限柔婉：“小天，别跟人家过不去，人家职责所在，有客来访，能不通报么？”

一句话顿使傅小天威态尽敛，望着薛梅霞歉然一笑，转向楼外挥了挥手，平和地道：“告诉她，我睡了，不见客。”

楼下黑衣护卫应了一声是，快步离去。

薛梅霞连忙一摇头，道：“小天，怎可这样，德怡必然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否则她不会这个时候跑来找你。”

傅小天略一沉吟，终于又扬声沉喝：“回来。”

那名黑衣护卫远远地又应了一声是，立刻跑了回来。

傅小天道：“把客人让进大厅，我马上就来。”

414

“是，侯爷，属下遵命。”想必这名护卫也深为畏惧德怡郡主的雌威，这回好交差了，当时一声响诺拔步奔去。

护卫离去后，傅小天望着薛梅霞一声音笑，道：“霞，走吧！我们一块儿去瞧瞧她到底有何贵干。”

看看自己身上，薛梅霞不禁有点犹豫：“还是你一个人去吧，我这身……”

傅小天微笑接口道：“对她没那么多顾忌，这时候见客已是她天大面子，走吧！”薛梅霞蹙眉一笑道：“好，依你。”向来讲究修饰的她，若在平时，

说什么也不肯这样儿出去见客，尤其对方也是有体面的人，但今天她为了顺着夫婿一点儿，不再多事，话落，便当先行了出去。大厅上，已燃起灯火，美郡主一张娇靥绷得紧紧的，正双手玩弄着马鞭，焦急地来回走着，一见傅小天伉俪来到，立刻迎了上来。

傅小天未容她开口，便自颇为不耐地望着她，蹙眉说道：“郡主阁下，有什么天大的事儿，叫你非这时候跑来扰人安眠不可？”

美郡主德怡不愧厉害，也蛮得可以，柳眉一挑，道：“也许我来得不是时候，不过，阁下，你真的已经睡了么？”

傅小天本就不耐烦，这一来更加恼火，浓眉陡剔，冷冷说道：“郡主阁下芳驾莅临，睡与不睡又有什么两样？”

美郡主唯独对这位铁铮奇男没有办法，美目轻注蹙眉笑道：“过访是客，主人岂能以这副颜色相待？别这么凶行么？我是来求你帮忙的。”

傅小天呆了一呆，刚要说话，薛梅霞一旁微笑说道：“我猜得没错，这时候你来找小天，定是有什么要紧之事，来，咱们坐下来谈……”举手让客。

美郡主对薛梅霞素来敬重，视之若大姊，同时，也有着一份羞惭，望了薛梅霞一眼，笑道：“霞姐，别跟我客气，我不能多耽搁，马上就要走。”

她既这么说，薛梅霞不便多事坚请，“哦！”了一声，笑道：“那么，有什么事你对他说吧！”

美郡主略作犹豫，终于鼓足了勇气，娇靥微酡，望了傅小天一眼，嗫嚅着说道：“我想找他帮忙打架去！”傅小天为之哭笑不得，吁了一口气，苦笑说道：“阁下，你也真是……我还以为你是为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敢情是吃了人家的亏，找我去为你出气，对么？只是，我实在想不出这帝都之内有谁竟敢对你这位大郡主无礼？”

入耳吃亏两字，美郡主娇靥更红，也勾起了心中的气愤，差一点掉泪，可是她生性倔强，绝不愿在任何人面前示弱，终究忍住了，柳眉一挑，气虎虎地道：“他岂止无礼，简直是欺人太甚，而且竟胆大得敢擅自闯进静明园。”

私人玉泉禁地果然非同小可，敢对郡主无礼，更是此罪不轻，这人委实胆大得可以。

傅小天似乎被引起了一点兴趣，也颇觉得事态严重地皱了皱眉道：“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美郡主想起来就恨，道：“一个不知死活，自命为读书人的武林狂生。”薛梅霞神情一震，立刻留上了心，傅小天却毫不在意，沉吟了一下，说道：“他知道你是谁吗？”

美郡主道：“他问了，我没有告诉他，不过他既知玉泉山是皇族禁地，应该不会不知道我的身份。”

“那么这人的胆子的确是够大了些。”傅小天扬眉说道：“你以为他还会在那儿等你么？”

“武林中人素重千金一诺，我看他自命不凡，谅必不至于就此逃去。”

“说得是。”傅小天蹙眉点头：“既然如此，你就该找九门提督派人前去拿人，何必一定要找我？”

看来傅小天仍然懒得管这种闲事。

说了半天，枉费口舌，得来这么一句话儿，美郡主不由得气得连连跺脚，柳眉双挑，美目圆睁，又急又气：“你这人……是有意装糊涂？他们要是有什么办法，我会深夜跑来求你么？你去不去？不去就算了，我可丢不起这个

人。……”说着，一甩马鞭，就要转身离去。

薛梅霞倏伸皓腕，曲意留客，笑道：“别生气，妹妹，他不去我去，但到底是怎么同事儿？你也得说说清楚呀。”美郡主正好乘机站住，满怀感激地望了薛梅霞一眼，含羞带恨地从头说起，当然，为什么一个人深夜流连玉泉山顶，对月抒怀，她会另方托辞，当她说到入耳那神乎其技功力高绝的箫声之时，薛梅霞更忍不住娇躯一颤，倏转螭首，惊喜欲绝地道：“小天，听到了么？……”

傅小天亦已触动灵机，精神大振，纵声狂笑，声震屋宇，对美郡主德怡道：“抱歉，阁下，你这亏吃定了，人也丢定了，我无能为力，根本接不下人家手下三招，你另请高明吧！”话落又复仰首哈哈大笑，笑声中，数天来的忧虑焦急全数尽扫，颜开眉展，前后判若两人。

美郡主犹以为他是托辞推倭，不禁大发娇嗔，跺足戟指：“你胡说，我不信你打不过他。……”

入耳傅小天伉俪那笑吟吟的欢愉神态，她忽有所悟，呆了一呆，接着道：“怎么？莫非他果然是那个玉箫神剑闪电手夏……”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阁下，还记得我上次对你说过的么？我那百无一用的书生朋友，现在你是领教过了，怎么样？”

德怡愣住了，她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总之，她觉得不大好受，脸上虽然热辣辣的，可是她还嘴硬，撇了撇小嘴，扬眉说道：“闻名不如见面，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在武学方面稍有成就，其余毫无惊人之处。”

“这是你空负慧眼。”傅小天微笑说道：“他惊人之处多着呢！现在我敢说，他不但早已知道了你是当朝贵族，只怕连你阁下是谁他也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么，请问，他居然敢动手打你这位娇贵郡主，这份胆子够大了吧？而他那连皇上都不放在眼内的傲气，也不在你那小视满朝文武的傲气之下吧？还有，他那绝俗的谈吐、气度，与不羁豪情……”

每个字，都深深地击在德怡的心坎上，在心里，她已完全承认了；因而，她更恨那个自命不凡的白衣文士，不过这“恨”字无限微妙，已经变质了，已不再是因为他敢羞辱于她，那么还为什么呢？她说不上来，也许是他的傲气深深地伤了她的自尊吧？……

在她心目中，敢对她颐指气使的只有一个傅小天，而如今，百无一用的书生似乎比傅小天还要胆大。

她现在有点觉得，自己那份使满朝文武俱皆侧目的尊贵，在这两个人面前，似乎根本不值一笑。

傅小天的每一句话，都使她的心弦为之震动，但是，天生好强的她，岂肯就此软口低头，她不等傅小天把话说完，便表现得毫不在意地冷冷说道：“够了，阁下为朋友的热诚，我很钦佩，可是我奉劝不用再枉费唇舌，你的好意我只能心领，别的不谈，单凭他那副尊容就叫人不敢领教。”

“不敢领教？”傅小天纵声狂笑道：“阁下，以貌取人最为不智！我愿意再奉告一句，你所见到的，不是他的庐山真面目，如果他拿下那副面具，便是自命俊逸风流如今兄者，也将自惭形秽，不敢仰首！我懒得多说，最佳人证在此，你大可问问。”大笑着向厅外行去。

原来如此。……

她，又愣住了。

薛梅霞望着她，微微地牵动了一下唇角，似笑而笑，然后，将目光转投

向大步出厅的夫婿：“小天，你要做什么？”

傅小天停步回身，笑道：“上玉泉山，这回总算找到了他，我这就去命他们备马。”说罢又要转身。

“不用了。”薛梅霞娇嗔含笑，笑得很惨然：“他不会在那儿了。”

傅小天闻言一怔，惑然道：“怎么？霞……”

“没什么。”薛梅霞黯然道：“我是说他现在已经不在玉泉山了。”

傅小天情知她必然言出有因，瞪目未语。

德怡却犹有不信，美目凝注道：“不会吧？……他答应过在那儿等我的，以他的自负……”

薛梅霞微摇螭首，淡淡一笑道：“我对他了解得十分清楚，他这个人不同于一般武林人物，他虽然珍惜名声，重于信守，但却不是为这种事，他重的是真正的千金之诺，他的本意并不在非把你怎么样，当然没有等你的必要了……”

德怡一时没再开口，转头望向傅小天。

傅小天仍自浓眉微蹙，沉吟不语。

“小天，用不着犹豫了，他能和德郡主动手，表示他伤势已然痊愈，至少已无大碍。那么，他要来早就该来了，还用得着你去找吗？这么多天来，他一直不肯露面，那是他根本不愿再见你我，既然这样，他明明知道德怡郡主会来找你，那怎么还会在那儿等着呢？……”

薛梅霞果然料事如神，由此也可见她对夏梦卿了解得是多么深刻、多么的透澈。

傅小天相信了，同时也明白了原因何在，他了解爱妻此际的心情，望了薛梅霞一眼，目光中涌现无限怜惜，眉锋紧皱，半晌方始说出一句：“他也太……”

太什么，他没有说出口，而薛梅霞已完全意会，心中一阵羞惭，连忙抬起螭首，强作微笑。

德怡带来的本是个令人惊喜振奋的讯息，结果却变成了忧伤的种子。

入目这对伉俪的神情，又听了他们的对话，冰雪聪明的她，立刻有了某种模糊的印象，不禁为之默然了片刻，抬眼环望，正想要说些什么。

蓦地，由大内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钟声。

这钟声听在他们耳中，分外震耳。薛梅霞与德怡同是一怔，傅小天更是霍然色变，急急说道：“大内有惊，霞，在家等我。”话落，魁伟的身形已然掠出厅。

德怡大声道：“我也去看看。”紧随傅小天身后疾扑了出去。

薛梅霞定过神来，本想跟去，转念一想，自己虽然也身怀武学，到底是个王侯之妻，多有不便，只得按下不安的心情，回转小楼，静待夫婿归来……

傅小天一出侯府，便即将身法施展至绝顶，昏暗月色下，直似一道轻烟，如飞般向大内方向扑去。

远远望见大内通明灯火，人声沸腾，他不由更是心急如焚，也直觉地意会到事态十分严重。

若非事态严重到令数百内家高手的侍卫们束手无策，大内绝不会鸣钟示警，以调集帝都铁骑驰援。

由此看来，今夜来敌实力之强大，可想而知了。

傅小天初步判断，那不可能是布达拉宫密宗高手卷土重来，因为密宗高手还不至于令大内数百侍卫如此仓皇失措。

那么，这又是哪方面的人呢？……

他加速飞驰。近了，更发现整个内苑除了寝宫以外，一片混乱，火光亮如白昼，照耀得各宫各殿纤毫毕现。

难以数计的禁军，高举火把，层层重叠，把太和殿围了个水泄不通，盔甲鲜明，枪戟林立，箭上弦、刀出鞘，有如面对千军万马。

太和殿周遭各宫殿的屋面上，成环状排立着近百名大内侍卫，其中一半以上是身形高大的红衣喇嘛。

一个个屏息凝神，虎视眈眈，森寒目光带着畏惧、震慑、惊骇，凝注着一点。

那一点，却只是太和殿琉璃瓦面上，迎风卓立的一个黑衣蒙面人。

他身材颀长，显得超拔不群，虽然脸蒙着一块黑纱，看不见他的表情，可是由他那泰然安详的神态，微带不屑意味的晒然目光，显见得，他并没有把团团围绕在四面屋上的近百名内家高手，屋下难以数计的禁军放在心上。

看现在的局面，似乎是经过一场剧烈搏斗后的暂时僵持。

因为太和殿瓦面上，黑衣蒙面人脚下，已经静静地躺着几个大内侍卫，这几个不知是死是活的大内侍卫中，红衣喇嘛占了多数。

很明显，这瞬间的平静，将会带来更剧烈的风暴。

黑衣蒙面人安闲昂立，不言不动，虽没有走的意思，也没有动手的意思。

那周遭屋面上近百名大内侍卫，虽然都是怒目横眉地跃跃欲动，但那怒焰欲喷的目光中，却都流露出畏惧惊骇的色彩，没有一个敢真正的上前一步。

双方就这么静静地对峙着，空气凝结如死，令人窒息。

蓦地，左边屋面上有人怒声大喝：“蠢才、饭桶，你们就这么死么？告诉你们，这叛逆盗取了两件御藏重物，放走了他，你们一个也别想保全脑袋。”

发话的人正是那大内侍卫领班呼图克，他遥遥站在左边屋面上，指挥擒敌。

近百名侍卫听若无闻，没一个响应。

那黑衣蒙面人却突然一声轻笑，冷冷说道：“大喇嘛何必发威，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你手下这些酒囊饭袋？你若怪他们不忠职守，畏死惜命，何不自己过来试试？”

语含讥讽，不但一众侍卫感到羞愧，大喇嘛呼图克也陡觉面上一阵火热，双目寒芒暴射，厉声说道：“大胆叛逆，休要徒逞口舌之利，本领班没工夫与你斗口，你若不放下御藏重物，束手就缚，今夜就休想生出大内一步！”

“是么？”黑衣蒙面人淡笑说道：“大领班，不是我存心气你，就凭你与这些手下，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不过是目的在物，不愿伤人，且念在你们食人俸禄，职守所在，心中有所作难，否则，你们早已横尸多时了……”这话虽说得盛气凌人，却不容呼图克不服，因为他那此刻正躺在人家脚下寂然不动的几个手下，功力均已臻于一流，而适才竟在人家一招之下便一齐倒地不起，连人家是怎么出手的都未看清，委实是神乎其神，恍如儿戏，不费吹灰之力。

原先，他还以为那几个手下人早已魂归地府，命丧黄泉了，如今才知道人家手下留了情，只是被制了穴道。

适才也正因为目睹对方这等绝世身手，他心生畏怯，才没有率众继续攻

扑，形成现在这种对峙之局。

然而，尽管心中畏惧，身为领班却不能当着这多人面前就此示弱；尤其职责所在，纵然尸横就地，血溅当场，也不敢放走来人，拼死也要把人擒下。因此，未容对方把话说完，他便冷冷接口道：“叛逆，话不可说得太狂……”

“呼图克。”黑衣蒙面人突然一声厉喝，目射冷电，神威慑人：“对我，你赶紧改改你那称呼，否则，第一个横尸溅血的就是你。”

呼图克一触对方那逼人目光，禁不住心头一凛，不由自主地连忙住口。

黑衣蒙面人威态一敛，淡淡说道：“至于我是否说得太狂了，稍时你即可知道，不过我仍奉劝你们最好不要逼我太甚。”

语气平和，呼图克听在耳内，却格外地害怕，心念电旋，忽然改变了主意，面色一正，道：“朋友，我愿意跟你谈谈条件，这是破例……”

“至感荣幸。”黑衣蒙面人笑道：“你且说来听听。”

事到如今，呼图克再也顾不了许多，看了四周属下一眼，说道：“你知道，守护大内乃是我的职责，彼此既无远仇，又无近怨，阁下何必一定要跟我为难？虽然阁下身怀绝世武学，但在此重重围困之下，却也未必能闯得出去；莫不如放下盗取之物，随我面圣，我呼图克愿以性命担保皇上免你死罪，并且……”

黑衣蒙面人突然纵声狂笑，声震夜空。

“大领班，这就是你的条件么？威迫又兼利诱，虽然十分动听，可惜遗憾得很，我软硬都不吃，为之奈何？”

呼图克闻言方自变色，黑衣蒙面人淡淡一笑，又自发话，语气更加平和：“大领班，我说过我今夜此来，目的在物不在人，东西既已到手，就无须再为难你们，而且诚如阁下所说，彼此远无仇近无怨，我也实在没有为难你们的必要。我之所以迟迟未走，也正因为不愿手沾血腥，阁下如果知机识相，就赶紧叫他们让路，否则，我就只有大开杀戒了。言尽于此，和与战，全在阁下。”

言语态度都很恳切，但却等于白说，呼图克纵有让路之心，却无放纵之胆，当时一横心，神色一转狰狞，突然振臂瞪目大呼道：“你们都听着，放走了叛逆，同罪论斩，株连家属，横竖都是死，不如一拼擒贼，上啊！”

此言一出，果然收效，厉叱起处，两个红衣喇嘛与四名俗装侍卫同时闪身拔起，疾若鹰隼般，向黑衣蒙面人飞扑而至。

黑衣蒙面人也知无法善了，双目暴射慑人寒芒，纵声怒笑：“呼图克，这可是你逼我的，我不信杀不尽你们这些不怕死的东西。”

信手一挥，惨呼随起，六个扑出的侍卫中立有四个如断线风筝，飞出丈外，坠落瓦面。另两个红衣喇嘛虽然功力较高，躲过致命一指，却仍然难逃厄运；黑衣蒙面人倏扬冷哼，遥空两次出掌，两个红衣喇嘛心脉寸断、五内俱碎，一声也未哼出，便即狂喷鲜血，倒死就地。

这等绝世武功，委实令人魂飞胆落，屋上屋下顿时大哗，乱成一片。

纷乱中，黑衣蒙面人突发一声龙吟清啸，冲天拔起，身化长虹，向夜空中疾射而去。

呼图克须眉俱颤，一声厉喝，点足腾身，飞离屋间，蹑踪疾扑。

黑衣蒙面人一阵震天长笑：“念你平生尚无大恶，饶你一命，滚！”

头也未回，袍袖微拂，大喇嘛呼图克便如遭重击，身形一窒，一声闷哼，倒翻下坠，如此高空，距地面少说也有十余丈，虽说黑衣蒙面人掌下留情，

未施煞手，这一跌下去，也要碰个脑浆迸裂。

不知是谁突于此时扬声大呼：“不可放走叛逆，放箭！”屋下那难以数计的禁军，随即个个矢簇向空，眼看就要箭如飞蝗，如雨而出。

蓦地里，数十丈外响起一声震耳霹雳：“住手！”

一条魁伟人影划空射至，先伸手接住呼图克，双臂微振，把呼图克高大的身躯向那惊慌失措的侍卫群中抛去。接着身形一掉，扑向黑衣蒙面人，遥空探掌，向黑衣蒙面人印去。来人恍若神龙，功力高绝，身法如电，救人、攻敌于同一刹那，立刻震慑全场。

巨灵般大手，转眼欺至黑衣蒙面人背心。

黑衣蒙面人一声轻笑：“傅侯神威，谁敢轻攬锐锋？”突然回身，举掌相迎。

砰然一声大震，黑衣蒙面人身形微顿，落回瓦面，来的人魁伟身形却被震得斜飞数尺，满含惊异的轻“噫！”一声，身形复起，迎面疾扑，两次出掌，掌风如潮，显然这次他又加提了几成真力。

入目威势，黑衣蒙面人似乎有所顾忌，没再硬接，身形侧滑半尺，轻而易举，堪堪避过，说道：“萤火之光自知难比中天皓月，侯爷可否暂时高抬贵手？”

或许是因为他能一连躲过来人举世无匹、向无虚着高绝两招，也可能是因为他话语中带有恳求意味，来人果然未再追击，但却毫未放松地跟着射落太和殿顶。

人影敛处，月色下，但见来人环目虬髯，威猛有若天神，昂然卓立，正是那闻惊驰援的神力威侯傅小天。

傅侯神威，朝野俱知，屋上屋下立时暴起轰雷般欢呼。

“侯爷来了，这回叛逆准跑不掉了。”

七嘴八舌，异口同声，又是一阵大乱。

傅小天神色凝重，对四下的震耳欢呼未予一顾，虎腕微抬，屋上屋下一齐躬身，刹那间恢复寂静。

他环目如电，紧紧凝注黑衣蒙面人，须臾，神色骤展，浓眉一轩，突扬豪笑：“是我糊涂，我虽不敢狂妄自夸，普天之下能接我两招且能占上风者，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阁下，我很感意外。”

显然，他至此已看出面前黑衣蒙面人是谁。但不知怎地，他笑声很高，话声却是很低。

黑衣蒙面人双目电芒一阵闪动，笑得有点尴尬：“过奖，那是我一时侥幸，也是你手下留情，我也没想到会惊动侯爷。”

傅小天微微一笑，突然皱起浓眉：“阁下这回你的祸可闯得不小，对你谈这些我知道那是白费……”

一指屋下，接道：“可是你不该在这儿杀人，他们职责所在“侯爷。”黑衣蒙面人飞快接口：“我本不愿伤人，实在是逼不得已，既然惊动了侯爷虎驾，我听凭处置就是。”双手一垂，不再言语。

傅小天环目中异采闪漾，凝注黑衣蒙面人，淡淡说道：“阁下，你不该说这种话，傅小天岂是人间贱丈夫？我只想告诉你两件事，你避不见面，她很伤心……”

黑衣蒙面人身形骤起一阵轻颤，傅小天接着说道：“还有，罗刹三君乘虚盗走了佛、钗两宝，京城危机未除，我不克分身……”

黑衣蒙面人闻言方自神情一震，傅小天突然回身挥手，沉声喝道：“来人放行，任何人不得阻拦，违者论斩。”

威侯有谕，谁敢不遵？屋上屋下一致俯首。

黑衣蒙面人双目神光暴射：“侯爷……”声音有点艰涩。

傅小天微笑摆手：“别多说了，一切我自能担待。”

黑衣蒙面人迟疑片刻，终于肃然说道：“侯爷，你这份情我领了。”一拱手，腾射而去。

这话听来既简单又平淡，但却内蕴极多，其实像他这种人，也无须说得太多。

傅小天呆呆凝注黑衣蒙面人消逝方向，神情木然，不言不动。

夜入大内盗物，罪同叛逆，非同小可，谁也不敢加以纵放。

神力威侯虽然权重当朝，股肱柱石，炙手可热，这样做，也难逃死罪。

可是，傅小天他居然这么做了，而且当时面无难色，毫不犹豫，事后也没有一点悔意。

单凭这份胆识豪气，就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夜空中风声飒动，一条无限美好的纤巧人影飞掠而至，身法轻盈灵妙，正是那美郡主德怡随后赶到。

她入目眼前情景，一时怔住：“小天，怎么回事？难道……”

傅小天回过身来，淡淡一笑道：“没什么，不必大惊小怪，你回去吧！我要进宫一趟。”

德怡道：“见官家？”

傅小天点了点头。

德怡道：“走，我也去。”

她处处显得不脱天真，傅小天不由蹙眉，摇头道：“不，你替我料理这儿的事，大内侍卫毁了六个，呼图克也伤得不轻……”

德怡惊得花容失色：“是谁这么大胆，敢……”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百无一用的书生，他是逼不得已，他根本不懂什么叫敢不敢。”

德怡神情剧震，讶然欲绝地，瞪大一双杏眼：“是他？他……人呢？”

傅小天答得很轻松：“我让他走了。”

德怡闻言啊了一声，立时怔住，傅小天望着她微微一笑，身形拔起，向太和宫后面掠去。

德怡定过神来，机伶伶地打了个寒噤，忙也飞身掠向后宫……

傅小天这趟入宫，足足待了一更次，直到四更过后方始退出，踏着黎明前的黑暗，走向神力侯府。

他既然能走入大内，安然返回侯府，足证皇上没拿他怎样。

但他此时神色却十分难看，脸上似乎笼罩着一层阴霾，一双浓眉也蹙得很深，一进府门，便直奔后院小楼。

小楼中，巨烛只剩下寸许一段，蜡泪流满几面，薛梅霞彻夜未眠，双目显得有点红肿，一眼看见夫婿神情有异地走上楼来，心中一紧慌忙起身相迎，目光凝注蹙眉轻声问道：“怎么样？事态很严重吗？”

傅小天点点头，没有立即答话，落了座，方始抬头面对爱妻：“霞，有人进入大内盗取御藏重物，你可知道是谁？”

他问得奇突，薛梅霞当然猜不到，惑然道：“谁？”

傅小天看了薛梅霞一眼，用足了力气，低沉地说出三个字：“夏梦卿。”

薛梅霞只觉脑中轰地一声险些昏厥，娇躯摇了一摇，连忙扶住椅背：“怎么？是他？这……”

傅小天勉强一笑，拍拍她扶在椅背上的那只玉手，柔声说道：“霞，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

薛梅霞竭力地要保持镇定，可是终属枉然，她根本没有办法捺下此刻那震惊激动的心情，声音有点颤抖地道：“结果……情形怎么样？”

“还好！”傅小天吁了一口气，缓缓说道：“他手下留了情，大内侍卫只毁了六个，呼图克肋骨断了两根，幸保不死，幸亏我及时赶到，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薛梅霞霍地站起，娇靥煞白，失声说道：“后来又怎样……”

“没有怎么样。”傅小天伸出大手，轻轻地把她扶回椅子上：“说来，我不该赶去，他改了装，蒙了面，为的就是怕牵连到我，结果……唉！”

薛梅霞芳心剧震，急声问道：“结果怎么样？他人呢？”

傅小天深深了解爱妻的心情，淡淡一笑，道：“霞，你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薛梅霞骇然失声：“小天，你，你，你放走了他？”

爱妻知心，傅小天愁与苦之余，暗感安慰，微微一笑，没有开口。

薛梅霞娇躯轻颤，泪珠儿无声坠下，她想说什么，一时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只觉得心中思潮激荡汹涌，几乎使她爆炸，对自己这位盖世奇男的夫婿，她有说不出的敬与爱，几乎忍不住扑到夫婿怀中，大哭一场，但结果终于忍住了，她怔想好半晌、突然颤声说出一句话：“小天，你，你怎能这么做？”

傅小天听得出，爱妻只是为他担心，并不是怪他，淡淡地笑了笑，仍未置答。

是的，他无话可说，朝廷对他高俸厚禄，世代纓簪；皇上更视他为朝廷柱石，股肱重臣关爱备至，宠信有加！他这样做，岂不形同忘恩负义，欺君叛国？

然而，夏梦卿血性男儿，绝世奇才，目光深远，胸襟如海，严辞劝阻中原群雄妄动，负伤解救大内危难，所行所为，超拔无伦，不可方物，且与他神交至深，他又怎能为了闯禁盗物之事而加以留难？

究竟是对是错，他自己一时也无法肯定，所以只有默然了。

薛梅霞渐渐地趋于平静，神色木然地，看了傅小天一眼，淡淡说道：“你见过皇上了？他要我们怎么做？小天，你知道，我不会把生死放在心上，只是我还不愿让别人动手。”

入耳爱妻此言，傅小天禁不住展眉失笑：“霞，没那么严重，不过确也够令人捏把冷汗的了，我当时这么做也没有把死字放在心上，只是担心连累了你……”

话锋微顿，摇头一声苦笑，接道：“霞，你知道他拿走的那两件御藏重物是什么东西吗？”

薛梅霞见他口气有异，神情微震，瞪目问道：“是什么？”

傅小天一耸双肩，蹙眉笑道：“一部兵书与一本前明忠义臣民名册。这两件东西，都是本朝圣祖时搜罗入宫的，替诏慎藏，关系本朝安危至大……”

薛梅霞听得芳心暗震，插口问道：“那本前明忠义臣民名册或许十分要

紧，但一部兵书又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呢？”

傅小天摇头笑道：“我和你一样，以前也一直有这种想法，兵书，自吴孙子、齐孙子以下共有五十三家，知名的不外孙吴兵法、太公六韬、黄石三略三种；而这些，凡为将相者莫不深谙，委实值不得如何重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部兵书虽不在以上诸家之内，却具有很多特点，价值犹凌驾诸家之上，其中除了攻守交阵的策略外，还载有练兵兴国的方案；因此它的失去，直接威胁到大清朝廷的安危存亡，无怪皇上要那般震怒了……”

薛梅霞心里有数，低头不语。

傅小天浓眉微蹙，轻吁一口气，接道：“皇上的意思是说，东西丢了，那是侍卫们无能，不能怪我。但我不该既已赶到，却不率众人拿人，反而把夏梦卿放走，这就罪该万死，无可宽宥；事实如此，我还有什么话说。多亏德怡，她不惜触怒皇上，极力保奏，否则，今夜我就回不来了。”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薛梅霞也禁不住花容变色，暗捏香汗，对那位美郡主，平生无限感激，望了傅小天一眼，说道：“事情恐怕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当然，事关大清朝廷安危，怎会这么简单地算了？皇上他说什么也不甘让这两件东西长此落在别人手中。”傅小天点头回答。

“他要怎么样？下令缉拿？追回那两件东西？”薛梅霞难掩紧张地急忙发问。

傅小天伸手抚上薛梅霞香肩，柔声答道：“正是，他已连夜颁下圣旨，诏令天下，限期缉拿夏梦卿，不过，你知道，这等于白费心力，徒然劳师动众，毫无用处……”

薛梅霞微摇螭首：“我不担心这个，我以为他绝不会让你闲着。”

傅小天环目深注，嘴角浮现一丝笑意：“我不会瞒你，也瞒不了你，待会把府中料理一下后，天一亮，咱们就要远下江湖了；他准我长假，要我将功折罪……”

这变化实在大出薛梅霞意料之外，她经受不住心头的震撼，惶然急呼一声：“小天……”

“这样不是很好么？如此一来，我们已无须再为那一月的限期烦心了，而且正好可趁此机会，到各处走走……”傅小天大手轻拍香肩，深情款款，无限温柔，接着说道：“至于我如何将功折罪，你也不必担心，夏梦卿盗取那部兵书，意图虽然甚为明显，但事情不会来得很快，没有个三年五年的布署准备，他是无法举事的……”

薛梅霞静静听着，突然抬头插口道：“你是说，你不准备立即追索那两件东西？”

傅小天缓缓点头：“正是，我不准备做那种出尔反尔的事，我只准备以死尽忠，但这也必须到某个时候，在夏梦卿没有采取显著举动之前，我与他在任何方面都还是好朋友。”

薛梅霞大为激动，娇躯一倒，一头扑入傅小天怀中，珠泪急涌，哽咽着道：“小天，你太好了，都是我连累了你……”

傅小天双臂轻揽，虬髯布满的黑脸偎在薛梅霞的粉颊，环目噙泪，笑道：“别这么说！对你，我觉得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何况我的性情本来如此，率性而为，并没有勉强。”

一大一小两个身子紧紧相拥着，两颗心一起陶醉在无限温馨的沉默中，暂时忘记了一切烦恼……

许久许久，薛梅霞始突然挣脱傅小天怀抱，不胜羞赧地低着螭首，说道：“既是这样，你就该赶紧派人把忆卿、小霞接回来呀！”

傅小天蒲扇般大手一拍后颈，笑道：“该死，我怎么忘记了他们两个……”接着浓眉一皱，作难道：“江湖凶险，旅途风霜，带着他们行么？不如仍让他兄妹俩留在纪泽那儿住一段时期，到时候再来接他们，你看如何？”

薛梅霞也觉有理，沉吟半晌，低低说道：“依你，只是……只是我舍不得，也不放心。”

傅小天笑道：“我又何尝舍得！这只是暂别，而且纪泽也绝不会让他们受到丝毫委屈……”

薛梅霞方自点头，突又抬头蹙眉说道：“小天，还有……倘若你对那两件东西只是抱着消极态度，德怡又将怎么向皇上交代？连累了人家怎好意思？”

傅小天一笑说道：“不要紧，她有她父亲为她顶着，而且……我们走了，你以为她还会那么安份地留在京城么？”薛梅霞微微一怔，惑然说道：“这话怎么说？”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她这个人，你早该知道得很清楚了，表面上，她态度强硬，煞有其事地找夏梦卿出气；其实，夏梦卿这三个字只怕早已深深刻在她的心版上，永远也抹之不去了。”

薛梅霞神情微震，轻蹙黛眉：“有这么快么？”

傅小天扬眉一笑道：“应该差不多了，我不会猜错，不信你不妨拭目以待，我敢担保，咱们前脚走，她准会后脚跟着出城。”

薛梅霞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她本巾帼奇女，胸襟气度均过常人，这时候竟然也微微有一丝妒意，这一丝妒意，使她兴致全消，连日的疲劳又复袭上身来，螭首微俯，不再言语。

傅小天环目深注，无限怜惜，柔声说道：“天快亮了，你又是一夜未眠，快休息一会吧，余下的事儿，天亮后再说吧！”

小楼中，烛火已残，稀薄的晨曦已透上纱窗。

四下里一片宁静……

第十六章 宦海奇英入江湖

这是第二天的破晓时分。

整个的北京城犹在熟睡之中，紫禁城内更是一片静寂，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

神力侯府那两扇厚重朱漆大门，在稀薄的晨曦里缓缓地打开。

傅小天、薛梅霞伉俪两人，各自牵着一匹神骏的马，步下了石阶。

傅小天牵着的是他那匹心爱的墨龙。

薛梅霞牵着的是一匹神种玉凤。

傅小天仍是前次出京的那装束，腰悬长剑，一袭黑袍，全身墨黑。

薛梅霞则内着劲装，外披风氅，一身雪白。

一位当朝柱石，股肱重臣，一位诰命一品的贵夫人，就这么轻骑简囊地，准备离这世居的帝都府邸，投向莽莽江湖了。今后，他们将与荣华尊贵的生活暂别，面临凶杀风险，饱尝雨露风霜。

谁也不知道这一去要多久才能回来。

薛梅霞，女儿家心肠较软，回顾家门，不胜依依。傅小天，豪迈男儿，昂首阔步，面不改色。

开门恭送的，是黑衣护卫任燕飞，他一直望着傅侯伉俪双双飘身上鞍，驰出了视线，才神色黯然地回身关上府门。

傅小天与薛梅霞，并辔纵骑一路谈笑，踏着晨曦驰过两旁家家户户犹自紧闭着门儿的空荡街道，缓缓地驰出了城门。

得得的马蹄声，把城门口附近一个夜宿街头的叫化子的好梦惊醒，那叫化子抬起头，睁开惺松睡眼，望了望已驰出城外的双骑背影，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翻了个身重又躺下。

敢情他人穷命也苦，刚躺下不久，急骤的蹄声又起。

这次蹄声来得快，去得也快，等他抬起头时，一人一骑已一阵风般地冲出城门。

只能看见这一人一骑的背影，马是蒙古种罕见龙驹；鞍上坐的，是个身材纤小的黑衣人儿，直觉告诉他，那是个女子。

这先后驰过的三人三骑，澈底打消了他的睡意，他收回目光，望着街心被飞驰的马蹄带起空中，犹在飞旋的纸屑出了一会神，突然翻身站起，弯腰捡起打狗棒和那只每夜充当枕头的破碗，沿着城墙，缓步向西行去。

城西郊区一处荒野中，丐帮分舵所在地，那座残破不堪的古庙里，一支残烛昏光下，此时对坐着一位俊美绝伦的白衣文士与一位中年化子。

正是那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与丐帮北京分舵主火眼猴狻郝元甲。

旁边，垂手侍立着郝元甲那位得意高足，机灵顽皮的小叫化。

夏梦卿剑眉微锁，面露轻愁，忧郁的目光望着木桌上的灯火出神。

郝元甲也像满怀心事，低着那颗乱发如猬的蓬头，沉吟不语。

突然，郝元甲抬头望了夏梦卿一眼，道：“少侠现在应该用不着再为傅侯担心了，他既能安然走出大内，那就表示弘历并没有拿他怎样……”

夏梦卿剑眉微挑，点头接口道：“不错，也亏得这样，否则，弘历他那颗脑袋就别想再要了。尽管如此，我仍以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傅小天纵是柱石重臣，极得弘历器重，但这两样东西实在是太重要，关系满清朝廷安危

至大，弘历表面上虽没把傅小天怎么样，难保暗下里没有花样。”

郝元甲微微点头，说道：“少侠所虑极是，弘历确是这么一个人，古来能登上皇帝宝座的人，都不含糊。好在我已派出多名干练的弟子，事情若有变化，当逃不过他们的耳目。”

夏梦卿点头不语，他知道，丐帮虽然消息灵通，耳目极杂，对这件事恐怕也帮不了忙，纵有消息回报，也不过只是大内的一动一静，根本无法探悉乾隆皇帝的秘密用心。

郝元甲默然片刻，抬眼望了望夏梦卿，欲言又止。

夏梦卿看在眼里，剑眉微轩，道：“彼此关系非浅，郝舵主有话尽管直言。”

郝元甲垢脸一红，笑道：“没别的，我是想请教……”夏梦卿淡笑接口道：“郝舵主敢情是想知道夏梦卿为何不惜一切，夜闯大内，盗此两物？”

郝元甲赧然点点头。

夏梦卿略作沉吟，随即说道：“这虽然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不过，我仍希望郝舵主万勿轻易泄漏……”

郝元甲凛然点点头，夏梦卿接着说道：“所谓盗，那是满清朝廷的说法，其实我是取回自己的东西，兵书为先朝兵部尚书，大将军袁崇焕手著，名册为何求仙人吕晚村先生所慎录。”

郝元甲悚然动容，道：“原来如此！若非少侠见告，郝元甲犹自茫然，袁大将军一生为国赤胆忠心，当年督师蓟辽，会清兵入龙井关大安口，行兵入卫，反被诬通敌，磔死，天下同哭；晚村先生忠贞遗老，著书多民族感叹，仙逝之后又为曾静文字狱所株连，毁墓戮尸，著作也悉被搜出焚毁，此两事遗恨至今，千古难平。”

他满面悲慨，神情激动，说到最后更是满头青筋暴突，猬发直立。

夏梦卿微微一叹，剑眉深蹙，愀然摇头：“提起来令人切齿，痛不欲生……”

长吁一口气，稍释胸中悲愤，接着道：“晚村先生那本先朝忠义臣民名册的重要性，郝舵主谅必无须我多做赘言；若任它长久沦于满室之手，先朝忠义臣民的遗族势将无一幸免。至于袁大将军那部兵书，关系更大，决定我大汉民族光复大业之成败，所以我不惜一切要把它取回来……”

郝元甲点头说道：“少侠近谋远虑，智勇双绝，令人肃然起敬。”

突然眉头一皱，嗫嚅又道：“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

郝元甲双目神光湛然，凝注说道：“少侠请恕斗胆，郝元甲尚有一事不明，拟向少侠请教。”

夏梦卿呆了一呆，道：“岂敢，夏梦卿知无不言就是。”

郝元甲略一迟疑，毅然说道：“郝元甲愚昧，不解少侠因何一定要阻挠布达拉宫举事，并出手驰援大内？”

“很简单。”夏梦卿淡淡一笑，扬眉说道：“我之所以出手驰援大内，乃是因为兵书、名册这两件东西固然不能久沦满朝掌握，同样地也不能落入他人之手。若问我因何根本抵制布达拉宫举事，理由也很浅显，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光复大神州，解除我大汉民族的枷锁。”

郝元甲一怔说道：“少侠这话何所……”

夏梦卿截口道：“难道傅小天没有对你提起过？”

郝元甲道：“傅侯只告诉我一个大概，我仍然不甚了解……”

夏梦卿星目深注，冷笑着说道：“好，那么就请郝舵主先回答我一个问题，郝舵主对先朝大将军吴三桂的看法如何？”

郝元甲陡挑双眉，目射冷电：“痛哭六军俱缟韦，冲冠一怒为红颜！易帜之罪，虽不完全在他，但设非他借兵入关，引狼入室，大好山河当不致瞬间变色，我对他的看法只有两个字：该杀！”

夏梦卿大笑说道：“恰当不过，只恐尚不足解恨，如今布达拉宫为的虽非红颜，但那受人利诱，供人驱策的情形却与引狼入室毫无二致，而且势将引起的灾祸必然更甚，吴三桂前车可鉴，痛定思痛，夏梦卿怎能不想尽办法以防止悲剧重演？”

郝元甲心神震动，无限羞惭，满含歉然地望了夏梦卿一眼，点头说道：“多谢少侠指点，如今我已明白了，少侠可否再赐示那阴谋操纵布达拉宫之人是谁？”

夏梦卿淡淡说道：“郝舵主应该听说过白衣大食之名，引虎驱狼，何异卖国？遗臭万年事小，生灵涂炭事大，郝舵主谅不至再加责难吧？”

郝元甲立即涨红了脸，霍地站起，躬身搓手，嗫嚅说道：“少侠万勿误会，郝元甲天胆也不敢有此不敬之心，只是，只是……”

夏梦卿微微一笑，正待跟着站起，突然转向旁立小叫化，笑道：“有人来了，快去开门。”

夏梦卿的听觉还会有错？小叫化应声转身出门而去。

稍时，破门儿复启，小叫化领着一人走了进来。

这人正是适才睡在城门附近屋檐下的那名年轻叫化，他向着郝元甲与夏梦卿躬身覆命，将适才所见说了一遍。

夏梦卿听罢沉吟不语，郝元甲却望着他惑然说道：“少侠以为傅侯伉俪是……”

夏梦卿微一摇头，蹙眉说道：“很难说，我一时还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依情理判断，他两人于此时轻骑简囊地双双出城，极不寻常，我想很有可能就此远下江湖了。”

“远下江湖？”郝元甲疑讶说道：“值此帝都危机未除，布达拉宫密宗高手随时都会卷土重来之际，傅侯肩负重任，这可能么？”

夏梦卿淡淡一笑道：“除此之外我想不出了，弘历他绝不敢让这两件东西就此失落，而除了傅小天以外，他又认为别人无法奈何我，只有命傅小天带罪立功，把我连同那两样东西一起追回去。”

郝元甲道：“傅侯会这样做吗？……”

“很难说。”夏梦卿笑道：“他虽慷慨重义，有心全交，但圣旨难违，却也由不得他自主。……唉！不论如何，只要他暂时没有问题我也就放心了。”

郝元甲沉吟着说道：“但愿如少侠所料，只是那后来跟着出城的黑衣女子又会是誰呢？”

夏梦卿笑道：“郝舵主难道忘了我适才所说玉泉山顶的事了？如果傅小天夫妇果然真的就此远下江湖，那后面的一人一骑必然就是那刁蛮的郡主德怡。”

郝元甲道：“她跟出江湖做什么？”

夏梦卿道：“这就非你我所知了，也许……”

突然剑眉双挑，目射冷电：“郝舵主，你先后派出几名弟子？”

郝元甲不明所以，一怔说道：“共是三名，怎么？”夏梦卿威态一敛，淡淡一笑道：“那么，他们找上门来了，庙外来了六个。”

郝元甲霍然色变，转身就要扑出。

夏梦卿倏伸铁腕，一把将他拉住，笑道：“郝舵主，先礼后兵，非不得已万勿出手，我自有主张。”

郝元甲心知夏梦卿是不愿为他们丐帮惹来麻烦，可是他却认为值得，为这位宇内第一奇才竭尽绵薄，那是丐帮的荣耀，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领着两名弟子大步迎了出去。一出庙门，便见五六丈外并肩站着三僧三俗。僧，是三个身材高大的红衣喇嘛；俗，是三个瘦小的黑衣老者。他看得出，六个人都是内外双修的一流高手，大内一等待卫。这六名大内侍卫既然来了，却远远地站在五六丈外，这显示着，夏梦卿隔晚夜闯大内的余威尚在，他们余悸犹存。

郝元甲及门而止，站在门前石阶上，目射寒芒，冷冷一扫六名来人，扬声发话。

“看来今天我们这化子窝蓬荜生辉，无上荣宠，什么风把六位侍卫爷给吹来了？六位是要找我郝元甲么？”

居中一名环目虬须、满面横肉的红衣喇嘛，似是六名侍卫之首，冷冷逼视着郝元甲，道：“你就是丐帮北京分舵分舵主，人称火眼狻猊的郝元甲么？”

郝元甲冷然点头：“不错，正是我郝某人。怎么？莫非我们丐帮在帝都讨饭，也犯了王法不成？”

那红衣喇嘛脸色一变，刚要发作，但却又似有所顾忌，怒视郝元甲一眼，沉声说道：“好说！要饭化子遍吃四方，你们丐帮在帝都讨饭并不犯法……”

郝元甲飞快接口道：“那么何劳六位大驾莅临？”

那红衣喇嘛听若无闻，接着说道：“但倘若窝藏叛逆，那该又当别论。”

郝元甲也来个听若无闻，淡淡说道：“大喇嘛怎么称呼？”

红衣喇嘛冷冷说道：“贫僧铁别真。”

郝元甲哦了一声，笑道：“原来是雍和宫领班铁别真大喇嘛……”面色一沉，接道：“阁下把话说清楚点，谁是叛逆？我这份舵又窝藏了什么叛逆？”

铁别真双目寒芒暴射，强忍怒气道：“本领班没那么多工夫与你们斗口，你们丐帮北京分舵若想要在此安扎，就乖乖地与我把叛逆交出……”

一句话激怒了郝元甲。他突然仰天纵声大笑，双眉倒挑，目射冷电：“大喇嘛，别跟我郝元甲来这一套，丐帮并不畏事，我没有叛逆可交，大喇嘛若是自信能挑得了我这份舵，就不妨试试。”

铁别真勃然大怒，顿忘所以，暴喝一声：“狂民大胆！”就要闪身扑过来。

身旁一名身材较矮的红衣喇嘛突然伸手将他拦住，目注郝元甲阴阴说道：“阁下身为一帮分舵之主，当知此事之利害，我们只要你自己说一句，你背后那破庙之中有没有窝藏着昨夜闯入大内、盗宝伤人的叛逆。”

这红衣喇嘛较铁别真高明得多，他深知武林人物素重名声，只要逼得对方正面答覆，就不怕对方谎言骗人。

他高明，郝元甲也不比他逊色，答得很妙，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抱歉，这话我懒得答覆，我这化子窝有没有窝藏所谓叛逆，各位最好自己进来看看，请。”

说罢，向门边让出一步，冷视而立。

他话虽这么说，岂就容人随便进庙搜查？六名大内侍卫顿时大感为难，面面相觑，一时作声不得。

郝元甲看在眼里，笑在心头，双眉一扬，方要再次发话。铁别真面色一青，突然大喝：“好，咱们就进去瞧瞧。”他竟真的不怕死，当先向庙门逼近。

这么一来，那另外五人也只有硬着头皮，胆颤心惊地相继跟了上来。

由神色上看，显然地，他们每个人都暗暗凝足了功力……郝元甲冷冷一笑，闪身又让出一步。

就在六名大内侍卫距离庙门不到一丈之际。

蓦地里，一声轻笑，背后响起一个清朗的话声：“各位，丐帮分舵重地向来是不容外人乱闯，你们知道么？”

笑声虽然低微，却震得六名大内侍卫耳鸣心跳，血气翻腾；一惊之下，同时住脚，霍然转身，十二道骇然目光注处，面前一丈内，赫然负手站立着一位白衣文士。

这位白衣文士，面色焦黄，一脸病容，正笑吟吟地看着他们六人。

六名大内侍卫无一不是能察闻十丈内飞花落叶，虫行蚁闹的内家一流高手，而今被人家逼近身后一丈之内却都懵然无觉，这身功力可想而知，人家若是出手暗袭……

心中惊惶，都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铁别真定了定神，犀利目光严密打量，冷冷说道：“阁下何人？与丐帮有何关系？”

白衣文士当然就是当今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他微微一笑，说道：“我是过路的，和丐帮小有渊源，六位又怎么称呼？”

夏梦卿如此答话具有深意，他虽知道丐帮还不至于那么怕事，而且为了他玉箫神剑闪电手甚至能不惜一切；可是站在他的立场上，他却不愿为了他自己而为丐帮，尤其是丐帮北京分舵招来麻烦。对方来人既有此问，可见还没有认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就干脆来个避实就虚，含糊其词。

铁别真果然还没看出眼前这位白衣文士，就是夜闯大内、盗物伤人的叛逆，同时也真的把夏梦卿当做了一个爱管闲事的过路人，立刻亮出了大招牌：“贫僧铁别真，雍和宫侍卫领班。”

夏梦卿故作震动，“哦！”了一声说道：“原来六位是任职大内的侍卫老爷，多有失敬。大内侍卫一向深居禁宫，今日忽然联袂轻出，莅临人家丐帮一个小小分舵，不知有何贵干？”

铁别真刚要答话，身旁那名身材较矮的红衣喇嘛突然抢着发话，语气冷峻而急躁：“阁下何人？”

夏梦卿毫不在意：“过路人，阁下刚才没有听见？”

那红衣喇嘛双目精光一闪，道：“我等奉旨缉拿叛逆，阁下既是过路人，最好少管闲事，以免为自己惹上麻烦。”

管这种事，按满清皇律那是与叛逆同罪，他这么说可谓极为唬人，只可惜他有眼无珠，碰上了非常之人。

夏梦卿对他那逼人语气，仍然毫不在意，点点头，微笑道：“说得是，只是我不明白，丐帮弟子乃安份良民，讨讨饭应该不犯王法，当然更谈不上叛逆。”

那名红衣喇嘛脸色一变，冷笑说道：“这个我也承认，然而窝藏叛逆就又另当别论了。”

夏梦卿故作愣然，“哦！”了一声，转首遥注郝元甲含笑问道：“郝舵主，有这回事么？”

郝元甲心知夏梦卿用意，暗暗一笑，当即冷笑说道：“有没有都是一样，莫须有的罪名，争辩根本多余，我正要请这六位自己进庙搜查呢！”

夏梦卿收回目光，淡淡一笑，说道：“各位，想必都已听见了，你们有什么证据指称丐帮北京分舵窝藏叛逆呢？”

那名红衣喇嘛粗眉一挑，冷笑说道：“事实如此，何须证据！”

夏梦卿面色一沉，道：“捉贼捉赃，无证无据凭什么诬陷人家？”

一句话问得那名红衣喇嘛涨红了脸，咬牙切齿，却是作声不得。

本来嘛，窝藏叛逆罪大滔天，无证无据，岂能随便无中生有，捕风捉影？

属下受窘，铁别真也面上无光，但是夏梦卿犀利的夺人先声已使他有所忌讳，一时尚不敢发作。目射冷电，凝注夏梦卿，沉声说道：“大内这么做，自然是有大内的道理。话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不关阁下的事，阁下最好少管……”

夏梦卿突然一笑截口：“天下事天下人管得，何况这种诬良为盗的不平之事？这件事我是管定了，领班阁下你看着办好了。”

铁别真勃然大怒，双眉连轩，道：“我担心阁下管不了。”

“何妨试试看！”夏梦卿淡淡一笑道：“告诉你，别以为你们是大内侍卫，只要你们胆敢踏进庙门一步，我照样打断你们十二条狗腿。”

好大的胆子，这还得了！铁别真再也按捺不住，一张脸气成了铁青色，厉喝一声：“大胆狂民，你这是不知好歹，惹火烧身。”

一挥手，就要率众人拿人。

“大喇嘛，且慢！”那三名俗装黑衣老者之中，忽有一人突发惊呼，直眼望着夏梦卿微露数寸的玉箫，脚下缓缓后退，神情紧张，颤声问道：“阁下可就是那玉箫神剑闪电手……”

夏梦卿纵声大笑，指着这黑衣老者说道：“还是阁下眼尖，不像他们有眼无珠，叛逆站在眼前还愚蠢无知地找丐帮要人……哼！我真不知你们这些大内侍卫是干什么用的。”

铁别真等五人猛然醒悟，这才注意到夏梦卿肩头微露着一截玉箫，心神剧震，惊出一身冷汗，顾不得颜面，连忙跃退，闪动身形，成环状把夏梦卿围在核心。

阵势站定，铁别真始胆子稍壮，厉声说道：“原来你就是夜闯大内、盗物伤人大胆的夏梦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朝廷已经通令天下，到处画图悬赏缉拿，那夜碍于傅侯令谕，容你逃脱，今日你就休想再图侥幸了……”

夏梦卿哪把他们这区区六人放在眼里，闻言淡笑说道：“我觉得你有点大言不惭，今日你们就有自信能奈何得了我么？”

铁别真怒极而笑，笑得好不凶狠：“你先别仗恃功力，自鸣得意，本领班且让你看这些东西……”突然噤口发出一声轻啸。

啸声起处，周遭数十丈外那排高有半人的草丛中，立时冒出近百名黑衣劲装大汉，个个手持一具喷筒状的物件，缓缓围拢过来。

夏梦卿未料到铁别真会预设埋伏，剑眉陡挑，目射奇光，傲然笑道：“高明，高明！想不到你们还有这么一招高棋，看来大内侍卫也并不容轻视；只是，铁别真，你若想凭着这些不成气候的小玩意儿困住我夏梦卿，那未

免……”

那名身材较矮的红衣喇嘛，这时突又嘿嘿阴笑说道：“姓夏的，你想听听这近百名禁军手中所持的喷筒是什么东西么？你号称宇内第一奇才，该当听说过飞雨流星神鬼愁这个名儿，既然听说过这个名儿，那这些喷筒内所贮何物，也用不着我多做说明了！我六人自知不是你的对手，不得不煞费心机地借重这种神鬼皆愁的玩意儿，而圣旨亦早有指示，缉拿叛逆，不计生死，你不妨自己衡量衡量，有没有把握图得万一侥幸，闯出重围……”

他说得不错，夏梦卿身为宇内第一奇才，胸罗万有，对眼前近百名禁军手中所持之物歹毒威力，自然了解得十分清楚。

飞雨流星鬼见愁出自百年前北漠一位异人之手，这位异人就是武林史中，赫赫有名的“巧手鲁班”公输度。

公输度称得上一代巧匠，不但设计各类暗器心裁别出，精巧绝伦，便是其他制作亦莫不举世无匹，神鬼难测。

这种喷发式的飞雨流星神鬼愁，正是他在暗器方面的三大得意杰作之一。

筒内贮有两种剧毒之物，一是细如牛毛，状如金丝般的蚀骨毒芒；一是无色无嗅，不知其名的毒液。

蚀骨毒芒专破内家护身罡气、外门横练功夫，一经射入体内，立刻循血液运行，一个对时之后，骨朽血涸。

那种不知名的毒液则无论衣肤，只要沾上点滴，马上开始腐烂，不出三天皮肉俱化毛发不存。

一按机括，这两种剧毒之物便由那喷筒前端十余小孔中激射而出，毒芒如流星，毒液似骤雨，笼罩十丈方圆，无从闪避，绝难幸免，委实当得上神鬼愁三字。

也就因为这东西威力特强，过于歹毒霸道，有伤天和，故公输度制成之后，即严戒后世子弟勿轻用。尤其随着公输度的故世，这东西也早就绝迹江湖了。

不知是何原因，这绝世凶物，在湮没近百年之后，竟突然再现于这满朝侍卫手中，委实令人忧虑，而传扬出去，也势将震动整个宇内。

夏梦卿神色不动，笑容依然，未予理会。

他虽也不免暗暗心惊，但他成竹在胸，智珠在握，故而毫不慌乱。

站在庙门口静观他戏弄六名大内侍卫的郝元甲却脸色骤变，难忍心头震撼，刚待有所行动，耳边突然传来夏梦卿的平静话声：“郝舵主，凶物当前，不可轻举妄动，免招无谓损害，我自有退敌计策。”

郝元甲讶然地向他望去，只见他负手卓立圈中，气定神闲，镇定如山，忙也传音答道：“郝元甲敬遵令谕。”

夏梦卿的一时沉默，竟使那名红衣喇嘛会错了意，他极为得意地阴阴一笑，接道：“阁下，如何？我知道你当然不会畏死，可是我却相信你愿意落得这么一个死法；你若愿合作，我等也绝不为己太甚，只要你放下盗自大内的那两样东西，领班也一样地可以放你一马。”

这是他在慑于夏梦卿积威之下，不敢过份进逼，仅只威迫利诱地徐缓图之。

夏梦卿没有理会他，望着铁别真扬眉问道：“大领班，他的话是否算数？”铁别真略作迟疑，冷然点头：“自然算数。”

夏梦卿淡淡一笑道：“纵放叛逆，罪该论斩，你可得想想清楚。”

铁别真呆了一呆，道：“这是我的事，用不着阁下操心，只要能追回大内失物，当可将功折罪。”

“这怎么行？”夏梦卿皱眉摇头道：“你煞费心机，绞尽脑汁，不辞劳苦地冒着生命之险跑来找我，为的是讨好主子，求得功赏，我岂忍心让你白忙一场，失去这种天大功劳？……”铁别真陡觉面上一热，倏又一沉，正要发话，那名红衣喇嘛又自阴笑说道：“也行！既然你肯为我们着想，那我们就狠下心，收回失物，同时也留下你的狗命好了。”

“这才对！”夏梦卿一笑说道：“但是，你阁下怎知那两样东西如今仍然在我身上？杀了我这唯一知道藏处之人，只怕你们求功不成，还要招来大祸呢！”

红衣喇嘛心头一震，立时哑口。

夏梦卿抬手一指那外围持筒而立的百名禁军，接着说道：“再说，死物无眼，站在这圈内的又非我一个人，他们若贸然出手，六位势必要做了我的陪葬，功劳未成身先死，岂非太不划算？”

一听这话，六名侍卫身形猛颤，慌不迭地疾射飞退。

刹时间，两道包围圈合而为一，中央只剩下夏梦卿一人。

显然，这是夏梦卿根本无意出手阻止，否则凭他们六人，一个也休想轻易退开。

铁别真暗吁一口大气，立又狞笑扬声：“狡猾叛逆，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多得是！”夏梦卿微笑说道：“说出来只怕你们会心惊肉跳，站立不住……”

铁别真嘿嘿而笑道：“休要再卖弄你那狡猾劲儿，须知你时间已经不多，本领班要杀你是举手之劳，易如反掌，你最好珍惜时间做一明智抉择。”

夏梦卿听若无闻，继续说道：“杀了我，找不回东西这姑且不说，而你带来的这些禁军是不是会听你指挥，也很使我替你担心呢！”

铁别真狞笑不语，转头目注身旁一名高大黑衣大汉。

那名黑衣大汉颇也聪悟，立即扬声说道：“本队一切听凭领班指挥调度……”

铁别真又转向夏梦卿，满面笑容，笑得得意已极。

夏梦卿也笑了，笑得平淡、神秘：“你得意未免太早了一点，且让我来问问他。”

话倏微顿，随即转注那名发话的黑衣大汉道：“既然是禁军，必然都是忠于满清的八旗子弟，阁下能统率百名之众，更当是禁军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你且答我一句，要是你们皇上如今也在这儿，你要听谁的？”

这问题不但容易回答，而且毋庸置疑，黑衣大汉立即肃然答道：“皇命所至，谁敢不遵。”

“我料你也没有那个胆！”夏梦卿点头微笑，挥了挥手，道：“那么，听着，我现在命你马上带着你的人撤离此地……”

“住口！”那黑衣大汉怒声喝道：“叛逆大胆，你凭什么……”“就凭这个！”夏梦卿翻腕现出一物，淡淡说道：“够么？”

手中现出的，赫然竟是傅小天与独孤奇的那方钦赐玉佩。

“乾隆玉佩，如朕亲临”，这八字在前，凭那黑衣大汉这芝麻大的一个

禁军小统领，敢说一个不字。

不但那黑衣大汉惊破了胆，面无人色，连忙率众拜倒，直打哆嗦，不敢仰视，就是铁别真等六名大内侍卫也都傻了眼，只觉腿软，才支撑着没有跪下。

郝元甲看得哈哈大笑，连呼痛快，那小叫化更乐，他瞪大了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蹦老高。

夏梦卿对这些前倨后恭的叩头可怜虫，只有皱眉摇头，道：“阁下，如今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他的？”

黑衣大汉叩头如捣蒜，连声音都变了，抖得语不成声：“死……罪！死罪！遵命！遵命！”抖抖颤颤地爬起身，领着百名禁军抱头遁去。

夏梦卿看了铁别真一眼，笑道：“大领班，我担心得不错吧！再试试看，他们还听你指挥？”铁别真等六人面面相觑，作声不得，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个皇命缉拿的叛徒，竟然会身怀此物。

依仗既失，焉敢再留？六人定了定神，就待拔腿开溜。

“站住！”夏梦卿突然轻喝：“没有我的话，你们哪个敢走？”

夏梦卿冷峻的神色，使他们又勾起了那夜大内的余悸！禁不住同时机伶伶地一颤，十二条腿立时都像生了根，铁别真面如死灰，废然一叹说道：“一着之差，全盘皆黑！算你幸运，要宰要刚，任凭你了。”

他没有孤注一掷出手拼命的打算，因为他知道，那根本没有一丝希望，只有死得更惨。

“大领班！”夏梦卿淡淡一笑道：“真正幸运的是你而不是我，我之所以纵容你们多时，乃是因为我要你们知道，无论斗力斗智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而且差得很远，希望这次的教训能使你们有所警惕，以后别在江湖上到处找我，自讨苦吃，须知我再不会像今天这样好心了……念你们职责所在，上命难违，我今天绝不为难你们，我希望你们能据实回答我几句话。

铁别真等六人脸上的恐惧之色逐渐消褪，已不似先前那么紧张，不过，这种杀之由人、纵之由人的感受也够难受的，铁别真神情更为沮丧，勉强扯动一下嘴角，说道：“阁下问吧，我知无不言！”有气无力，低得令人难以听到。

夏梦卿双眉微微一挑，沉声说道：“告诉我，傅小天夫妇联袂出京，可是奉旨追回失物？”

铁别真木然点头：“不错！”夏梦卿目光如两把利刃，凝注铁别真，又问：“我以为你们那位皇上不会太放心傅小天，对么？”

铁别真脸上骤起一阵轻微抽搐，夏梦卿冷电般目光直欲透视他的肺腑令他无从抗拒，终于点了点头，道：“阁下说得不错，自这件事发生以后，皇上对傅侯的信任已大不如前了。”

夏梦卿听了这话，打心底里升起一丝歉疚，双眉略一轩动，道：“另外又派了一些人出京，一面追缉失物，一面暗中又负有监督傅小天的使命，对么？”

铁别真暗暗一叹，点头不语。

夏梦卿淡淡一笑，道：“除了大内侍卫，你们那位皇上派不出别人，而且也不能没有个带头的人，呼图克内伤未愈，不克担任这份责任，那么那人是谁？”

一切俱在人家料中，铁别真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当下咬了咬牙，道：“皇

上日前召四川提督岳钟琪入京……”

夏梦卿听得双眉一皱，道：“够了，你们那位皇上眼力不差，除了一个岳钟琪，他也没有人堪以起用的了……”

突然面色一寒目射冷电，逼视那三名俗装老者沉声说道：“你们三个偌大年纪，应该深识民族大义，身为汉家世胄，不思雪耻复国，反而甘心做人鹰犬，供人驱策；像你们这种丧心病狂，为虎作伥之人，留之何用？本当立诛掌下，无奈我话已出口，下次再让我碰上休怪我下手绝情。”

三个黑衣老者被他这大义凛然的话儿骂得老脸通红，垂下头去。

夏梦卿冷哼一声，又转向铁别真一笑挥手：“没事了，各位请吧！最后请记住，冤有头债有主，要找我夏梦卿，倘敢乱来，绝不轻饶。”

铁别真默然不语，领着同伴转身如飞而去。

望着六名大内侍卫渐去渐远的身影，夏梦卿脸上突然浮现了一片忧虑之色，双眉也跟着皱起，呆呆出神，不言不动。一片战云顷刻间化为乌有，郝元甲好不兴奋，大步向夏梦卿走来，一边走一边大笑着叫道：“痛快！痛快！这真是大快人心，夏少侠又为我们出了口怨气，郝元甲委实是敬佩得五体投地……”

突然发现夏梦卿那异样的神情，微微一怔，笑容尽敛，讶然说道：“怎么？夏少侠莫非……”

夏梦卿淡淡一笑，道：“没什么，我觉得很对不起傅小天，也有点替他担心。”

郝元甲知道他为什么歉疚，却想不出他为什么担心，愣了一愣，正要发问。

夏梦卿已接着说道：“郝舵主适才难道没有听到那喇嘛的话？弘历忽于此召岳钟琪入京，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委以秘密使命，一方面对付我，一方面暗中监视傅小天。岳钟琪在康熙年间，随年羹尧平川藏有功，擢为四川提督，雍正时征准噶尔，拜宁远大将军，后来坐事丢职，至弘历登基后始又获启用；此人文武全才，足智多谋，浑身是胆，称得上是傅小天的一个劲敌……”

郝元甲蹙眉点头：“这个人我久仰了，不过，我料他不敢对傅侯……”

夏梦卿摇摇头说道：“在弘历眼中，傅小天已是大不如前，岳钟琪奉旨行事，不见得会有什么顾忌，何况傅小天世代纓簪，赤胆忠心，性情刚强，宁可含冤杀身，也不愿落个不忠之名。”

夏梦卿可谓知心，傅侯确实是这么一位顶天立地的盖世奇男，这一番话直听得郝元甲也不禁眉头紧皱，暗暗担起心来。望着受了感染的郝元甲，夏梦卿突又一笑说道：“傅小天既能冒死全交，为我夏梦卿受屈，夏梦卿又何独不能舍生相报，为他洗刷清白？郝舵主且请放心，夏梦卿决心助他一臂之力，成就他百岁勋业，告辞了！”微一拱手，身形突然飘起，向西南方疾掠而去。

身法迅疾如电，郝元甲连念头都未及转，便失去他的踪影，只有望着他逝去的方向哑然苦笑，笑容未褪，突然挑眉瞪目，猛击一掌，道：“夏少侠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丐帮岂敢不亦步亦趋略尽绵薄？对！就这么办。”

回首目注爱徒小叫化，沉声发令：“传书各处分舵，就说珠符令有谕，沿途暗中护卫傅侯伉俪安全，快去！快去！”

小叫化应了一声是，拔步奔回破庙。

夏梦卿离开了北京，取道太行，径奔南荒。

因为他在揣测，莫洪等罗刹三君在盗得钗、佛两宝之后，必不敢在中原地带稍作停留；为了安心钻研钗、佛两宝上所镌刻的绝世武功，除潜返昔年老巢藏匿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样，他还可沿途打听傅小天伉俪的行踪，暗中予以照顾。

同时他又认为钗、佛两宝所载武学，旷古绝今，玄奥无比，凭莫洪等罗刹三君的禀赋，短时期内绝难窥及门径，所以，时间十分充裕，无须着急，他大可顺便做些别的事儿。尽管他没有全力赶路，天龙身法冠绝宇内，他的脚程仍比寻常武林人物快了两倍有余。

这一天，他到了太原。

太原府辖阳曲、太谷、太原、榆次、岚、兴、文水、交城、徐沟、祁等十县及苛岚州。

为往来甘陕冀晋一带的要冲之地，车马穿梭，客商云集，既繁华又热闹，人色品流极杂。

夏梦卿足迹遍宇内，太原城他已来过多次，对他来说，旧地重游，熟悉之至。

他一入城便折南而行，准备先到城南那家闻名晋陕的醉仙楼去坐坐。

醉仙楼在晋陕是首屈一指的大酒楼，经常是上下客满，座无虚席；在那儿，他也许能获悉一些他所要知道的事情。

正行走间，忽闻背后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之声。

在这行人攘往熙来的大街上纵马飞驰，似乎有点……

他念头还没转完，两匹高大的健骑已然从他身边擦过，一阵风般向前飞驰而去。

路边，响起行人的数声惊呼，夏梦卿剑眉微挑，抬眼望去。

马上是两个黑衣老者，他只能望见背影看不见这两人的面貌，两匹健骑已经驰至街道尽头向西转去，那正是通往醉仙楼的一条大街。

就这一瞥，夏梦卿便已看出那两个黑衣老者是来自帝都的大内侍卫，因为他们身上所穿的虽然也是一袭长袍，但那种长袍的式样却与一般人所穿略有不同。

这就难怪了，大内侍卫大街驰马，撞死个把草民又算得了什么？小小太原府谅也不敢过问。

大内侍卫轻易不出大内，恰于此时在太原城出现，不用说，当然就是随同岳钟琪出京执行密令的助手了。

夏梦卿要找他们，如今有此发现，当然不会放过；当下冷笑一声，加快脚步跟了上去。

转过街头拐角，醉仙楼高耸的建筑立即遥遥在望，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两名大内侍卫的坐骑，正杂在一大群马匹中，拴在醉仙楼外的系马桩上。

就在他快要抵达醉仙楼门前之际，蹄声得得，又有一人一骑从他身旁越过……

醉仙楼前车水马龙，再来一人一骑，并不足为怪，可是这一人一骑却使他心头微微一震。

鞍上的人儿有着一副无限美好的身形，乃是一个黑衣女子。

这黑衣女子越过夏梦卿一马距离之后，突然回头向他看了一眼，随即又娥眉轻皱，满面失望地，转回头去。

当她看到夏梦卿时，夏梦卿正好也将目光投向她，就在这四目交投的刹那，夏梦卿感到心头微震一下。那倒并不是因为马上人儿长得容貌如花艳绝人寰，而是他骤然发觉这黑衣女子赫然竟是当朝亲贵中，那位刁蛮的美郡主德怡。

德怡那回首一顾后的表情，已说明她未能认出夏梦卿便是玉泉山上所见那位对月弄箫，使她恨得说不出理由的白衣文士。

虽然她已听傅小天说过，夏梦卿的庐山真面能使她那自命俊逸、潇洒的哥哥德贝勒自惭形秽，不敢仰首；然而天下美男子不只是夏梦卿一个，她纵使怀疑，却也不敢随便相认。

她这次跟在傅小天夫妇之后出京进了江湖，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不辞天涯海角地寻夏梦卿出气，挽回她那被夏梦卿摧毁得不可收拾的尊贵，虽然有时她自己也认为如此未免小题大作，可是，她却说不出为什么偏要这么做。

如今，当面不识，失之交臂，她若知道了，一定会气得半死。

为了探明两名大内侍卫的究竟，夏梦卿本是急于要进入醉仙楼的，现在由于德怡也进入楼中，他不禁倒有点踌躇起来了，犹豫再三，才举步走了进去。

楼下满座酒客中，没有那两名大内侍卫在内，于是直上二楼。

甫上二楼，一眼便看见那两名大内侍卫正共据一席，坐在东边角落里。

美郡主德怡则无巧不巧地坐在附近的一副座头上。

而更巧的是，除了德怡左侧空着一张桌子外，整个二楼已是座无虚席。

他剑眉微皱，暗暗一阵苦笑，只有硬着头皮向那空座走了过去。

德怡这时也已发现了他，似乎微微一怔，讶然的目光，一直把他送到座位上。

这双目光，使得夏梦卿微感不安，他故作未见。入座后，立即转脸望向窗外，不过他始终没有放过那两名大内侍卫的动态。

未几酒菜送了上来，他开始低头浅饮独酌，尽管是低着头，凭他那一身绝世功力仍然可以监视全场，他已渐渐发觉德怡不但频频偷瞥，注意着他，而且竟似乎也很留意那两名大内侍卫的谈话。

难不成她也和自己一样？早已洞悉内情？

很显然地，那两名大内侍卫没有认出夏梦卿，更未认出德怡，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那皇命缉拿的人，此时正坐在他们身旁，并且还在注意着他们。

这两名大内侍卫似乎很机警，起先都是相对默默地吃着闷酒，即或有所交谈，也只是些不关痛痒的私人琐事，天南地北，东拉西扯，不着边际。

然而，在三杯黄汤下肚，酒酣耳热之后，他们便渐渐地忘了所以，失了谨慎。

只听那居左的一名黑衣老者道：“吴老，快点吧，别耽误了正事。”

居右黑衣老者冷哼一声，翻了翻微带醉意的老眼，寒着脸道：“急什么？时间还早，约期未至，皇上不差饿兵，天大的事也得填饱肚子再说。”

几句话显示他正有着满腹牢骚，那居左的黑衣老者似乎颇有同感，放下杯子，皱起眉头：“说得是，同样地当差，那些红衣喇嘛可比咱们神气得多，他们吃得痛快，干得舒服！就拿这趟出京办事儿来说吧，通风报信、跑脚的事儿是咱们的，坐在那儿大吃大喝，睡舒服觉的是他们，不想还好，想起来就恼人，咱们这几天可曾好好地吃喝过？好不容易捞上一顿，又得赶急赶忙地好像抢宝似的。”

那居右黑衣老者似是拿酒出气，猛干了一杯，恨声道：“说这些做什么，要怪怪自己，怪不得别人，谁教咱们当初投错了胎？谁教咱们贪图什么狗屁荣华富贵？瞎了眼睛糊里糊涂地混了这份差事？带刀侍卫，官同四品，多好听！说穿了还不是供人驱策，看人脸色行事的鹰犬，我要不是顾虑江湖上没处安身，如今声名更臭，早就撒腿了！”砰地一声放下杯子，提起酒壶又自斟了一杯。

那居左黑衣老者叹了口气，摆了摆手，道：“算了吧，吴老，别提了，披上了这层虎皮，一辈子就别想再脱掉了！这碗饭命中注定，吃定了，牢骚归牢骚，做事归做事，岳钟琪这个人不太好惹。”

居右黑衣老者冷哼一声，接口道：“傅侯英豪盖世，功勋彪炳，虽然身在轩冕，宇内武林却没有一个不钦佩敬仰的，如非一道圣旨压在头上，王八蛋才做这种差事，岳钟琪他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相信他敢把傅侯怎么样。”

居左黑衣老者近乎自嘲地笑了笑，道：“吴老，别忘了，他如今是奉密旨行事，傅侯到时候也不能不低头，纵然他不敢对傅侯如何，处置咱们老哥儿俩却是如同杀鸡宰猴啊！”

这几句话顿使居右黑衣老者机伶一颤，立刻酒醒三分，脸色微变，哼了一声，没再开口。

他不再说话，那居左黑衣老者也就跟着默然。

过了一会儿，这两名大内侍卫似已酒足饭饱，抹了抹嘴，丢了锭银子，匆匆下楼而去。

他们一走，美郡主德怡也忙自会了酒钱，跟了出去，临走时还向夏梦卿投了怀疑的一瞥。

夏梦卿听了半天，仍然没有听出个所以然，不过，根据这两名大内侍卫的谈话，可知岳钟琪正在某处地方等候他们报告消息，而他们所要报告的也必是有关傅小天伉俪的事，那么，只要跟住他们，就不愁得不到消息。

夏梦卿微笑点点头，隔窗望着德怡遥遥跟在那两个大内侍卫身后策马缓驰，已经转入另一条街道，忙也站起身子，准备结帐下楼。

哪知刚丢了银子，忽见一名堂倌快步疾奔过来，满脸堆笑地：“相公，刚才一位客官已经代相公付过酒钱了。”

夏梦卿呆了一呆，讶然说道：“付过了？是不是你弄错了？在这儿我没有认识的人啊……”

“不会！不会！”那堂倌肯定地道：“相公，这错不了，刚才那位客官曾对小的指明了座头，相公可是贵姓夏？”

夏梦卿又复一怔，道：“不错，我是姓夏……”

“这就更没有错！”堂倌笑道：“刚才那位客官临走付了两份酒钱，指明座头说是替夏相公付的，还说他是相公多年的好朋友……”

夏梦卿生平第一次遇上这种事，一时之间被弄糊涂了，那两大内侍卫与美郡主德怡先后下楼离去时，自己目光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他们一下，这断然不是他们所为。那么到底会是谁呢？莫非是某个认识自己的武林人物？但也不会不打招呼的啊？……

夏梦卿深感诧异，正自沉吟，那名堂倌突然抬手在自己脑后拍了一下道：“该死，该死！小的怎么竟然忘了，相公那位朋友临走还留下一张纸条要小的交给相公……”

探怀摸出一张折了几折的寸宽纸条，双手递了过来。

夏梦卿接过打开，略一注视，剑眉更加紧紧皱起。

纸条上，数行狂草，龙飞凤舞，劲道异常，写的是：

“阁下暗蹊两个大内鹰犬至此，目的必在傅小天伉俪的行踪，今夜三更，请驾临城东城隍庙当能获知一切。

酒资已经代付，不敢曰敬，聊表寸心耳。知名不具”

既说知名不具，应该是个一见字条便知是谁的人。

可是任凭夏梦卿搜尽枯肠，也想不出这字条出于何人之手。

不用说，他一举一动已完全落在此人眼中，要不然此人怎会知道他跟踪大内侍卫进入醉仙楼的目的？

此人是友还好，是敌那就未免有点令人可怕，看来，他今后可得多加一份警惕了。

夏梦卿沉吟半晌，只得向那名堂倌展颜一笑，道：“我朋友很多，一时实在想不起是谁，你还记不记得是个什么样儿的人了？”

堂倌想了想，道：“抱歉得很，进出的客人太多，小的已记不清了。”

夏梦卿情知多问无益，摇头一笑，道了声谢，举步走出醉仙楼。

他直觉地意会到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儿，脑中依然在苦苦思索着，无奈想来想去，终属徒然！只有摇摇头，暂时将之抛开。

看看天色，已是薄暮时分，他决定按照纸条所约，于今夜三更去城东城隍庙一观究竟，看看那位替他付酒钱并留字的人，到底是什么人物。

暮色渐浓，距离三更时分依然还早，他不能就这样闲荡着苦等下去，总得先找个地方歇下脚来。

丐帮在太原有分舵，只是他除非万不得已，不愿去打扰人家。

略作思忖，便信步向前面不远处一家客栈行去。

客栈前面，两名伙计正在那里躬身哈腰，满脸堆笑地迎接客人，一见夏梦卿走近，同是一怔，连忙迎了上来，双双赔笑说道：“房间已为相公预备好了，既幽雅又清静，包您满意，相公请。”

话中显然有毛病，不过生意人都有一张会说话的嘴，能使客人有如归之感，所以夏梦卿并未在意，笑了笑，随即跟一名伙计向栈内走入。

不久被带入一间房间，扫目看去，果然幽雅洁净异常，而且空气流畅，十分理想。

夏梦卿颇为满意，不禁微微点了点头，生意人无不善于察言观色，那名伙计立刻谄笑说道：“相公，不是小的卖瓜说瓜甜，太原府范围虽大，要找小店这种幽雅洁净的房间可还真不容易，刚才一连来了好几个客人，若非相公那位朋友替相公付过订金，早就被他们抢去了。”

夏梦卿闻言这才心头一震，剑眉双扬，但旋即点头笑道：“说得是，宝号的确不差！……我那位朋友是什么时候来的？”

伙计笑逐颜开，连忙笑答道：“就是刚刚不久，走了还不到盏茶工夫。”

时间不差，该是那人在离开酒楼后为他在此订了这个房间的，可是，那人怎知他一定会住客栈，而且一定会找上这家客栈呢？

说穿了，不值一文，夏梦卿无论找上哪家客栈都会遇上这种情形，只因为暗中那人已在太原城每家客栈为他订了一个房间，而且都已预先有了交代。

这种高妙手法，夏梦卿一时当然想象不到，他略一沉吟，又问道：“他是一个人来的么？”

伙计点点头回答道：“一个人，是一个人！……”

嘻嘻一笑，又接道：“相公那位朋友气派真大，一出手就是十两，吃住除外绰绰有余，余下的……嘻嘻，相公那位朋友说全赏给小的，小的还没有向他致谢呢！相公那位朋友……”他那里自说自话，越说越起劲，夏梦卿一双剑眉却蹙得更深，望了他一眼，又问道：“这次与我一起来到贵地的朋友有五六位，不知道是哪一位来订的房间……”

这名伙计倒是很乖巧，立即接口道：“相公那位朋友没有留下姓名，不过小的还依稀记得他的面貌长相，瘦瘦的、中等身材、四十左右、脸白白的、穿着一身黑衣……就是那位。”夏梦卿依然迷茫，却只有故作恍然地，“哦！”了一声说道：“我想起来，想起来了。”

伙计哈腰赔笑道：“相公还有别的事么？请只管吩咐。”夏梦卿心烦意乱，挥了挥手，道：“没事了！你去吧……为我送壶茶来好了。”

伙计躬身称是：“小店有上等龙井，小的这就去泡，马上给相公送来！”说罢，哈腰退了出去。

夏梦卿低头沉思，缓步走向几旁坐下。

一次已够恼人，如今又有了第二次，自然更加非弄个明白不可了。

尽管已从伙计口中听到了一些描述，但由于都不是显著的特征，他依然想不出暗中之人是谁，这么做的用意何在。

门外步履声响，那名伙计端着茶盘走了进来，放好茶盘，为夏梦卿斟了一杯，随又笑着退了出去，并随手带上了房门。

夏梦卿百思莫解，只有暂时作罢，伸手端起茶杯，刚待就唇。

蓦地又是一桩怪事儿使得他心神猛震，霍然变色。

茶盘中那原来放置茶杯之处，这时多了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条。

纸条向上的一面，写着八个蝇头小字，字虽小，却字字令人触目惊心，直冒冷汗，那是：

“香茗解渴，点滴断肠。”

这说明茶中放有剧毒。

夏梦卿冷哼一声，剑眉双挑，目射冷电，砰然放下茶杯，就要离座站起，突然心中一动，又伸手把那小纸条取至手中。

展开折叠，又有数行小字入目，这回更看得他羞愧交双，哭笑不得。

这几行小字语气充满戏谑意味，写得是：

“尚未饮，莫动气，已入口，莫紧张！我若存心杀你，醉仙楼早已成了你绝命之地……两次惊动，只在奉告，取阁下性命易如反掌，非不能实不为也。
知名不具”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

“此茶无毒，请放心饮用。”

望着手中纸条，夏梦卿那冠玉般的俊面上竟渐渐地浮起了一丝笑容，他一身傲骨，向不服人，想必心中已经有了什么计较了。

突然，他剑眉微扬，团起手中纸条，信手向窗外抛去。

不！那不是抛，抛出之物，应该轻飘无力，且走弧线，而此刻小纸团却是破空疾射，有如一道白光，比电还快。

白光方敛，一声闷哼起于对面屋脊，紧接着一声厉啸由近而远。

夏梦卿听若未闻，仿如无事，淡淡一笑，离座起身，走至床边，和衣躺下闭目假寐起来……

夜色更浓，转眼二更即至。

客栈中，所有房间里的灯火已先后熄灭。除了栈门口尚有一两盏门灯外，后院已是黝黑一片。

夏梦卿静静地躺了一会，随即翻身下床，轻轻推开两扇纱窗，一跃而出，点尘未惊。

他早已默察过四周，百丈内没有醒着的人。

儒袖微拂，身形拔起，向东方夜空中疾射而去。夜深人静，没人看见，即或有人看见也只是一道白光，一闪即没。

片刻不到，夏梦卿已经驰抵了目的地。

二更虽已过去，距离三更还有一段时刻。

他隐身于一株枝叶繁密的大树上，屏息凝神静静等待。今夜有点月色，其实在他来说，星月无光与白日当空并无两样。

他由那枝叶缝隙中扫目外望。

面前，是太原城东郊外的一片荒地，杂草丛生，乱坟荒冢散布其中，高高的城墙矗立于百丈以外，那座年久失修、残破不堪的城隍庙则就在左前方二十丈不到之处。

这等荒郊，别说夜晚，就是白天里，也不会有人到来。月影渐渐高移，时间随之消逝。

三更甫届，十余条矫捷人影，分由不同方向，疾驰而至。夏梦卿目力如电，这些人影一进入五十丈内，他便察视如同当面，来的是八个红衣喇嘛，六名俗装黑衣老者，及四名黑衣大汉，日间所见到的那两名黑衣老者亦在其中，他暗觉奇怪，没想到是这些人来此聚会。

与此同时，他又发觉有人悄悄掩进了他隐身的这片树林之内，并隐身在 he 左边五丈左右处的一株大树上。

这人的功力颇为不凡，他知道，这是美郡主德怡来了，禁不住暗暗一笑摇了摇头。

那八名红衣喇嘛，六名黑衣老者与四名黑衣大汉，先后驰抵那座破庙之前，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也未进庙，只在庙前不远处做半圆形静静站立着。

时刻既到，与会的人该已到齐，那么，他们等待的，当然就是群龙之首的四川提督岳钟琪了。

果然就在这时，破庙中人影一闪，门口石阶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身材颇长的中年汉子。

但见这位中年汉子，一袭黑袍，年约四十左右，白面无须，眉宇间略带煞气，眼眶深陷，目光犀利，愿示着心智深沉，不怒而威，十分慑人。

尽管如此，仍不失为一位俊秀人物。

夏梦卿从没见过岳钟琪其人，但由此人气度威仪上，却已有十分把握，推断此人必然就是那位身负密旨，奉命对付他，并监视傅小天的岳钟琪无疑。

闻名不如见面，夏梦卿也不禁为之暗暗点头。

此人藏身破庙，居然未被自己发觉，一身功力也委实称得上非凡二字了。

十八名大内侍卫一见此人出现，立即急步趋前，躬身为礼，同声说道：“见过提督。”

平日里，大内侍卫根本不会把一个提督放在眼内，可是如今不同，岳钟琪奉有密旨在身，无殊钦差大臣，见官大一级，有权调用天下兵马，谁敢不礼敬有加，俯首听命？

岳钟琪似乎没有因此摆架子，只见他微笑抬手：“不敢当，各位请随便席地坐下别拘束，能和各位在一起办事，这是我无上荣幸。”

恭敬不如从命，十八名大内侍卫依言盘膝坐下。

岳钟琪目光轻扫，又道：“自出京以来，与各位这一队，还是第一次见面，为免日后有所差错，误了各位，有些话儿，我不得不说在前面……”顿了顿，又接下去：“我们这次出京，所负的任务，谅必各位不用我再多做说明，艰困危险那是在所必然，傅侯是个怎么样的人，各位任职大内，经常接触，想来也了解得比我更清楚，傅侯英豪盖世，功在朝廷，国之柱石！一念之差，纵放叛逆，骤失皇上宠信，自是难免令人为他叫屈；不过，我们既然奉旨行事，就该撇开个人主观成见，因此，我对各位唯一的要求，就是务必做到公私分明……”

犀利目光回扫十八名大内侍卫，淡淡一笑，又接道：“我知道各位都很敬仰傅侯的为人，但各位恐怕还不知道我更是身受傅侯眷顾重恩。圣祖在位时，我随一等公平川藏，世宗坐事免职，年前得蒙重新启用完全由于傅侯的大力推举；但是，尽管傅侯对我恩比天高，这是私人的事，我们绝不能因私而废公，身受国恩，食君俸禄，只有牺牲个人恩怨，顾全大局！我以身作则，希望各位也跟着我这么做，否则便等于违抗圣旨，各位得原谅我铁面无情……”

最后两句，声音虽仍保持着平淡，但却十分慑人，十八名大内侍卫个个垂首，尤其在日间醉仙楼借酒壮胆，大发牢骚的那两名黑衣老者，更是机伶一颤，变了脸色。

岳钟琪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又接道：“我要说的已经说了，马上还要赶往他处，现在，我想听听各位这几天侦察的情形。”

话落不久，侍卫群中突然站起一名红衣喇嘛，神情恭谨地施了一礼，道：“启禀提督……”

岳钟琪摆了摆手，笑道：“我们避免官场繁礼，请说吧！”

红衣喇嘛应了一声是，接着说道：“卑职等连日来已经暗中访遍晋陕各地，仍然未能查获叛逆下落，因此卑职判断，那叛逆可能已闻得风声，逃往他处了。”

夏梦卿当然知道这叛逆二字指的是他，不由剑眉微挑，暗暗冷哼一声。

“请坐！”但见岳钟琪抬手笑道：“我久闻玉箫神剑闪电手之名，此人奇才宇内第一，他不会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凭我们几个人还不够资格令他闻风远颺，我以为大喇嘛这种判断错误……”

那红衣喇嘛似欲有所抗辩，想了想，刚要张口。

岳钟琪一笑又道：“我知道大喇嘛想说什么，大喇嘛请想，此人行踪恍若神龙，非仅是现在，就是以往，武林中也很少见他现迹，查访他的下落，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说武林中人最忌讳的就是我们这些六扇门中的人物，别说他们不知道，即使知道，也很难从他们口中获得线索。”

一番话说得十分老到，见解独具。

红衣喇嘛立时哑口无言，颇为窘迫地施了一礼，坐了下去。

岳钟琪果然不凡，浮沉宦海，对武林中事，竟然了解得如此透澈，的确不是常人所能企及，隐身树林间的夏梦卿更不禁暗暗心折。

岳钟琪回扫一眼，又道：“还有哪位……”

话未说完，一名黑衣老者应声站起，正是在醉仙楼上发牢骚的二人之一。

只见他向岳钟琪施了一礼，道：“卑职已探得傅侯行踪，特来禀报……”

夏梦卿闻言心头一震，暗忖：那暗中传递纸条的人果然没有骗人，看来不但自己行藏全都落入他的眼中，就是这些大内侍卫的一举一动他也无不了若指掌，此人委实不容轻视……只听岳钟琪“哦！”了一声，说道：“傅侯伉俪现在何处？”那黑衣老者方待张口——

蓦地里岳钟琪冷哼一声，目射慑人寒芒，逼注庙左十丈外一株大树，扬笑说道：“是哪位隐身在此，窥人隐密。”夏梦卿心中一紧，他早已听到是美郡主德怡不小心弄出了些微声响，眼见十八名侍卫同时勃然变色，作势欲扑，方道要糟，突然一眼瞥见德怡身后不远处，横枝上停着一只夜鸟，情急生智，连忙抬手一指遥点过去。

一声刺耳难听的凄厉长鸣划破夜空，夜鸟破林飞去。时间配合得恰到好处，正是岳钟琪话落，十八名大内侍卫作势欲扑的刹那之间。

当然，美郡主德怡绝想不到这是夏梦卿帮了她一次大忙，而她根本还不知夏梦卿就隐身在她左近，只道出于巧合，暗呼侥幸。

尽管如此，却也被那突如其来的夜枭鸣声吓出了一身香汗。

只见岳钟琪双目寒芒倏敛，挥了挥手，笑道：“一场虚惊，谈咱们的……你老往下说吧！”

众侍卫暗吁大气，重又坐下。

那名黑衣老者应了一声是，说道：“禀总督，傅侯伉俪日前曾经在嵩山出现，随喜参禅，瞻仰少林古刹。”

夏梦卿听得禁不住摇头暗笑：他夫妇倒是大好闲情逸致，难得清闲，游山玩水，探幽揽胜……

只听岳钟琪“哦！”了一声，问道：“可靠么？”

那黑衣老者道：“这是日昨卑职在晋源一家酒馆中，由几名武林人物闲谈中听来的，可靠不可靠，卑职不敢断言。”岳钟琪略作沉吟，说道：“这么说来，谅必不至有错……”他似已有所决定，目光一扫众侍卫，毅然接口道：“好！事不宜迟，请各位连夜赶往河南，我随后就到，各位请吧！”众侍卫一齐站起身形，同施一礼，分做几路，疾驰而去。

第十七章 突来怪人献毒计

岳钟琪望着众侍卫离去后，低头默想片刻，返身走向破庙。

就在这时候，一条纤小人影，极其轻盈灵妙地掠出树林，悄悄地投入夜色中……岳钟琪一脚踏进庙门，突然飘身疾退，沉声大喝：“什么人？”

那窗门剥落，四壁空空的破庙中，不知何时赫然站立着一位俊美潇洒、飘逸若仙的白衣文士。

只见他负手含笑，两道冷电般目光看着岳钟琪，淡淡答话：“区区在下惊了提督虎胆，先请恕罪。”

岳钟琪不愧为十余年驰骋沙场的虎将，果然胆识超人，心智深沉，就只这刹那工夫，已然恢复平静。不过对方白衣文士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在此时此地出现，这份高绝功力却仍使他丝毫未敢松懈，暗暗提聚功力，全神戒备。

白衣文士那双目光似是看透了他，淡淡一笑，道：“我无意冒犯，提督不必太过紧张。”

岳钟琪只觉脸上一热，双目深注，冷冷发问：“阁下哪位高人？”

白衣文士扬眉微笑，笑得好不悠闲：“区区一介寒儒，武林末学，哪里当得提督这高人二字？敢问提督，提督身怀密旨，率众下江湖，为的是谁？”

岳钟琪心头一震，“啊！”了一声，道：“阁下就是……”

白衣文士微笑接口：“区区正是贵朝叛逆夏梦卿。”

岳钟琪对夏梦卿当然不敢稍存轻视之心，微一抱拳，道：“岳钟琪久仰玉箫神剑闪电手大名……”

夏梦卿似乎有意炫露，飞快接口：“区区适才已经听得提督夸奖，觉得十分荣幸。”

岳钟琪神色微变，同时也立即想左了，勉强一笑，道：“那么适才的声响，我没有听错……”

“不！”夏梦卿摇头道：“提督确实听错了，那是另外一人，枭鸟惊飞只是区区帮了她一个小忙。”

够了！这不啻说明适才一初已完全落入他耳目之中。

岳钟琪无限窘迫，笑了笑，问得很干脆：“请说吧，阁下有何教言？”

夏梦卿望着他笑了笑，不答反问，问得也很妙：“提督奉召回京，不辞辛劳，遍发侦骑，不就为的找我么？”

岳钟琪口才不坏，可是面对夏梦卿，他却只有自叹不如，而且感到力尽辞穷，无法招架，涨红了脸，笑道：“我本就缺乏自信，如今更觉根本没有达成皇上所付使命的希望……”

“好说！”夏梦卿淡淡一笑道：“那是提督过谦，我倒觉得提督是我生平唯一的劲敌。”

也许他言之由衷，也许他带点讽刺，不过岳钟琪都未在意，只淡淡地看了他一眼，注目道：“我不以为阁下此来是有意成全岳钟琪。”他这话说得可说十分含蓄。

但夏梦卿却答得更加高明，他摊手一笑，说道：“那很难说，假如提督认为我夏梦卿能为提督换得满朝高官显爵，博得庞硕大功，夏梦卿自当倒负双手，任凭提督解往北京覆命。”

夏梦卿出语尖刻，隐隐含有讽刺对方卖身投靠，只求衣锦，忘记根本之

意。

岳钟琪当然听得懂，顿时脸色一片铁青，双眉倒挑，目射冷电，狠狠地盯住夏梦卿，作势欲扑。

夏梦卿视若无睹，面挂淡笑，不言不动。

忽然间岳钟琪又羞又恼之态尽敛，轻吁一口气，轩了轩眉，道：“我不做辩护，总之，我可以告诉阁下，如此对付汉人，这是我生平首次……”

“这个我知道！”夏梦卿突然开口，冷冷地：“我也希望这最好是最后一次。”

岳钟琪淡淡一笑道：“如此说来，阁下是可以不计较这一次了。”

“那也未必！”夏梦卿笑道：“这应该由提督自己决定。”

岳钟琪神情微愕，看了夏梦卿一眼，道：“阁下出语玄奥，教人难懂。”

夏梦卿笑了笑，神色微整，道：“我此来是要奉劝提督莫再过问此事，请提督就此回京，叫朝廷另派高明……”

岳钟琪“哦！”了一声，笑道：“我明白了，阁下不断然惩戒岳某人这一次，乃是看在岳某人同是大汉世胄的份上，对么？”

夏梦卿点头淡笑：“提督明白就好。”

岳钟琪目光微转，道：“倘若我不能从命呢？”

夏梦卿星目冷电一闪，道：“很简单，夏梦卿就一点情面也不给了。”

岳钟琪心中暗暗一震，表面上笑得很镇定：“阁下既然顾念同族情份，为何不能索性掷还所盗之物，曲意成全岳钟琪到底呢？”

夏梦卿剑眉一挑，淡淡说道：“非不能，实不敢，提督谅必也知我所取何物。”

岳钟琪点头说道：“皇上告诉了我，那是一部兵书与一本前明忠义臣民名册。”

夏梦卿道：“提督既然已知是这两样东西，就该知道这两样东西倘若长此沦落满清朝廷手中，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岳钟琪微微垂首，没有答话。

夏梦卿一肃，目射奇光，挑眉沉声，接着又道：“兵书姑且不说，那本大明忠义臣民名册，为吕晚村先生密录，提督究为大汉苗裔，难道忍心让满清朝廷按册捕人，把先朝忠义臣民遗族残杀殆尽么？”

在大义凛然的言词之下，岳钟琪头垂得更低，但他旋即抬头，唇边轻轻抖动，哑着声音道：“岳钟琪早已身陷不义，尚复何言？彼此立场不同，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今宵你就算没有见面，错过今夜，纵然粉身碎骨，我也誓必夺回二物，达成皇命，阁下请吧！”

几句话激起了夏梦卿无限杀机，他剑眉倒挑，双目喷火，突然提起右掌。

岳钟琪心头暗懔，但他不愧富于心机，知道夏梦卿不会就此杀死他，当下双目一闭平静异常地淡淡一笑，道：“岳钟琪自知技不如你，阁下如自信下得了手，那就请下手吧！”

夏梦卿冷笑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像你这种卖身投靠，忘祖求荣之人，夏梦卿没有什么下不了手的。”枯禅掌力随话逼出一分。

岳钟琪只觉一片无形柔劲袭上身来，压得他微微有点窒息之感，不由心头大骇，再图抵抗为时已晚，他知道此时不能妄动，只有在表面上更持镇定，做出视死如归之状，淡淡一笑，说道：“阁下只管放心下手，岳钟琪这样死法，也算得是殉职殉国，死得其所，只要大清朝一日不亡，我的忠名便一日不朽。”

他可真厉害，夏梦卿委实不愿在此情形下就此取他性命，闻言不禁呆了一呆，杀机虽然顿减，手下却加重了一分劲力，冷笑说道：“就算你也是尽忠报国，但百岁勋名未半纪，壮志未酬身先死，你不觉得遗憾吗？”

岳钟琪撤身后退，只是退不得，渐渐地有点呼吸困难，强提一口气，淡淡说道：“没什么可遗憾的，权势炙手，声名煊赫如傅侯者尚且难免，何况我这小小的提督？”

这话说得有点勉强，目的在暗示夏梦卿，他若被杀，势必牵连傅小天。

夏梦卿果然心头一震，笑道：“谢谢你提醒了我，为免牵连傅小天，我确实不能杀你，杀一个不还手的人也不好意思……”枯禅掌力一撤，垂下手来。

岳钟琪只觉胸前一松，压力顿除，不由暗吁一口大气。

夏梦卿望着他一笑接着说道：“其实，我不妨告诉你，你那些鬼话都不足构成我不杀你的原因！你跟过年羹尧，弘历启用你，完全是傅小天的面子；你死了，满清朝廷不会看得太重，更谈不上是成仁取义，至于你拿杀你会连累傅小天来威胁我，那更幼稚得可笑！别说杀你不会连累傅小天，即使会，弘历他不会为了傅小天而不要自己的脑袋，你应该知道，凭我夏梦卿，要想割下弘历的人头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因此唯一的理由，那还是因为你颇具才干，我不忍心杀你，懂吗？”

岳钟琪静聆之余，禁不住心头连震，脸色刹那数变，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夏梦卿淡淡一笑，又接道：“今后，你有什么本领不妨尽量使出来，无论斗智、斗力，我夏梦卿一概奉陪，只要你能使我口服心服，不愁夺不回那两样东西。不过，我得声明一点，那就是要找，你找我夏梦卿，别的人我劝你少动，尤其傅小天，你最好别惹他。有多少报多少，他对你有恩，虽然不能因私废公，你也该拿出良心做事，否则别怪我夏梦卿再不留情，言尽于此，你好好想想吧，告辞了！”

话落身起，疾闪出庙，破空飞去。

岳钟琪呆呆愣立当场，那挺秀的脸庞上骤起一阵轻微抽搐，渐渐地，又蒙上一片阴影……

驰骋疆场，叱咤风云十余年，何曾受过这等挫辱？

出师不利，初挫锐锋，怎不使他心情沉重，欲哭无泪？

如今，他觉得压在肩头上的重任陡然间加重了千钧，使得他有不胜负荷之感。

他更觉得，见面胜似闻名，玉箫神剑闪电手果然不愧是奇才宇内第一，夏梦卿之难对付，胜似撼山。

他宁愿去试着推倒东岳，可是，皇命难违。

自问希望有多少？可怜！根本一丝也没有。

但不论如何，他却仍然只有挺身向前，因为揣在怀里的那道密旨绝不容许他有丝毫畏惧退缩。

良久，他无限凄凉地自嘲一笑，转身举步入庙。蓦地，他又有所觉，连忙撤身后跃。

前面不到三丈之处，不知何时赫然又出现了一个身材颇长的黑袍蒙面人，两只眸子寒芒闪烁，一动不动，直如幽灵。

岳钟琪纵横多年沙场，杀人无数，并不怕鬼，可是此时此地，这幽灵般黑衣蒙面人却使他惶恐不安。

定了定神，才注目问道：“阁下何人？”

那黑衣蒙面人突然开口，语气冷冰砭人：“十殿阎罗座前拘魂无常！”

听来令人毛发悚然。岳钟琪入耳话声，机伶一颤，忙凝功力戒备。

黑衣蒙面人突然纵声大笑，比适才那夜泉悲啼还要难听：“岳钟琪纵横沙场，虎勇铁胆，难不成也怕鬼物么？……”

笑声倏敛，话声又转冰冷阴森：“我的来意与夏梦卿不同，请即散去功力，以便坦诚一谈。”

今夜尽逢高人，看来岳钟琪时运不济，既然瞒不了人，何不索性大方点。

当下散去功力，双目凝注，再次发问，道：“阁下怎么称呼？彼此素昧平生，怎地相戏？”

黑衣蒙面人一笑说道：“前者恕难奉告，至于后者……我实在没有恶意，尚祈提督海涵。”

岳钟琪有点哭笑不得，如今他已没有了脾气，沉默了一下，道：“阁下既不肯以真面目示人，因何连姓名也吝于赐告？如此这般，彼此怎能坦诚一谈。”

黑衣蒙面人嘿嘿一笑，道：“那自然有我的理由，不过提督敬请放心，我仍然是那句话，此来没有恶意。再说，比起我的来意，面目、姓名两者均属次要，提督豪爽男儿，又何必斤斤计较这些？”

看来，又碰上个口齿犀利的人，岳钟琪知道，再问也是徒然，只有作罢，而对方后面几句话也使他心中为之一动，暗暗一叹，道：“那么阁下有何教言，请说吧！”

黑衣蒙面人阴阴地道：“还好提督大量能容，否则，那就太以令人惋惜了……”

目光微转，一笑接道：“若问我的来意，只问提督此刻因何事发愁？”

言出有因，话中有话，听得岳钟琪心中一跳，平静地看了黑衣蒙面人一眼，道：“这么说来，阁下此来是有以教我的了？”

“岂敢！”黑衣蒙面人嘿嘿一笑道：“只是不忍坐视提督束手，斯人横行而已，不以献丑见笑已属万幸。”

岳钟琪工于心计，城府甚深，他岂肯轻易相信一个突如其来，幽灵般的怪人？紧紧看着黑衣蒙面人，双眉微皱，淡淡说道：“多谢雅意，只是缘慳一面，素昧平生，我怎能相信阁下？”

黑衣蒙面人闻言纵声大笑，目注岳钟琪，道：“说得是！彼此缘慳一面，素昧平生，我委实难于取信提督，不过……提督若是看看这个，对我谅必就可深信不疑了！”袍袖轻挥，如飞抛出一物。

岳钟琪步步小心，唯恐有诈，暗凝功力，疾伸二指，钳住来物。

岳钟琪立刻皱起眉锋，沉吟良久，才又凝注黑衣蒙面人，道：“虽不足使我深信，至少已可使我确定阁下并无恶意，有何高招请说吧！”

黑衣蒙面人阴阴一笑，道：“法不传六耳，为防万一，恕我不做口头说明，提督请再看这个！”袍袖再挥，一道白光疾射而出。

看似劲疾，入目却是轻飘无力，原来只是一张素笺。

岳钟琪藉着昏暗月色，持笺略一注目，立刻心神猛震，脸色剧变。抬眼凝注黑衣蒙面人，道：“阁下莫非与夏梦卿有仇？”

黑衣蒙面人道：“无仇。”

“有恨？”

“也谈不上恨。”

岳钟琪颇为疑惑地道：“既然阁下与他无仇无恨，为何出此狠毒之计？……”

黑衣蒙面人突然仰天狂笑，笑得狰狞可怖道：“提督怎做如是语，岂不闻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对敌人慈悲便是对自己残酷，设若提督无法达成君命，按律论斩，落个含冤负屈则又当何论？”

这话说得不错，假如他不够心狠手辣，应付不了夏梦卿，无法圆满达成使命，将来倒楣的还是他。

岳钟琪听得心头连震，默然不语。

黑衣蒙面人阴阴异常地看了他一眼，嘿嘿笑道：“如何？我只管献计，采用不采用那全在提督，不过我愿意提醒提督一句，要想完成任务，除此别无良策，为提督自己，望提督明智斟酌！”带着一阵阴阴笑声，飘然而逝。来如幽灵，去似鬼魅，这人称得上神秘莫测。

荒野中，破庙前，只剩下岳钟琪拿着那张素笺呆呆地站着。

过了一会，他又举起了拿着素笺的那只右手，目光缓缓地移上那令人触目惊心的行行字迹。……

忽然，一丝冷酷狠毒之色掠上眉宇，一跺足闪身掠入庙内，再出庙时手中多了个包袱，追蹊夏梦卿适才逝去方向飞射而去。

嵩山，古曰外方，又名嵩高，为五岳中之中岳，山有三尖峰，中曰峻极，东曰太室，西曰少室。

少林古刹，坐落在少室北麓，宏伟庄严，僧舍连绵，占地不下百亩，为少林派之根本重地。

平日里，钟磬声充塞空谷，传遍群山，梵呗悠扬长空，萦绕诸峰，净涤胸尘，闻之令人俗念全消，为这灵山胜地带来了无限肃穆的气氛。

这一日，暮色刚垂，少林晚参方罢，嵩山三峰浸沉在一片宁静中。

暮地里，蹄声轻传，一骑高头健马缓缓地驰上了蜿蜒的登山道。

鞍上是个身披风氅、腰悬长剑的黑衣女子。

她明艳照人，天香国色，樱口紧闭，柳眉微挑，气质尊贵，神色间一片冰冷高傲。

对这佛门圣地，宁静肃穆，美得出尘，丝毫不带人间烟火味的嵩山，她似乎意不在雅兴登临，目不斜视地策动坐骑，直向半山驰去。

但是，当她登山尚不足十丈之际，忽地一声清越佛号响澈夜空：“阿弥陀佛，女施主请留步。”

随着这声佛号，山道转角处，并肩出现两名中年僧人，合十肃立，拦在马前。

黑衣人儿勒马控缰，骏马四蹄略一跳动，停下来，她美目轻注，淡淡发问：“二位何故拦我坐骑？”

居左一名浓眉大眼的僧人微微躬身，道：“贫僧正要请教，女施主何故此时登我少林？”

黑衣人儿眉稍微挑，道：“二位和尚是……”

那浓眉大眼的僧人接口道：“有劳动问，贫僧等智圆、智广，今晚值勤山门，职责所在，还望女施主谅解。”

黑衣人儿微颌螭首，道：“大和尚好说，我来自北京，是来找人的。”

浓眉大眼的智圆和尚神情微震，深注黑衣人儿一眼，道：“原来女施主是远道来自北京的贵客，贫僧失敬了……但不知女施主要找何人？”

黑衣人儿微微牵动了一下香唇，笑得高贵，道：“我是傅小天的朋友，听说他前几天曾来这儿瞻仰古刹，随喜参禅……”

两名僧人悚然动容，智圆和尚连忙躬身，道：“原来女施主是来找傅威侯的，贫僧更属失敬……”

站直身形，接道：“女施主来得不凑巧，傅侯伉俪当天便下山去了。”

黑衣人儿似乎早在意料，神色不变，点了点头，道：“那不要紧，我料想会晚来一步，大和尚可知道他夫妇往何处去了么？”

智圆和尚摇了摇头，道：“傅侯伉俪那天一早莅临，当即由敝掌教陪同瞻仰圣迹，午间用过斋饭后即行离去，临行并未明示将往何方。”

一丝失望之色掠上娇靥，黑衣人儿沉吟不语，半晌才抬起螭首，微蹙柳眉，望着智圆和尚，问道：“难道贵派没有一人儿知道他往何处去了么？”

智圆和尚道：“想必如此，傅侯未曾明示，敝派自是不便动问。”

黑衣人儿轻吁一口气，点头不语，无限失望地拉转坐骑，有点失神落魄地策动马儿缓缓驰下山去。

智圆智广目光讶然深深地看了黑衣人儿背影一眼，才要转身，这时黑衣人儿驰出两丈突然拉转坐骑，扬声说道：“大和尚慢走一步！”

一蹬马腹，又驰了回来。

智圆和尚只有站住呆了一呆，道：“女施主还有何教言？”

黑衣人儿道：“不敢当，我想见见贵掌教，也许他知道傅小天往哪儿去了。”

智圆又复一怔，旋即笑道：“女施主不必劳神了，敝掌教也不知……”

黑衣人儿柳眉微挑，接道：“那日贵掌教接待傅小天之时，大和尚也在旁边么？”

智圆和尚道：“女施主说笑了，傅侯当朝重臣，盖代英豪，负责接待的只有敝掌教与敝派大字辈几位师伯、师叔，贫僧二代晚辈，哪有这等荣幸。”

“是喽！”黑衣人儿淡淡一笑，说道：“既然大和尚未曾参与其事，怎知傅威侯没有对贵掌教透露他今后行踪呢？”

智圆和尚委实没想到面前这位美姑娘有这等犀利口舌，立即涨红了脸，嗫嚅半天才强笑说道：“女施主所责极是，贫僧只是推测，却未敢断言。……”

黑衣人儿微笑接道：“那么，是否可以劳动大驾，代我通报一声？”

智圆面有难色，颇为窘迫，欲言又止。

黑衣人儿看得柳眉双剔，道：“怎么？大和尚莫非有为难之处么？”

智圆尚未答话，身旁智广和尚突然双目一翻，冷冷说道：“女施主说对了，敝掌教这几日另有贵客在座，已经传下令谕，不再接见任何外客。”

黑衣人儿神色一变，旋即淡淡笑道：“这么说来，傅小天还没有离开少林了。”

智圆和尚连忙摇手说道：“女施主且莫误会，傅侯伉俪早已离开嵩山。……”

黑衣人儿美目凝注，接道：“是么？那我要向大和尚请教一句，这位大和尚口中的另有贵客指的是哪一个？”

智圆神色微变，还未来得及答话，智广和尚忽又冷冷插嘴，道：“这是敝派私事，贫僧以为没有告诉女施主的必要。”

这和尚说话好不冲人。

黑衣人儿刹时面布寒霜，利刃般目光凝注智广，冷然说道：“大和尚，对我说话，你要放客气点，今日我是为了找傅小天，迫不得已才上你少林打听，否则就是请也不一定能把请来，难不成你们那位贵客见不得人么？”

智广和尚霍然色变，双目精光一闪，方要说话，智圆和尚连连摇手抢着说道：“女施主万勿动气，出家人不打诳语，傅侯伉俪确实是已经早离少林，至于敝掌教那位贵客……乃是敝掌教多年未见，来自远方的一位故友，贫僧师兄弟不知他尊姓大名，故而无以奉告，家师弟不会说话，贫僧这里代为向女施主赔罪！”说着，双掌合十，微微躬身。

“不敢当！”黑衣人儿鞍上欠身，脸色稍霁，淡淡说道：“这位大和尚哪里是不会说话，分明是有意找岔儿，大和尚应当听得出他话儿说得咄咄逼人，奉劝多加教导，莫要毁了贵派数百年清誉。”

黑衣人儿小嘴儿不饶人，这话说得够尖刻。

虽然智圆已经递过眼色，无如这话令人忍无可忍，智广和尚勃然大怒，脸色铁青，双目暴射精光，沉声说道：“女施主休要得理不让人，须知少林不是容人撒野的地方，再若出口不逊，休怪贫僧不顾一切，出手得罪了。”

一句话又激起了黑衣人儿刚要平息的怒气，娇靥上的寒霜比适才还要厚，她刚要大发雌威，智圆和尚突扬沉喝：“师弟莫非忘了掌教令谕！还不与我退后。”

不知是做师兄的威严，抑或是掌教令谕慑人，智广身形一颤，慌忙合十躬身退后，临低头时还狠狠地盯了黑衣人儿一眼。

人家师兄既然出声喝止，黑衣人儿似乎也不愿为已太甚，她未再说话。

智圆虽然喝退智广，可是脸色也变得很难看，向着黑衣人儿勉强一笑，道：“家师弟性情暴躁，多有得罪，贫僧私心甚感不安，为免彼此再生误会，女施主请回驾吧！”显然，他也认为黑衣人儿适才那句话儿说得太重，已微生不悦，还能忍住没发作，也许是他涵养好一点。

话儿虽然已尽量委婉，无奈很明显的这是逐客令，黑衣人儿听得老大不舒服，扬眉说道：“谢谢大和尚，可是……常言说得好，既入宝山，岂可空手而回，我没有见着贵掌教，尚未打听出傅侯去向，我怎么能就此一走了之呢？”

智圆和尚笑得更勉强，道：“贫僧适才已经说过，令谕在身，不敢擅自做主，女施主岂非有意让贫僧为难？”

“那好办！”黑衣人儿有点刁蛮，道：“大和尚既然奉有令谕，不敢代我通报，那么我也不便强人所难！这样吧，请让让路，我自己上去这总该可以了吧！”

智圆呆了一呆，啼笑皆非地道：“这一点请恕贫僧们碍难从命，贫僧师兄弟职司山门守护，岂敢明知故犯地容女施主进入少林重地。”

黑衣人儿柳眉双扬，偏仰螭首，问得俏皮：“这么说来，无论如何，今天我是见不成贵掌教了？”

智圆说道：“职责所在，万请女施主原谅。”

黑衣人儿微微点头说道：“这就难办了，这一趟又不能空跑……大和尚，假如我今天非见不可呢？”

智圆浓眉微轩，道：“贫僧为遵行掌教令谕，说不得要出手阻拦了；不过，彼此既无仇怨，为免伤了和气，还请女施主三思。”

黑衣人儿突然咯咯娇笑说道：“乍听起来，大和尚的意思，是怕伤了我，其实……可能是为了贵派那位贵客见不得人吧！”

智圆脸色一变，但他随又强笑说道：“女施主请勿再做是语，少林与世无争，委实是在尽量避免惹是生非。”

“是么？”黑衣人儿展颜微笑，笑得很神秘，道：“那也许是我误会了，刚才大和尚向贵师弟暗递眼色，我还以为大和尚是因为少林正在进行什么不愿人知的秘密事儿，而有所顾忌呢！”

智圆和尚神色大变，目闪神光，沉声说道：“女施主不可无中生有，胡乱猜疑，少林派大门名，行事一向光明磊落……”

黑衣人儿娇笑接道：“大和尚，我说过这是误会，无中生有、胡乱猜疑，大和尚何其言重？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大和尚，你不嫌得有点过分紧张么？”

听了前半段话儿，智圆惊怒之色稍敛，刚刚暗吁一口大气，入耳那后半段儿，颜色再变，而且惊怒之态较前更甚：“女施主，贫僧已容忍再三，奉劝莫再相逼，少林不愿多事可并非惧事，女施主若再在此胡言乱语，莫怪贫僧为少林清誉，要出手得罪了。”

少林武学百年来一直执林牛耳，谁不尊仰？无如这位性情高傲刁蛮的美姑娘，她就偏偏像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犊，更像是有意找茬儿。

她不但没动气，反而笑了，笑得满不在乎，皓腕轻抬，伸出那水葱般一根纤纤玉指，指着智圆说道：“大和尚，你是想动蛮，还是想灭口？告诉你，这两种念头你最好别动，否则你们这小小少林就别想再要了，你知道杀了我这个郡主是什么罪么？闪开点儿，今天我要见你们那掌教和尚是见定了，他能迎接傅小天，就该能迎接我！”话落，磕马，她倔性一发，就要硬闯少林。

智圆和尚神情猛震，出手如风，一把扣上了辔头，浓眉倒剔，目中暴射精光，高宣一声佛号，沉声说道：“女施主，你贵为郡主，那只是在北京，少林佛门圣地，化外净土，却不是女施主逞威显能的地方，最后忠告，请女施主及早回头。”

显然，这位冷艳、高傲、刁蛮的黑衣人儿，正是那美郡主德怡。

更显然地，她那并非出自本愿地拿满室亲贵压人并未能收到效果，反而更激怒了这位少林和尚。

人家只那么轻扣辔头，她那蒙古种的高头骏骑已是踢弹嘶叫，寸步难行，美郡主羞红了脸，也气得柳眉倒竖，娇喝一声：“和尚，放手！”

手中马鞭疾扫，“唰！”地一声，直袭智圆扣在辔头上的那只右手。

智圆还真没料到这位娇贵的郡主竟身怀真才实学，不是他想象中的花拳绣腿。

来势如电，劲力先射，如不松手，这只右掌非折不可，心中一惊，撒手沉腕，冷哼说道：“女施主果然不凡，难怪一再寻衅，请也接贫僧一招试试！”突然抬腕，五指箕张，飞攫德怡掌中马鞭。

美郡主的确身手不凡，是比她那位贝勒哥哥高明得多，抖缰磕马，马扬长嘶，腾身猛窜，她就势马鞭再挥，飞点智圆肩井。

智圆不由动容，霍然旋身，避过一鞭，疾袭而上。

转瞬之间，德怡挥出八鞭，智圆招换七次，却仍然是秋色平分，难分轩轻。

旁立智广和尚看得性起，突扬佛号：“阿弥陀佛，走了此女，少林危矣，

师兄怨我！”袍袖双挥，疾掠而来，飞扑鞍上德怡。

少林僧人竟然不顾一切，以二对一，联手对付一个年轻大姑娘，说出去应该是令人难信。

美德怡立时两面受敌，激得她柳眉双剔，杏眼圆睁，鞭换左手，右手拔剑，“铮！”地一声龙吟处，长剑出鞘；左鞭智广，右袭智圆，雌威大展，威风八面。

按说，少林二僧联手攻敌，应该是占尽上风，抢尽先机，无如德怡左鞭右剑，利器在手，少林二僧一时竟然也奈何她不得。

在这种情况下犹不能擒下来敌，传扬出去，少林声名纵不扫地也够难堪了。

少林二僧自然是又急、又怒，一时颇难得手，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高手过招最忌讳的是精神不一，心神浮躁，“叭！”地一声，智广和尚右手背上挨了一鞭，鞭痕顿时肿起了老高，伤虽仅只皮肉，声名要紧，他气得眉腾凶煞，目闪怒光，厉声呼道：“师兄，此女……”

蓦地，佛号苍劲如闷雷，十丈外传来一个低沉话声：“你还有脸在此呼叫，还不与为师退下。”

智广、智圆闻声齐惊，忙不迭地飞掠暴退，山道旁并肩合十躬身。

美郡主也被这声突如其来的佛号，震得血气微翻，心头撼动，不由一惊收手。美目注处，只见十丈外山道上垂手站立着一名高年僧人，灰衣芒鞋，髯白如雪，神情肃穆，不怒而威，一双凤目精芒闪烁，看了她一眼，随即转向二僧沉声问道：“你二人竟敢不顾派誉，联手对付这位女施主，究竟为了什么，说！”

这老和尚果然慑人，二僧身形一颤，头垂得更低，智圆和尚连忙将适才事，低低禀告了一番。

老和尚听完禀报神色稍变，深注德怡一眼，大步走了过来，双掌合十，微微躬身，道：“原来是京都德郡主芳驾莅临，两个劣徒斗胆渎冒，老衲这里谨代赔罪。”

美郡主马上欠身还礼，淡淡笑道：“岂敢，令高足说得好，德怡贵为郡主，但那只是在北京，现在也是个寻常武林人，论起来我该尊称大和尚一辈，怎敢当大和尚这赔罪二字？敢问大和尚上下？”

老和尚肃然答道：“有劳郡主主动问，老衲大空，职司少林迎兵。”

大空禅师为少林大字辈有数高僧之一，德怡素慕朱郭，向往武林，听来颇不陌生，她“哦”了一声，道：“原来是大空禅师，德怡久仰大和尚少林高僧，佛学武学两称高深，今日一见，果然不虚。”

大空禅师谦逊说道：“郡主夸奖，老衲愧不敢当。”

德怡微笑道：“大和尚不必客套。……”

望了望山道旁犹自躬身，不敢仰首的智圆、智广二僧一眼，接道：“刚才的事儿，令高足谅必已有详禀，大和尚既然职司少林迎宾，对傅侯行踪，应该可以给我一个答覆。”

大空禅师道：“老衲那日确曾参与接待傅侯伉俪，只是傅侯离开少林时，并未示今后行踪。”

看来这回应该不假了，一经证实，美郡主顿感大失所望，没打听出傅小天的行踪，别的事她也懒得问了，眉锋微蹙，笑了笑，道：“既然连大和尚都不知傅侯行踪，看来我这趟少林是白跑了……和令高足间的误会，我该负

一半责任，望大和尚勿再加苛责，打扰之处，容我日后再来谢罪……”

大空禅师连忙躬身，接道：“郡主未加降罪，两个劣徒已属，万幸，少林何再敢当郡主谢罪二字？所谕老衲定当遵命，恕老衲未克远送。”

人家尚未言去，他却已有意逐客。

德怡本就准备走了，也未在意，长剑归鞘，抖动僵绳，就要拉转坐骑，举目之间一眼瞥见两个高大淡黄人影自少林古刹方向如飞掠下少室，飞闪不见，虽然两下相去足有百丈远近，她仍可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两个身材高大的黄衣喇嘛。

布达拉宫的黄衣喇嘛上了少林！来做什么？……

德怡忽然想起了那来自远方的少林贵客，心头暗暗一震，脑中电旋，立刻松了缰绳，目注大空禅师，笑道：“大和尚，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听说贵掌教今日不见外客，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么？”

大空禅师呆了一呆，立即躬身，道：“郡主恕罪，老衲掌教师兄今早召集派中长老，各堂主持共议大事，至今尚未……”

显然美郡主是故意试探，她要听听大空禅师所说的和他两个高足是否符合，这一试试出了出入，也试出前言难搭后语的矛盾。

德怡心中了然，一颗心也揪得更紧，淡淡一笑，飞快接口，道：“共议机密大事，那就难怪了……大和尚佛门得道高僧，谅必不会欺我，应该不是为了那两位来自远方的少林贵客。”

大空禅师立即明白了一切，但是他因为背向少林古刹，还不知美郡主已有所见，有点不自在，道：“郡主万勿误会，两个劣徒……”

德怡柳眉双扬，微笑接道：“我没有误会，令高足倒是未打诳语，大和尚未免太会隐瞒，刚才我已经看到了那两位少林贵客，我正奇怪他们为什么不走正道，偏偏要从山麓掠下少室。”

美郡主天真可爱，她没有料到这句话会为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仍然难脱她那娇贵脾气，她认为普天之下，除了傅小天和夏梦卿以外，没人敢对她怎么样，她不该忘了片刻前的那场搏斗。

她还想知道大空禅师怎么回答，怎么解释。

话声方落，大空禅师神情猛震，脸色剧变，没答话也未解释，闪身疾掠，抬手一指飞点美郡主昏穴。

美郡主花容倏变，她来不及躲闪；再说，她那身不凡武学较诸这位少林高僧也相去太远，大空禅师出手快捷如电，根本不容她躲闪。

眼看这位当朝亲贵的美郡主，就要被点落马，为囚少林。

眼看大空禅师这一指，就要为少林带来巨大祸患。

蓦地，轻笑震耳数十丈外，突然传来一个清朗话声：“大和尚，不可造次！”一条白影电射而至。

再看时，一位俊美绝伦的白衣文士面带潇洒，微笑卓立于马前，左手轻轻地托住大空禅师那只右腕。

大空禅师大吃一惊，急忙撒腕抽身，暴退丈外。

这位白衣文士对美郡主来说，并不怎么陌生，虽然暮色低垂，她仍可看得清楚，这人是她在太原醉仙楼前曾经一度邂逅。

她还真没想到这位白衣文士身怀这等高绝功力，惊魂甫定，不由一双美目深深地看了他两眼。

白衣文士则目注大空禅师，笑了笑，道：“大和尚是佛门得道高僧，怎

好这么大火气？也未免过于冒失，大和尚可知冒犯当朝郡主该当何罪么？可知你这一指要为少林带来多少祸患么？”

大空禅师已经深深震慑于白衣文士那身高绝功力，对这一连串的问候，他无从回答，神情一肃，合十反问，道：“怨老衲眼拙，施主哪位高人？”

“高人不敢当！”白衣文士笑道：“看情形，大和尚可能没有参与昔年峨嵋护宝行列，对么？”

大空禅师猛有所忆，大惊失色，急忙躬身，恭谨说道：“原来施主便是昔年……”

白衣文士一摆手，飞快接口道：“大和尚知道就好了，请转告贵掌教，就说我特来拜谒，随后就到，此事我自会向贵掌教有所交代。”

大空禅师目注德怡郡主略一犹豫，随又躬身说道：“贫衲遵命！”

领着智圆、智广转身奔向少林。

他没有再以掌教不见外客之词拒人千里。

白衣文士一笑转身，看了德怡一眼，蹙眉说道：“郡主阁下，你的胆子未免太大了点儿，也很会给人添麻烦，岳钟琪也许不敢拿你怎么样，可是这莽莽江湖却没把你那德怡郡主四字放在眼内，你怎可跑上少林惹是非？假如我迟到一步，你阁下岂非要成人阶下之囚？好了，言尽于此，既然我碰上了这件事让我来替你料理吧，没事最好回北京去，懂吗？”

这读书人也够大胆，他竟敢当面数说郡主！

可是也怪，德怡竟然一点脾气也没有任他数说，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阁下说完了么？醉仙楼前幸遇，太原城东承你暗中帮忙，现在又蒙你援手，看来我欠你良多，你阁下也神气得令我不得不谢谢你，阁下高姓大名？”

白衣文士似乎有点无可奈何，望着她摇摇头，笑道：“郡主说我神气，就算我神气吧！……谢倒是不必，倘若阁下知道我就是玉泉山上吹箫人，恐怕郡主还会赏我一马鞭呢！”

德怡神情猛震，不知怎地，自觉一颗心突然跳得很厉害，脸上也有点发烫，马鞭戟指，挑眉瞪目，尖声说道：“你，你就是那自命不凡的夏梦卿，好呀！那天晚上你竟敢不顾身份，自毁诺言，偷偷溜掉，害得我跑来江湖到处找你……”

夏梦卿啼笑皆非，皱眉接道：“阁下难道非要挽回面子不可。……”

“当然！”德怡绷着脸说道：“我说过，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你。”

夏梦卿苦笑说道：“阁下这是何苦，岂非有点小题大作？我两次略尽绵薄，难道还消不了阁下这口气么？”

德怡在鞍上跺足，道：“谁要你大侠客帮忙？我可没求你，瞧见你我就有气，你凭什么一见面就数说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跑上少林？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们打架，两个布达拉番僧成了少林掌教的座上嘉宾，你知道么？……”

夏梦卿笑容顿敛，变色说道：“你这话可是真的？”

德怡气虎虎地道：“谁有工夫跟你说着玩儿？我亲眼看见两个黄衣番僧鬼鬼祟祟地由山麓掠下少室，现在你该知道我为什么跟他们打架了吧？他们想杀我灭口！”

夏梦卿剑眉蹙得很深，略一沉吟，突然说道：“这件事由我来处理，傅侯伉俪现在潼关，郡主请即刻赶往相寻，并请告诉他太原所见……”

按说，德怡远上少林，为的就是要探听傅小天行踪，告诉他在北京便已洞悉的朝廷密旨，现在既然乍闻傅小天下落，应该喜形于色地立刻动身才是，

哪知大谬不然，她竟娇靥微酡地摇了摇头，道：“不行，我身为宗室，怎能袖手不管，让你一人儿处理这件事，我要……”

夏梦卿以为她不知天高地厚，急得皱眉，接口道：“阁下这件事你帮不上忙，莫要忘了你们朝廷的做法，傅侯至今还蒙在鼓中。”

德怡也懂得这道理，无如她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此时反觉得傅小天那方面已是次要，螭首微摇，仍然不肯走。

夏梦卿出手如电，飞快拉转马头，“啪！”地一掌击上马后。

这一掌拿得十分稳准，够痛得要命，却不至有任何创伤。

高头骏马昂首一声长嘶，撒开四蹄，一阵风般疯狂奔下山道。

德怡娇喝无效，也控不住缰，只有任它伸头竖尾，流星赶月般驰离少林，跑出老远，仍可以听到德怡那又急又气的声声叱喝。

夏梦卿望着鞍上手足无措的美妙背影，哑然失笑，随又皱起眉锋，转身射向少林古刹。

坐骑是蒙古种罕见神驹，脚程何等快速？何况又经夏梦卿那不轻不重的一掌，打得负痛狂奔。

它负痛，美郡主负气，鞍上回首，嵩山已远远被抛在身后。

股痛渐消，马儿渐渐缓了下来，看山跑死马，德怡估量一下路程，少说也已离少林十里，她可以再折回去，不过那种莫名其妙的气，不但使她没那么做，反而使她在马股上那掌痛刚消之处，狠狠地又加了一鞭。

马儿再扬长嘶，转眼间又如脱弩之矢。

由嵩山至潼关，路程不算近，可是在德怡星夜加鞭纵骑之下，第三天早上潼关那宏伟高大的城门，便已近在眼前。

潼关地当黄河之曲，据崤、函之固，扼秦、晋、豫三省之冲，关城雄踞山腰，下临黄河，素称险要，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

傅小天当世虎将，不往别处，偏偏挑上潼关，应该是具有深意。

德怡兰心蕙质，冰雪聪明，她了解傅小天的用心，所以一进潼关，也没往别处，问明了路径，便策马直驰统领府。

统领是带兵官，官不算大，或许是因为这位驻守潼关的统领沾了这块险要之地的光，潼关统领府要比其他地方的统领府修盖得气派得多。

老远，便可望见那不知深有几许，丈高围墙合拱的两扇高高朱漆大门。

那一双黑漆门环，高筑石阶，那对对峙着的巨大石狮，益增官府之庄严肃穆的气氛。

再加上门口高阶上，那分立两旁的四名带刀旗勇，气派竟不下帝都王侯府邸。

德怡看得挑起了眉梢，二十丈外抖缰磕马，如飞冲了过去。

官府门前驰马，等于藐视朝廷，按大清皇律那是重罪一条。

自然，官大一级那是例外，站门的旗勇并不知这位放马直闯的俏妞儿是来自京都的大员；论官，那不知要比这位统领大上多少级。

平素仗惯了官势，一声大喝，横鼻子竖眼地跑下了两个，分左右各出一掌，就要去抓马儿辔头。

德怡本就看这座统领府不顺眼，如今更是存心让他们吃点苦头，显显她郡主的威风，看着两名如狼似虎的旗勇接近，突扬冷冷娇叱！

“瞎了眼的混帐东西，还不与我滚开！”

玉手轻抬，马鞭疾挥，“叭”、“叭”’连声，两名旗勇杀猪般大叫，抱腕飞退，痛得脸上变色。

官府门前打人，那更不得了，这两名旗勇想大发雷霆，无奈两只不争气的右手鞭痕肿起老高，别说抽刀捕人了，就是动一动都要痛澈心脾。

留在石阶上的两名旗勇，既惊又怒，双双飞奔而下，就要抽出腰刀。

美郡主寒着脸举鞭遥指，冷然叱道：“你们的胆子真不小，还想动刀？谁的刀先出鞘我就先要谁的脑袋，给我滚进去，传话鲍永，我要找傅小天，叫他出来接我。”

这两名旗勇不算太糊涂，猛地刹住脚步，手按在刀柄上，抽也不是，放也不是，愣在那儿。

德怡看得火起，扬扬手中马鞭，挑眉喝道：“混帐东西，你们聋了么？”

先声夺人，官威十足，两名旗勇入目马鞭，心神一凛，脑袋要紧，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假，才要拔腿。

蓦地，豪笑干云，统领府内传出了傅小天洪钟般话声：“不用传话了，我，还有鲍永这不都出来迎迓郡主芳驾了么？”

随着这阵笑话声，统领府大门内转出了神力威侯傅小天，右边是劲装裹身、清丽如仙的薛梅霞，左边是个年约四旬，服饰整齐的清癯武官，正是那位统领鲍永。

鲍永是个旗人官儿，他深知这位德郡主的厉害，得罪了她，别说他那小小前程，就是颈上这颗脑袋恐怕也很难保住，一出门就低下了头，急步抢下石阶，趋前单膝着地请罪。

傅小天则停身阶上，遥指那四个趴俯在地，浑身发颤的旗勇，笑道：“你们也真是有眼无珠，德郡主是好惹的么？在我出来之前，能保住脑袋已经是你们的天大造化，以后凡事小心点，起来吧！”

四名旗勇如逢大赦，战战兢兢地爬了起来，低头垂手，退立旁，挨了一马鞭的那个更是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还好是那根马鞭，要是她腰悬的那口长剑……一哆嗦，没敢再往下想。

傅小天这句话明里是轻责四名旗勇，实际上是调侃这位发足了雌威的美郡主德怡。

德怡注意力早就集中在傅小天身上，她没看马前的鲍永一眼，听了这句话，她觉得脸上有点热；她没介意，介意也没用。娇靥上寒霜尽扫，花朵绽开，喜孜孜地策马趋前，带笑呼道：“小天，你们两个找得我好好！”翻身下马，跑上石阶。

石阶上，早已迎下了薛梅霞，刹那间四只欺雪赛霜的柔荑，紧紧握在一起，两双美目互相凝注，一切尽在那令人目眩神摇的甜甜笑容中。

薛梅霞先开了口：“德怡，没想到你会找到这儿来，有事么？”德怡还没来得及答话，一旁傅小天突然笑道：“我就知道她不甘寂寞，没错吧！你没听她刚才那句话儿？没事儿她不会找到这儿来，走，咱们里面谈去。”

回头望着那犹自单膝着地，不敢抬头的鲍永，高声说道：“没事了，小鲍，起来吧！”转身当先进入统领府。

在统领府那宽敞的大厅之内，傅小天与德怡居中高坐，左边陪坐着薛梅霞，鲍永敬陪末座，远远地坐在下首。

坐定，傅小天第一句话便道：“阁下，找我有何事，说吧，不会又是要我帮你打架吧？”

德怡顾忌着这件事对傅小天的打击，无奈，事实上又不容她不说，犹豫再三才下了决心，满怀担忧地望着傅小天，道：“你知道和珅这东西，他在皇上面前进谗，偏偏皇上耳朵软，听了他的……”

薛梅霞神情微紧，傅小天却皱眉笑道：“阁下，别绕圈子行么？这样我艰难听懂，像你平常一样，干脆点。”

德怡微微皱了皱眉，望了薛梅霞一眼，收回目光道：“皇上暗中又派了人，名为帮助你缉拿夏梦卿，实际上，他们有暗中监督你的责任。”

薛梅霞霍然变色，一按扶手，站了起来。

傅小天神色泰然，向着薛梅霞摆了摆手，示意她坐下，然后转向德怡，一笑道：“和珅他敢谗我，的确很大胆。德怡，这消息确实吗？”

德怡轩了轩柳眉，道：“这不是闹着玩儿的事，事不确实我不会到处找你，我知道你认为自己很得皇上的信任和器重，很难相信这件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亲耳听到他下的密旨。”

薛梅霞的娇靥雪白，声音嘶哑而微带颤抖，忍不住唤了声：“小天……”

傅小天目射安慰，淡淡一笑，道：“别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收回目光，扬眉笑道：“阁下，你知道另外派的是哪些人么？”

德怡道：“大内侍卫。”

卫字方落，傅小天神情猛震，一掌拍上扶手，浓眉深蹙，叫道：“皇上他怎么这么糊涂？他怎么能在这时候派出大内侍卫削减大内实力？大内实力本就薄弱得可怜，我增之犹恐未及，他怎么……”

一声轻叹，满面愁容，接道：“德怡，你瞧瞧，咱们这位皇上是否有时做事太令人担心？他就偏偏不把它当回事儿，假如布达拉宫闻讯乘隙卷土重来，再犯大内，你说怎么办？唉！真让人没办法……”

傅小天果然不愧为英雄盖世，单是这赤胆忠心常人已难及万一，大内的安危，使他忘了自身的遭逢；在这时候他还念念不忘皇上，身在武林，心在朝堂，委实难得。

德怡听得暗暗一阵激动，目光尽射钦敬之色，只说了这么一句：“小天，你真了不起……”

余话不知被什么堵在喉头，没说出口，不过，这三字了不起，应该已经包括了所有她要说的。

望了眼浓眉深蹙，默然未语的傅小天，她接着说道：“小天，大内的安危，用不着你担心，皇上他已经另有安排，虽不能说万无一失，也可以相信布达拉宫那些番僧绝不会那么容易得手。现在最重要的还是你这件事，你预备怎么办？”

傅小天就像没听到这句问话，沉吟说道：“呼图克他伤势颇重，一时还好不了，出来也没什么大用，大内侍卫不能没人领导，皇上他用了谁？”

德怡道：“可能很出你意料，就是你一再提拔，力奏擢用的四川提督岳钟琪。”

“是他？”傅小天的确很感意外，呆了一呆，展眉笑道：“岳钟琪的确是个人才，我很高兴，当初我没看错人，这回皇上也没用错人。”连连点头，颇表欣慰。

对这件事，薛梅霞、德怡都为他担忧，而他竟表现的漠不关心，生似和珅进谗的不是他，如今被朝廷派人监视的也不是他。

德怡沉不住气了，焦虑地望着他，又问道：“小天，你预备怎么办，说

出来大家好想个法子对付。”

傅小天淡淡地笑了笑，道：“我不预备怎么样，各本职责做事，我干我的，他们干他们的，没有丝毫冲突。”

德怡大急，道：“小天，你要小心，岳钟琪他怀有密旨……”

傅小天平静得出奇，微笑接道：“没什么可小心的，我本着良心做事，只要皇上认为我做错了，我立即俯首认罪。”

薛梅霞心神一震，突然颤声说道：“小天，你……”

傅小天浓眉一挑，正色说道：“霞，你应该比谁都了解我，傅小天世代赤忠，屡沐皇恩，我不能让这些小事影响我！别说皇上待我不薄，纵然他不加垂顾，我做臣子的也绝无任何怨言。再说，我问心无愧，忧个怎地？纵了夏梦卿，那是我全了朋友交情，实在说，我对朝廷无时无刻不愧疚在心，这等于背叛了朝廷，皇上他当然会对我起疑心，他要仍像以前那样地纵宠我，那才是他私心太重，过于糊涂，他如今这种大公无私的做法，我只有敬佩。霞，什么都别说，只记住一句，傅小天乃顶天立地大丈夫，他不会介意这些。”真诚毕露毫无一点虚伪成份。

薛梅霞唇边掠过一阵轻微抽搐，默默无言地缓缓垂下螭首。

听了傅小天这番忠义溢于言表的话，她说不出有什么感受，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只是觉得得夫如此，死而无憾。她以能委身这盖世奇男，嫁给傅小天，引为毕生骄傲。

德怡也自默然，对她这老远跑来报信儿，吃力不讨好，丝毫没有怨言，心中没有一点不悦感觉，她只觉得如今对这位原本倾心的须眉奇豪更加敬佩。同时，她也渐渐醒悟，原先对他付出的并非儿女情爱，而是几近崇拜的钦敬，那令她恨得莫名其妙的宇内第一奇才夏梦卿，才是真正令她心灵颤抖的人。

好半天，她才抬起头来憋出一句：“小天，你知道么？岳钟琪他根本没把你放在眼内，神气得可恶，简直是以怨报德，恩将……”

傅小天豁达大笑，说道：“阁下，你是怎么了？这种话也是你说的？他身为人臣，奉旨行事，我能怪他么？反之，我更觉得没看错人，他没辜负我力奏擢用之情，他只比我官儿小了点，除此我有什么理由要他把我放在眼内？公私分明，他做得很对，要不然我也许会摘了他的顶子。”

德怡颇不以为然，挑了挑眉，道：“阁下，你也别太过于自信，也许这是你唯一看错人的一次，我倒觉得岳钟琪有点小人得势，一朝权在手，恩情抹煞，六亲不认。”

傅小天耸肩一笑说道：“德怡别生气，累得你奔波江湖，关怀之情，我仍然感激。咱们谈点别的，你怎么知道我和梅霞在这儿？”

不知为什么，美郡主竟觉脸上一热，有点羞怯地望了傅小天一眼，道：“是阁下那位书生朋友告诉我的。”

提起夏梦卿，薛梅霞精神大振，愁眉顿展，傅小天也是喜上眉梢，不自觉地俯过身子，急急说道：“怎么，你见着他了？”

德怡好像很怕这紧射过来的四道目光，有意无意地把脸偏向一旁，点了点头，“嗯！”了一声，随即由醉仙楼前巧遇夏梦卿，相逢而不相识说起，概略地一直叙述到她驰下少林。

凝神静聆之余，薛梅霞乍喜又惊，更是心酸肠断，喜的是她那朝思夕念梦魂萦绕的夏梦卿，再现侠踪有了下落；惊的是，布达拉宫密宗高手突现少

林，显见是有所图谋而来，很可能是想游说以少林为首的武林诸大门派。有她夏大哥赶去阻止或许少林等诸大门派不会为布达拉宫所动，但是这种事现已被德怡发现又告诉了傅小天，传到朝廷总不是件好事，倘若朝廷震惊，再对诸大门派采取行动，那后果更不堪设想。

更令她心酸肠断的是，她夏大哥既然知道她与傅小天现在潼关，自己不来反让德怡相寻，分明是仍然有意地躲避她，这怎不令她更是心酸肠断？在这种情形下，唯一能使她自我安慰而不至悲痛太甚的，是也许她夏大哥为着赶去劝阻诸大门派，谋求亡羊补牢，不克分身。

不管怎么说，这已经够使她难受的了，当着傅小天，还有德怡、鲍永两个外人，她只有让那痛苦暗暗啮噬自己的心，让那热辣辣的泪水往肚内流，除此，她还能怎么做。

德怡没有注意到薛梅霞的神情变化，其实，薛梅霞表面上平静得很。德怡她特别重视少林所见，叙述完后，望着浓眉微蹙的傅小天，道：“小天，这事态很严重，假如少林等诸大门派再为他们所动，后果糟得很，你身为朝廷重臣，总该谋取个对策。”

而傅小天没有像预料中那样震惊，平静得一如这是他意料中事。望了望她，淡淡一笑，扬眉问道：“你说该怎么办？我想先听听你的高见。”

德怡挑了挑眉梢，道：“说高见那是你看得起我，我认为应该赶快派人暗中监视诸大门派。”

傅小天道：“假如不幸言中呢？”

德怡柳眉再挑，道：“没有异动则已，一有异动，务求防患未然先发制人，要朝廷立刻派兵围剿。”

傅小天霍然笑道：“诸大门派合起来，武林高手何止上千？个个能来去无踪，以一当百，你有自信咱们那养尊处优，久未征战的八旗、绿营能应付得了吗？一旦应付不了，激起众怒，乘势打上京畿，又将如何？我担心咱们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带兵官只有丢盔弃甲抱着脑袋逃命的份儿！”

德怡呆了一呆，顿时哑口，傅小天果然不愧为柱石大将，这话说得丝毫不差，诸大门派的这些武林高手，断非军队所能应付，一个不好，后果更糟，不但收不到预期围剿的效果，更可能招来一场莫大祸害。

但是，她仍有点不服气，近乎撒娇也显得刁蛮，瑶鼻一皱，道：“我不相信八旗、绿营真如阁下所说得那样不堪大用，我也知道你是能征惯战，智勇兼备的当世虎将，既有高见为什么偏要我献丑？说吧，阁下，我洗耳恭听就是。”

看着她这副蛮不讲理的娇模样，傅小天难以忍俊，摇了摇头笑道：“我的见解浅薄得很，恐怕有读尊耳……”

神色趋转郑重，接道：“我以为问题的根本症结不在以少林为首的诸大门派，而在于受大食人暗中操纵指使的藏边布达拉宫，更可以说在那想坐收渔人之利的大食人。以少林为首的诸大门派，既有夏梦卿赶往劝阻，那便没有大碍，所以，直接打击布达拉宫，把大食人的暗中势力驱出疆土，这种治本的办法才是当前唯一要务，阁下意思以为如何？”

德怡未置可否，只是红着脸，微带嗔意地道：“别问我，我是个只知吃喝玩乐的娇贵大姑娘，不懂朝廷大事；我说过，你是能征惯战、智勇兼备的当世虎将，你神气。”

傅小天大笑而起，指着德怡，说道：“好了，阁下，别生气了，小心气

坏了你那娇贵的身子！阁下奔波江湖，备尝未尝过的辛苦，为的是傅小天，我不愿让人说我不近人情，不通世故。后面歇歇去，小鲍的府邸很不错，晚上咱们乘凉快动身。”

德怡呆了一呆，道：“上哪儿去？”

“办事啊！”傅小天笑道：“你没听见我刚才说过的当前要务么。现在我除了找夏梦卿追回朝廷失物外，又多了一项重任，懂吗？”

德怡皱了皱眉，有点吃惊，道：“就凭我们这三个人？”

傅小天道：“我不敢轻视他们，当然不够，我会就近调些人去。” 德怡讶然说道：“找谁调人？”

傅小天道：“谁靠西藏最近找谁。”

德怡略一沉吟，突然叫了起来：“你是说找岳钟琪？”

“别大惊小怪好么？”傅小天淡淡笑道：“他戍守四川，统辖全省水陆兵马，靠西藏最近；再说，除了他，我还想不出第二个人。”

德怡愣了半天才说：“我觉得你近乎与虎谋皮。”

傅小天浓眉微挑，道：“这个人很明白，他分得清利害，万一他仗恃密旨，这是大事，为着朝廷我顾不了那么多，一样可以摘他的脑袋。”

德怡道：“你不是说八旗、绿营尊崇处优久未征战，不堪大用么？”

“不错！”傅小天点头说道：“但那是指的别处，四川应该例外，岳钟琪是个将才，别忘了他早年跟过年羹尧，要是差一点儿，年羹尧也不会用他。”

德怡没话说了，纵然她仍不服气，但她也找不出理由驳倒傅小天。

薛梅霞终于忍耐不住深蹙眉锋，美目凝注，尽射焦虑，道：“小天，你真要……”

傅小天目射安慰，温柔笑道：“别担心，朝廷对我如何，我不管。我身为入臣，明知当前要务，自然尽力以赴。如今，夏梦卿那件事只有暂时置后，只要他雌伏不动，我和他仍是刎颈至交，否则我为了大清朝廷，只有撇开朋友立场。这要看情形再决定了，不过，我不希望把他视为敌手。”

薛梅霞心中一阵激荡，默然未语……

这一天，大巴道上缓缓地驰来了三人三骑。

马是一黑、一白、一青，俱是昂头竖耳，神骏异常的罕见龙种。鞍上是神力威侯傅小天、诰命一品的傅侯夫人薛梅霞、美郡主德怡。

这三位，一路指点谈笑，观望大巴山色，状至悠闲。尤其是傅小天，他豪情毕露兴致横飞，马鞭遥指近点，不住扬起阵阵声震空山的豪迈大笑。

如果稍加注意，立即可以发觉薛梅霞和德怡两个人只是随着傅小天的指点频频颌首，偶尔也会随着傅小天发出一两声清脆悦耳甜美的银铃娇笑，不过那笑声没有傅小天自然，也不似傅小天是发自心灵深处，而有点勉强强的随声附和意味。

更明显的是，薛梅霞那清丽出尘的娇靥上，笼罩着一片薄薄阴影；德怡的眉宇间，则是淡淡地锁着一股轻愁，而且，有点神不守舍心不在焉。

傅小天恰恰相反，他正指着大巴绝岭那条仿欲乘风飞的不舒卷云带谈笑。突然间他猛地挥马鞭，不胜惋惜地说道：“哎呀！真是！咱们走错路了。”

薛梅霞与德怡正自点头附和发笑，闻言不由俱是一怔，德怡忍不住诧声问道：“怎么？恐怕是你阁下面对大巴山色岚影喜糊涂了吧？现在咱们走的这条路明明是……”

傅小天倏地回首笑道：“阁下，你知道我指的什么？”德怡呆了一呆，道：“你不是说走错了路么？”

傅小天笑道：“以后凡事我劝你先弄清楚再责人，我是触目大巴绝峰那条舒卷云带而偶有所感；除却巫山不是云，阁下，我是指咱们该跑趟巫山。苏辙‘巫山赋’里说得好：‘峰连属以十二，其九可见而三不知’，十二峰望霞、翠屏、朝云、松峦、集仙、聚鹤、净坛、上升、起云、飞凤、登龙、聚泉，纤丽秀拔尽集神女。阁下，我再背段‘水经江水注’，你听听：‘江水东径巫峡，杜宇所凿，以通江水，其间首尾百六十里，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声极凄厉，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还有白香山的那句诗儿：‘猿过巫阳始断肠。’阁下，你难道不触景生情，想三骑并辔，一游巫山么？”

他这里雅兴横飞，极为神往，德怡那里却柳眉双剔，冷冷说道：“我未曾曾经沧海难为水，也不认为除却巫山不是云！阁下，我没有你那般登临雅兴，请问咱们出来干什么的？”

傅小天听得皱眉苦笑，道：“浇人冷水，阁下何其太煞风景？……”薛梅霞看不过他那近乎疯狂的神态，突然插嘴，却说得十分柔婉，道：“小天，别这样了，行不？我跟德怡都快烦死了，亏你好意思一副满不在乎，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大内那些侍卫正在到处找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有意现迹想找他们，反而两三天没见他们一个人影儿？……”

傅小天望了望薛梅霞，禁不住微微失笑：“谁说没见他们一个人影儿，那是你们两位大意疏忽，雍和宫的领班铁别真，早在昨天就盯上咱们了。”

薛梅霞、德怡俱都心神一震，她俩听得出傅小天话说得留情、得体，娇靥一热，下意识地连忙回顾，身后空山寂寂，哪有半丝人影儿？再说，来处一片空旷也无处可资隐身。

四目交投，互换探询的一瞥，然后望着傅小天，犹自难信地方要发问。

傅小天突然咧嘴笑道：“怎么样？不信么？要不要我叫他出来让二位看看？”

察看未获，薛梅霞与德怡才猛然醒悟。傅威侯神威慑人，群臣丧胆，那些大内侍卫平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傅小天一个人，纵然发现了傅小天行踪，也只有远远缀着，绝不敢盯的太近，她两人当然无从发现……

傅小天环目如神，似乎是看透了爱妻与德怡的心意，目注二人淡淡一笑，忽地仰脸扬声轻喝：“铁别真，要等我请你么？”

薛梅霞与德怡刚刚一愣，旋即恍然大悟，互视一眼，哑然失笑。

身后一片空旷，固然无处可资掩隐身形，身左傍依山道，那仰望入云的大巴峰峦之上，却是缀人盯梢的绝佳藏身所在。

这回她两人没有料错，随着傅小天的话声，头顶十丈高空，大巴山腰一片苍苍树海中如飞掠下一团红影，恍若流星陨石，一泻数十丈地直落山道之上。

红影敛处，雍和宫侍卫领班，大喇嘛铁别真身形微颤，趴俯傅小天马前，不敢仰视。

“侯爷，卑职奉命行事，身不由主，侯爷开恩……”

傅小天微笑摆手道：“我没有怪你，起来说话。”

铁别真仍然恭恭敬敬地叩了一个头：“谢侯爷不罪之恩！”刚要爬起。

蓦地里，德怡面布寒霜陡扬娇喝：“铁别真，你好大的胆子，你眼里还

有我们这些人么？”

德郡主不见得比傅威侯好惹，她发起火来不管你奉旨不奉旨，照样要你脑袋。

铁别真刚抬起一条腿，高大身躯一哆嗦倏又趴下，道：“郡主开恩，卑职怎敢，卑职奉命行事，实在是万不得已……”

德怡冷冷一笑，截住话头道：“告诉你，别拿奉命行事来搪塞，岳钟琪小人得势，他神气什么？别看他身怀密旨，惹火了我先摘了他的脑袋再去见皇上，皇上不讲理我再会见太后，大清朝廷总该有个讲理的人吧！”

德郡主是太后面前的大红人儿，有了这靠山，皇上她也未必放在眼内，她若发起脾气，可是真敢这么做。

铁别真又一哆嗦，趴俯得更低，一张脸几乎贴着地上那寸余厚的黄土。

傅小天侠骨柔肠，于心不忍，望着德怡皱眉笑道：“阁下，我傅小天替他求个情，行么？”

德怡似乎余怒未息，冷哼一声，道：“今天若不是傅侯替你说话，你就得在这儿给我跪着。起来听候问话。”

铁别真如逢大赦，又叩了一个头，颤抖着爬了起来，低着头退出三步，垂手肃立道边。

官威十足，看得傅小天暗暗摇头，望着铁别真淡淡一笑，说道：“别别的事，告诉我，岳钟琪他人现在哪儿？”

铁别真恭谨答道：“禀侯爷，岳提督已经渡过汉水，随后就到。”傅小天浓眉一扬，道：“你消息传递得很快……”铁别真身形一震，躬下身去。

傅小天接着说道：“我没工夫在这儿等他，叫他到襄阳来见我。”

铁别真躬着身子说道：“卑职遵命。”

傅小天挥手说道：“没事了，你去吧！”

铁别真暗吁一口气，刚要告退。

“慢点！”德怡突然一声冷喝。

铁别真一惊停住，哈着腰说道：“请郡主吩咐！”

德怡柳眉微剔，道：“我只有一句话，下次再这么鬼鬼祟祟的让我碰见，小心你的脑袋。”

铁别真机伶一颤，道：“卑职不敢。”

“谅你也不敢！”德怡冷哼一声，道：“去吧。”

铁别真如奉懿旨，应了一声，转身狼狽奔去。

望着铁别真那仓皇背影，德怡咯咯娇笑说道：“痛快，痛快！总算出了一口怨气，我要看看下一个该谁倒楣。”

傅小天浓眉微蹙，道：“阁下这种作风，我不敢苟同。他是奉命行事，丝毫没错，你何必跟他过不去呢？”

“跟他过不去？”德怡猛地虚挥一鞭，娇靥绷得紧紧地，愤然说道：“要不是看在阁下份上，我还想就地把他毙了呢！这些东西天生软骨头，不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岂不惯了他的下次。”听起来还真理直气壮。

傅小天连连皱眉，环目深注，柔声说道：“德怡，我懂得你的意思，我知道你是想替我出气，这种好意我却之不恭，受之难受。你要真爱护我，我劝你下次别这样，我不愿让他们这些奉旨行事的人为难。”

德怡立时气白了脸，半天说不出话来。

本来，她这一顿官威无非是想替他出口气，一番好意反落个不是，换谁

谁也会有气！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这种超人的气度、胸襟，这份赤胆忠心，这刚直大丈夫的作风又何尝不是令她深深钦敬之处。

想到这一层，气也就渐渐消了，香肩微耸，自嘲一笑，说道：“看来，我这番好心是白费了。”薛梅霞了解这正是夫婿为什么能赢得朝野一致敬佩之处，丝毫没有怪他的意思。不过站在她的立场，她不能不对德怡表示歉意，柔婉笑道：“德怡，别理他，他就是这样不通人情。”

傅小天明白爱妻的用心，淡淡一笑，故作未闻。

薛梅霞话声一落，立即又转向了他：“小天，你不是说要入川么？怎么现在又要去襄阳？”

傅小天那虬髯如猬的唇边泛起一丝笑意，笑得很神秘，道：“我临时又改变了主意，还有很多事没做呢！”

德怡望着他那神秘的笑容有点心虚，心头一跳，忍不住疑惑发问，表面上她装得很平静道：“阁下，平乱如救火，别忘了你那当前要务，我不以为有什么事比这件事还重要。”

“说得好！”傅小天环目放光，凝注着她微笑说道：“阁下，你何须紧张？别那么故作轻松，平乱事我自有主张，兵家事虚虚实实，懂么？我折回襄阳当然具有深意，这是天机，恕我现在还不能泄露。”

他这一句话回答了两个人，薛梅霞有点明白，默然未语。美郡主却仍是茫然，只觉傅小天笑得不怀好意，令她心慌，一时也找不出适当的话儿。

三人三骑沿武当越荆山，这一天到了襄阳。

襄阳城当汉水之曲，上通秦陇，下控荆楚，形势扼要。

一进襄阳城，傅小天偕同薛梅霞与德怡便直趋襄阳知府府邸。

襄阳知府那遇春是个旗人，此人为官清明，颇有政声；傅小天对他很客气，没有让他行那跪叩大礼。

恭敬不如从命，那知府受宠若惊，立刻就要传话后院，备盛宴为威侯接风洗尘，傅小天坚持不可，并表示要在他这知府府邸住上两天，希望他尽量避免繁礼，否则他住不下去。再说，他清风两袖，倘若日日盛宴，岂不要他典当负债？

威侯好意，那遇春感激涕零，只好作罢。听说威侯伉俪与德郡主要在他这陈设简陋、四壁萧条的小小知府官邸住上两天，这是他有生以来的天大殊荣，何异接麒麟，捧凤凰？那遇春连忙吩咐家人腾出两间上房，洒扫刷洗，以便威侯伉俪与郡主歇驾，一向平静的知府邸，着实由上至下地忙乱了一阵。

安置好了薛梅霞、德怡，趁着她俩梳洗征尘之际，傅小天一个人悄悄地溜出了知府官邸。

看样子，他不像雅兴闲逛，要不，襄阳他是虎驾初临，人生地疏，他不会不带一个人儿。起码他也会叫个人来问问路径。

说他不是雅兴闲逛，却又有点像，瞧他那负手迈步的悠闲神态，谁能说他另有目的，为了一桩别的大事儿？

不对。逛街找的应该是热闹所在，他怎么老是哪儿人少往哪儿走，尽我僻静之处？

只见他东逛逛，西走走，没多久便转入了一条行人稀少的僻静街道。

蓦地，他驻步转身，目射奇光，轩眉扬笑：“朋友出来吧！这儿人少，咱们可以无拘无束的把臂畅谈了。”

随着话声，适才他转弯的街道拐角处，跟着出现一名面目黝黑的中年叫

化，一张脸涨成了紫红色，急步趋前，抱拳施礼，窘笑说道：“见过侯爷。”

“侯爷？”傅小天讶然扬眉，道：“阁下认识傅小天？”

那中年叫化脸上紫红稍褪，目注傅小天，恭谨说道：“久仰侯爷是位顶天立地大丈夫、盖世英豪，只恨福薄缘浅，未能识荆，不过……侯爷尚离襄阳二十里，本帮分舵已然获悉。”

傅小天点头笑道：“贵帮消息灵通得令人佩服，这么说来，那天缀着铁别真的就是阁下了。”

那中年叫化微一摇头，道：“不，那人属于本帮潼关分舵，一进襄阳地界，他的任务便算完了，在侯爷距离襄阳二十里处他就折回潼关了。”

傅小天点了点头，微笑说道：“贵帮沿途派人跟踪傅小天，刚才我一出知府府邸，阁下又盯上了我，有事么？”

“我自知难逃侯爷神目！”中年叫化的黑脸上又是一红，道：“北京分舵飞鸽传书，侯爷虎驾所到之处，全力护卫。”

傅小天环目异采一阵闪烁，须发皆动，倏敛笑道：“傅小天何德何能，敢劳贵帮垂顾如此？”

中年叫化肃然答道：“侯爷言重了，本帮敬重的是大英雄大豪杰，理应竭尽绵薄，更感无上荣宠。”

傅小天环目欲湿，倏伸铁腕，一把抓住中年叫化那沾满污泥的双手，激动说道：“阁下，你才是言重了，傅小天只是一介庸碌满官、平凡武夫，不管论公论私，贵帮似都不必……”

中年叫化有点自惭形秽，恐污铁掌，想抽回双手，无奈力不从心，截口说道：“侯爷，我不会说话，别的不谈！我只知道本帮上下，莫不以得亲虎驾，能尽绵薄引为天大荣宠，毕生傲事。……”

傅小天突松双掌，须发俱张，忽地纵声大笑，笑得微带颤抖，扬声大呼，道：“能得丐帮群英错爱如此，傅小天今生何憾，虽死含笑，这天大荣宠、毕生傲事，应该皆归傅小天。”

真情毕露，豪迈折人，看得中年化子无限感佩。

傅小天激动之态渐敛，神情也渐趋平静，望着中年叫化，微笑说道：“我还没请教阁下尊姓大名。”

中年化子，定了定神，连忙躬身回答，道：“侯爷，有劳垂问……”

“我该称你一声老弟！”傅小天立即显出了豪迈英雄本色，笑道：“老弟，我还有事请求帮忙，你再这样称呼我，我不敢赊欠这笔人情债，只有掉头而去。”

中年叫化面上倏现难色，道：“侯爷，这……”

傅小天正色说道：“老弟，我请问，承蒙看得起的是神力威侯还是傅小天？你交不交我这个朋友？”

中年化子神情一阵激动，半晌，才赧笑说：“侯……我叫呼延灼。”

傅小天长吁一口气，笑道：“这不挺好么？……老弟，我说过，有事请求帮忙，带我见见分舵主，行么？”

傅小天的放荡不羁，使得中年化子呼延灼已不像刚才那么拘谨，他咧嘴一笑，道：“呼延灼在此，听候吩咐。”

傅小天呆了一呆，大笑说道：“老弟，我有眼不识泰山，失敬了。”话锋微顿，目注呼延灼，又道：“没别的，小事，我自己抽不出身，请老弟帮我注意一个人，只要他一现武当，请立刻派个人告诉我，我住在那遇春那儿，

一两天内不会离开。”

呼延灼道：“我遵命照办，这人是谁？”

傅小天道：“老弟准不会陌生，玉箫神剑闪电手，认识吗？”

呼延灼点头笑道：“原来是夏少侠，何止我认识，只怕普天之下，无人不知……”

突有所感，神情一震，倏然住口，满面疑惑，目光炯炯凝注傅小天不语。

傅小天立即醒悟，大笑说道：“老弟，你或许不知我和他交称刎颈，但你不该不知傅小天的为人。”

一言道破心思，呼延灼一张黑脸立即涨得通红，大窘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傅小天伸手拍了拍他那满是补钉的肩头，淡淡笑道：“老弟，我担保对他有百益而无一害，你若信得过傅小天……”

呼延灼大急，脱口说道：“侯爷，我怎敢，您别误会，只要夏少侠准去武当，我绝不辱命。”

傅小天笑道：“那么，我静候消息，到时候只找我，懂么？我回去了，容我后谢，老弟！”又拍了拍呼延灼，转身离去。了却了一桩心事，傅小天踏着轻松的步履走回知府邸。府门内，薛梅霞与德怡早已双双候驾，而且正准备派人去找他。

刚进门，薛梅霞倒未说话，美郡主却忍不住嗔声发问，道：“你阁下上哪儿去了？也不交代一声，害得那遇春急得团团转。”其实，更急得是薛梅霞和她。

傅小天只有认了，淡淡笑道：“听说襄阳很热闹，我出去逛了逛！怎么，有什么事么？”

德怡白了他一眼，没说话。薛梅霞轻轻说道：“岳钟琪已经来了。”

傅小天“哦！”地一声，说道：“好快！他人在哪儿？”这回德怡抢着说道：“他正在大厅候驾呢，阁下。”傅小天笑道：“阁下没给他一顿官腔么？”

德怡娇靥一红，冷冷说道：“阁下已经有了话，我怎敢？”傅小天没有说话，望着她笑了笑，转身走了进去。

（待续）

第十八章虎降良才对谈兵

大厅内，岳钟琪正在候驾，没敢坐着。

提督都站在那儿，那遇春这个知府也只有苦了两条腿，而且陪着提督，他还得站得肃穆、站得恭谨。

一见傅小天偕同夫人、郡主来到，那遇春立刻大礼迎接；岳钟琪则肃立不拜，只是抱拳俯首，道：“卑职圣旨在身，不敢大礼下拜，请侯爷、夫人、郡主恕罪。”

想来，他也明白傅小天等三人早已知道他怀有圣旨，故而坦然说出，未再隐瞒。

傅小天伉俪都没有在意，摆了摆手，要他坐下。

德怡却微微色变地冷哼了一声，正眼也没看他一下，直行过去坐下。

岳钟琪只装没有听见，躬身谢坐，恭谨地坐在下首，襄阳知府那遇春仍然敬陪末座，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岳钟琪双手置于膝上也坐得笔直，礼貌上，他应该先请示召见之意，是以一坐定，立即恭声说道：“奉侯爷宠召，卑职马不敢停蹄，兼程赶来襄阳，卑职不知侯爷有何吩咐？”在他以为，傅威侯关心的应该就是他岳钟琪所负的使命。谁知，很出他意料，傅小天淡淡一笑，道：“岳提督，你奉旨戍守四川，距西藏近在咫尺，布达拉宫受大食人操纵，勾结一干武林莠民，阴谋叛乱，前些日子还胆大妄为地侵袭大内。这件事，你知道么？”

身为四川提督，奉旨戍守边陲，让人家假道而过，潜入中原，更侵大内，他四川提督干的什么事？论罪就该是一行大的，岳钟琪脸上变了色，他究竟不同于一般庸官，还能沉得住气道：“这个……卑职在事后才知道，有亏职守……”

傅小天一笑摆手，道：“我找你来，不是找你来问罪的，严格地说，这也怪不了你……”

岳钟琪飞快应声谢恩，道：“谢侯爷。”

德怡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提督大人，我只知道你是个良将，却不知道你为人也很圆滑。”

岳钟琪脸上一红，垂下头去。

傅小天浓眉微皱，这时候当着下臣，他不便说德怡什么；其实，他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只是，他胸襟超人，不计较罢了！望着岳钟琪笑了笑，道：“岳提督，诚如德郡主所说，你是个智勇兼备，不可多得的将才；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我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高见。”

当着别人，他也许会旁若无人地侃侃陈策，唯独面对这位当世虎将，他自觉渺小浅薄不敢班门弄斧，狂谈管见，忙道：“侯爷驾前，卑职怎敢妄言……”

傅小天皱眉挥手，接道：“在我面前别来这一套，我只问你有没有意见。”

岳钟琪没有天胆，仍然自惭，道：“卑职不敢……”

傅小天已感不耐，环目神光电闪，拍了拍扶手，说道：“岳提督，当初我所以力奏擢用，是因为我觉得像你这种良才埋没了可惜，如今看起来你和他们没什么两样，我很失望，也觉得有点愧对朝廷……”

就这几句话，已经压得岳钟琪透不过气来，通体冷汗涔涔，既羞且愧，不敢仰首。

薛梅霞立刻打了圆场，微微笑道：“岳提督，如果你拿对一般大员的态度对傅侯，那你错了。你能博得傅侯的赏识，不是因为对人谦恭，而是你的将才；为将者，最起码的条件要具备胆识，见上官都觳觫畏缩，还能面对百万敌师，临阵不惧，临危不乱么？傅侯深通将略胸蕴甲兵，按说，运筹帷幄，他无须垂问任何人，今天他找来了岳提督，自然有他的道理，提督胸有策略而顾忌不陈，何异于无？不报知遇，无补朝廷，傅侯他怎不失望？言至于此，提督有高见，只管直陈，莫因小失大，贻误公私。”

这番话，羞煞男儿，愧煞须眉，岳钟琪几几乎无地自容，也因而壮了他的胆子，肃然一句：“多谢夫人指示。”立即怯态尽扫，慷慨陈词，道：“侯爷，恕卑职大胆，窃以为，朝廷尽用京都铁骑，只将密宗高手堵于京畿以外，谋取片刻安宁，那是失策……”

傅小天面色稍霁，浓眉双轩，微笑颌首，道：“这才像话，依阁下之见？”

岳钟琪慨然接道：“卑职以为拒敌宜远不宜近，而拒敌又不如攻敌，根本上策在于直捣黄龙，夺师蹇旗，扫穴犁庭，歼敌于根本之地。”

傅小天哈哈笑道：“好个根本上策，请问，何处兵马可用？”

岳钟琪狂傲之态毕露，道：“恕卑职死罪，窃以为对付这般武林高手难于对垒交锋，除四川一地外，举国无可用的兵。”

傅小天双手猛按扶手，仰面纵声大笑，如天龙长吟，声震屋宇：“英雄所见略同，傅小天眼力不差，这才不枉我冒触怒皇上之险，力奏擢用……”笑声突敛，环目神光炯炯，凝注岳钟琪，沉声接道：“岳提督，你狂得可以，四川有几员可用之将，多少堪战之兵？”

岳钟琪神色不变，答道：“卑职不愿妄自菲薄，四川将将可用，兵兵堪战，皆桓桓矫矫，如虎如豹。”

傅小天扬眉笑道：“不嫌夸张么？”

岳钟琪挑眉瞪目，毅然说道：“卑职愿为威侯一演军威。”

傅小天再次大笑，捋须说道：“看来四川皆是黄骠白马，紫髯黄须，飞将锐将熊虎将，鸦军雷军雁子军，我不用担心无以击敌了。”话锋微顿，目注岳钟琪又道：“岳提督，过几天我要去趟西藏，我想借你兵符，调用你四川八员上将，三千雄兵，如何？”

岳钟琪立即醒悟，神情猛震，道：“侯爷令谕，卑职敢不遵从。”

傅小天一笑握手，道：“别勉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我这小小神力威侯？兵权在你手中，愿不愿由你。”

岳钟琪神情一肃，尚未说话，美郡主抓住机会不饶人，突然冷冷说道：“莫忘了你的任务，难道你不怕傅侯借了你四川骁勇将、虎豹师用来造反么？”

岳钟琪大惭窘极，俊脸涨得通红，张口讷讷，一时说不出话来。

傅小天浓眉微轩，看了德怡一眼，收回目光，淡淡笑道：“你用不着这样。你奉旨行事，任何人怪你不得。一句话，你只管放心大胆干你的差事，但能奉公不许徇私，只要你认为可疑之处，尽可报回朝廷；不过，我要告诉你，夏梦卿这个人，你最好少去招惹他，否则是大清朝廷自找没趣，总之，这是我的事情你们少管。至于借调兵马之事，好在现在不急，你可以考虑考虑再回答我……”

岳钟琪霍然站起，肃然躬身，朗声说道：“卑职敬遵令谕，绝不敢有丝毫敬之心，请侯爷示下出兵时刻……”

傅小天笑了笑：“没那么严重。这样吧，半个月后，让他们在峨嵋等我。”

岳钟琪恭谨应声，道：“卑职遵命，侯爷还有什么吩咐？”

傅小天挥了挥手，笑道：“没事儿了，你走吧。记住，你干你的，绝不许有丝毫徇私情事，否则别怪我反客为主，铁面无情。”

岳钟琪刚刚肃然起敬，闻得最后一句，禁不住机伶猛颤，倏然俯首：“卑职不敢，卑职告退了。”低着头退出十余步，然后站直转身行出大厅。

提督告退，那遇春这个知府哪敢再坐着？他刚站起，傅小天已然笑道：“那知府，麻烦一趟，替我送送客。”

那遇春躬身应是，跟着退了出去。

这两个人一退，傅小天立即转向德怡，轩眉笑道：“怎么样？阁下，我料他不会不借，没错罢？”

德怡撇了撇小嘴儿，冷冷说道：“借兵的是你这位神威慑人，使群臣丧胆的神力威侯，我要是岳钟琪我也不敢不借，有什么比自己这颗脑袋更重要的？”

傅小天大笑，指着德怡说道：“阁下，别由门缝儿里看人，这世上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多得是，若能重于泰山，何惜一死？阁下读过文文山的正气歌么？……”

德怡掩耳跺脚，刁蛮撒娇，嗔声急道：“好啦，我没你阁下读的书多，行了么？谁比得了你呀？文可安邦，武可定国，当朝柱石重臣！我是妇人之见，不懂那么多大道理，别跟我谈什么文文山的正气歌，若论正气歌中那多位忠义之士，凭他岳钟琪也配？我就死看他不顺眼。”

这话，不但傅小天皱眉失笑，连薛梅霞也忍俊不住，最后，德怡自己也笑了，不过，还带些儿气。

笑声歇止，傅小天目扫薛梅霞与德怡，道：“说真的，二位觉得岳钟琪这个人怎么样？”

德怡冷哼一声，抢着说道：“不怎么样，我仍是那句话。得势的小人，我只觉此人颇具城府，心智深沉，阴险得很，不可不防。”

自然，岳钟琪不能说毫无是处可言，德怡她只是故做偏激，不肯承认而已。

傅小天听得连连皱眉，转望爱妻，道：“霞，你呢？站在超然立场，做个公平的判语吧。”

薛梅霞笑了笑，缓缓说道：“很简单，你赏识他，是因为你只看到了他的一面，德怡看他不顺眼，那是因为她看到了他另一面，这两面加起来，就是我站在超然立场的公平判语。对公，无须顾虑；为私，不可不防。”

傅小天附掌大笑，道：“此真慧眼也！霞，你可以当史官，德怡她不行，主观太重了。”

德怡柳眉双挑，才要发话，傅小天一笑而起，指着她说道：“阁下，别强词夺理，没理辩三分，我说的对不对，你阁下自己想想吧！”

德怡既羞且气，无如她一时无词答辩，急得跺脚。

傅小天却视若无睹，带笑出厅而去。

转眼三天，平平静静地过去，平静的如一泓不起涟漪的池水。

当然，那些大内侍卫不敢再撞入傅小天眼底，纵然他们遍布在襄阳城的每一个角落，那也只是在暗中偷窥傅小天、薛梅霞与德怡的动静，绝不敢靠

近知府府邸周遭百丈以内，何况岳钟琪根本已经把他们调离襄阳，去进行另一桩更艰巨、更秘密的任务。

同时，丐帮襄阳分舵主呼延灼，甚至他手下那些要饭化子也未见踪影。

这说明，夏梦卿侠踪尚未现于武当。

这三天中，傅小天寸步未出知府府邸，整天陪着薛梅霞与德怡下棋、聊天，甚至遍涉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天南地北，地理天文，无所不谈。

德怡究竟天真未泯，少经世故，由早上欢笑到夜晚，她没有发觉什么；事实上，她也绝想不到。

然而，心细如发的薛梅霞却起了怀疑。过了第二天，她就觉得情形不对，傅小天神秘的可疑，她还能忍住没问，而且更进一步的暗中默察，冷眼旁观。

其实，她是按常理推测：襄阳，傅小天他没有留住的必要，若说他有意游览襄阳的古迹名胜，他两天来却未曾跨出知府府邸大门半步。

虽然一天到晚陪着她与德怡闲聊谈笑，但是却有点勉强，也有点心神不定、坐立难安，而这种现象也只有多年夫妻的她，难以形容的心灵感应才能体会得出来，换个人，也会和德怡一样地茫然。

过了第三天，她这种感觉更清晰，她简直可以断言傅小天心里必然隐藏着很大的心事。

夫妻本是同林鸟，做妻子的她有义务分担夫婿的隐忧，她想试探着问问，几次话到嘴边，终于又咽了下去，仍然没有问。

只因为她坚决相信自己的夫婿不会瞒她，任何事都是如此，结缡数载也一向如此，几天来的感觉那也许是一种错觉。

可是，到了第四天，更浓厚的疑念，粉碎了她这种想法。傅小天那种心神不定的现象，流露无遗，明显得连德怡都发现了，而且德怡还忍不住问了几次，傅小天总是托辞笑着支吾过去。别的不说，傅小天的棋力足可当之大国手而无愧，和德怡对弈，那是形同儿戏，而他却连战皆北，盘盘俱墨。

她现在开始确认，傅小天的的确确是有心事、有隐忧；这心事、这隐忧，瞒得身为妻子的她苦苦的。

她仍然没有问，那倒并非伤心、赌气，而是她深深地了解自己的夫婿，相信他这样做必有他的道理，也许他藏于心中的这件事，她不应该知道。

她没有丝毫不快，只是眼见夫婿有隐忧，做妻子的不能分担而暗感羞愧、悲痛。

第四天又过去了。

入夜，薛梅霞早已安眠，傅小天仍然独坐灯下，凭几看书。

薛梅霞要陪他，他婉言拒绝，他的理由是：一个人睡不着何必劳累两个人？再说，这样也令他难安。

薛梅霞柔婉点头，转身先行入帐。无奈，她也难以成眠，倒不是想窥伺夫婿的隐密，而是怜惜夫婿，她心焦。

蓦地，梆声响动，更鼓敲出了三更。

傅小天目光移注几上残烛，浓眉深蹙，喟然轻叹，就待推书站起。

忽地双眉陡展目闪奇光，面上阴云尽扫喜色顿现，才要猛然站起，一眼瞥见那低垂纱帐中面内侧卧的薛梅霞，神情微震，轻轻呼道：“霞，睡着了么？”

薛梅霞没有回答，也没有动，她不愿造成尴尬局面。

傅小天吁了口气，轻轻地站起，走出房门，站在院中望了望那万籁俱寂、

冷辉昏暗的夜色，突然冲天拔起，飞射向数丈外的一处屋脊。

那屋脊上，站着个黑影，那是个正在四下张望的中年化子，有人已经到了他的身后，他竟犹茫然无觉。

傅小天伸手轻拍中年化子肩头，笑道：“老弟，辛苦了。”

中年化子显然大吃一惊，身形猛挫，疾窜丈外，霍然回身。正是那襄阳分舵主呼延灼，他先是一呆，继而飞掠过来，赧然说道：“侯爷，你差点吓破了我的苦胆。”

事隔数日，他又忘了改称呼，傅小天皱了皱眉，道：“老弟，累你亲自跑一趟，我很不安，有消息了么？”

呼延灼点头说道：“消息倒有，只是夏少侠并未到武当去傅小天“哦！”地一声，说道：“那么，他现在何处？”

呼延灼道：“我还不知道目前夏少侠踪何处，不过他日前曾遍传武林帖，邀约各大门派，一谷、二堡、五庄、四寨等领袖人物到巫山神女峰下葫芦谷内聚会，侯爷如要找他，届时何妨也走一趟。”

傅小天神情一震，道：“好好地他遍传武林帖做什么？”

呼延灼摇头说道：“这个我就知道了，武林帖向不轻传，夏少侠想必有什么重要大事急待共商，否则……”

傅小天神色突转凝重，蹙眉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呼延灼道：“本帮帮主接到了一份，已经决定由五老出席。”

傅小天点头说道：“九指追魂苍五老，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略一沉，问道：“武林帖上约的是哪一天？什么时候？”

“糊涂。”呼延灼“叭”地一掌拍上自己后脑，赧笑说道：“不是侯爷提起，我险些给忘了，是十天之后，七月十五夜初更时分。”

傅小天沉吟说道：“七月十五夜，初更，巫山神女峰下葫芦谷，他这是要做什么？……”抬眼望了望呼延灼，颇为勉强地一笑说道：“老弟，恕我不能招待，也没法请你下去坐坐，偏劳之处，容我后谢。”

呼延灼笑道：“侯爷说哪里话来，能为侯爷跑腿，那是丐帮的无上荣宠，以后如有差遣请随时吩咐！侯爷，我告辞了。”一抱拳，如飞掠入夜色中。

傅小天招了招手，又无力地放下，面上神色更形凝重，浓眉深蹙，环目呆呆地望着茫茫的夜色出神，虬髯颤动，口中喃喃：“我早料你不会长此雌伏，却没有料到你会动得那么快……”

“我不怪你，老弟，换成是我，我也是会早早谋动的；也许，我比你动得还早、还快……”

……

“我负疚自请出京，为得就是找你要回那两样东西，可是我没有这么做，只因为我敬你、惜你，我已经愧对朝廷了，只要你长此不动，咱们交情还能维持下去，而如今，唉……”……

“老弟，我现在也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那倒不是嫉才，而是悲愤恨天！为什么苍天偏偏要把你我都降生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不一早一晚？又为什么你我那么偶然地认识了，不认识不很好么？那样你我都可以放手去做了，还有，可怜的梅霞，她介于你我之间，已经够可怜的了，现在她怎么办？你让她偏袒哪一方？……造物作弄人，天！你何其忍心？这些都是他的心声，他埋藏已久的心声，天知道他多么惧怕这一天的到来；然而，事实是冷酷的，他认为这一天终于来到。

这难道就是天意？冥冥中早定的天意。

薛梅霞，这脆弱的可怜人儿，她的一生遭遇真的那么悲惨么？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试问，这两位盖代奇男倒下其中任何一个，她还会偷生么？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

这，能不令人心碎肠断，放声悲哭，一掬同情之泪么？纵然铁石人儿也会垂泪，何况那有血有肉的天下有情儿女？

这是谁的过错？……

恐怕只有天知道。……

傅小天全身颤抖，环目赤红，嘴角渗血，须发俱张，神情怕人。

他想狂笑，笑不出一声。

他想痛哭，哭不出一滴眼泪。

他脑中一片空白，也一片纷乱，他只知道他自己快要爆炸了。

难怪，天人交战，痛苦难当，谁在这时候不感觉血脉贲张，五内欲焚？

他还考虑着下屋后，今晚，或者明早甚至于后天，怎么对薛梅霞启口？他不敢说，事实上，又不能不说，他知道这件事终究瞒不了她。

撼山推岳不会觉得太难，唯独这件事，他觉得难得无法应付。

蓦地，他浓眉倒竖，环目暴张，双道烈火般的赤芒电射而出：“老弟，原谅我，傅小天我身为人臣，不能不忠不孝。从此反友为仇，水火难容，不是你倒下去，便是我躺在你脚下，最好你我同归于尽；否则我愧对朝廷，无颜见地下祖宗，天下唾弃，贻羞妻儿，你也会看不起我。”

他尽量地使自己心情趋于平静，然后才跃下屋去，缓缓地走回屋中。

屋中，薛梅霞依旧假装酣睡，连转个侧都未曾。

望着酣睡中的爱妻，傅小天强抑平静的心情突然起了变化，猛然涌起无比的悲痛、无限的爱怜；这悲痛、爱怜刹那间化为英雄泪涌上环目，险些夺眶。

过了一会儿，他又把这些强抑下去，暗暗一叹，轻轻说道：“霞，听我说，我知道你没睡，起来陪我谈谈好么？”

傅小天果然不是糊涂人，他竟知道薛梅霞也难成眠。

既然已经被夫婿识破，薛梅霞怎好再装下去，娇靥绯红，带着一丝既柔婉又窘迫的笑意，缓缓地转过身，坐了起来，望了望面色阴沉、眉锁忧郁的傅小天，道：“小天，原谅我，我无意让你为难。”说着，掀开纱帐，坐到床边。

傅小天微微抖动的唇边，勉强挤出一丝笑意，笑得令人心酸肠断，道：“谢谢你，本来这件事我是打算暂时瞒住你……现在事情有了变化，我不能不让你知道。”

薛梅霞望着夫婿的脸色，忍不住心惊肉跳，心底突然冒起一丝不祥的念头，她好像有预感，极大的噩运就要降临在她的身上，她知道这噩运是无可避免的，总有一天会来。表面上她依然很平静，微笑说道：“小天，别勉强，我不会计较这些。”

傅小天似是没有听到她这句话，有点呆痴地缓缓说道：“原先，我是想暗中帮帮他的忙，而现在……我要跟他正面为敌了。”

薛梅霞这才意会到了是怎么回事，再也无法强装平静，娇靥上神色霍变，一震站起，声音颤抖地急急说道：“小天，你，你是说我夏大哥，他，他怎么了？”

傅小天答得有气无力，道：“他很好，只是……霞，我认为他要谋动了。”

霹雳当头，薛梅霞只觉脑际轰然一声大震，震得她险些失声惊叫：“我不相信，他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

傅小天淡淡接道：“我知道他不是乘人危厄的人。可是，你要知道，这不是武林事，这不能算乘人危厄，而是把握最佳时机。……”

“不！不！不！”薛梅霞几近发狂地连连摇头，道：“我说不上理由，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他绝不会在现在。……”

“你是说因为他顾念着傅小天这个朋友？更因为你是我的妻子。”傅小天惨笑接道：“论私，他会为你我不惜牺牲一切；为公，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斩断一切。他要是个公私不分的人，怎值得你当初深自倾心如今旧情难忘，又怎值得我傅小天无比敬服，舍命全交。”

薛梅霞道：“当然，我夏大哥他绝不是个公私不分的人，不过，……总之，我敢以性命担保，他现在绝不会举事。”

爱妻说得这么坚决，他还能说些什么？傅小天欲言又止，终于忍住。

渐渐地，薛梅霞变得很平静，然而平静得不正常，她双目木呆，没有望傅小天，不知在看什么，道：“小天，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口中坚决，心里却禁不住暗暗狂呼：那不会是真的……那不会是真的，天！谁能告诉我，这不会是真的……

傅小天入目爱妻的神色，心如刀割，他不忍再看，目光移注几上蜡泪成堆的残烛，道：“丐帮襄阳分舵的人告诉我的，我托他们打听夏梦卿的行踪，原想在必要时帮帮他的忙，谁知薛梅霞接口道：“他怎么说的？”

傅小天道：“夏梦卿遍传武林帖，邀约武林群雄，七月十五夜在巫山神女峰下共商大事，这大事还能是什么？”

武林帖遍传江湖，这件事无从无中生有，薛梅霞默然了，她想哭，可是欲哭无泪，也哭不出声。

蓦地，她脑际灵光电闪，心中猛然一跳，连忙说道：“小天，你怎知他不是和你同出一辙，也要对付布达拉宫……”

傅小天神情一震，道：“是啊！我怎知他……”倏又摇头一叹，道：“霞，他没有义务替大清朝流血流汗，这种希望渺小得很，甚至根本不可能有……”

薛梅霞道：“谁说他为的是大清朝？我夏大哥为的是整个华夏，为的是不愿大汉民族再忍受刀兵之苦，他始终不赞成这引虎驱狼之举，他认为那不是解除桎梏，反而会变本加厉，加重灾害。”在这个时候，这种心情下，她说话忘记了顾忌，忘了自己夫婿也是旗人，是满朝重臣大员；其实，她本来也没把傅小天视为旗人。

傅小天没在意，他根本也不会在意，他现在觉得薛梅霞的话是有道理，夏梦卿他如要举事何必等到如今？那夜当布达拉密宗高手群起来犯之际，他谋刺皇上应该易如反掌吹灰，他不但没那么做，反而带伤尽逐布达拉密宗高手。这表示，他短时间内还未打算谋动，当然他那次那么做不会是为了大清朝，那一定是为了整个华夏，整个大汉民族，免再受刀兵之苦，免甫出狼喙又落虎吻。

傅小天的想法没有错，可是他不知道夏梦卿更是为了怕那部兵书与那本前明忠义臣民名册沦入大食人之手。

想归想，事实归事实。

在想法上，他觉得薛梅霞的话是有道理，内心不无稍宽。

事实上，事关重大，在未得确切真相之前，他还是不能就此放心。

不过，他由衷地希望，甚至暗暗默祷上苍，是他料错了，薛梅霞说对了。究竟夏梦卿意图如何，除薛梅霞外，谁也不敢下断语。

傅小天他国之干城当朝柱石，赤胆忠心！尽管薛梅霞曾言敢以性命担保她夏大哥短时间内不会谋动，无如为了大清朝廷他仍然不敢十分相信。

那倒不是他不相信爱妻，他可以不相信自己也不会不相信自己这位绝代红粉、巾帼奇英的爱妻。

而是，这件事关系朝廷安危，太以重大，使他在未得确实真相以前，不敢置信任何一个人，甚至薛梅霞和他自己。

沉吟了良久，他才说出这么一句：“霞，到时候我想去看看。”

薛梅霞知道夫婿的用心，丝毫没有责怪他的意思，缓缓地点了点螭首，道：“好吧，我也要去。”

傅小天听得心头猛震了道：“霞，你你，可以不去么？在襄阳等我。……”

显然他是有很大的顾虑，到时候，万一不幸被他自己料中，他怕薛梅霞会受不了那种他跟夏梦卿势成水火、龙争虎斗的敌对局面。同时，她跟着去多少也会影响他和夏梦卿的意志。不过，他也知道要想拦阻薛梅霞，让她留在襄阳，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果然，他话还未说完，薛梅霞摇头接口，娇靥上的神情是一片木然：“小天，我知道你的用意，但别劝我，那没有用，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如果我说对了，那自然没有什么；如果不幸你料对了，我也可以支持得住！天意如此，造物弄人，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它不来，不必躲，它既然要来，躲有什么用？这是命。小天，到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的，我不会让你跟夏大哥有一点为难的感觉。……”

这话说得很平静，但天知道内蕴多少凄凉、沉痛、悲伤、愤恨。……

傅小天听得心碎肠断，五内欲焚，目眦俱裂，两只铁掌紧扣椅柄，十指深陷而不自知。

他想再劝阻又不忍心再说；他想大哭，他想大叫，他想发疯、发狂，他想毁灭自己，也想毁灭整个世界，他想……

那又有什么用？

就在这转瞬之间，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情显得凄厉、可怖。

薛梅霞她好像没有看到夫婿的怕人神态，双目呆呆前视，娇躯阵阵颤抖，没有说话。

屋中，顿时陷入一片死寂。

空气沉闷得令人隐隐有窒息的感觉。

就像雷电交加，暴风雨前的片刻沉寂一般。

良久，良久，傅小天那怕人的神情才渐渐敛去，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失神环目，望了望薛梅霞，像大病初愈，有气无力地道：“好吧，我答应你。”声音低得像游丝，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得到。

突然间，薛梅霞那色呈惨白的木然神色中，掠上了一丝笑意：“小天，谢谢你。”

望着这丝笑意，傅小天如猬虬髯一阵抖动，毅然垂下头去，紧接着魁伟的身形泛起了阵阵轻颤……

这位盖世英豪、铁铮奇男的神力威侯，终于再难忍住那抑制已久的如泉

泪水，他哭了。

无声的哭泣要比放声痛哭悲痛得多，也最伤人。

天色破晓，知府府邸中，傅威侯伉俪起得最早，其实他俩几曾合过眼。

往日，美郡主一大早就跑会跑来敲门，不是催促傅小天再继昨日残局，便是缠着薛梅霞陪她晨间庭院中散步，呼吸那暗送花草芳香的清新空气。

可是，今早德怡没来。

他俩想，也许德怡昨夜睡得晚一点，今早迟迟未起。

念头刚落，回廊尽头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步履声；不是走，是在奔跑，而脚步又放得很轻，生怕扰了他夫妇安眠。

步履声，由远而近，近一点，变成了急促小步，至门外而止。

门外那人，似乎是在犹豫，过了一会儿，门上才响起了几下轻微的剥啄声。接着，是轻轻悄问：“侯爷起身了么？”

听声音，傅小天明知是谁，恶劣的心情却使他不耐烦地沉声发问：“谁？”

门外那人恭谨应声，道：“卑职那遇春求见。”

傅小天道：“什么事一大早跑来见我。”

门外那遇春道：“卑职该死，惊扰侯爷安眠……”

傅小天浓眉一挑，沉声接道：“少说废话，什么事，说。”

那遇春应声急道：“禀侯爷，德郡主走了。”

“什么？”薛梅霞神情一震，傅小天已然霍地站起，伸手拉开门栓。

门外，襄阳知府那遇春衣饰不整，惶恐而立；一见傅小天开门，立刻抢前数步，躬身俯首，双手呈过一封信件。

傅小天接过那封信，拆开一看，脸色微变，转注那遇春道：“这封信是德郡主亲手交给你的么？”

那遇春连忙答道：“卑职不知德郡主何时走的，卑职今早内急入厕时，见郡主房门大开……”

傅小天挥手说道：“够了，你去吧！有事我会找你，否则别来扰我。”转身走进屋内，砰然一声关上了门。

凭做官的直觉，那遇春知道傅侯今早情形不对，可是他哪敢问？立即躬身应是，低着头退了回去。

薛梅霞早就站了起来，傅小天没等她发问，便默默地递过他已经过了目的那封信。

薛梅霞抽出信笺一看，也立刻娇靥变色，顿时怔住。

信笺上，只有寥寥二十余字，写得很潦草。

“二位：恕我不辞而别，先行一步，七月十五夜，巫山神女峰下再见。

德怡”

显然，美郡主已经听到了一切。

半晌，薛梅霞才定过神来，无限焦虑地望着垂首默坐的傅小天，道：“小天，这怎么办？”

傅小天抬起头来望了望薛梅霞，叹了口气，又垂下头去。

他方寸早乱，如今他能有什么法子？

薛梅霞手里拿着信笺，心中六神无主，焦急之色溢于眉宇，默默地坐了下去。

她刚坐下，傅小天突然再次抬头，道：“霞，咱们也走。”

“走？”薛梅霞道：“现在？距离巫山之约还有十天，咱们上哪儿去？”

傅小天淡淡说道：“走到哪儿算哪儿，到时候再赶去。”

事到如今，薛梅霞只有点头，道：“好吧。小天，听你的。”

以她现在的心情，她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甚至连说话都懒得开口，她自己觉得灵魂像是出了窍，人，好像麻木了……

第十九章 疑云重重武林帖

七月十五，称中元，俗曰鬼节。

月起东方，银辉轻洒。

巫山十二峰，隐约轻纱般云雾之中，益显纤丽秀拔，幽深神秘。

神女峰挺拔高耸，入云接天，在这万籁俱寂的当儿，只有夜风阵阵拂过枝头，流水淙淙划破寂静，除此，听不到一丝声息……

神女峰的景色，美在秀丽，美在清幽；古来的神话，更为它抹上一片神秘的色彩。

在这明月冷辉之下，夜色浓厚之际，它幽静得出奇，美得更迷人。

倘若神女出自月下，身披蝉翼，玉骨冰肌，迎风卓立。就在那轮皓月刚上梢头之际，蓦地，一阵苍劲谈笑声划破巫山空寂，神女峰下飘来了两个人影。

月到圆时分外明，今夜的月光照得巫山纤细可见。藉着这皎洁月光，可以看得很清楚。

左边是蓬头垢面、鹤衣百结的老叫化，面貌清瘦，银发猬髯，正是丐帮五老九指追魂苍寅。

走在右边的，是个须发如雪，精神矍烁，手持一根龙头拐的锦袍老者，正是那天龙堡主齐振天。

这二老步履轻健，一路谈笑地走向神女峰。

只见那九指追魂苍寅摇头笑道：“我老要饭的怎么也想不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哪一天不好挑？我们这位宇内第一奇才的夏少侠，怎么偏偏挑上这个阎王爷放鬼的日子？大白天里倒还好，又是在夜里，弄得我要饭的真有点毛发悚然之感，老要饭的平生杀人无算，等会儿我可要找少林老和尚替我念念经，免得让那些冤鬼缠上身来。”

皓首神龙齐振天老眼狠注，望着苍寅笑骂说道：“有道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这老化子头大概生平做了太多亏心事，要不然怎么那么害怕？像你苍老五这把即将入土的年纪，就算让那些冤鬼拘了魂儿去，也不算夭折，何必再欠少林老和尚的人情债？其实，你老化子头可放心，今夜那些孤魂野鬼到处有东西吃，何必单找你这榨碎了骨头也难见油水的要饭化子？”

苍寅哈哈大笑，声震夜空：“齐老儿，有你的，看不出你那双干瘪的老嘴皮还真损得可以，冲着你这番话儿，我老要饭的也应该放点心。不过，齐老儿，稍时要是冤鬼找上我老要饭的，你可不能来个拔腿开溜，见死不救啊！”

齐振天一笑说道：“苍老五，别尽打哈哈了，快走吧，说不定少林老和尚他们早到了。”

苍寅摇头笑道：“那是齐老儿你太以孤陋寡闻，中元鬼节，和尚道士们正在忙着超渡那些孤魂野鬼，老要饭的认为他们绝赶不到咱们前头。”

齐振天“哈！”地一声，说道：“看来我真是老糊涂了，怎么忘了这回事儿……”

话锋微顿，神色忽转庄重，接着道：“老化子，你素称老灵精，以你看夏少侠今夜召我们至此，是为的什么？”

苍寅笑道：“齐老儿，这已经到了地头儿了，你猴急个什么？为着什么稍时自当揭晓，还怕到时候夏少侠不说么？”

齐振天老眼一翻，佯怒说道：“臭化子，叫你少打哈哈你听见了么？我

问你，你到底是知也不知？”

苍寅摊手耸肩，一笑说道：“齐老儿，你问我，我又问哪一个去？跟你齐老儿一样，我老要饭的也是满头雾水，莫明土地堂。”

齐振天情知不假，皱眉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忽又抬眼说道：“臭要饭的，你看会不会是跟上回千毒门所传武林帖同出一辙……”

苍寅白眉双轩，目射精光，“呸”地一声，怒骂说道：“齐老儿，老要饭的看你是快要伸腿、瞪眼儿了！千毒门那小王八羔子是个什么东西，凭他也配跟夏少侠比，他要是能够得上夏少侠一半儿，我老要饭的早跟他跑了……”

齐振天老眼一瞪，反唇骂道：“臭要饭的，你吼什么？谁要你比来着？我只问你夏少侠是否……”

话未说完，苍寅已然戟指大笑，说道：“齐老儿，要饭的说你快要伸腿瞪眼儿了，一点没错！你就根本不用你那颗老寿头想想，夏少侠当初不准天下群雄参与千毒门那阴谋勾当，理由是咱们不能引虎驱狼，招来更大灾祸，既然这样，他还会

齐振天以牙还牙，突然也“呸”地一声，怒骂道：“臭要饭的，我看你才是不用你那颗刺猬头呢！请问，你怎知夏少侠他不是筹划成熟，要领袖群伦，凭我大汉民族之力，光我神州，复我华夏，尽逐满清，报仇雪耻呢？”

一番话听得九指追魂苍寅瞪目张口作声不得，良久，方连连摇头说道：“厉害！齐老儿，我领教了，老要饭的没想到你还藏此绝招儿，倒打我一钉耙……”

略一沉吟，接道：“有可能，虽未敢断言，但希望如此，设若果然如你齐老儿所言，老要饭的要沐浴焚香，对老天爷叩上三百个响头。”

说话间已至神女峰下，两个人停下脚步，看了看路径，才要举步。

只听那神女峰腰有人引吭朗声高吟，其声清越，袅袅直上，由远而近。

“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阴。

旦为朝云。

暮为行雨。

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齐振天听吟微愕。

苍寅闻声知人，道：“没别人，准是那不归谷端木长风那不争气的宝贝儿子，老子荒唐儿风流，这方面那小子算是接了衣

钵……”

话声未落，神女峰腰一条蜿蜒山道上飘然转出一位玉面朱唇的青衫书生，容比潘安，貌赛子都，手中玉骨描金扇轻挥摇动，足下四方步行云流水，昂首摇晃神采飞扬，委实不愧是风流俊俏美少年。

正是那位不归谷少谷主端木少华。

他想必是一眼望见了月光下并肩伫立，四目投射的两位武林奇客，呆了一呆，吟声倏止，身形平射，飞掠而来，老远便施礼说道：“两位前辈，别来无恙？”

一谷声名远在三堡之上，齐振天不便怠慢，连忙还礼说道：“托公子的福，老朽尚称粗健。”

苍寅则翻了翻老眼，爱理不理地粗声粗气反问，道：“怎么？小子，你那老子又派了你代他出席？莫非躲在不归谷依红偎翠，贪恋温柔，不肯出来

么？”

端木少华生性狂傲，目空一切，他甚至连诸大门派掌教都未放在眼内，唯独对这神鬼皆愁，令人头大的风尘异人敬礼有加，不敢放肆，俊面一红，赔笑说道：“前辈说笑了，家父坐关未满，不能亲自赴夏大侠宠召，特命晚辈再次代为出席，一则听候差遣；二来也可多领诸位前辈教益。”

“好伶俐的甜嘴。”苍寅冷冷说道：“端木长风有儿如你小子，老怀堪慰了！小子，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端木少华道：“晚辈中午就到了，来得太早，所以到处逛了逛。”

苍寅道：“都逛了哪些好地方？”端木少华面上又是一红，郝然笑道：“其实，晚辈只去了巫山之阳与神女祠两处地方。”

苍寅“哼”地一声，道：“好话，前言不搭后语，小子，你在巫山之阳与神女祠流连了这大半天，你想干什么？也想做做高唐梦。这倒好，人家是在高唐做梦，你却跑来巫山移樽就教。”老化子毫不留情，端木少华红透耳根，大惭俯首。

齐振天看不过去，有意解围，望了望九指追魂，皱起白眉，道：“臭要饭的，你有完没有，天色不早了，你敢让夏少侠久等？别在这儿嚼舌了。”

苍寅看都没看他一眼，意犹未尽地凝注端木少华，继续发他那“长者之威”，冷然说道：“小子，‘是真名士始风流’，等到有朝一日你成了真名士之后，再风流不迟！如今，老要饭的劝你改改你那自命风流的性子，要不然总有一天你会跟你老子一样，差点做了牡丹花下冤死鬼。听着，回去时告诉你老子，就说苍老五说的，叫他出来晒晒太阳，再憋下去就要发霉了，前面带路。”

端木少华如逢大赦，暗暗松了一口气，连忙应声称是，转身大步行去。

走了不到三步，他突然转过头来说道：“二位前辈，日间我去过葫芦谷一趟，名副其实，果然像只葫芦，四面峭壁陡势天生，一平如削，只有谷口一处可供出入，夏少侠怎么选上这个地方……”

齐振天尚未来得及说话，苍寅已然老眼双瞪，没好气地截住话头，道：“你小子这不是废话吗？葫芦谷不像葫芦，它难道

紫凤钗会像个夜壶不成？只有一个出入口还不够？怎么？你担心夏少侠到时堵住谷口，坑了你？”

卖力不讨好，一句话换来个硬钉子，看来还是三缄其口，少说为妙。

碰上这要饭化子头，端木少华只有自认倒楣，一点脾气也没，连忙掉过头去，放步疾奔。

葫芦谷在神女峰西，这老少三人一放开步履，不消片刻便已到达葫芦谷外。

苍寅与齐振天站在谷口借着月光只一打量葫芦谷形势，立即心神震动，面面相觑。

端木少华说得不错，这葫芦谷形势果然极为险恶，险恶得令人觉得秀丽绝伦的神女峰下似乎不应该有着这么一块地方。

完完全全的谷呈葫芦状，由谷口内望，谷内占地不大，地面上到处黄土碎石枯草成片，与神女峰清葱苍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成弧形的峭壁，高有百丈，奇陡如削，石色深褐，青苔满布，应是滑不留手。

委实是只有谷口一处可供出入，而这谷口的宽窄也不过数尺，只能容两

个人并肩进出。

倘若人在谷中，封死谷口，那的确是猿猴难攀，飞鸟难渡，要想生离此谷，那是痴人说梦。

诚如端木少华所惑然不解，天下灵山胜地到处皆是，夏梦卿他怎么会选上这个地方，柬邀武林群雄，作为约会之地？

也诚如苍寅所莫名其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哪个日子不好，夏梦卿他怎么偏偏挑上七月十五这个鬼气阴森的月圆之夜？

这是个疑团，但是武林帖具名的是“夏梦卿”这三个字，这疑团根本就不成其为疑团了。

苍寅、齐振天对笑摇头，并肩行入谷内。

这老少三人，是到得最早的一对半。

谷内空荡寂静，还看不到一丝人影。

地是黄土碎石，不足沾污衣服，当然鹑衣百结的要饭化子苍寅更不会在乎脏不脏，与齐振天就在谷中盘膝坐下，静等其他赴会的一干群豪到来。

也许是怕弄脏了那袭青衫，或者是怕有损洒脱的风度，再不然就是当着长者面前，端木少华依然负手站立一旁，一双冷芒闪烁的犀利目光，不住打量着谷中险恶形势，频频皱眉，闭口不言。

老的一对，却是甫坐下便打开了话匣子。

只听苍寅豪声说道：“齐老儿，你不觉得此时此地，咱们面前缺少了点什么吗？”

齐振天呆了一呆，道：“缺少什么？”

苍寅抹抹嘴，咽了口唾沫，道：“酒！齐老儿看你颇似风雅之士，怎么跟块死木头般点不透？人生难得几回醉，莫使金樽空对月，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此时此地若来上一壶美酒，三五小菜，举杯当头邀明月，或慷慨悲歌，或低声吟哦，这岂非人生一大快事？”

望着那副馋相，齐振天不禁捋髯失笑，道：“臭要饭的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诗人墨客风雅事，看你这副脏猴儿相，披上龙袍也不像皇帝，你若文绉绉、酸溜溜地来上那么两句，准会笑掉人大牙，哪里是触景生情，分明是又在发饞。别急，说不定夏少侠早备丰盛的酒宴等着你呢！”

苍寅双目一瞪，戟指怒骂说道：“齐老儿，你这是狗眼看人低，怎么？我老要饭的难不成生就穷贱粗俗命？你别看老要饭衣衫破烂，长相不好……”

指了指端木少华，接道：“这小子长得又标致，穿得又体面，他肚子里的玩意儿不见得会比我耍的多。”

向着端木少华一仰脸，道：“对么？小子？”

端木少华拍马犹恐未及，哪里敢说个不字？连忙赔笑说道：“当然，当然！老前辈上通天文，下识地理，遍及诸子百家，旁涉三教九流，无所不精，无所不通，晚辈不及万一，怎敢比拟。”

苍寅冷冷回顾齐振天，有点洋洋自得，傲然说道：“听见么？齐老儿？”

这下马屁拍响了，端木少华却憋了一肚子闷气。

齐振天笑道：“听到了，你臭要饭的满腹狗杂碎，委实令常人难及万一，不敢比拟了。”

端木少华听得暗呼痛快。

苍寅一瞪老眼，方要佯怒反骂。

蓦地，佛号震耳，葫芦谷口人影闪动，飘然走进数人。

“阿弥陀佛，贫衲以为早到一步，却不料仍落人后着，两位老檀越、少谷主别来无恙？”

好快的身法，二十余丈距离，话落人到，正是那以少林掌教大悲禅师为首的诸大门派掌教到来。

齐振天连忙站起，偕同端木少华双双趋前见礼，互做寒暄。

苍寅却慢吞吞地站起身形，拍了拍屁股，目注大悲禅师说道：“老和尚，真亏你还能赶来，老要饭的替你惋惜，错过孟兰法会超渡孤魂野鬼，你老和尚少了一场功德。”

大悲禅师笑容一敛，郑重合十，道：“阿弥陀佛，老檀越何做如是语？夏少侠德孚众望，宇内共钦，只他一纸，便是天大之事，贫衲也要立即放下，耽误正果也在所不计，何惜区区一场功德？”

苍寅悚然动容，大笑说道：“老和尚，有你的！老要饭的我简直肃然起敬，自愧不如。”转过身去分别与武当、昆仑、峨眉……诸派掌教一一打招呼。

寒暄已毕，诸人围成一圈，席地坐下。

苍寅道：“老和尚，你是得道高僧，应具无边佛法，你猜猜看夏少侠突然遍传武林帖，召来咱们，究竟为了哪桩事？”

大悲禅师低诵佛号，道：“阿弥陀佛，夏少侠奇才宇内第一，此举自然蕴有深意，恕贫衲不敢妄加猜测，不过……”抬眼轻扫围坐诸人，接道：“贫衲有一事颇为费解，夏少侠日前曾经莅临少林，并未提及他要遍传武林帖柬邀我等来此赴会，而在夏少侠离开少林两日后，贫衲才突然接到这张武林帖……”

苍寅接口说道：“这不难解释，你老和尚说过，夏少侠这么做，自然蕴有深意。”

大悲禅师微微点头不语，苍寅望了他一眼，再次说道：“老和尚，夏少侠不会无故莅临少林吧？”

大悲禅师那张清癯的老脸上，突然闪过一丝轻微抽动，眉宇间微溢黯然羞愧之色，合十说道：“苍檀越神目如电，明察秋毫，夏少侠的确不是无故莅临少林，出家人不打诳语，夏少侠为的是劝阻少林加入布达拉宫举事之盟。”

诸人俱为震动，苍寅霍地跃起，瞪目挑眉，沉声急道：“老和尚，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些？”

大悲禅师平静道：“日前，布达拉宫曾派两位大喇嘛游说天下，首登少林……”

诸人瞿然惊动，苍寅须发俱张，瞠目怪叫说道：“好厉害，竟效那巧舌苏秦，恐怕他们没有那么好的口才，老和尚，说下去。”

大悲禅师淡淡的接口说道：“他们晓贫衲以大义，说贫衲以公仇，婉言苦劝贫衲加入布达拉宫举义之盟。……”

老和尚苍寅沉声说道：“你没以夏少侠之言斥之？”

大悲禅师道：“贫衲也曾以他们受白衣大食操纵，引虎驱狼，旨不在复国，形同卖国，欲陷百姓于水火之言驳之，但是他们表示……”

苍寅急道：“他们说什么？”

大悲禅师尚未说话，齐振天突然插口说道：“臭要饭的别老打岔行不？”

坐下来静静的听不好么？”

苍寅狼狈的盯了他一眼，愤然坐下道：“老和尚，你说你的。”

大悲禅师道：“他们坚决否认操纵之说，但承认大食人供以火器，从旁协助，真正举事的仍是我黄帝子孙……”

苍寅忍不住又道：“老和尚，你怎么说？”

大悲禅师低诵佛号，道：“阿弥陀佛，公仇私恨，莫敢或忘，谁不想早日尽逐满清，复我河山？贫衲当时确实心动，只是未曾当面答应加盟，请他们容少林考虑三日再做答……”

苍寅倏伸铁掌，一把扣上大悲禅师腕脉，大叫说道：“老和尚，三日之后你是如何答覆的？”

大悲禅师神色泰然，任他攥住左腕，道：“前脚后脚，那两位大喇嘛甫离嵩山，夏少侠已如神龙突降少林。”

苍寅威态稍敛，吁了一口气，松了铁掌，双目仍紧盯大悲不放，道：“老和尚，你有什么脸再见夏少侠？他怎么说？”

大悲禅师慈目突然暴射神光，倏又敛去，道：“苍檀越，只要布达拉宫所出确属义师，大食人真的只是从旁协助，贫衲以为公仇私恨，少林理应率先加入，不敢落人稍后，这应该不是羞耻之事。”

这话不错，倘若果如那两名黄衣喇嘛之言，少林率先加盟，那不但是羞耻，反是无上光采。

只是，大悲禅师他忽略了夏梦卿以前的告诫，夏梦卿他身为失明宗室，雪耻复国，光复神州之心，应该比任何人都要殷切；若无确实根据，若非事不可举，他领导唯恐稍迟，怎会反过来加以告诫阻止？

再说，凭他那威震宇内的玉箫神剑闪电手七字名号，他也断断不会无中生有，谎言骗人，果真如是，他还配称那宇内第一的一个奇字么？

乍听是理，苍寅为之语塞，一时没能答上话。

大悲禅师又道：“夏少侠没表示什么，他只要贫衲代为传言武林各门各派的领袖人物，半个月后在峨嵋和他会面……”“这不结了么？”苍寅突然冷冷道：“你老和尚还有什么费解的？夏少侠他想提早约期，改变地点，所以才突然遍传武林帖。”

这分析也颇合理，听得诸人频频领首，皆表同意。

说话间，葫芦谷口陆续地又走进了好几个人，那是五庄四寨的五位庄主、四位寨主及豫西朝天堡主先后来到了。

看看人数，该来的全到齐了。

看看天色，转瞬即是初更。

按理说，传出武林帖遍邀天下的人，应该先到等候。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片刻之后约期便届，夏梦卿却仍未现侠踪。

尽管如此，谁也未有一丝怨言。

时间悄悄过去。

月影渐渐高移。

初更已届。

蓦地，狂笑惊人划破夜空，在那百丈高低的葫芦谷顶，危崖之上冒起了一个黑衣人。

群雄闻声抬头惊顾，禁不住面面相觑，互相探询。

在场都是当今武林第一等的绝世高手，纵然距离近百丈，在那轮皓月冷

辉照耀下谁都能清晰地看到。

那不是传帖人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

而是白面无须，极其陌生的中年人。

就在群雄满腹疑云，难知所以之际，笑声倏止，崖顶黑衣人向谷底扬声发话：“夏梦卿果然是极孚众望的绝世奇才，单凭一纸相邀，竟能惊动天下，使这多位当世高人不远千里，赶来葫芦谷赴约，委实是令人羡慕，也令人妒煞，可惜，‘夏梦卿’三字害了诸位。”

群雄讶然欲绝，大悲禅师脑际灵光一闪，心神猛震。暗诵佛号，仰首发问，道：“施主何人？怎知贫衲等是夏少侠柬邀……”

崖上，黑衣人突然仰天一笑，又接口，道：“有劳老禅师动问，我是四川提督岳钟琪……”

这突如其来的惊人变故立刻震住群雄。崖顶岳钟琪还有更惊人之语，轻笑接道：“至于我怎知这件武林事，那很简单，我借用了夏梦卿三个字……”

群雄做梦也想不到武林帖是他冒名传下，诩人来此绝地，其心可知！未等他话落，大悲禅师突然目射神光，回首沉喝：“诸位，速速出谷，再迟……”

群雄猛然醒悟，身形未动，岳钟琪已然狂笑连连，得意冲天地再次说道：“现在已来不及了，何待再迟？还是老禅师心智机警，反应神速，无奈，仍是稍稍慢我半步，诸位，请看看谷口。”

群雄才要回顾，大悲禅师已自面色凝重的颓然一叹说道：“诸位，不用看了，谷口已经封死了。”

情道不假，何须再看？群雄闻言心头狂震，顿时呆住。

端木少华究竟年事太轻，倒并非不信，而是忍不住好奇，斜眼偷瞥，一看之下，立即作声不得。

诚如大悲禅师之言，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宽窄只有数尺的谷口已经被人封死。

在这多绝世高手面前，竟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对方的功力、手法可想而知。

唯一的出入口已被堵死，岂不只有束手就缚，任人宰割，坐以待毙。

谷内，刹那间一片如死沉寂……

猛然，佛号高宣暗渗禅门神功狮子吼，声如暮鼓晨钟，震耳撼心，群雄为之瞿然惊醒灵台顿朗，心神一片平静，大悲禅师目注崖顶，肃然发话：“施主将贫衲等诱因此谷，不知是何用心？”

岳钟琪道：“老禅师不必着急，稍时等夏梦卿到来，一切自当揭晓。”

话声方落，九指追魂苍寅银发根根倒竖，瞋目厉声骂道：“岳钟琪，你身为大汉苗裔，卖身投靠，不顾公仇私恨，甘为满朝鹰犬，已属丧心病狂，禽兽不如！如今又卑鄙无耻地将各派领袖诱因此谷，居心叵测，小心你兔崽子日后天雷击顶，遭了报应，殃及子孙……”

“大胆无知狂民，还不与我住口。”岳钟琪想必恼羞成怒，陡扬厉喝，但他旋即又轻笑说道：“要饭的，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何谓卑鄙无耻？兵不厌诈，用兵之道本就虚虚实实，诸位未涉孙吴，懵懂无知怪得谁来？若说我天雷击顶，遭了报应，正如你所说，那是日后！现在诸位命都在我手，还谈什么日后？我只消一声令下，诸位就要烈火焚身，尸骨无存，信不信？”

苍寅白眉双挑，就待再骂，齐振天倏地冷冷说道：“臭要饭的，我也劝你省省力气，哪来的好心情跟这狼心狗肺的东西斗嘴？我还自诩身份呢！你

喊破了喉咙骂破了嘴有用？”

一盆冷水浇头，苍寅心火全消，悻悻然收回目光。再看看大悲禅师那平静脸色，肃穆神情，不由暗道惭愧，自叹不如。大悲禅师淡淡一笑，道：“齐檀越说得对，苍檀越何须急怒？我辈修为讲究一个定字，临危不惧、不惊、不乱才是上乘；做不到这点，那便无补于事，反蔽灵台。苍檀越当知儒家五字定、静、安、虑、得，如此，何妨大家仍然坐下，平心静气，依然固我，仿若无事地共思出谷之策。”

大悲禅师果然不愧是领袖武林的少林掌教，委实是位佛门得道高僧，别的不论，单看这份面临生死边缘的镇定功夫已是常人难及万一，即连其他诸门派掌教也自愧不如。

群雄依言各归旧位，盘膝坐下，鸦雀无声。

显然，都在竭尽心智，埋首苦思，搜寻那出谷之策。

修为有深浅，的确是丝毫勉强不得。

大悲禅师等几位当今各门派掌教，俱是面带安详笑意，垂目打坐。

苍寅、端木少华与齐振天等，也即闭目膝盘，恍若入睡。唯那五庄、四寨之主虽然也是闭目盘膝，脸上的神色却是显得急躁不安，绝难与前者相比。

其实，这也难怪，谁让他们面临生死边缘，绝无选择余地？谁让他们身陷葫芦“死”谷，插翅难飞，欲渡无从。崖上，岳钟琪目射阴毒下望，负手傲立，嘿嘿冷笑不已。就在他笑声歇止，张口欲言之际。

背后忽然传来一个比他那冷笑还要冷上十分的话声：“阁下，你遍遣手下鹰犬，约我到此何干？”

岳钟琪心弦震动，霍然转身。

夏梦卿不知何时已然面色冰冷，卓立身后两丈以外，目光冷峻，气度慑人。

还好人家没有出手暗袭，否则他纵有十条命也早已跌落葫芦谷底粉身碎骨，变为血肉一摊。

饶他岳钟琪良将虎胆，如何地阴狠毒辣，也不禁倒抽口冷气，机伶寒噤，暗捏一把冷汗。

定了定神，目光微转，刹那间惊骇之态尽敛，缓缓走前数步，扬眉笑道：“我没想到你真会来……”

“少废话！”夏梦卿剑眉微挑，冷然接口，道：“夏梦卿没有不敢赴的约会，告诉我，有何贵干？”

显然，他还没有发现谷底被困群雄。

岳钟琪又向前走了两步，笑道：“没别的，想跟阁下商量点事儿。”

夏梦卿道：“什么事，说！”

岳钟琪毫不以为忤，其实他也未必敢，道：“阁下明知，何必故问？”

“要那两样东西？”夏梦卿冷冷笑道：“你胆大的令我惊奇，记得我对你说过，只要你认为有把握，随时可找我夏梦卿，现在你自认有了十分把握么？”

“当然！”岳钟琪微微笑道：“若不仗恃着点什么，岳钟琪岂敢轻捋虎须，冒杀身之险约你来此？我生平从不打没把握的仗，虽不敢说有十分，倒也该有个九分九。”

夏梦卿星目凝注，淡淡说道：“我怀疑你那仗恃是否足以使你立于不败之地。”

岳钟琪扬眉微笑，笑得狡黠，道：“是与否阁下稍时自当知道，如今，我不想多做无谓口舌之争。”

有道是：艺高人胆大。夏梦卿虽然明知岳钟琪必有仗恃，否则他绝不敢故弄玄虚地约自己来此谈判，但他怕过什么？眉梢微挑，道：“那好，你说吧！”

岳钟琪阴险的目光轻轻地看了夏梦卿一眼，道：“我拿武林各门各派领袖人物的性命，交换你窃自大内的两样东西。”

夏梦卿自然还不知此刻群雄正困崖下，他想纵声大笑，终于忍住，轻蔑笑道：“就凭你岳钟琪和几个酒囊饭袋，庸碌蠢才的大内鹰犬，想找他们麻烦？我劝你趁早别动这念头。”

岳钟琪道：“我认为那已经足够了，我无须寻上门去找他们麻烦，我可以把他们调往一处予以囚禁，来个集体屠杀。”

夏梦卿忍不住笑道：“你太看得起你那岳钟琪三字了，我觉得你有点痴人说梦。”

岳钟琪阴阴说道：“岳钟琪三字的号召力自然不够，但如换上夏梦卿三个字应该又当别论。”

夏梦卿心神微震，霍然色变，目射冷电，沉声喝道：“你敢！”

入目那慑人威态，岳钟琪禁不住心中一慎，身不由主的倒退一步，枯禅掌下幸逃一死，到如今余悸犹存，他不得不预做防备，否则，谋人未成身先死，那才冤枉！表面上，他仍然自持镇定，道：“这个胆我还有，我已经这么做了，若之奈何？”探怀取出一张武林帖弹指射过。

夏梦卿轻伸两指，钳住那张武林帖，只略一注视，立即心头狂震，神色大变，身形电闪，逼近一丈，厉声问道：“他们呢？”

岳钟琪唇角微扬，侧身让路，指了指崖下。

夏梦卿身形再闪，扑近危崖，谷底情状一目了然，不由他不暗暗心惊，顿时怔住。

身后，岳钟琪得意扬笑：“阁下，怎么样？凭这些人质值得一谈么？”

夏梦卿缓缓转过身形，星目暴射冷芒，语气冰冷，一字一句地道：“岳钟琪，你敢动他们毫发，我会把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

岳钟琪微微笑道：“一命换天下武林精英，岳钟琪死的值得！阁下如不忍心看他们尽埋此谷，那么交出那两样东西，我保证他们毫发无损地各回来处。”

夏梦卿道：“岳钟琪，倘若我不答应呢？”

岳钟琪目光一转，笑指对崖说道：“看到对崖吗？凭阁下目力，应该不难发现，在那林木山石之后，我预伏了多名大内侍卫，只消我一举手，他们便会把准备好的硫磺、柴捆等物引着火一起丢向谷中，葫芦谷谷口已封，形势险恶，飞鸟难渡猿猴难攀，余下的，阁下自己想吧！”

夏梦卿神目如电，他看得出，对崖布置果如岳钟琪之言，山石后、林木间，更是堆满了引火之物，那些大内侍卫中，为首的红衣喇嘛正是雍和官侍卫领班大喇嘛铁别真。

夏梦卿不禁骇然，耳边却又传来岳钟琪那深深得意的话声：“我再奉告一句，我已经告诉过他们，假如他们在对崖看见我有什么不测，或者为你所制，不准管我。那时，我仍可有这多位武林高人陪葬，死得应该很值得。”

夏梦卿收回目光，淡淡说道：“看来，你已立于不败之地，一着受制，

全盘皆墨，我是输定了。”

表面上，他平静异常，其实，眼前的情势令他有突坠冰窟之感。他知道，急怒解决不了事，而且显得多余。

他不得不承认输了，因为岳钟琪这一着太以高明，高明得令他毫无还手之力。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尝到怕的滋味，那是为别人，为这谷底天下武林精英，各门各派的领袖人物。

假如为他自己，他仍能视若无睹，谈笑自若，丝毫不放在心上。

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尝到输的滋味，他睥睨宇内，叱咤武林，多少年来，何曾遭遇到像今夜这种只能处于挨打地位的挫败？这输的滋味令他很不好受。

兵书与那本前明忠义臣民名册固属重要，是他反清复明，不可或缺的东西；而这谷底数十名武林领袖人物的性命，应该比这两样东西更为重要。

独木难撑大局，一人不足以复兴，假如他为了保有这两样东西，牺牲了谷底群雄，那是不智之举。到那时，他纵然有了这复兴宝典，凭他一个人又能做些什么？

况且，在道义上也太以说不过去。

虽然，为了民族复兴大计，可以在某些方面做任何牺牲，但是他究竟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他有血有肉、有感情，侠骨柔肠，剑胆琴心。再说，这种牺牲是最不智的，不但无补大局而且对大局影响甚巨，他没有必要做这种无谓而愚蠢的牺牲。

那两样不可或缺的东西，失去可以再找回来；倘若牺牲了这多位武林精英的性命，人死不能复生，他不是大罗金仙，没有生死人而肉白骨的无边道行，那就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数十年内还谈什么复兴大计。

衡量之下，孰轻孰重，立即了然。

他受人挟持，万般无奈之下，暗暗一叹，刚要点头认栽。

岳钟琪不知道，他只当夏梦卿正在犹豫难决，思索对策。突然声扬狞笑，望着对崖高声叫道：“铁别真！给点颜色，让他看看。”

对崖，铁别真右臂微抖，三缕火光飞坠葫芦谷里，火烟起处，谷底枯草立刻燃着大片，山风助长了火势，立刻浓烟四起，火焰直冒。

夏梦卿又惊又怒，目眦俱裂，直欲喷火，剑眉倒挑，厉声喝道：“岳钟琪！叫他们住手！夏梦卿认输就是！”

当然，岳钟琪他只是在示威，见好还能不收？向着对崖叫了一声：“铁别真，先停手，听候令谕。”

然后，转过头来望着夏梦卿嘿嘿笑道：“阁下，咱们君子风度，拿来吧！”缓缓伸出右手。

谷底的火，并未能惊动闭目盘坐中的群雄，谷顶夏梦卿那声厉喝，却使得群雄如遭电殛，霍然跃起，大悲禅师首先扬声说道：“贫衲大悲，夏少侠已经来了么？”

夏梦卿没有理会岳钟琪，卓立崖顶，目注谷底大悲禅师及天下群雄说道：“夏梦卿在此，因我一人连累诸位身陷谷底，中人奸谋，夏梦卿愧疚良深，至感不安。”

大悲禅师高宣佛号，合十说道：“夏少侠怎出此言？是贫衲等懵懂无知，一点不察，反连累了夏大侠倒是真的……”话还没说完，九指追魂苍寅突然

振臂大呼：“夏少侠，听苍老五一言，老要饭的不知这兔崽子用意何在，可是明知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不管那兔崽子要干什么，夏少侠可千万别因为我们这些臭皮囊，中了他的计，遂了他的心，否则老要饭的我今夜宁可一头碰死巫山。”

话声方落，天龙堡主皓首神龙齐振天也自扬呼说道：“臭要饭的说得对。夏少侠莫使我等死不瞑目，为鬼含羞。”

“无量寿佛……”

一时谷底尽是激昂慷慨陈词声，充塞夜空，震撼巫山，惊天地而泣鬼神，风云为之色变，草木为之含悲。

夏梦卿全身热血沸腾，胸气激荡，星目欲湿，立身崖顶，久久不能答话。

岳钟琪慑于浩然正气，毛发悚然，心惊肉跳，嘿嘿说道：“阁下，你是聪明人，更是血性奇男，人家有情，你岂能无义？要知道良心……”

夏梦卿霍然转身，面色铁青，双自微赤，挑眉大喝：“岳钟琪，你与我住口！”

人虽在挟持之中，神威犹在，岳钟琪一懔住口，身不由主，退了一步。

夏梦卿不屑多看他一眼，转过身去，向着谷底群雄强笑说道：“诸位请放心，也请稍安毋躁，此事夏梦卿自有主张。”

谷底顿时一片寂然。

无可讳言地，岳钟琪适才那句话，确曾深深地击在夏梦卿的心坎之上。

那话不错。人家有情，他岂能无义？如果谷底群雄尽是些贪生怕死，不识大体之辈，他可以改变主意弃之不顾；但是，他们全是凛然忠义慷慨之士，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绝不愿羞愧苟活，他怎能弃之不顾？

而现在的情形，又令他十分为难。这些侠义之士，如果发现一点他夏梦卿因他们而无奈俯首的迹象，他们说得出，做得到，真会集体自绝谷底，来个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这样岂不更令他负咎终生，遗恨千古？

想了又想，只有咬牙横心，当下向岳钟琪冷冷说道：“我心意已决，现在的情势，除了我以两样东西换取天下群雄之外，别无选择的余地，我答应交出那两样东西。可是我告诉你，假如我给了你东西之后，你敢有一点不履行诺言，打开谷口，放出群雄，除了你们个个陪葬之外，我还要你们皇上那颗脑袋，你瞧着办吧！”

说着，就要探手入怀。

岳钟琪的神情显得既紧张、又兴奋、更得意，面带诡笑，再度伸出右手。

蓦地，佛号震撼夜空，谷底，大悲禅师颤声发话，道：“阿弥陀佛，崖顶之言，贫衲已悉入耳中，夏少侠真欲陷贫衲等于不义么？”

夏梦卿心神一震，那只本要探入怀中的右手停在胸口，他没料到大悲禅师会不惜耗费真力动用那禅门至高无上的神功，天耳通，摄听崖顶他与岳钟琪的对话。

现在，他更为难了，他知道：目前除了不说话，或者和岳钟琪双双走出一里之外，否则就别想逃过这位佛门高僧的双耳，而这两个办法都行不通。

他不在近前，铁别真等那些大内鹰犬，万一阴损狠毒地毁了诺言，烧死群雄，这姑且不论。就是他们守信打开了谷口，群雄仍是死路一条，因为打开了谷口，就表示夏梦卿他低了头，答应了条件，遂了岳钟琪心愿，这些忠义之士，必然会立即自绝当场。

这怎么办？

答应不行，不答应也不行。

面对如此情势，这位宇内第一奇才，顿感束手，五内欲焚，没了主意。

岳钟琪，好不紧张，连忙嘿嘿笑道：“阁下，我时间无多，你也应该不会愿意谷底这些人，久做我阶下之囚。”

他是唯恐夏梦卿会不顾一切地改变了主意，是以不得不催促夏梦卿快一点。

夏梦卿目光呆滞，根本就像没听到，良久才面色木然，唇边闪过阵阵抽搐，近乎自言自语地说道：“天不助我，横竖都是一死，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死得瞑目，死得壮烈，成仁取义，庶几无愧？……”

他说来平淡，岳钟琪可差点惊破了胆；表面上，他不能不强装镇定，耸肩摊手，一笑说道：“阁下怎么也有这种想法？有道是：蝼蚁尚且贪生。我不以为他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会……”

“闭嘴！匹夫！”夏梦卿突然瞋目大喝，激动得失了常态：“岳钟琪，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的廉耻丧尽，贪生怕死吗？面对这么多位忠义之士，你应该羞煞愧死，身为汉族苗裔，你竟然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迫害同类，留你何用？你只要敢，你就支使那些大内鹰犬动手吧！我让你遭报应。”右掌缓缓提起。

岳钟琪没想到原来十拿九稳的办法，会在这转瞬之间，起了那么大的变化，一连退了两步，目光难掩心中恐惧，嘿嘿扬笑，笑得颤抖且极为勉强：“夏梦卿，你，你，我不以为你会这般贸然轻举妄动，你真的不顾谷底那批人的性命了么？”

夏梦卿星目喷火，咬牙说道：“岳钟琪，你少说废话，也莫再以此要挟我！谷底都是大汉民族碧血赤心的忠义之士；为民族大义，为复国大计，他们愿意死，能死，他们死得重于泰山，死得轰轰烈烈，名传千古，永垂不朽。不像你这民族的叛贼死得令人不齿、令人唾骂，知道这两句么？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你，我要你学学秦桧、万俟卨那两个奸贼，也跪在这葫芦谷底！神女峰何其有幸；而你，岳钟琪，却玷辱糟蹋了一块白铁……”

岳钟琪岂止脸上变了色，简直心胆欲裂，连连倒退，骇然说道：“夏梦卿，你真敢这么做，你可不要懊悔……”

“住口！匹夫！”夏梦卿陡扬轻喝，掌提至胸，已凝足了枯禅掌力，恨得咬唇出血：“正邪自古同炭冰，奸佞由来难得头，你死了这条心吧！”

岳钟琪魂飞魄散，就要挥手张口传令。

夏梦卿陡挑剑眉，扬掌待发。

千钧一发，惊心动魄。

蓦地，神女峰后响起一声震天慑人的霹雳大喝：“岳钟琪，你敢！”

一条魁伟的黑影与一条无限美好的纤小雪白的人影划空疾射而至。

夏梦卿倏然惊顾，一见那双人影，面上表情难喻，顿时怔住。

岳钟琪目力也不差，身形一颤，连忙俯首躬身：“卑职该死！卑职不知侯爷与夫人也在此地……”

黑白人影先后射落崖头，正是那神力威侯傅小天与薛梅霞。

傅小天没理躬身恭迎的岳钟琪，第一眼就看夏梦卿，环目神光闪烁，咧嘴笑道：“老弟，你好。”

夏梦卿此刻威态尽敛，俊面还带点煞白，微微一笑，道：“托侯爷洪福，夏梦卿尚称粗健。”

立即转过头望着站在傅小天身旁的薛梅霞，唇边却是微抖地强笑说道：“小妹，你好。”

薛梅霞打从一现身，美目就始终紧紧地盯住了他，闻言，那原本就在目中徘徊的闪烁泪光，毅然往外一涌，但她到底没让它坠落胸前，牵动了一下香唇，笑了！笑得令夏梦卿心碎肠断，她没答夏梦卿问话，道：“夏大哥，我终于还是找到你了，真是不容易啊！”

夏梦卿一袭儒衫无风自动，玉面上飞快地掠过一丝痛苦的抽搐，笑了笑，没有说话。

而薛梅霞却没有放过他，无限柔婉地轻轻说道：“夏大哥，你的伤势，全好了么？”她根本没顾虑到夫婿就在身旁，这种问话的神态、语气，能令每一个做丈夫的嫉妒。

傅小天，他始终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两个，丝毫没有介意。

夏梦卿有意无意地避开了那双令他心悸的目光，淡淡笑道：“谢谢你，小妹，我的伤势早就好了。”他似乎不愿多说一句。

薛梅霞应该是满腹的话儿，可是她如今就不知该从何处说起。

一时，空气静得很尴尬。

傅小天是有心人，望着夏梦卿一笑，打破沉默，说道：“老弟，咱们待会儿再谈，容我先把事情解决一下。”

转过头来，立刻沉下了脸。“站好了，听我说话。”

岳钟琪这才敢抬起头来，站直身子，恭谨答话，说得战战兢兢：“卑职，卑职洗耳恭听。”

傅小天扬了扬浓眉，道：“岳提督，我这次出京，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岳钟琪想使狡猾，可是当着这位神力威侯，他不敢，只得答道：“卑职知道。”

傅小天环目威棱一闪，沉声说道：“那么？你敢抢我的差事，谁给你的胆子？是因为你身怀密旨，我不敢拿你怎么样，是么？”

岳钟琪吓得机伶一颤，连忙躬身俯首：“卑职天胆也不敢冒犯侯爷。不过，卑职斗胆以为维护大清朝廷的安宁，这也是卑职的责任。”

好利的一张口，傅小天神色一变，倏又淡淡笑道：“算你有理，现在我告诉你，我自请出京，为得就是找回那两件御藏重物，这件事，我会做，用不着你们帮忙。”

岳钟琪道：“卑职省得。”

“那就好。”傅小天淡淡说道：“我来了大半天了，刚才的事，我已经了然，你这种手法太卑鄙，也嫌得太阴毒！现在你传令，让他们撤去埋伏，打开谷口。”

岳钟琪低着头没动，也没答话。

夏梦卿星目异采一阵闪动，难掩激动地忍不住插口说道：“侯爷，夏梦卿已领受良多，你怎好……”

傅小天转过脸来一笑接口，道：“老弟，你别搭腔儿，这是咱们两个的事，我不愿意别人插手涉足，要知道我也不会放过你，不过我不会用今夜这种办法。”

夏梦卿微微挑了挑剑眉，笑了笑，道：“既然如此，我只有再领一次情了，错过今夜，我随时恭候。”

傅小天浓眉一剔，大笑说道：“老弟，你知道我为什么赶来吗？老实说，

我目的不是替你解围，而是我揣测你阁下要藉雷雨做龙腾之动，好在完全不是那回事，否则今夜你我便势成水火，那将不是像现在这样谈笑言欢了，所以，你大可不必领什么情。”

夏梦卿心中微微一震，面泛淡笑，没再说话。

傅小天也望着他笑了笑，随即转向岳钟琪，沉下脸，问道：“岳提督，我的话你听见了么？”

“卑职听见了。”岳钟琪低着头做如是语。

傅小天神色微变，目射威棱，沉声说道：“岳钟琪，你敢不听？”

“卑职不敢。”岳钟琪身形一颤，头垂得更低，道：“只是，卑职奉旨行事，身不由主，请侯爷恕罪。”

傅小天听得一句奉旨行事，面色稍霁，想了一想，道：“看在你奉旨行事的份上，我饶你这次……那么要怎么样你才肯撤伏开谷，说吧！”

岳钟琪倒真有点胆子，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冒了多大风险，闻言，暗捏冷汗，吁了一口大气，道：“谢侯爷不罪之恩，除非夏梦卿立即交出那两样御藏重物。”

傅小天勃然大怒，神色刚变，倏又变为一片平和，淡淡说道：“看来你是非抢我的差事不可了。”

岳钟琪身形又是一颤，答得很狡猾：“卑职不敢。不过，卑职知道侯爷赤胆忠心，谅必不至叫卑职违抗圣旨。”

傅小天突然纵声大笑，声似龙吟，裂石穿云。

“好口才……”笑声一敛，忽做惊人之语，道：“那么，你下令放火吧！我可以告诉你，德郡主也在谷底，你只要认为自己能负得起这个责任，你就烧吧！”双手往背后一负，不再言语。

这话的确像个晴空霹雳，不但岳钟琪心神震动，就是夏梦卿也大感意外。

夏梦卿情知傅小天盖代奇豪，不屑谎言，不会使诈，不由暗暗一叹，心想：看来，自己又欠了她一笔人情债……

岳钟琪却意犹不信，连忙转身抬头，向着谷底竭力察看，不看还好，一看之下，只觉脑中轰然一声，险些昏厥。

可不是么？一个身材纤小的黑衣人儿，不知由何处走出，更不知由哪儿入谷，正自缓步走向群雄，一点儿也不差，正是那刁蛮、娇贵的美郡主德怡。

这一来，岳钟琪可坐了蜡，扎了手！他奉旨行事，甚至可以不听傅小天的，可是，他有几个脑袋，敢连同这位当朝亲贵的大郡主也一起葬身火窟？圣旨没叫他这么做。

岳钟琪呆呆愣立，作声不得，傅小天却淡淡发话说道：“我不妨告诉你，德郡主早已洞悉一切，她比这些被困谷底的武林群豪来得还早，只是一直隐身谷底中，没露面罢了。”

如今，岳钟琪他尚有何话可说，暗暗一叹，就要传话对崖撤伏开谷。

更惊人的事，突然发生。

忽然，数缕火光拖着长长的芒尾，由对崖飞投谷底，引得谷底原已将熄的枯草立即又燃烧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事故，看得夏梦卿、傅小天与薛梅霞三人不由一愣。

莫非是铁别真不听指挥，自做主张？

夏梦卿与薛梅霞暗感惊讶，傅小天却是激怒，岳钟琪更是吓得脸上变了色，目注黝黑一片的对崖，扬声喝道：“铁别真，你敢不听令行事……”

话犹未完，神女峰后突然传来一个阴恻恻的话声，道：“他，只有一个脑袋，只是不能听阁下指挥罢了。”

夏梦卿与薛梅霞，无须回顾，便已闻声知人，心中一震，不由皱眉互觑。

傅小天只觉得话声极为熟悉，却一时想不起是谁，惊讶之余与岳钟琪同时回顾。

四目注处，只见数十丈外神女峰近峰巅处的一株虬枝巨松之上，如幽灵般站着一个人，目射阴鸷，嘿嘿阴笑，不言不动。

岳钟琪立即看出，那便是向他进言献计之神秘黑衣人。

而傅小天一眼便认出，那赫然竟是千毒门主雷惊龙。

岳钟琪当下扬声问道：“阁下，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雷惊龙嘿嘿笑道：“身为良将的岳提督竟然问出这句话儿来，岂不令人可笑？阁下，听明白点，这叫做螳螂捕蝉又叫鹬蚌相争，我就是那在后黄雀、得利渔翁，懂吗？提督大人？”

岳钟琪顿时恍悟他只是被人利用了的工具，真正坠入圈套的是他自己，只觉羞、怒、怕一时俱来，戟指雷惊龙厉声说道：“原来你竟……”

“那当然。”雷惊龙桀桀笑道：“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东西要让你拿了去，我还有混的么？”

夏梦卿与傅小天、薛梅霞三人这才恍悟完全是雷惊龙一人搞的鬼。

本来嘛，岳钟琪哪有这么高明。

傅小天颇为惊怒，惊得是雷惊龙这人委实阴狠狡诈的可怕，怒的是朝廷边陲重臣却被人戏弄于手掌之上，这对大清朝廷来说，实在是件丢人的事。

薛梅霞只感悲痛羞惭，因为怎么说雷惊龙总是她薛家表亲，更是她以前的未婚夫婿，如今雷惊龙成了武林恶魔，她的面上也不光采。

只有夏梦卿摒除了一切杂念，在皱眉沉思对策，他知道，雷惊龙不比岳钟琪，称得上是他一大劲敌，较诸罗刹三君、布达拉宫喇嘛还难斗。

岳钟琪占了这种优势，下了这步棋都令他束手无策，自认落败，如今雷惊龙掌握了全局，那就更不必说了。

岳钟琪他还有顾忌，他不敢把德怡也陷害在内。

雷惊龙他有什么顾忌？不但没有顾忌，而且简直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良机。

稍时只要他一声令下，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夏梦卿他不得不暂时摒绝一切杂念，运用他那超人的智慧思索对策。

蓦地，岳钟琪一声怒叱，就待扑过去，却被傅小天倏伸铁腕，默默地一把将他拉回。

岳钟琪尽管如何急怒，昏了头、红了眼，也不敢有丝毫挣扎，就敢挣扎也是如同儿臂撼山，他面色死白，目眦渗血，急怒攻心，他恨不得与雷惊龙来个同归于尽。

雷惊龙得意还要卖乖，阴险一笑，道：“对了，还是傅侯知机，现下的情势，岂是你岳钟琪能轻举妄动的么？蠢材！”

入目傅小天环目中那双慑人寒芒，不由心中一凛，立刻转了方向，一笑又道：“小妹，很久没见，想念得很，近来好么？”

薛梅霞不想理他，却又不愿显得小气，头也没回，淡淡说道：“谢谢，托表兄的福，我很好。”

雷惊龙目中阴芒一闪，狂笑说道：“小妹，还认我这个表兄，难得，难得。”

这回，薛梅霞没有理他。

雷惊龙嘿嘿一笑，又转了方向：“夏梦卿，你怎么不说话？莫非在运用你那超人智慧，想办法对付雷惊龙么？……”

夏梦卿未予答话。

雷惊龙嘿嘿狞笑又道：“姓夏的，我劝你少费心机，雷惊龙做事向来无破绽可寻。北京城外我拯你于罗刹三君之手，大度饶你不死，我觉得你就该雄心尽死知机早退，含羞带愧地找个地方静静地过过余年算了，怎么还好意思在江湖中与人争长论短，互较雌雄？纵然你偷生苟活，厚颜再出，也应该学聪明点儿，别老逃不出雷惊龙掌握；岂料你仍是那么愚笨糊涂，又坠入雷惊龙网中，这样下去我实在提不起兴趣再跟你争论天下英雄谁属了，因为你太以令人失望。”

这番话尽极讥讽，连傅小天都听得微剔浓眉；尤其是薛梅霞，她花容色变，黛眉倒竖，美目圆睁，险些忍耐不住。她认为她夏大哥绝不能容人轻辱，如果有人侮辱她夏大哥那比侮辱她自己还令她难以忍受。

而，夏梦卿仍是听若无闻，任他轻谩。

雷惊龙毫不放松，继续冷嘲热讽，口气更是尖刻。

“夏梦卿，事到如今，我不妨告诉你，打从你一离开北京到现在为止，你没有一刻能逃出我的双目，说起来你还欠我一笔小小的人情债，记得吗？酒楼代你付资，为你预订客栈，又指引你大内鹰犬的聚会时地。好在，那是我让你一步步步入陷阱的手法，对你有害无利，所以你不必耿耿于怀，思图偿还；你可以想想看，无影之毒所向尸横，我那时如要杀你，应该是举手之劳，用不着我一个手指，恐怕你早就是一具白骨，死得神不知，鬼不觉，今夜还能站在这儿跟我为敌么？”

话声至此微顿，夏梦卿毫无反应，他桀桀一笑，接道：“不过，正如我给你那张纸条上所说，你到底是宇内公认的第一奇才，不应该死得无声无色，那么可怜；再说，那样杀你，也胜之不武，徒污我手。我要正大光明地斗杀你，让天下武林看看英雄翘楚究竟谁属！虽然你令我失望，但我仍初衷不改，饶你数次不死，当着小妹我已还清旧债，剩下来的只有我向你索清夺妻之仇、折辱之耻、毁容之恨了，你我生死一搏约斗之日不远，你好好准备吧。”

薛梅霞静听之余，也不禁机伶连颤，为自己这位昔日情人夏大哥暗捏一把冷汗！她知道雷惊龙所说属实，在那种情形下，他要杀夏梦卿委实易如反掌，夏梦卿在毫无防备之下，的确会不知不觉地中了他的道儿。虽然他曾经数次放过杀害夏梦卿的机会，在薛梅霞心中毫无感谢之意反而更加深了她的痛恨、不齿。

雷惊龙话声一落，她才要开口，夏梦卿突然淡淡说道：“小妹，哪来的那么多工夫跟他罗唆。”

薛梅霞对夏梦卿的话一向听从，立刻闭上檀口。雷惊龙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目闪妒火，嘿嘿笑道：“料不到小妹还是那么听他的话，看来情之一字，当真是……”

薛梅霞娇靥一热，夏梦卿霍然转身，星目暴射寒芒，冷冷说道：“雷惊龙，你说完了么？”

雷惊龙心中暗暗一凛，笑道：“说完了，还有最后一句，你应该记得我在北京城郊对你说的那句话，那句话曾蒙你谬奖，现在就是我证明的机会，乖乖地把那两样东西交给我吧！”

那句话是：“我也只是打算委屈一时，目前我与他们究竟是谁利用谁，现下实在难说。”

这句话曾令夏梦卿心神震撼，他当然记得，点头说道：“那句话曾经改变了我对你的看法，我不会忘记，只要你出发点严正，是为天下苍生着想，谁举事都是一样，我可以把那两样东西给你……”

雷惊龙纵声狂笑，道：“阁下不愧是识时务的俊杰，知进退的高人。”

笑声猛地一敛，阴恻恻地道：“我这人素来多疑，我认为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你是想到了对策，抑或是还有下文？”

夏梦卿淡淡说道：“两者都是！你多疑，我也不会轻易相信人，你如何取信于我？发誓？赌咒？”

雷惊龙笑道：“那有什么用？我自知甚明，今生是没有办法取信于你的了。”

“这不就是么？”夏梦卿道：“你不能让我相信你的出发点和我不一样，我怎敢以大好神州，百姓苦乐冒险，你想让我交出那两样东西的想法，岂不是痴人说梦，近乎妄想么？”

“也许是。”雷惊龙阴阴笑道：“不过，像今夜这种情势，我认为要你交出那两样东西，似乎是很简单！你如果心存侥幸之念，那才真是痴人说梦，近乎妄想，当然，你若不顾谷底那些人的性命，那又另做别论。”

夏梦卿道：“你那么有把握么？”

雷惊龙道：“我向来不做没把握的事。”

夏梦卿冷笑着说道：“话别说得太满，须知生机往往会在绝望的时候出现，世间事很难预料。”

雷惊龙狂笑说道，“天下哪有那么多奇迹？岳钟琪他不敢火葬满室亲贵，我可不在乎！更何况像这种灭除异己的机会难得。我本想看看你那绝处所逢生机，无奈我没工夫，夏梦卿你听着，我比岳钟琪更狠，我可以毒、火兼施，点不点头在你。”

夏梦卿淡淡笑道：“雷惊龙，别拿这些威胁我，武林群雄，他们个个深明大义，愿意死得壮烈，至于那位满室亲贵……你知道，我跟你一样地不会在意。”

雷惊龙阴鹜目光一闪，笑道：“看来我计穷了，既然群雄愿死得壮烈，那位德郡主生死你又不在于，那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夏梦卿，别故作镇定，在我眼前，你最好少来这一套，你若没有顾虑，雷惊龙还能安安稳稳地站在这儿？你点不点头？”

事迫眉睫夏梦卿不得不下决心，故做沉吟，默然未语，暗中却传音傅小天、薛梅霞、岳钟琪三人。

“对崖尽是布达拉宫密宗高手，他们不介意雷惊龙的生死，所以要想擒雷惊龙迫他们就范，那没有用，除冒险一搏，歼敌救人之外，别无良策。稍时我一有行动，请侯爷对付雷惊龙，小妹与岳提督想办法打开谷口放人，那儿可能也有埋伏，务请小……”

心字犹未出口，雷惊龙突然仰天一声厉啸。

啸声方起，月光下，对崖倏然现出一个黄衣喇嘛，袍袖齐展，红光一闪，

十余团火球飞坠谷底，立时熊熊一片，焰烟直冒，触目惊心。

谷底，随即传上九指追魂苍寅大叫骂声。

“兔崽子们，你们有多少火就放吧，要烧就全把我们烧死，可别让老要饭的活着出谷，那就非以牙还牙，一把火把你们那小窝烧个精光不可……”

想必被烟熏得呛住，一阵咳嗽，不闻声息。

一声清越佛号，恍如暮鼓晨钟，只听大悲禅师沉声说道：“命当绝时，逃避无用；命不当绝，何须逃避？诸位请速静坐闭息，不可惊慌奔跑。”

大悲禅师不愧为少林掌教高僧，他知道在这时候必须要保持灵台明静，力持镇定，否则泄了真气，被烟熏呛窒息，那便只有死路一条。

危机已迫，何敢怠慢？

夏梦卿陡扬旷绝神功天龙吟，龙吟长啸裂石穿云，震荡夜空。

啸声里，人似长虹冲天拔起，半空中倏演冠绝宇内的天龙身法闪电疾扑对崖。

他一动，傅小天、薛梅霞、岳钟琪跟着而起。

傅小天扬声震天大笑，天马行空，人如巨灵平飞疾射，扑向峰巅巨松上的雷惊龙。

薛梅霞与岳钟琪则悄无声息地双双掠向葫芦谷口。

两崖之间，距离足有五十丈以上，夏梦卿一飞过四十余丈处，身形已成坠泻之势，刚准备换气腾身，蓦地，对崖一声沉喝，数团巨大的火球如飞射了过来。

布达拉宫密宗高手称得上阴损狠毒，诡谲毒辣，看准了夏梦卿第一口真气不足，第二口真气未提之刹那间淬施袭击，令人防不胜防，躲不能躲。

那数团火球来势凶猛又准，齐射一点，火球未近，炙热之风已近。

这下夏梦卿如被击中，必然是衣衫尽焚，发肤俱伤，直坠谷底；高空近百丈，夏梦卿纵然神功盖世，也绝无生理。

但是，夏梦卿若真的就如此这般地被击中，还称得上什么宇内第一奇才？

心念动处，大静神功倏遍全身，临危不乱，儒袖猛挥，身形借势上升五尺，轻而易举的避过，火球由足下掠过，个个落空。

他不能让火球坠入谷底，助长火势，同时一提真气，反身挥掌，一抛一抓，那几个已然落空掠过的火球应掌倒射而回，流星赶月般反射对崖，去势比来势还疾、还猛。

转瞬之间，崖上布达拉宫黄衣喇嘛二次偷袭，打出的火球无巧不巧的堪堪被那几个倒射而回的火球撞上。

只听波波几声，奇景顿生，火星成雨，赤芒万点，飞罩崖顶。

一时星月失色，冷辉黯然，惨呼四起，纷乱一片，布达拉宫密宗高手魂飞魄散，扑空飞退。

就在此时，夏梦卿人似神龙凌空扑至，玉面煞白，星目喷火，枯禅掌、降龙手左右齐发，锐不可当，威力无匹。

一干密宗高手甫遭火攻，已成惊弓之鸟，哪敢再撄锐锋？退得慢的首当其冲，在惨叫声中，尸体被震激飞；退得快的，犹图做困兽之斗，纷纷暴喝扬掌，打出满天歹毒暗器，疾袭夏梦卿。

密宗暗器，中原罕见，至为霸道，要在平时夏梦卿或许不愿太以大意。

但是今夜他杀机早起，盛怒已久，横了心，红了眼，护身大静神功至高无上，何在乎这些区区暗器？

剑眉双剔，一声厉叱：“杀不尽的番秃，我倒要看看你们能顽强到几时？”

双掌虚空微挥，满天暗器无故自落，枯禅掌再发，布达拉宫密宗高手又自鲜血狂喷，飞尸五人。

剩下的黄衣喇嘛心胆俱裂，哪里还有半丝斗志？惊恐仓皇地向着崖下月色中，四外飞遁而去。

威胁已除，夏梦卿不再穷追，更顾不得那些穴道被制，倒卧林木山石间的一干大内侍卫，转暴向葫芦谷口。

颇出人意料之外，葫芦谷口竟然毫无埋伏，薛梅霞与岳钟琪已然会合群雄移开了那些封堵谷口之物，除了功力稍差的五庄四寨九位庄寨主略中火毒外，其他群雄总算安然渡过危厄。

大悲禅师诸人正在谷口附近就地救治伤者，一见夏梦卿赶到，纷纷起身见礼。

夏梦卿还礼不迭，谦逊说道：“夏梦卿姓名累人，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否则夏梦卿岂不百死莫赎？我正感不安，诸位……”

一眼瞥见薛梅霞拉着德怡，面带神秘的笑容袅袅行了过来，美郡主螭首微俯，似乎有点忸怩。

心中一震，连忙向着大悲禅师低低说道：“掌教勿忘峨嵋之约。”

没有等大悲禅师答话，他便即大步迎向薛梅霞与德怡，先向美郡主一拱双手，道：“多谢姑娘冒险施援手，夏梦卿日后必有所报。”然后立即转向薛梅霞道：“小妹，麻烦你在这儿照顾一下，我要去看看傅侯。”

不容她两个任何一人有开口的机会，身形闪电拔起，如飞掠向神女峰。

第二十章玉女伤情奇峰起

夏梦卿才抵神女峰侧，便遥见傅小天迎面如飞驰来，见着他劈头便问道：“老弟，哪儿去？”

夏梦卿道：“来看看侯爷，侯爷纵了他？”

傅小天蹙眉一叹，说道：“怎么说他总是梅霞的表哥，我怎好太为难他。”

夏梦卿点头不语，旋即又道：“夫人与德郡主都在谷口，群雄中有几位中了火毒，烦劳您驾去照顾一下……”

傅小天截口说道：“你呢？老弟。”

夏梦卿接道：“我还有点琐碎事儿要办，马上会赶回来。”不等傅小天再说什么，双手微拱，笔直掠上峰顶。

傅小天望着夏梦卿逝去的背影摇了摇头，纵身刚要下峰。

“小天。”一声娇呼，月色下，薛梅霞慌慌张张地急掠而来。

傅小天以为谷口又出了什么事，心中一紧，飞步迎上前去，道：“怎么？霞。”

薛梅霞不答反问，急急说道：“他人呢？”

傅小天当然知道爱妻指的是夏梦卿，“哦”地一声，笑道：“我还以为又出乱子了呢。……他说要去办点事儿，马上赶回来。”

薛梅霞突然如坠冰窟，花容倏变，娇躯一阵轻颤，两串晶莹珠泪夺眶而出，无言垂落襟前。

傅小天脸上未褪的笑容立刻凝住，倏伸铁腕，一把握住薛梅霞粉臂，急道：“怎么了？霞。”

薛梅霞失色的香唇微微抖动，良久方楚楚可怜地幽幽说道：“你以为他真的是去办事，真的还会赶回来吗？”

傅小天猛有所悟，顿时呆住，半晌，才无限怜惜地紧紧握住薛梅霞粉臂，歉然说道：“我糊涂！也很抱歉，我没有想到他会……”

薛梅霞微摇螭首，凄惋笑道：“小天，别这么说，这怎能怪你？他要走谁也留他不住……”

傅小天心中一阵绞痛，忍不住愤然说道：“他这人也真是……”

“别说了，小天。”刹那间，薛梅霞转变得极为平静，截住了傅小天话头，淡淡笑道：“走了也好，既是他不愿意跟我们朝夕见面在一起，何必勉强。他凡事顺乎自然比较好，这样也可免彼此痛苦，咱们下去吧！小天。”

傅小天心如刀割，他知道爱妻此际的感受，其痛苦程度难以言喻，他倒希望薛梅霞能放声大哭一场，别把悲伤郁结闷在心里；而实际上他又不能这么说，一时也找不出适当的安慰话儿，只有默默颌首，扶着她缓步下峰。走了几步，突然想起了美郡主，忙道：“德怡呢？她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

薛梅霞轻轻说道：“她说有点事，先走了一步。”说话竟然有气无力。

傅小天心中一震，暗道：看来德怡比我跟梅霞都聪明。笑道：“你以为她也是有事儿么”

“不！”薛梅霞摇头回答，答得甚是平淡。又道：

“我不以为她有别的事，我知道她为了什么。”

傅小天意识地感到一阵无比歉疚，勉强地笑了笑，道：“你早知道了？”

“不！”薛梅霞再次摇头，说道：“我也是刚想起，夏大哥的不辞而别，触动了我的灵机。”

傅小天耸肩说道：“看来事情差不多了，比我预料中的快得多。”

薛梅霞微微地牵动了一下香唇，笑得很勉强，淡淡说：“我的看法不同，我以为德怡转变得再快，倾心再深，但是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不过，我真诚的希望苍天莫负有情人。”

这话是否由衷，只有她自己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地，那就是这话说得自艾自怨，沉痛已极。她对她的夏大哥了若指掌，仍充满了信心。

傅小天没再说话，默默地扶着她踏着月色，走下神女峰……

诚如薛梅霞所料，夏梦卿是有意地逃避她。

也就因为他对薛梅霞旧情难忘，挚爱永存，他不愿跟她朝夕相对，彼此都感痛苦。

还有，他觉得薛梅霞跟了那位人中英杰，宦海奇英傅小天，要比跟着他幸福得多，他敬重傅小天的为人，所以他更不愿打扰人家夫妻间的宁静。

为了爱，他宁愿让那无边的痛苦，啮噬自己的心灵终生，他只希望一个人走得远远地，咀嚼现在的痛苦，回味以前的甜蜜；笑也好，哭也好，除了他自己，绝不让第二个人看到。

有一度，他曾经极力地想淡忘过去，但是形同白费力气，反而更糟！那俩影成双，箫笙合鸣的醉人情景，深深地镌刻在他心灵深处，永远成为不可磨灭的痕迹；丢不掉，剪不断，梦魂萦绕，刻骨难忘。

最后，他下了决心，不再那么徒劳无功地勉强自己。虽然造物弄人，定局已成，往昔的一切绝不可能重演，但是他要为他多乖的今生，保留一段美丽甜蜜的回忆，以备他年暮老时，回忆梦境或捋髯微笑，或放声悲哭。

在傅小天与薛梅霞都以为他已经走得很远之时，他仍旧隐身神女峰巅，并未离去。

冷辉之下，那张冠玉般俊面有点惨白，他的痛苦感受，比薛梅霞犹胜几分，星目微湿，面上掠过阵阵抽搐，险些站立不稳，弄出声响。一直望着这对伉俪相依偎步下神女峰，缓缓消失于峰下茫茫夜色中，他方始举袖拭泪，失神落魄地带着无限孤独与凄凉，转身方待离去。

他想尽速的离开这再逢伊人的伤心断肠地，可是天不从人愿。

蓦地，他忽有所觉，目射寒芒，凝注十丈外一块巨大山石后，沉声发问：“哪位隐身在此？”

石后没人答话，却随着他的话声袅袅现出了一个美艳无双，既娇又俏的黑衣人儿，那赫然竟是美郡主德怡。

德怡没有说话，娇靥上也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将一双美目直楞地望着他，缓缓的行了过来。

夏梦卿大出意外，心头一震，连忙拱手笑道：“原来是郡主在此，郡主怎没跟傅侯伉俪在一起？”

他身受人家冒险解围之情，当然对人家在态度上要客气点。

德怡一直行到他面前数步之处，才停身答话，脸上仍然没有表情，道：“你呢？”

夏梦卿心头又是一震，只觉面上一热，赧然强笑，说道：“我有点事要办，不得不先走一步。”

德怡道：“我跟你一样，不过我没像你生似逃避什么似的，不辞而别。”

夏梦卿大窘，面对着这位美郡主，他竟有口舌笨拙之感，老半天才憋出

一句：“那么……郡主在这儿等我，有事么？”

这好不容易憋出的一句，也大不恰当，德怡突然扬眉笑道：“谁告诉你我是在这儿等你的？”

夏梦卿哭笑不得，这个软钉子碰得不轻，当下一拱手，道：“郡主既然不是有事等我，那么我这就告辞了。”说罢，就要转身离去。

“慢点！”德怡忽地一声轻喝。

夏梦卿扬眉说道：“怎么？”

“不怎么。”德怡一张脸转瞬之间又绷得紧紧地，冷然说道：“告诉你好了，我是在等你。”

夏梦卿呆了一呆，有点啼笑皆非，望着她皱眉笑道：“既然如此，郡主何必相戏？有什么事儿请快说吧！我还有急事待办……”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德怡刁蛮地偏着头说道：“你如要问我跑到这儿等你有什么事……简单不过，你应该记得我在玉泉山告诉过你的那句话：天涯海角我也非找到你不可。”原来仍是为了玉泉山上那件事……

看来，她仍然耿耿难释。

夏梦卿不禁暗暗摇头，想说些什么，一时没说出口。

德怡却一副不讲理的神态，眨动着一双大眼睛再次发话，咄咄逼人：“说！你为什么不顾身份，自毁诺言，偷偷溜掉？害得我跑遍江湖，历尽风霜，饱尝辛苦地到处找你。说呀！”

夏梦卿无可奈何地耸肩一笑，说道：“郡主阁下，你也应该记得，我没有肯定地答应你在那儿久等，我不是说了么？我这个人一向漂泊惯了，从不在一个地方久待。郡主一定要认为我答应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那我不管。”德怡摇了摇头，绷着脸儿，道：“现在你总算让我等着了，玉泉羞辱之耻，再加上害得我千里奔波，今东明西，我要连本带利一起跟你算。”

说起来，她委实有点小题大作，夏梦卿当然不知道，就连德怡自己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淡淡一笑，说道：“郡主阁下，难道我数次略尽绵薄真的还不够令你消气么？就算没有功劳也该有苦劳……”

“别跟我嬉皮笑脸。”德怡冷冷说道：“我说过我不稀罕你帮我忙，我也没求你帮忙！假如你一定认为帮过我的忙，那好办，今夜我冒生命之险替你解围之情，应该抵得过你几次故施恩惠了吧。”

夏梦卿呆了一呆，才要发话。

德怡已然斩钉截铁，表示得很坚决，道：“我劝你少费口舌，你怎么说都没用，今夜我非出这口气不可。”她的确是天真、刁蛮得可以，她就不想想自己那身颇为不俗的武学，能否接得下人家掌下一招。

夏梦卿有秀才遇着兵之感，对这位郡主，他觉得技穷，无从应付，剑眉微微一挑，道：“阁下，你当真非争回这口气不可？”

德怡柳眉双挑，一仰娇靥，答得干脆：“当然。”

夏梦卿神态一敛，摇头苦笑，道：“你这是何苦？早知如此，我真懊悔当初为什么多此一举……”

双手往背后一负，望着德怡，淡笑接口。

“阁下既然执意非洗雪所谓耻恨不可，我只有让阁下大快怒怀了，只要阁下认为打我一掌，刺我一剑能使你消气平忿，夏梦卿何乐而不为。请动手吧！”双目一闭，不再言语。

这下，德怡反倒愣住了，她做梦也未料到这位令她恨得牙痒痒，自命不凡的狂书生会出此一着，瞪大了一双杏眼，似明白又似不懂地愕然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夏梦卿睁开双眼，笑道：“你不是要消气么？我只要能让你消气不就成了么？”

“不！”德怡猛一摇头，道：“我非要你说个明白不可。”

夏梦卿无奈，只有强忍笑意，道：“好吧！你请听着，真动手，阁下不但消不了气，恐怕还要气上加气；假动手嘛，没意思！所以，不如我站在这儿毫不还手的让你阁下打个痛快。”

夏梦卿这人就是不会转弯儿，这一来岂不更糟。

美郡主霍然色变，柳眉倒剔，杏眼圆睁，气得发抖地戟指颤声说道：“你，你，你还能忍心说出这种话……”

夏梦卿没料到又出了纰漏，大为不忍，尚未来得及开口。

德怡娇靥又是一变，美目微红，贝齿紧咬，狠声接道：“夏梦卿，你好狠的一颗心，到这时候还拿话来刺激我，你以为这样我就下不了手么，你错了！”

话落，身闪，疾掠而来，扬起玉手一掌掴向夏梦卿那张冠玉般俊面。身形如电，出手如风，够快。

这下要被掴中，夏梦卿那张脸上就非添上五道鲜红纤纤指痕不可！要躲，他可以躲的很容易，但是他没打算躲，他愿意挨上一下，让她从此消气。

星目一闪，含笑而立，任凭美郡主那只欺雪赛霜，温软滑腻的柔荑如风掴到。

眼看夏梦卿就要挨上。

怪事倏生，就在德怡那只手仅差分毫便要掴上夏梦卿的刹那间，她突然收掌跺足，“哇”地一声，泪加泉涌，双手捂脸，如飞掠下神女峰。

那无限美好的身影已然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那恍如巫峡猿啼，春山泣鹃的哭声，独自萦绕在神女峰巅夜空中……

夏梦卿大感意外，睁开星目望着德怡逝去处，满面惊讶，呆呆发怔。

他原以为这下是挨定了，却不料她竟突然收手，而且痛哭飞驰而去。

渐渐的，他似乎有点懂了，也好像仍不明白，因为他那俊面上惊讶神色已褪，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薄雾般的迷蒙。

半晌，他方始收回目光，摇头一声苦笑，疾射不见。

第二天傍晚，夏梦卿出现在湖北宜昌。

他打算由水路下洞庭，登君山找那情同手足的二小。三圣中，僧道二圣凡凡大师、大木僧人的得意高足霍玄、岑参共议大事，邀他俩先往峨嵋会合武林群雄，然后再赴藏边对布达拉宫及大食人采取行动，并将交付岑参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看看天色已晚，夜航的船只早已收帆，只有等明天一早再说了。

当晚，就随便在近码头处找了一家客栈歇息下来，这家客栈不大，倒还洁净。

夏梦卿生性随和，他认为能找到这种客栈，已经很不错了。

为了赶船，第二天还要起个大早，所以他预备早些安歇。哪里知道，人却不能平静下来，一静下来便会不由自主地东想西想，思潮便连绵不断汹涌

而来，驱不散，拂不开。上了床，刚闭上眼，第一个浮上脑际的，便是那薛梅霞悲凄欲绝、楚楚可怜、望之令他心碎肠断的情影。他可以看见那双满含幽怨的目光，那成串儿的晶莹情泪……

这些，不住的在他眼前晃动，伸出颤抖的手想轻轻抚摸，所触到的，是一片心酸的空虚。

刻骨深情如春梦，对此如何不泪抛。

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想着，想着，夏梦卿面上泛起了阵阵轻微的抽动，两颗巨大泪珠，由闭着的双目眼角滑落耳边，湿了枕头。

大部份的时间，他很平静，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几近疯狂，神态变得很怕人，那是因为他想得太多，一时不克自制。

天下绝色尽多，但是他没有对任何绝色女子动过心，自从第一眼看到了薛梅霞，情形立刻改变。

因为他第一眼所接触到的，是令他心灵颤抖的一双清彻、深邃的眼神，一张乍惊还喜又羞的如仙清丽娇靥，就这些，令他深陷情海，不克自拔。

就这些，给他带来了昙花一现般短暂的甜蜜与半生厄运，使他一直在情孽、杀孽中浮沉，使他永沦锥心刺骨、心碎肠断的痛苦深渊。

这岂非是命？

第二个闯进他脑海里的，赫然竟会是那美郡主德怡。

对她，他只觉得她天真、任性，虽然她处处难脱娇贵的习气，但不失为一位巾帼奇英、清风傲梅的女儿家。

尽管他有点明白德怡那深藏不露的用心，可是他情已枯、心已死，他愿意把她视为红粉知己，绝无法涉及儿女情爱。或许，他这样做会很伤她的心，但是他已顾不了这许多了。

想想德怡那令他穷于应付、哭笑不得的刁蛮不讲理娇模样儿，夏梦卿的唇边又禁不住掠起一丝笑意。

就这么想着、想着，不知何时竟昏昏睡去。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那还是被一阵轻微的剥啄声惊醒，要不然不知要睡到几时。

看着照在纸窗上的日光，不禁暗责自己糊涂、贪睡，他却不知自己是直到近五更天才浑然入睡。

坐起身子，皱眉问道：“是哪位？”

门外立即有人应声说道：“夏相公醒了么？是小的。”

夏梦卿听得出那是店中伙计，遂又问道：“有事么？”

门外店伙应道：“相公一位朋友命小的送封信来。”

这会是谁？夏梦卿略一沉吟，猛有所忆，心头一震，连忙披衣下床。

房门开处，店伙满脸堆笑，躬身哈腰，双手递过一封密封着口的信件。

信封上只有寥寥七个字。

“夏相公亲启，内详。”

龙飞凤舞，劲道异常，字迹很熟悉。

夏梦卿立即知道了这是谁，拆开信封，暗运神功护身，轻轻抽出信笺，写信人阴狠狡诈，店夥无恙，那证明信封上没动手脚，可是他还是不能不提防信笺上施毒。

略一展视信笺，先是大感窘迫，继而心头猛震，最后竟不由点头赞叹，

暗表心折。

信笺上，仍然是狂草数行，写的是：

“阁下：葫芦谷，你很侥幸，我只有自认棋差一着，当然，在未彻底击败你之前，我、永不会死心。

如今，敢二次邀斗。

罗刹三君正匿藏梵净山鹰愁涧中，自见信日起，我候驾七日，第八日以钗佛二宝为彩，罗刹三君为鹄，公平共逐，且看鹿死谁手。

请及早启程，勿错过良机，过时不候，倘迟到一步，则罗刹尸横，二宝鸿飞，莫怪我捷足先登。

千毒门主雷惊龙”

这回署了名，更冠了衔。

夏梦卿久久未语，半晌方收回目光，转往面前垂手而立的店伙，道：“这人，是什么时候来的？”

店伙连忙笑道：“一早来的，放下这封信就走了，小的当时本想叫醒相公，可是相公那位朋友说没别的事，要小的只把这封信面呈相公就行了。”

夏梦卿道：“那么……谢谢了。”

店伙陪笑说道：“好说，这是小的份内事。”躬身哈腰告退。

夏梦卿随手又关上了房门，立刻皱起眉峰，缓步走向床边坐下，低头沉思……

看来，雷惊龙仍然未离开他左近，他一举一动仍在雷惊龙眼中，雷惊龙的确是个罕见的厉害对手。

以雷惊龙的心性，到了口边的肥肉他会分人一口，将罗刹三君的行踪相告，这委实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

钗、佛二宝得之者，只要能钻研窥透其上所刻口诀，便足可称尊天下，是以人人觊觎，梦寐以求。雷惊龙他既然已知罗刹三君藏匿之处，莫、单、卫三魔便绝难在无影之毒下幸免，这种垂手可得，易如探囊之事，竟会轻易地写信通知他？那不问可知，此中必有阴谋，而且此阴谋必定至为歹毒阴狠，要不然那就是有诈。

是阴谋也好，有诈也好，二宝绝不能任它再沦入雷惊龙之手，否则立为武林带来浩劫。以雷惊龙的禀赋，窥透那篇旷绝至奥的吐纳口诀，应该要比莫洪等罗刹三君容易些，他只要习得那篇至高无上的武学，天下从此便无敌手，夏梦卿他也难与其匹敌。

如虎添翼，助长凶性，宇内岂不是天翻地覆，血雨腥风，难有噍类？

尤其那紫凤钗，更是他与薛梅霞订情之物。

是故，为宇内苍生，为天下武林，无论如何，他也要把钗、佛二宝夺回来。保全神物，挽回血劫。

雷惊龙似乎是看透了他，抓住了这一点。夏梦卿他只能信其有，不敢信其无。纵然是刀山油锅，龙潭虎穴，他也要毅然赴会。

假如其事果真，而确如雷惊龙自己所言，此番是公平共逐，且看鹿死谁手，动机只是单纯的要搏倒他夏梦卿，以这既写信通知又复候驾七日的胸襟来说，雷惊龙不愧是盖世枭雄，他夏梦卿的唯一劲敌。

期限七日，以那旷古绝今的天龙身法速度，应该是很充裕了。

可是，也不能大意怠慢，迟到一步，信笺上说得很明白……

想到这里，夏梦卿已经有了决定，穿好衣服，收起那封信，唤来店伙，

要了纸笔，伏案振笔疾书。

须臾，写好一信，会过店钱，飘然出门。

在一处僻静街道拐角处屋檐下，找到一个正在那儿低头扣虱的要饭化子。

他尚未表明身份，要饭化子眼神都尖，一眼瞥见了他那斜插背后，露出数寸的雪白玉箫，霍地跃起，肃然垂手，恭谨发问。

夏梦卿带笑谦逊，取出了写好的信件，请他丐帮宜昌分舵代为送往洞庭君山，务必面交岑参，越快越好，请托完毕，在化子敬遵令谕，绝不辱命声中，飘然上路，直奔梵净山而去。

梵净山亦名九龙山、月镜山，即古之三山谷，山势峻伟，贵州第一。

这是第七日的傍晚。

夏梦卿一袭儒衫，背插玉箫，负手卓立梵净山口，仰望接天峰峦，不禁频频皱眉。

暮色里，山势险恶的梵净山恍若一尊静峙的巨兽，狰狞可怖；山口，就像兽吻张开着，状欲噬人。

满山的参天古木，迎风拂动，直如鬼影憧憧，乱舞群魔，张牙舞爪，凶恶已极。

在这寂静的黄昏时分，益增其深邃、阴森、神秘之感。

胆小一点的人，委实能望而怯步，触目凉心。

这，当然吓不倒玉箫神剑闪电手，他除了觉得梵净山险恶慑人以外，其余的丝毫未放在眼内。

不过，梵净山险恶、狰狞、深邃、阴森、神秘，再加上桀骜的千毒门主雷惊龙的这场居心叵测的激斗，使得他不得不提高了几分警惕之心。

他始终没有轻视过雷惊龙这位盖世枭雄，这次，他知道更不能大意。

夏梦卿站在山口，默察了片刻山势，然后背负着手，信步向山口行去。

虽然，雷惊龙在那信笺之上，曾言明候他七日，第八日一早各凭本领公平逐鹿，但这第八日一早究竟什么时刻开始却未曾说明。

雷惊龙深富心智，狡猾得很，他若在时间上讨了便宜，捷足先登，吃哑巴亏事小，二宝甫出狼喙又入虎吻事大！夏梦卿他只得由现在起守到第八日天亮。

偌大一座梵净山他无论在何处守候，都难免顾此失彼，只有峰顶一处可以俯览全山，监视雷惊龙的动静。

凭他的耳目，任何风吹草动也难瞒过，黑夜无殊白昼，何况今夜还微有月色。

所以，他打算在山口内略做观察，便由山口左边一条登山羊肠小道直上峰顶。

但是，甫进山口，第一眼所见到的一桩事儿，却使他险些改变主意，回转山下客栈。

山口内，一片黄沙，怪石嵯峨林立，在那最外面、最显眼的一块丈高怪石上，他发觉被人用金刚指一类的指力写了几行字迹，仍是龙飞凤舞的狂草，入石三分，宛若刀刻，写的是：“阁下：你来得过早，第八日卯时再来不迟，鹰愁涧在此山之西，阁下可往察看地势，但万勿打草惊蛇，罗刹三君之机警狡猾，阁下当比我了解得清楚，一有异动，必然远颺扬，再觅不易，悔之晚

也。

知名不具”

又是个知名不具，不过这回夏梦卿是已经知名了，当然可以不具。

就这么数行狂草，看得夏梦卿心头微震，不由摇头，敌暗我明，更提高了警惕。

雷惊龙的留字，说明了两点。

第一，雷惊龙比夏梦卿来得还早，自入梵净山起，他夏梦卿便无时无刻不在人家暗中监视中。

第二，雷惊龙如今并不在梵净山中，怪石上的留字，那只是雷惊龙对夏梦卿了若指掌。以钗、佛二宝为彩，他便料定夏梦卿来得只会早，不会晚，所以预先在山口内这块最外面、最显眼的怪石上留了话。

无论怎么说，雷惊龙的知己知彼，处处让夏梦卿落于被动地位，不能不使夏梦卿既震惊又佩服更加深了戒心。

夏梦卿的智慧，比雷惊龙只高不低，否则他不会被宇内共尊奇才第一，他只略加判断，便在雷惊龙所留那几行字迹之中，找出了几点毛病，那也是雷惊龙百密一疏，千虑一失之处。

第一点，他判断这些字迹，不是雷惊龙片刻之前所留，至少也要隔了两日以上。

假如那字迹是雷惊龙片刻之前，甚至于白天所留，他可以说，明日卯时，习惯上他绝不会用第八日卯时。

虽然有了这项发现，他仍不敢断定雷惊龙如今不在梵净山中，或者没有隐身左近，暗中监视他，因为数日前留字，与他现在是否在梵净山中是毫不相干的。

第二点，雷惊龙故示大方，告诉了他鹰愁涧之所在，这或许不假，但那万勿打草惊蛇；免得罗刹三君惊动远颺之说却幼稚得可笑。

他不相信雷惊龙既然发现了罗刹三君藏身之处，在未采取行动之前，会不派人暗中加以监视，他料定鹰愁涧周围早已布满了千毒门徒众，而且说不定还在各处动了手脚，布了毒。

还有，那便是他宁可落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不敢相信雷惊龙那第八日卯时再来不迟之语。

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防着点儿较好。

所以，夏梦卿站在山口内那块怪石之前，略做沉思之后，仍然儒衫飘拂地由左边那条蜿蜒的登山羊肠小道，直向峰顶行去。

天色越来越黑，暮色终于整个吞噬了这座峻伟、险恶、深邃、神秘、阴森的梵净山。

看起来，它是更形狰狞可怖了。

黝黑，难不倒这位宇内第一奇才的夏梦卿，他神目如电，明察秋毫，将那两旁古木林立、野草丛生的羊肠小径，视为康庄大道；行云流水，潇洒举步。

表面上，夏梦卿就像一个探幽揽胜的风雅之士，神态极为悠闲的飘然行进。

实际上，他暗暗地默运神功，不住的在搜索周遭百丈以内的任何动静。

他所能看到的与听到的，是风吹草动，虫兽出没，山泉淙淙，叶落簌簌，却绝没有丝毫人迹。

这证明，在他周遭百丈以内，并未埋伏着雷惊龙那批千毒门徒众，也不会有任何危机可言。

当然这危机二字对夏梦卿来说，似乎嫌得多余，无如千毒门诡谲神秘，雷惊龙更是一个绝不容忽视的唯一劲敌，他那无所不用其极，令人防不胜防的奇特手法，阴毒的伎俩，却不可不严加提防。

说起来，这也是夏梦卿行事谨慎之处，这也是他多年来始终能称尊宇内、独冠群伦的理由所在。

他虽然一身所学奇奥博大，武林难有匹敌，可是他却不是目空一切，恃技骄狂的人，从来不骄不馁，锋芒隐而不露，满而不溢。

有傲骨，没傲气，行事始终抱着战战兢兢的态度，对人一本谦恭，虚怀若谷。

半山不到，他突然又发现了一桩事物；这桩事物，使他觉得步步落人后着，处处在人算中。

身左一株合围巨木上，数行字迹又赫然在目，那株巨木被刮去一块尺许宽阔的树皮，刮去树皮的那块尺许宽阔处，雷惊龙又留了话儿，写的是：

“阁下：何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看来，我很难取信于阁下，既不放心，不便再行动驾，就请直上峰巅，天风强劲，森寒刺骨，古刹内特备小酒取暖，不成敬意，聊表寸心。

知名不具”

看字迹，指痕已旧，绝非一日内所留。

这岂非又说明，雷惊龙早料到夏梦卿他不会相信那第八日卯时之语，必然流连不去，登上峰巅以监视全山吗？

这话未留在山下而留在半山，也有深意，夏梦卿他既然到了半山，走的又是唯一的登山小径，他不是有意登峰巅是什么？

像这种步步落人后着，处处在人算中的事儿，夏梦卿他生平倒是首次碰上。

他没有羞怕，只有佩服，他更知道雷惊龙这故弄玄虚的手法，无非是要未正式较量先挫他锐气，先在心理上给予他打击，藉以增加其本身之神秘、高明，俾收取先折敌三分之效。

换了别人，雷惊龙这种诡谲神秘的手法，委实能收些震慑之效。

可惜，他的对手是宇内奇才第一的夏梦卿。

夏梦卿见怪不怪，望着树干上的行行字迹摇头一笑，继续行了上去。

第二十一章 明争暗斗显心机

夏梦卿又向峰巅行去。

高处有不胜寒之感，越近峰巅，天风越强，空气也越见冷意。秋夜，本就一凉如水，这梵净山顶的气候，竟似乎更比山下晚了一个季节。

夏梦卿功力旷绝，寒暑不侵，一身修为几至松柏不凋，金刚不坏境界，昔年峨嵋护宝，对那古洞罡风他都能如沐春风，这些微寒冷，他当然更不会在乎。

才近山顶，怪事又生。

在那道左一块矗立如削的丈高山石上，突然绿光一闪，现出四个斗大字迹：“恭迎佳宾”。

碧光莹莹，迎风明灭，良久才消失于无形。

这是一种下五门人物擅用的磷火，没什么稀罕。

夏梦卿晒然一笑，脚步连停都未停。

下五门的玩意儿，在他宇内第一奇才眼中，那自然是微不足道，不值一笑，可是，眼前的情形不同。

夏梦卿越走越纳闷，剑眉也渐渐皱起，终于停步。这种玩意儿，迎风即着，过一会儿，也迎风自化，根本没办法预置，必须要在当时打出。

那么，刚才这附近隐藏有人。一般寻常高手，振腕抛物，最多只能打出廿丈远近，千毒门这些人，不能算寻常高手，姑且加到五十丈。但是，夏梦卿始终在运功默察，他就未发现百丈内藏有人迹，磷火无奇，这打出磷火的手法可就稀罕了。夏梦卿的功力毋庸置疑，万无一失，不会有错。那么，百丈以内的确没人。

磷火字迹做何解释？

难道说那隐身五十丈内之人，功力高得连夏梦卿都无从发觉？这应该是桩绝不可能的事。

难不成那人能振腕抛物，打出百丈以外？

别说此物甚轻，纵然是块石头，夏梦卿自忖功力，他也办不到，五十丈距离，或可勉力为之。

这可真玄了。

饶他是奇才第一，短时间内却也难解其中其奥妙。想不透干脆不想。

夏梦卿自嘲地笑了笑，继续向上行去。

这时，蓦地一声凄厉鬼哭起自远方，“呼”地掠过头顶，划空而过，拖着刺耳的长长尾音，消失在夜空中。这声鬼哭由发出、掠过，至消失，不过刹那之间，好快。算算距离，由起至落，也足有百丈。

夏梦卿心头一震，不由驻足。

抬头观望，凭他那明察秋毫的目力，竟然毫无所见。这更玄了。

当真是鬼物？抑或是此人功力已至绝迹地步。夏梦卿先是剑眉深蹙，既惊且诧，继而恍然大悟，眉锋顿展，暗笑自己糊涂，也着实佩服雷惊龙心思巧妙。他不但悟出了这回事，灵机触动，举一反三他也同时了解了那看来玄奥离奇，令人费解的磷火之谜。

昔日南荒七毒阴家兄弟，已被雷惊龙收服座下。想起南荒七毒，这堪称古怪的两件事，便不值一文钱了。七毒久居南荒，自然了若指掌。

南荒事，包括南荒的地理形势，风土人情……

苗族，有一种既可传递消息，又可扰人耳目的玩意。这玩意儿，苗语做姑拉，姑拉者，鬼也。

也许是苗人看这玩意儿制作精巧，匠心独具，在他们眼中，神奇的不得了，所以取了个他们敬畏的名儿：鬼。再不然，就是这东西打出后，所发出那真如凄厉鬼哭般声响，苗人无以命名，因声取名。

其实叫它姑拉，是最恰当不过。

这玩意儿真鬼，也真吓人。

姑拉，并非出自苗人，也不知传自哪位高明人物。但传说，是前明黔宁王沐英，世镇云南时，感于该地山高涧深，瘴毒处处，传递不便，制以赠苗人。

至于可靠与否，那有待考证。

这东西，由竹子制成，长有半尺，内装机括，打出后，划空迎风，发出呜呜之声，难听若鬼哭。

姑拉能一飞百丈，却并非全靠人力，而是一半靠人，一半靠它本身，说起来，令人不得不佩服那首创制作人。一流的内家高手，能以真力掷物近五十丈。

寻常一些的高手，就要打个对折。

而那不懂武技，未开化的野蛮苗人，充其量也只能将姑拉掷出个十丈，这已是很不错的了。

其实，这还是茹毛饮血，长年渔猎，日与兽争，窜高爬低长于臂力的苗人，如是平地汉人，就更不行了。

姑拉，它就能弥补人力之不足。

这也是当初制作人的用意所在。

它在被振腕掷出一段距离之后，而能靠本身巧夺天工的机括制作，凭藉空气，自动向前推进。

人力掷得远，它飞得也远。

反之，它就飞得近。

那就是说，姑拉的机括能力有一定限度，人力则无。在腕力强的人手中，姑拉要比在腕力弱的人手中飞得远，这要看各人腕力的强弱来决定了。

也就是说，在千毒门那些武林高手手中，与在野蛮苗人手中，姑拉飞出的远近，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刚才那声鬼哭，便是姑拉，当然看不到夜空人影。山石上磷火也是因为利用了姑拉。

在千毒门手中，姑拉足可被打出百丈以外，那么，夏梦卿他在百丈以内，搜察不出人迹，那便没什么稀奇了。不稀奇，自然就不惊人，同时，也用不着诧异了。不过，雷惊龙能想到利用姑拉，这心智已是常人难及。错非是见多识广、胸罗渊博的夏梦卿，换了别人，还真会被他这种神鬼莫测的诡谲手法所震慑。

梵净山的绝顶，地方不大，一平如削，遍地砂石，树木只有由峰侧伸上来的几株老松。

在这绝顶砂石地的中央，果如雷惊龙所言，有一座小小古刹，看上去断壁危垣，残破不堪。

此时此地，给人的感觉，是无限的凄凉。

站在这绝顶之上，俯览山下，整个梵净山尽收眼底。

夏梦卿发现，梵净山远较他在山下所见为险峻。

整个山区，几乎全被古森林所遮盖，当然，偶尔他也可看到几处飞瀑悬崖，峭壁绝涧，幽谷深渊。

在峰西，夏梦卿看见一条黝黑、深邃、蜿蜒之物。

这条发黑、深邃的蜿蜒之物，介于两片黑压压的古森林之间，长短足有里许，紧傍峰脚。

一经判断，夏梦卿立刻认定那就是鹰愁涧。

果然是极险恶、极隐密的地方。

要不是雷惊龙故示大方，没有人能想到罗刹三君会隐藏此处，就是遍翻宇内每一寸地皮，也难找到罗刹三君的踪迹。

也真亏莫、单、卫三魔能找到这么一块绝佳的藏身地。

现在，得来全不费功夫，正应了那句人算不如天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警世语。

看了一会儿之后，夏梦卿才举步走向那座残破的古刹。

他背负着双手，神态既安详又从容，生似要进入这座危机四伏、阴森凄凉古刹的不是他。

才踏进那没有门的大门，一群蝙蝠惊飞扑出，拂落几点灰尘，转瞬消失在寒冷的夜空中。

古刹内，当然要比峰顶黝黑得多，几令人有伸手难见五指之感，不过，那难不倒夏梦卿。

更何况那塌了半边的屋顶，还大透天光。

入目一片不堪入目的景象。

神案上，泥塑木雕的岳神，早已不知去向，有的只是鸟翎蝠粪，尘土厚积。

由于屋顶塌了半边，屋梁斜斜地垂下一头，天风过处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

在那正中神案前，缺了一条腿的腐朽供桌上，果然置放着让夏梦卿饮以取暖的美酒。

不过那不是壶，而是一只葫芦。

葫芦下面还压了一张素笺，黑桌子、红葫芦、雪白的素笺，异常醒目显眼，一眼便可望见。

夏梦卿微微一笑，走了过去，没拿葫芦，抽起素笺。

雪白的素笺上，仍是那熟悉的龙飞凤舞狂草。

“阁下：此处虫蚁之类颇多，恕我不能预备下酒之物，否则，阁下未至，彼等已大快朵颐，岂非大不敬。

古刹内，别无长物，我也只能为阁下准备柔软干草一堆，以便阁下调息休憩。

但，此刹年久未修，岌岌可危，阁下如不放心，尽可移铺刹外，也可免葬身瓦砾，令我扼腕。

虽水酒、性甚烈，浅酌豪饮，请度量行之，莫贪饮误事，一醉不醒，约期至，缺了对手，令我乏味。

约期前一刻，我当来拜谒，届时再谋把臂可也。

知名不具”

屋危、酒烈……尽多戏谑之词。

夏梦卿剑眉微挑，丢了素笺顺手拿起葫芦，突然扬声笑道：“阴煌，做事要懂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告诉你那主子去，就说夏梦卿一谢美酒，再谢干草，刹内过夜，点滴不剩。”

话落，古刹外有人阴阴接口应声：“好耳目，说明一点，老夫非有意窥伺，乃奉命看守葫芦，如今任务已了，自当回去履命。”

话锋微顿，话声突转狠毒，又道：“记住，明日无论你胜负如何，老夫兄弟都将讨还昔年两次坏我大事之债，你要打点了……”

夏梦卿头也未回，朗笑接道：“匹夫，跟了雷惊龙，你兄弟胆子比昔年大多了，真是士别三日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我随时奉陪。”

刹外，传来了一声冷哼，随即寂然。

夏梦卿淡然再笑，提着葫芦向暗隅那堆干草行去。

到了草堆前，他未忙坐下，先看了片刻，然后才坐了下去，不，不是坐而是躺了下去。

一如雷惊龙笺上之言，身下干草很柔软。

宇内，从未有人听说过夏梦卿善饮，但他却有千杯不醉之量，无他，至高功力使然而已。

他知道这葫芦中酒无毒，其实，即或毒能穿肠，又岂能奈何这位玉箫神剑闪电手？豪兴勃勃地带着笑，拔开了葫芦塞。

夜已尽，天微明。夏梦卿负手面东站立绝峰之上。在这时候，他犹不肯放弃那日出奇景，雅兴、潇洒。天风振衣，拂面生寒，夏梦卿儒衫飘飘，似欲乘风飞去，人似玉树，临风而立，益显超拔不群。

寅时甫届，峰腰人影如电，疾射而上，雷惊龙果然如言到来，他，仍是那袭黑袍、蒙面。

夏梦卿毫无敌意，含笑相迎。

雷惊龙在一丈外停下，却目射森寒光芒，一闪敛去：“昨夜睡得可好？”

夏梦卿点点头，没答话。

雷惊龙道：“委屈了。”

夏梦卿笑道：“好说。此时此地古刹近天，软草身下，听天籁，弄行云，意境胜似画栋雕梁，锦榻绣帐，人生能得几回？更何况还有阁下所赠美酒相伴？我颇不寂寞，更未感委屈。”雷惊龙唇边微一牵动，道：“雅人，豪兴。”

夏梦卿淡淡笑道：“都谈不上，我只是过腻了你争我夺的血腥江湖生涯。”

他弦外有音，雷惊龙并不糊涂，道：“世上有些事，一经沾上便永远也甩它不掉。”

夏梦卿立刻对了一句：“岂止是事？有些人也复如是。”雷惊龙阴鹜目光一闪，道：“不错，可是别忘了人是因事。”

夏梦卿摇头笑道：“那不然，对事情，各人的看法不同；有人把好事看成坏事，也有人把坏事看成好事。”

雷惊龙冷冷说道：“见仁见智，这勉强不得。”

夏梦卿道：“也许你对，我总认为世上该有公理，公理自在人心。”

雷惊龙笑了，笑得有点狰狞。

“胜者王侯败者寇，什么是公理？”

夏梦卿点不透他。

他也表示不到黄河心不死。

夏梦卿情知他和雷惊龙之间的所谓仇恨，绝非口舌所能化解，不到有一个躺下，也绝无休止，淡淡一笑，不再做无谓之争。

雷惊龙也是明白人，他改了话题，道：“酒，喝完了？”

夏梦卿道：“就是榨了葫芦也难再榨出一滴。”

雷惊龙目光深注，道：“相识多年，我还不知阁下具如此海量。”

夏梦卿笑道：“当不起海量，倒能千杯不醉，再有十葫芦我照样面不改色，以往不为人知，那是我不敢太露锋芒。”

雷惊龙道：“恐怕那只是在一个酒字之上。”

夏梦卿道：“在任何方面我都如此，何止一个酒字？不过……各人的看法不同，正如你所说，见仁见智，勉强不得。”

雷惊龙沉默了片刻，然后突然说道：“阁下知道那是什么酒？”

夏梦卿毫不思索，道：“花雕。”

雷惊龙扬眉微笑，道：“我又多了解一分，原来阁下是酒中老手大行家……”

笑容一敛，阴阴接道：“醇么？”

夏梦卿摇头说道：“不太醇，阁下掺了东西。”

雷惊龙面纱后脸色一变，道：“阁下知道我掺了什么？”

夏梦卿道：“不算毒，但出不了西门豹的毒经。”

雷惊龙面纱后神色又是一变，笑道：“好厉害，毒经所载均毒，既然不是毒，阁下怎知它也是载于毒经？”

夏梦卿淡淡说道：“我没见过毒经，我却知道那最后一篇所载非毒。”

雷惊龙目光难掩心中惊骇，道：“那么，你知道我酒中掺放的是何物了？”

夏梦卿坦然说道：“我说不出名称，但知道那东西的作用。”

雷惊龙笑得阴险，扬眉说道：“是么？此物载之毒经，除西门豹与我之外，放眼天下……”

“那是你太过相信西门豹与你自己。”夏梦卿微笑说道：“夏梦卿还不至于孤陋寡闻到那种地步。”

“是么？”雷惊龙目光阴暗不定，笑道：“你何妨说说看。”

夏梦卿情知他正信疑参半，心惊肉跳，笑道：“何必要我多说，你拭目以待不更好么？”

雷惊龙凝注着夏梦卿，没答话，似欲看透他的肺腑。

夏梦卿一笑又道：“我可以告诉你；枯木禅功所向无敌，无物可敌，西门豹那本毒经对别人，称得上秘学，却瞒不了我。”

雷惊龙忽地笑道：“看来我又失算了，那样东西对你失了效。我怎么处处弄巧成拙，落你下风？难道我此生注定打不倒你？”

“那是阁下夸奖。”夏梦卿淡淡笑道：“我把阁下列为生平唯一劲敌。”

“雷惊龙何其荣幸。”雷惊龙桀桀大笑，说道：“可惜我不敢往自己脸上抹粉……”笑声敛住，接道：“阁下，天色不早，卯时将届，咱们可以谈正事儿了，今天，你我约法三章，绝口不谈昔年事，暂时撇开一切恩怨，如何？”

夏梦卿笑道：“阁下不必问我，事实逼我不得不时时提防暗算。”

显然，夏梦卿是指他那酒中手脚。

雷惊龙面纱后丑脸上一红，只有装作没听见，道：“这只是今天，错过今天……”

夏梦卿飞快接道：“错过今天，夏梦卿随时恭候。”

“好！”雷惊龙双目寒芒连闪，猛一点头，道：“你我一言为定。”

一指峰下那两旁崖顶古木连片的鹰愁涧，又道：“卯时一到，你我分由两端进入鹰愁涧，立即展开逐鹿，各凭本领夺取钗、佛二宝，咱们各干各的，不得有任何妨碍他人的行动……”

“这一点我很乐于从命。”

夏梦卿点头笑道：“不过，我要请问一句，罗刹三君当真藏身此涧？”

雷惊龙冷冷说道：“夏梦卿……”

夏梦卿一挥手，截口说道：“你误会了，我若信不过你，我就不来了。”

雷惊龙道：“阁下这话令我难懂。”

夏梦卿淡笑说道：“我以为你应该很明白，鹰愁涧长短足有里许，而且罗刹三君的藏处必定隐密，找他们，那很不容易。你阁下率众来此多日，我不认为你不会不预先费一番工夫看好地方，这样一来，对我这后来地疏之人，岂非太不公平？”

这话不错，面对高明，雷惊龙取巧不得，只有点头，干笑说道：“阁下确乎高明，好吧！听着，鹰愁涧靠西峭壁之上，有三个人高洞口，罗刹三君就在那居中……”

“够了！”夏梦卿道：“我再请教，我由南端还是由北端入涧？”

雷惊龙道：“南端。”

夏梦卿微微点头，说道：“峭壁上的洞口靠近哪一端？”

雷惊龙神情一震，随即大窘，可是，不由他不说，强笑说道：“阁下果然心细如发，我是一点便宜也占不到了……洞口靠近北端，你若怕我捷足先登，咱们可以换换……”

“雷惊龙，别激我。”夏梦卿轻笑说道：“无须换，你走北端，我仍走南端。”

顿了顿话锋，星目暴射寒芒，凝注雷惊龙，又道：“最后请问一句，希望你如实答我，莫要自误……”

饶他雷惊龙如何桀骜凶残，被夏梦卿那冷电般慑人目光，看得也禁不住心中一凛，道：“你说吧！”

夏梦卿紧盯住他不放，道：“逐鹿二宝是单单你我两个，还是另有他人？”

雷惊龙突然大笑说道：“宇内第一的玉箫神剑闪电手怎地也做如此问话？岂非有点过于谨慎……”

他讽刺夏梦卿胆小，夏梦卿听若无闻，冷然说道：“雷惊龙，这不是玩笑的时候，答我问话。”

雷惊龙笑声倏住，也冷冷说道：“阁下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今日逐鹿钗、佛二宝的，当然只有你我两个，难不成……”

夏梦卿一笑接道：“我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我这人做事向来讲究光明磊落，只要你事先说明，就是你动员千毒门所有，夏梦卿也毫不犹豫欣然接受；现在你既然说千毒门只你一人参与逐鹿，那最好不过，稍时我只要发现再有第三者介入，莫怪夏梦卿下手绝情。”

雷惊龙身形微震，久久方冷笑说道：“何止是你，连我也不容有他人介入，等会儿你只要发现有第三者意图夺宝，请只管下手就是。”

夏梦卿面泛微笑，点头说道：“有了你这句话，我就不怕落不是了。如今卯时已至，约期来临，我等阁下颁开始之令。”

雷惊龙微一摇头，道：“慢一点，你我约法三章事项还有一桩。”

夏梦卿呆了一呆，笑道：“请说。”

雷惊龙目闪狡黠光芒，一笑说道：“那就是，无论钗、佛二宝今日为我何人所得，另一方只有自认技不如人，三日之内不得向得彩人下手……”

“我明白了。”夏梦卿微笑接口，道：“你的意思是说，只要你得了钗、佛二宝，我便得自认倒楣，三日之内，不能向你下手，可是？”

雷惊龙坦率承认，点头说道：“不错，我正是此意。”

夏梦卿剑眉微扬，淡淡说道：“好吧！我绝对遵守约章……你就那么有把握吗？”

雷惊龙说得好。

“我要是没有自信，我大可不必自找落败地通知你，这约章约束的是彼此双方，并非单单针对你夏梦卿一人。其实，你只要答应遵守约章就行，有没有把握，那是我的事，你无须过问。”

“说得是。”夏梦卿笑道：“在我面前，你最好少卖弄心智，什么叫做约束的是彼此双方？我却以为你这条约法是单单针对我夏梦卿……”

雷惊龙沉声说道：“阁下，说话可要……”

“你不承认么？”夏梦卿朗笑截口说道：“宝为我得，我不在乎你下手抢夺；宝落你手，你却害怕我出手夺回，因为你自忖功力，保它不住。这么看来，约法岂非单单针对我夏梦卿么？”

一言道破狡计，雷惊龙面纱后丑脸大红，双目中阴鸷光芒一阵闪烁，凝注夏梦卿，良久才憋出一句：“你若认为有欠公允，这条可以取消……”

夏梦卿想纵声大笑，但又怕惊动鹰愁涧中的罗刹三君，终于忍住，星目寒芒如两把利刃，逼视着雷惊龙，道：“雷惊龙，我这个人最怕激，不必取消，我遵守约法，容你三天。只要宝落你手，那是你功力、心智两称高明，三天之内，我绝不向你下手。不过，你要小心，三天之后，我随时会卫道夺宝，不怕你挟宝逃往天涯海角，夏梦卿也要找到你。”

雷惊龙虽暗暗大喜，但禁不住寒慄，阴阴笑道：“世事瞬间万变，何况三天，也许过了三天，你今生就休想再找到我，你不妨考虑一下，现在还来得及……”

夏梦卿挑眉微笑接口，道：“夏梦卿向来言出如山，绝无反悔，不过……雷惊龙，我奉劝一句，你最好以正当手段取胜，否则别怪我言而无信，说不定当时我就会夺回二宝。”

一句话说得雷惊龙遍体生寒，仰面怪笑一声，说道：“好！你我二人就此一言为定，请。”

“请”字一落，闪身掠下绝峰，如电而逝。

他快，夏梦卿也不慢，猛展天龙身法飞掠而下。

夏梦卿一下绝峰，便直扑鹰愁涧南端入口。

鹰愁涧果然涧如其名，连那善飞之鹰也要发愁。

涧深百寻，波涛汹涌，激流澎湃，势若万马奔腾，声似雷鸣阵阵，惊险骇人，震耳欲聋。

涧中，水气氤氲，沾衣欲湿，雾气迷蒙，茫茫一片，令人难以窥远，纵有上好目力，最多也只能看出十丈。

两旁峭壁奇陡如削，布满了水渍，也长满了色呈褐紫的多年青苔，滑不留手，难以着足，别说是人，即是善攀猿猴也将望崖兴叹，欲渡不能。

峭壁上，偶尔有一两处凸出石块，可是那也摸不得，显然的其利如刃，触之皮开肉绽血流。

两旁峭壁，是绝无可资攀援之处，再看涧底。

湍急若箭的激流之中，相隔数丈地偶尔有几块砥柱中流，露出水面的石头，那也是离水寸许，若隐若现。

这很不容易认准它的所在，希望只有百分之一，一个认脚不准，那后果可就不堪想象了。

即便是能认准所在，能落了脚，石头既滑又利，能否站得稳，能否保住不伤脚，那又是一个问题。

除非是一等一的高手，也得冒丧生之险。

这样看来，任何陆地生物，只要坠入这鹰愁涧中，要想再活着出去，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罗刹三君不但找到这样一个绝佳藏身所在，而且能安安稳稳的进入其中，足证这三人是很不简单。

鹰愁涧的北端入口不知如何，它的南端入口却是怪石林立，奇形怪状的荆棘植物遍布。

险势天生，令人有寸步难行，欲入无计之感。

这难不倒夏梦卿，他毫不犹豫，提气掠上怪石，但当他微一打量涧中景象之后，不由他不立即皱起剑眉。

凭他的目力，也只能看出个廿余丈，再过去，便是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到了。

而且，他刚一掠上怪石，尚未站稳，一股挟带着无数细小水珠的强劲阴森涧风，便迎面飞卷而至。

所幸他功力高绝，应变神速，忙用大静神功，身形倏如不倒金刚；饶是如此，也连晃了几晃，好险。

两旁峭壁之上既无可资攀援之处，那只有借重那些微微露出水面的石头了，这，他有自信。

虽说有自信，也不敢过于大意，看准了十余丈外一块石头，飞身掠了过去，滴水未惊。

立身这一块之上，再找目力所及内的下一块。

就这么一连地起落疾掠，没出多久，果然看见前面廿余丈左右，右边那峭壁上，离涧底五六十丈高低之处，有三个成品字形排列的人高洞穴。

雷惊龙没骗他。

当下看准了一块石头，身形飘起平飞掠了过去。

足未沾实，水雾中人影闪动，雷惊龙已然相距丈余地站在另一块石头上，神情颇为狼狈。

和夏梦卿一样，衣衫微湿，但那是由于水雾氤氲谁也免不了，而他那两只小腿齐膝以下完全湿透，夏梦卿不过仅湿鞋底，这表示在功力上，他究竟逊人多多，难望这位玉箫神剑闪电手项背。

夏梦卿先看见他，适时，他也望见了夏梦卿。

他没有想到，在他占了大半场便宜的情形下，夏梦卿仍能和他同时赶到，微微一愣，目中飞闪诡异之色，笑道：“阁下好快！”

他没有提聚真力，水声如雷中，话声显得很低微，而且含混不清，夏梦卿却听得很清楚，淡淡一笑，道：“好说。仍落后阁下半步。”

雷惊龙一摆手，道：“洞口已到，阁下还等什么？”夏梦卿道：“我在等你先上。”

雷惊龙又复一怔，道：“怎么？”

夏梦卿道：“阁下早到我半步，理应阁下先上。”

“阁下！”雷惊龙嘿嘿笑道：“半步之差便足决定胜负……”

夏梦卿微笑接道：“只要光明磊落，输又何妨？况且也未必定会输。”

雷惊龙道：“你我当初并未规定什么先到者先上，你如能由百丈外冲天拔起，掠上洞口，那是你功力超人，所以，你大可不必……”

“谢谢你的提醒。”夏梦卿道：“涧中水雾弥漫，我没有那么好的眼力，我赢要赢的正当，输要输的光采，阁下无须再多说，请吧！”

雷惊龙双目异采大盛，凝注夏梦卿良久，突然一叹说道：“这种心胸、气度，令我自叹不如。”

身形拔起冲天直上，廿余丈处，袍袖双挥，两腿微弹，疾如鹰隼，一闪投入正中那洞穴之中。

这等高绝身法，看得夏梦卿也不禁点头。

宝沦魔手，丢人事小，浩劫事大。他不敢怠慢，身化长虹，破雾冲起，四十丈处，式换神龙摆尾，疾射入洞。

在他以为，雷惊龙既然占先半步，绝不肯放过这难再良机，为谋捷足先登，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岂知大大地出了他意料之外。

洞内深邃、黝黑难见底，不知深有几许，雷惊龙他竟然站在那距洞口五尺处未走。

这回该夏梦卿愣住了，讶然望了他一眼，道：“阁下这是为何？”

雷惊龙吃吃笑道：“我已占一次便宜，怎可有一而再？倘若便宜都让我占尽了，还谈什么公平角逐？正如阁下之言，胜也不光彩。”

夏梦卿悚然动容，大感心折，由衷地报以一笑。

“还有，阁下。”雷惊龙阴笑又道：“这洞口的情势，你应该很清楚，假如我临时生个坏心，来个一夫当关，在你阁下飞近洞口之际，突然发难，凌空下击，请问后果如何？”

一句话听得夏梦卿机伶猛颤，不由色变。

这主意好，这话问得更好！身在半空，四周毫无抓处，雷惊龙虽伤不了他，可是他也上不了洞口，非坠回涧底不可；跌不死，但何处再找落足处？容易么？一旦身陷漩涡处处，赛逾奔马的激流，后果不想可知。

望了望静等答复的雷惊龙，扬眉笑道：“很简单，宝入你手，恩恩怨怨一时俱了。可惜！”

“你很明白。”雷惊龙道：“良机不再，错过此次，上哪儿去找？我很懊悔！”

夏梦卿淡淡说道：“你没有懊悔，因为你不会这么做。”

突然之间，雷惊龙变得很激动，目射凶芒，厉声说道：“为什么？夺爱、羞辱、毁容，你给予我的这种痛苦难道还不够使我恨你入骨，杀你泄愤？”

夏梦卿很平静，道：“假如你这么说，有一样已够，何况种种？不过……我很了解你，平心而论，你雷惊龙还不失是个英雄人物，你虽恨我入骨，急欲杀我泄愤，但你不会乘人之危，在这时候下手。再说，绝顶上之言犹在耳边，你当也不会言而无信，出尔反尔。”

雷惊龙目中凶芒倏敛，一袭黑袍无风自动，近乎自言自语喃喃说道：“看来我当世唯一的仇敌才是我真正知心人，雷惊龙虽败何憾……”忽地一笑接道：“夏梦卿，知心归知心，仇恨归仇恨，我这个人人生性桀骜凶残，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今日一过，我便没有这般好心肠，你我仍是水火，彼此依旧仇讎，我随时都会想办法打倒你。”

夏梦卿淡笑说道：“那是明天以后的事，现在何必谈它。”

“说得是。”雷惊龙笑道：“你让我半步，我候你一次，如今咱们谁也不欠谁的，此洞足可容二人同行，你我并肩而进，如何？”

也许他出自真意，夏梦卿欣然点头：“固所愿也，不敢请尔。”

并肩向洞内行去。俨然一对知友，哪里像是仇敌。

洞，越向内越黑，黑暗得伸手难见五指；雷惊龙是一流高手，夏梦卿更称绝世，在他们眼中，那和在白日里行走没什么两样。

洞势并非笔直，极尽蜿蜒曲折，且忽高忽低，一会儿盘旋上升，一会儿又盘旋下降。

两个人一路默默，谁也未再开口。约半盏热茶工夫之后，眼前突亮，那是洞顶缝隙中的几线天光，同时，路分为二。雷惊龙停下脚步，夏梦卿也没有再走。

互相对望一眼，夏梦卿道：“难不成阁下也不知该走哪条？”

雷惊龙摇头笑道：“不愿瞒你，路径我很熟。”

夏梦卿道：“在我意料之中，你来过了？”

雷惊龙毅然点头，道：“当然，要不我怎熟路径，不过我未打草惊蛇。”

夏梦卿剑眉微扬，道：“那你何必通知我，自己垂手得之不挺好么？”

雷惊龙嘿嘿笑道：“我要看看是你行，还是我行。”

夏梦卿也笑了，笑的淡然，道：“以此本可能得的重宝为赌注，岂非大不智？”

“诚然。”雷惊龙道：“但设若能打倒宇内第一奇才，那便更值得了，又何乐而不为？”

夏梦卿剑眉又挑，道：“你那么有把握么？”

“阁下。”雷惊龙答得针锋相对，道：“又怎见得你必赢？”

夏梦卿哑然失笑，旋即又道：“那你还犹豫什么？”

雷惊龙道：“不是犹豫，是你我要碰碰运气。”

夏梦卿道：“怎么？”

雷惊龙一指面前，解释道：“这两条路都通罗刹三君隐藏处，途殊而归同，唯一的不同是一条曲绕太远，一条直贯捷径……”

话声至此，夏梦卿一笑截口，道：“我明白，碰运气之意，是你我各选其一。”

“不错。”雷惊龙笑道：“我的意思就是如此。我熟路径当然知道哪一条是捷径，而阁下你乃初临，固必茫然，为示公平，你先选。”

对雷惊龙这位盖代枭雄，夏梦卿是越来越喜欢了，竟然生出相惜之感，略一迟疑，含笑点头：“夏梦卿生平从不占人小便宜，这是首次，好在这选择全靠运气，很公平，否则我宁可舍弃捷径……”

目光一注面前岔路，接道：“阁下，我就选右边这条。”

雷惊龙双目异采一闪，点头不语。

夏梦卿收回目光，道：“既已选定，当无更改，阁下可否……”

“阁下。”雷惊龙怪笑说道：“长短如何稍时自知，现在如加说破，岂非令人兴趣索然？阁下雅人，当必能做小忍。”

“好话。”夏梦卿豪兴横飞，笑道：“真正的雅人，应该是阁下，请吧！”

他这里潇洒摆手，雷惊龙那里却微一摇头：“且慢，我还有话。”

夏梦卿收回手，道：“那么请说。”

雷惊龙道：“我自视很高，你更不平凡！我以为你我都不会太在乎胜负输赢，都必有同一希望，那就是，赢要赢的光彩，输要输的心服，对么？”

夏梦卿一时猜不透他为何突有此一问，但事实如此不得不点头，再说，夏梦卿他一生行事，也向来如此，遂道：“英雄之见略同，我由来认为这样。”

雷惊龙道：“好，那么请记住，稍时不管是你先到也好，我先到也好，谁都不必再等谁，先下手者为强，懂么？阁下。”

夏梦卿笑道：“阁下，行。”

雷惊龙哈哈一笑，飘身隐入左边洞中。他是心头雪亮，夏梦卿却不知自己选的路是长是短，不敢怠慢，当下施展天龙身法疾闪而逝。

第二十二章惊睹可怜薄命人

夏梦卿因为不知自己所走这条路是远是近，为恐雷惊龙着了先鞭，一路将天龙身法展至尽可能快的速度。他可以想象得到，不管雷惊龙所走的是哪一条，雷惊龙他也一定会尽量急赶，早到一步，总比迟到一步好。这条路并不直，夏梦卿在洞中左弯右折，约摸走了半盏茶工夫，突然出现两扇紧闭的石门挡住去路。

是否这两扇石门之后便是罗刹三君隐匿之处？

夏梦卿心中一阵跳动，停下身形。

有石门，这便不是天然生就，而是出自人为。

度量地位，此处该是梵净山山腹之最深处。

那么，这又是什么所在？是谁辟的石门？

夏梦卿目光凝注之余，不由心头猛震，玉面上神色一转肃然，石门上方，横写着四个朱红大字：“天机石府”。

擘窠大字，龙飞凤舞。

石府称天机，使夏梦卿联想到了百年前一位宇内异人，这位宇内异人，便是一代仙侠：天机上人。

天机上人，论辈份，犹高出夏梦卿的师父智蒙神僧一辈；论修为，也胜过智蒙神僧半筹。

当天机上人在世之时，无人知其隐居何处，天机上人仙逝之后，更无人知其死于何方，至今仍是一个谜。

却不料被他为了遂鹿钗、佛二宝，无意中撞到了这世无人知的天机石府两扇石门之前。

不！不能说世无人知，至少罗刹三君、雷惊龙这四个人已经知道，而且发现的比他还早。

如果眼前天机石府果真就是昔年天机上人的隐居处、坐化处，那罗刹三君邪魔魍魉，竟敢窃据为藏身之窟，读冒一代仙侠，委实是该杀。

到底是不是呢？

是的成份应该占了九成九。而罗刹三君是否就匿藏于此呢？

虽不敢确定，但路已至尽头，如按雷惊龙所说，应该没有错，罗刹三君似乎是藏身于此。

那么，石门闭而未开，这也应是表示雷惊龙尚未来到，也就是说，他选的这条路才是捷径。

眼前路只有一条，直通门前，那雷惊龙殊途同归之言何解？莫非这天机石府有两处门户，另一条通往另一门？

这么看来，他所走这条路仍不能断言就是捷径。

凝神细听，里面没有丝毫动静，足证雷惊龙还未到。

但是，谁知道这天机石府有多大、多深、多广？

夏梦卿不敢多耽搁，默运护身大静神功，走过去用手试着推了推两扇紧闭石门，一动未动。

夏梦卿剑眉一挑，陡加真力，再推，仍属枉然。

他这陡加真力的一推之力，足有千钧，却是未能动这区区两扇石门分毫，天机石府的确不简单。

夏梦卿枯禅掌无坚不摧，他可以用掌力震碎这两扇石门，可是他没有这

样做，是不愿，也不敢。

倒并非怕惊了罗刹三君，而是不敢轻毁仙侠居所。他认为门不会开不了，而是必有开启之法。

全神贯注，凝足目力，在石门四周仔细勘察了一遍。果然，让他看出了端倪，发觉了可疑之处。

那是一块拇指般大的圆石块，嵌在门边石壁之中，与石壁平，颜色稍异石壁，不仔细看，很难发现。

他认为这可能是石门开启枢机，姑且一试，暗运指力，虚空一指，轻轻点去，这一点，点对了。

两扇本来紧闭的石门，缓缓地向内开去，毫无声息。随着石门的开启，一片亮光由石府内射出。

不知光来自何方，石府内竟然亮同白昼。

夏梦卿既惊且喜，又感诧异，举目望去，不禁更是一呆。原来，这只是石府的两扇大门，能看见的只是一条蜿蜒下降的石阶，不问可知，石阶必然通往天机石府内部。天机上人一代奇才，胸罗万有，他不会不在他的石府中暗布些神鬼莫测的机关消息之类。

两扇石门，就是最好的例子。

夏梦卿未敢造次，虚空数指，连点十余级石阶。他拿得很稳，指力不轻不重，一阵轻微声响，石阶未损分毫，也不见任何动静，竟然毫无机关消息。

夏梦卿哑然失笑，飘身步下石阶。

但当他刚刚踏上第一级石阶之际。

蓦地，轻响倏传，一物拦腰袭至。

夏梦卿何等人物？但是，他也没躲过。

“叭”地一声，被来物拦腰袭个正着——

怪！好端端地，除了吓出一身冷汗外，别的一点也未觉有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夏梦卿猛然回顾，立时惊诧欲绝，哭笑不得。

天！那竟是由左边石壁中伸出的一根藤鞭。

旋即，他恍悟了。

顿时，更崇敬、更佩服之意，油然而生。

天机上人一代仙侠，宅心仁厚，不愿杀生，这根本可装以利器的藤鞭，只是给那偷进石府之人略示薄惩、警告，希望就此知机而退，不要逼他多造杀孽。

这正应了那句话：非不能，实不为也。连夏梦卿这等宇内第一奇才，都躲它不过，换以利器，谁还能够幸免。

夏梦卿满怀激动，摇头一叹，走了下去。

踏上第二级石阶，轻响再传，藤鞭缩回壁内，无影无踪，天衣无缝，不禁更感天机上人不愧是胸罗万有，无所不通。别的不说，单这巧夺造化、神鬼莫测的机关布置，已是高绝天人，恐连那位北溟异人，一代巧匠公输度都要自叹不如。

继续往下走，再不见有任何消息埋伏。

上体天心，有一而足，知机的早退，不知机的只有让他夷然无伤地进来，仍不愿加以伤害。

夏梦卿一路感叹，走完近数百石阶，几乎深入地底，却是更为明亮，但

仍看不出光线来自何方。

眼前又是两扇石门，这回是虚掩着的。

门顶上，三个擘窠大字：“避尘居”。

勘破一切，笑尽人间！这地方深入地底，几与人世隔绝，委实是避尘避世的绝佳所在。

用不着凝神，这地方静得出奇。

可是怪了，凭他的听觉，仍然听不出内里有任何声息。

剑眉微挑，虚空一掌按向石门。

石门开处，一幕景象看得他全身如坠冰窟，立刻怔住，作声不得。

避尘居内，罗刹三君莫、单、卫三魔，一字排列，面外而坐，闭目垂帘，仿若入定老僧，面前平放一张素笺。

一点不错，雷惊龙没骗他，罗刹三君是匿藏于此。

但是，他的眼力也没错，现在的莫、单、卫三魔，已俱成死物，而不是活生生的罗刹三君。

看起来仍是活人，只不过比活人少了一口气。

莫非——

夏梦卿定过神来，闪身进入门，伸手拿起那张素笺；素笺上，是他看了多少次的飞舞狂草、熟悉字迹：

“阁下：原谅我捷足先登，快你一步。

我走的才是捷径，不信你掀开室后布幔由这条路走走看。

先者为胜，钗、佛二宝当然我已取去，望阁下莫忘三日约法。

罗刹三君未敢留之世上，无影之毒下，悉予除去，阁下不必再费手脚。

留字示意，再恕我不候之罪。知名不具”

一步之差，全盘皆墨，夫复何言？

夏梦卿懊丧欲绝，垂头长叹，素笺自手中滑落。

雷惊龙虽然让他掀开室后布幔，看看那条捷径，无如他如今已经心灰意懒，提不起兴趣去看它了。

输了，他输的毫无怨言，只恨自己运气不佳。

这是只靠运气的竞争，谁的运气好谁赢，似乎输的还不算太丢人，凭运气致胜何足为奇？这好像与雷惊龙要在这次角逐中击败他的宗旨不太相符。

因为这不因功力也不为智力，而是只靠运气。

夏梦卿不愧智若山海的第一奇才，想到这里，他不禁有点疑惑，当下微凝目力，将罗刹三君的尸体仔细地看了一遍。

这一看，看出了破绽。

罗刹三君至少已经死了一日，怎会是雷惊龙片刻之前下的手？分明是他早先潜来此处，杀了罗刹三君再掠去钗、佛二宝，然后再往梵净绝顶会合自己，虚情假意一番，把自己骗来这深入地底的天机石府。

闪身室后，掀起布幔，哪有什么捷径？根本就是石壁一片，这么看来，那什么远路、捷径之言也属子虚，不是那条路不通，便是那条路通往他处。

本来嘛，面对梦寐以求、人人觊觎的武林重宝，谁会傻得邀来别人共取？更何况是狡诈阴狠的雷惊龙呢？

雷惊龙用这种卑鄙的手法，无耻的伎俩把他骗来此处，其目的绝非仅仅是只欲将他戏弄一番。

那是什么？不问可知。

夏梦卿心神猛震，才要闪身扑出避尘居。

两扇石门无故自动，“砰”然一声，闭得死死的。

紧接着，石室之顶豁开一碗口小洞，一个充满得意、洋溢狰狞的阴恻恻话声由上传下：“夏梦卿，饶你是奇才第一也好，第一奇才也好，究竟仍是糊涂得可笑，懵懂可怜的着了人家的道儿，你如今还有何话可说？”却不是千毒门主那该死的雷惊龙的话声。

夏梦卿听得出，那是南荒七毒之首：阴昌。他想起了梵净山绝峰之上，老二阴焯之言，剑眉微挑，冷冷说道：“阴昌，你以为我听不出是你么？”

阴昌道：“听出是我，又待如何？”

夏梦卿嗤之以鼻，道：“无耻匹夫，你以为这样就能困得住我么？”

阴昌嘿嘿笑道：“当然，单凭两扇石门也许不够，不过老夫毁了总枢机，门上又加了些东西，那该又当别论。”

夏梦卿剑眉微皱，道：“什么东西？”

阴昌道：“老夫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夏梦卿冷笑说道：“匹夫，对我这无生望之人，你何吝一言。”

“说得是。”阴昌嘿嘿笑道：“老夫应该让你死了这条心，不过，夏梦卿，这玩意儿老夫也叫不出个名堂，无论怎么说，你总该相信天机老儿设想的异常周到，他要不想让人出去，谁也出不去。”

这话不错，天机上人所设岂是等闲？这么看来，果然已无破门而出之望，夏梦卿心头猛震默然不语。

他不说话，室顶阴昌却未闲着，一笑又道：“怎么？莫非面临死亡而有所觳觫？”

夏梦卿陡挑剑眉，朗笑说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夏梦卿岂是畏死之人。只是觉得死在你等这些无耻宵小之手，轻如鸿毛，太不值得而已。”

“好话。”阴昌嘿嘿笑道：“听你这么一说，老夫也为你惋惜，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威风何在？煞气无存！可是，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一条，不死又怎么办呢？老夫是心无力，莫可奈何。”

龙困沙滩，虎落平阳，鞭长而莫及。夏梦卿只有任他调侃，任他讥讽，略作沉吟冷冷说道：“阴昌，你不必徒逞口舌之利，夏梦卿自知如今拿你无可奈何，否则我料你天胆也不敢对我这样说话……”

阴昌未否认，他话锋微顿，接道：“我也知此身已绝无生望，有两件事情，数年来我一直不明所以，在临死前我希望你给我个解答，如何？”

阴昌似在考虑，过了一会儿，始道：“问吧，夏梦卿，老夫知无不言。”

“我先谢谢了。”夏梦卿一笑说道：“头一件，我要知道，你兄弟非任人驱策之辈，怎会屈就雷惊龙千毒门下，内中应该有着什么隐密？”

阴昌“哈”地一声说道：“夏梦卿，好眼力！换换你是雷惊龙，老夫兄弟哪还能混？多年心血恐早付东流，不瞒你将死之人，要说这该从昔年说起。……”

夏梦卿道：“你慢慢说吧，我这人很有耐性。”

阴昌接道：“老夫以为你不会忘记雷惊龙昔年薛家夺宝之事……”

夏梦卿道：“记忆犹新，说下去。”

阴昌道：“雷惊龙酒中下毒，谋你未成……”

夏梦卿突然说道：“我打搅一句，药，可是你兄弟给的？”

“当然。”阴昌坦然承认，也有点得意，道：“药是老夫兄弟不传之秘，雷惊龙他焉有之？”

“够了。”夏梦卿星目寒芒一闪，道：“往下说。”

阴昌吃吃笑道：“老夫知道你此时直欲杀尽老夫兄弟而后甘心，那没有用，也别动肝火，晚了，不到今日老夫也不会说出。”一阵嘿嘿笑声，又道：“雷惊龙在你掌下幸逃一死，未敢向老夫兄弟复命，当即逃往远处藏匿；你知道，老夫兄弟七毒令下几曾有过漏网之鱼……”

“有！”夏梦卿截口说道：“薛家双龙。”

“那不算，也是唯一例外。”阴昌冷冷说道：“如非你横里插手，多管闲事，老夫不信薛家双龙有通天遁地本领，能在七毒令下幸保性命……”

夏梦卿笑了笑，没说话。

阴昌却接着说道：“未出半月已被老夫兄弟侦得他藏身之处，联袂驰往哀牢欲杀之泄愤，谁知那半个月中竟被他巧获……”

夏梦卿道：“千毒人魔西门豹所遗毒经。”

“不错。”阴昌说道：“毒经无毒不载，无影之毒更是万毒之宗，说起来很尴尬，凭老夫兄弟七人之力，一时竟未能奈何得他……”

“于是，只有俯首称臣，甘供驱策。”

“不！”阴昌怒声否认，道：“正如你所说，老夫兄弟不是供人驱策之辈，岂甘心就此俯首？不过将计就计，看他是个还能利用之人罢了。”

夏梦卿心中一震，道：“利用他何为？”

阴昌嘿嘿笑道：“别以为老夫兄弟跟布达拉宫有关系，老夫兄弟没那么大兴趣，老夫兄弟旨在钗、佛二宝……”

夏梦卿“哦！”地一声，笑道：“我明白了，你兄弟多年忍辱委屈，目的只在利用雷惊龙劫夺钗、佛二宝，然后再谋他，对么？”

“你很明白。”阴昌冷然回答。

夏梦卿淡笑再问：“有把握么？”

阴昌答得很有自信，道：“老夫兄弟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否则岂非太不划算？”

“那很好！我预祝你兄弟成功。”夏梦卿笑道：“要不是我，你兄弟二宝早已到手，也用不着受苦这多年了，这也是今日你所以要把我困死天机石府之理，对么？”

阴昌狞声说道：“事实如此，老夫不愿否认。”

夏梦卿轻笑说道：“昨夜，阴煌找我挑战，言明今日事后索债，我以为你兄弟从何处借来天胆，要跟我大打一场，谁知……”

哈哈轻笑，住口不言。

想必是阴昌颇感羞愧，老脸有点挂不住，也未开口。笑声歇住，夏梦卿又道：“这，不谈，如今我要问你第二件，薛家夤夜失火，五口被杀其四，这杀人放火灭绝人性的事，是谁干的？”

阴昌震声说道：“你问这做什么？”

夏梦卿暗暗咬牙，道：“我要到阴间地府转告薛家四口找那行凶之人索命。”

阴昌忽地怪笑说道：“好，那么老夫告诉你，是雷惊龙。”夏梦卿心神狂震，挑眉瞪目厉声喝道：“胡说，阴昌，你敢欺我！”

“老夫无此必要，信不信在你。”

一句话听得夏梦卿悲愤填膺，目眦欲裂，咬牙恨声，喃喃说道：“我早就怀疑，只是苦无证据，好该死的畜牲。”话锋微顿，随即扬声冷冷说道：“阴昌，我料你兄弟不会置身事外，对么？”

阴昌阴阴笑道：“不错，两个老的就是在老夫兄弟掌下超生。”

夏梦卿听得杀机狂炽，恨不得将之碎尸万段、挫骨扬灰；无奈，他落入掌握之中，有心无力。

只有强忍满腔欲喷怒火，道：“阴昌，你兄弟对雷惊龙早生异心，如今又将他出卖，雷惊龙他会那么糊涂懵懂，不知道么？”

阴昌道：“你这是废话，也多此一问。”

“也许我是错了。”夏梦卿冷笑着说道：“不过，据我所知，雷惊龙这人甚是精明，狡猾阴狠，心智深沉，他不会不知道你们的用心……”

不知怎地，阴昌没有答话。

夏梦卿冷冷一笑，接道：“很可能他的用心跟你们同出一辙，也认为你们可资利用，来个以毒攻毒！如今他既得钗、佛二宝，你兄弟不但碍事多余，而且对他深具威胁，他恐怕要……”

“夏梦卿！”阴昌猛可里一声厉喝：“你还不与老夫我闭嘴。”

夏梦卿听若无闻，突然发问，道：“阴昌，你兄弟如今都在天机石府么？”

“那是自然。”阴昌厉声说道：“老夫兄弟等的就是这一天，焉能不……”

夏梦卿一笑说道：“集于一处，又是在这地底，可能雷惊龙等的也是这一天，对你兄弟来说，这是大不智，若想苟免，最好快……”

他快字方出口，蓦地，石室之顶响起一阵刺耳难听，充满阴狠残酷毒辣的嘿嘿狞笑。

那是雷惊龙！

夏梦卿念头刚转，七毒惨嚎连声，随即寂然。

接着，圆洞中传下雷惊龙狰狞话声：“好阴阳，好八卦！夏梦卿，你泥菩萨过江，自身都已难保，还替人家算的什么命？如今，他们个个尸横，加上‘罗刹三君’，这是你十个陪葬，不！十一个，还有一个活的。扭开室左机钮，你就可明白‘天机老儿’是百年前一代奇才；你阁下是百年后今日的第一奇才，你死在这儿，是天意、是巧合，更相得益彰！我在哀牢断魂崖，你若能出得此困，欢迎你来找我，我随时恭候大驾。”

又是一阵得意狞笑，由近而远，转瞬不闻。

他，根本不容夏梦卿有说话的机会，插口的余地。

夏梦卿本待凝足枯禅掌力，试着破门追击，将他立诛掌下，入耳那句还有一个活的陪葬，不由一呆，立刻散去功力。

活的陪葬？这会是谁？

难道还有别人也进了这深陷地底的天机石府？

意念电旋百转，闪身掠向室左石壁。

他只在石壁上略一注目，便果然发现在那石壁之下，有一块和他在天机石府大门上所见，颜色相同的小石块。

不用说，这准又是机钮之所在。

站在石壁前，轻轻一指点了过去。那块小石一凹，随即恢复原状。

适时，一块原本天衣无缝的石壁，忽分为二，由中裂开，缓缓向两旁移动，裂开五尺，倏然自止，现出了另一间石室。这间石室，暗无光亮，但一经避尘居光亮照射，立刻黑暗尽除。

目光注处，赫然一名衣衫污损、乌发蓬散的白衣女子卧身室隅，寂然不动。

再一细看那白衣女子面貌，夏梦卿禁不住心神猛震霍然色变，身形电闪，掠向白衣女子身旁。

白衣女子，她竟会是那可怜的薄命人儿，聂小倩。

如今，她花容失色而憔悴，面色惨白而毫无血红，一张娇艳脸庞，失去了往日那惑人光彩，瘦得见了骨，深陷美目紧闭，两排长长睫毛密合，双唇微张，气若游丝，昏迷不醒。

她在玉泉拜别夏梦卿，受命返回千毒门暗中侦察动静，怎会被困在这深陷地底的天机石府中？

显然事机不密，被雷惊龙发觉予以囚禁。

前后不过旬月，一个活生生的美艳人儿佳姑娘，竟被折磨成这样子，雷惊龙的确心狠手辣，毫无怜香惜玉心。夏梦卿侠骨柔肠，心酸不胜，英雄热泪险些夺眶。

他一看便知聂小倩是被狠毒手法截了五阴重脉，所幸发现的早，再迟一天便是大罗金仙也要束手。

聂小倩虽本出污泥而不染，良知未泯，但若无他夏梦卿的感召，还不至那么快生心脱离千毒门。

这次如非奉了夏梦卿的指示，也不会再返回千毒门去卧底，当然也不会再被囚禁此处受苦。

聂小倩今天被折磨到这般地步，在道义上，他难辞其咎。倘若再万一不幸，聂小倩回生乏术，香消玉殒，含恨而歿，“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他势必长此抱恨，负疚终生。

如今，纵然是救得了她，她那一身功力也将大打折扣，在短时期内，恐怕是很难恢复得了。

夏梦卿悲愤之余，不敢怠慢，当即盘膝坐下，运指如飞，连解聂小倩周身八处桎梏。按说，夏梦卿指无虚落，聂小倩她被制五阴重脉开解，理应嘤咛而醒，或者有所反应。

岂料，她不但未应指而醒，或者有所反应，便是那萎顿如瘫的娇躯连颤动一下都未曾。

由此可知，五阴重脉的被制过久，为她带来多重的内伤，精神与肉体上的多大痛苦，多大折磨。

香魂一缕快要离窍，聂小倩危在旦夕，疗伤救人，刻不容缓；夏梦卿只有从权，暗暗一叹，伸掌按上她后心。也只有碰上神功盖世、技比天人的夏梦卿，换个别人，功力不济，也救不了这位苦命的可怜人。

盞茶工夫过去，聂小倩娇躯泛起了阵阵抽搐，鼻息渐渐趋于均匀。

顿饭工夫过后，抽搐静止，面色也由惨白渐转于红润，两排长长睫毛一阵眨动，缓缓地睁开了一双天神美目。

当她那双黯淡的目光一触及正在为她运功疗伤的人时，美目猛睁，暴射异采，娇躯忽泛剧颤，仰起螭首。这双暴射的异采，包含了太多的东西，笔墨难以形容，任何人无从领会，不可捉摸。

夏梦卿却神震心悸，手掌微一用力，连忙开口说道：“聂姑娘，此刻不宜起动，也请万勿多礼……”

聂小倩双唇翕动，吐了颤抖而无力的六个字：“相公，真……是你么？”

夏梦卿强笑说道：“是我，聂姑娘，夏梦卿正在身边。”

聂小倩那消瘦的娇躯又是一阵抖动，似遇亲人，如释重担，脱力俯下螭首，断断续续地道：“天可怜薄……命人，能……见相公一……面，小倩……就是死……也……心甘……情愿，瞑目……含笑了。”

两排睫毛又一阵眨动，成串珠泪无声坠下。无限凄惋，令人心碎肠断。

夏梦卿心神再震，好不心酸；星目微湿，强笑说道：“聂姑娘不可再行伤神，容夏梦卿为姑娘尽除淤塞，疗治内伤后，再做详谈，此刻，则要请姑娘平心静气。”

聂小倩缓缓睁开带泪双目，睫毛上犹挂着晶莹泪珠，樱口数张，终于又吐出了一句话：“大恩不敢言谢，虽结草衔环，不足为报，今生已无……”

夏梦卿本不欲多说，却难忍心中激动，剑眉微挑道：“说什么大恩，道什么结草衔环，若不是因夏梦卿，姑娘不会身受此血肉之躯难以忍受的痛苦，落得……”

猛觉聂小倩身形又泛剧颤，不忍再说，倏然住口。又是顿饭工夫过去。

夏梦卿缓缓收回手掌，道：“姑娘，我再说一句，现在不是多礼的时候，姑娘虽内伤尽愈，体力却一时难以恢复往昔，仍请多躺片刻。……”

他话还未说完，聂小倩已然面泛勉强笑容，挣扎着坐了起来，道：“相公请放心，小倩自觉……”

也许是瘫卧太久，或是体力犹虚，聂小倩刚刚坐起，娇躯一晃，倏又倒下，无巧不巧地正倒入夏梦卿怀中。

不知怎地，她没有赶快坐直。夏梦卿想把她扶起，伸出了手，又缩了回去。不为别的，只因为聂小倩娇靥酡红，美目紧闭，神色流露着的是难以言喻的安慰、满足，还有温馨……

在这个时候，他何其忍心把她推开。一时间，空气凝住了。

就这么静静地偎着，谁也未开口，静得可以听到聂小倩鼻息咻咻，可以听到她怦怦的心跳声。

良久，良久，还是聂小倩先打破了这份令她终生难忘，使她感到生命充实的宁静，那是似梦呓般颤抖话声：“我真希望时间就此停顿，或者天崩地裂，世界毁灭。”

话声，轻的像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可是，夏梦卿也已清晰入耳，剑眉微蹙，唤道：“聂姑娘……”

猛然，聂小倩挣扎着坐直身形，神形肃然中带着阴霾、惊恐、羞涩，望了夏梦卿一眼，微抬螭首，幽幽说道：“相公，请恕小倩太不自量，贱躯、言语，两称渎冒，这些话，小倩抑制心底已久，今日所以敢大胆托出，只是深知身困地底，绝无生望，人都快死了，还有那么多顾虑做什么？小倩自知俗脂庸粉，蒲柳之姿，不敢奢望其他，只要能为奴为婢，长随相公身侧，于愿已足，肺腑之言，腴腴陈述，希望相公勿以小倩不知羞愧而贱视之。”

她楚楚动人，细说衷肠，话声更凄惋哀绝，令人荡气回肠，夏梦卿禁不住心中一阵激动，叹道：“姑娘，你太过垂爱了，我怎敢当。姑娘想也知道，夏梦卿此生遭遇悲惨，一直在杀孽情孽中浮沉，永沦锥心刺骨之痛苦深渊；我不是铁石心肠无情人，实乃情有独钟，一心早死，不敢再误他人……”

“相公！”聂小倩突然抬起螭首，道：“这不能叫误，小倩说过，只求为奴为婢，侍候相公终生，别的不敢奢求，难道相公忍心让小倩再一人流落江湖？”

她这话说得怪，既然明知出困无望，此生已休，还谈什么“忍心让小倩再一人流落江湖。”

夏梦卿为她那溢于言表的真诚所感动，没有留心这句话，也就因为深深地感动，所以一时也没答话。

聂小倩会错了意，美目一红，凄惋说道：“相公，小倩幼失依怙，未省事时便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至今犹不知自己的身世，在江湖中东飘西荡，一晃十余年，大部分的时间流落邪恶，身陷污泥，私心扞问羞苦难言。所幸天可怜我这薄命人，让我遇上了相公，方庆拨云雾而见青天，不顾生死，力争上游，只望能得相公大义援手，挣脱苦海，如今小倩一片赤诚，恳求相公收留，相公怎好……”

喉间似有物堵塞，再也说不下去，余言化为串串断肠伤心泪，螭首倏垂，痛哭失声。

本来嘛！换谁谁也会悲伤恻绝。

夏梦卿侠骨仁心，他本就同情聂小倩的遭遇，如今更觉惻然；聂小倩哭得像梨花带雨，他慌了手脚，一时也找不出一句适当的安慰话。不关“情”字，事犹可为，但他怎好答应收人家为奴为婢？想了半天，终于让他想出了一句：“姑娘，请快收泪，听夏某说。……”

聂小倩以为事有转机，再说，她对夏梦卿也敬若天人，他的话她没有不听的，闻言，慢慢止住哭泣。

夏梦卿暗暗一叹，接道：“正如姑娘所说，现下你我深陷地底，此身生望绝，既然人都快死了，姑娘还谈这些做甚，何不……”

聂小倩举手拭泪，突然截口说道：“对了，这是小倩一大心愿，人都将死，相公何其忍心不予成全？难道要小倩做鬼也含恨吗？”

夏梦卿呆了一呆，顿时哑口，半晌方才一叹说道：“姑娘，不是夏梦卿铁石心肠、毫无血性，只是，姑娘，我怎么敢当，这不是令我为难么？……”

聂小倩美目突放异采，肃然说道：“人死一了百了，相公既有心成全，何介意这片刻主婢？虽然最多再活三天，小倩已感心满意足了。”

这话说得对，怎么委屈，也不过就这么几天，何不索性予以成全，尽自己一点安慰之心？

夏梦卿默然未语。

聂小倩喜极而泣。她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心愿如遂的那么容易，但她却知道那是由于所谓出困绝望，已无生理；顿忘所以，忘了面临的，也忘了多日来身受的。一整衣衫，纳头便拜，带泪含笑，颤声说道：“相公，婢子这里叩头了。”

夏梦卿还真未料她来得那么快，躲闪不及，只有受之，望着一拜坐起、娇靥乍惊还喜的聂小倩，苦笑说道：“姑娘，你这是何苦？彼此均非世俗儿女。……”

聂小倩神色庄重地截口说道：“相公错了，人不可不知礼，如今既蒙相公大德成全，主婢名份已定，小倩焉能不拜？”

她说得很认真，夏梦卿却显得很不安，再次苦笑道：“姑娘，你折煞了我，我怎么敢当？怎么敢委屈姑娘？好在，正如姑娘所说，就这么几天，否则，……”

聂小倩大眼睛一阵眨动，凝注夏梦卿突然笑道：“相公，为免相公于心不安，小倩跟相公打个商量，只要我们多活一天，这主婢名份就存在一天；

到死了以后，相公是相公，小倩是小倩，谁也不是谁的主人，谁也不是谁的侍婢，主婢名份一笔勾销，你说好么？”

夏梦卿耸了耸肩，道：“反正就那么几天了，姑娘看着办吧！”

“不！”聂小倩微摇螭首，紧盯夏梦卿不放，道：“小倩要相公亲口答应。”

夏梦卿微一沉吟，只有点头：“好吧，我答应。”

聂小倩娇靥神情一喜，道：“相公，说了可不能不算啊！”

夏梦卿没有留意到那异样神色，道：“夏梦卿生平不做轻诺，从来一言九鼎。”

聂小倩轻轻吁了口气，眨动了一下大眼睛，笑得很神秘、很得意、也难掩巧计得逞的喜悦，道：“那小倩就放心了，要不，等一旦出了困，相公就不认小倩这个侍婢了，那才让人伤心呢！”

夏梦卿淡淡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但，蓦地他神情震动，星目电射寒芒：“姑娘，你说什么？一旦出了困？莫非你有什么计……”

聂小倩扬眉笑道：“小倩只敢说有望，却不敢说有把握。”

夏梦卿霍地跃起，道：“只要有一丝希望便不能放弃，姑娘且说出来，我试试。”

聂小倩盘坐不动，仰起螭首，笑问道：“相公真希望出去么？”

“那是自然！我还有很多事未了，怎能就此被活活困死？难道姑娘就不想脱出天机石府么？”

聂小倩螭首倏垂，幽幽说道：“要是相公一出去便不认小倩这个婢子，小倩倒宁愿永远困在这天机石府，就是困死也甘心。”

夏梦卿心头一震，猛然醒悟，有点哭笑不得。“姑娘，你好厉害，夏梦卿已做千金诺，从此再无更改之心，只要姑娘能东飘西荡，不怕吃苦……”

聂小倩猛然抬头，无限刚毅坚决的说道：“小倩死且不怕，何怕吃苦！无论什么苦，相公能忍得，小倩便能忍得；只要能片刻不离地跟随相公左右，就是上刀山，下油锅，小倩也视如康庄，甘之若饴。”

夏梦卿一阵激动，星目异采连闪，久久方一叹说道：“姑娘，你让我夏梦卿无话可说，其实夏梦卿何德何能？姑娘，夏梦卿无状，只有委屈你了。”

聂小倩展颜笑道：“只要相公不嫌弃小倩粗手粗脚，不解人意就行了。”

夏梦卿淡淡一笑，道：“好了，姑娘，如何能出得天机石府？说吧！”

聂小倩轻抬皓腕，理了理蓬散云鬓，笑道：“相公别急成么？且请坐下来，小倩还有要事禀报，趁这机会小倩也可以多歇歇，要不，刚成主婢就给相公添累赘，小倩怎好意思。”

此女果然兰心蕙质，话儿说得体贴入微，却又十分恰当丝毫不着痕迹，夏梦卿微笑点头，欣然坐下。

夏梦卿刚坐下，她又开了口，美目凝注，道：“相公，今儿个何时啦？”

显然，洞中无“甲子”，她被囚禁在这深陷地底的天机石府中，一直昏迷不醒，已不知今日何日。夏梦卿想了一想，道：“七月二十四日。”

聂小倩“哦”地一声，立即皱起柳眉，沉吟道：“想不到我已经被囚禁了一个多月了。……”

夏梦卿听得心头一震，无限怜惜地望着她一眼，心中说不出有多歉疚，想安慰她几句，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聂小倩只顾蹙眉沉吟，没有注意到夏梦卿的神色变化，这时突然抬起螭

首，目注夏梦卿道：“相公，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一句话重又勾起夏梦卿满腔怒火，无限杀机，挑了挑剑眉，将自己前来梵净山的前因后果概述一遍。

聂小倩静听之余，娇靥刹那数变，夏梦卿话声刚落，她便自面布寒霜，挑眉瞪目，切齿恨声说道：“相公，你瞧，这些东西有多卑鄙，他们有好下场，那才是苍天无眼，南荒七毒死得好，早就该死了！相公，你不知道，这七个老东西比雷惊龙还狠还毒，活该自相残杀，先遭了报应。……相公，如今钗、佛二宝怎么办？”

夏梦卿目射冷电，微笑说道：“他留了话，哀牢断魂崖！只要咱们能出得此困，他就别想逍遥天理之外，让他先去钻研吧，短时间内他得不到什么，我先要了却大食人这桩心事，然后再去找他，二宝、傅夫人的血仇，我要一并索还。”笑了笑，又道：“现在该听听你的了，请说吧。”

虽然主婢名份已定，夏梦卿仍不愿以主人自居，说话口气还是十分客气，还是那么谦逊。

聂小倩神色变得很凝重，深皱眉锋，道：“相公，还记得么？小倩在玉泉临拜别时说的那些话？”

夏梦卿知她指的是布达拉宫方面请得能人，近期内必然还会再动那回事，点了点头，笑道：“这等大事我怎会忘记？怎么，又有新消息？”

聂小倩微颌螭首，道：“小倩已经侦知布达拉宫所请那人是谁……”

夏梦卿截口问道：“是谁？”

聂小倩道：“这人相公谅必晓得，西昆仑恨天翁。”

夏梦卿神情微震，脸色倏变，皱眉说道：“百里相？怎么会是他？难道他还没死？”

聂小倩入目夏梦卿神色，心中一紧，问道：“相公认识这个人？”

“何止认识。”夏梦卿道：“论起来，我该尊称他一辈，他跟家师颇有渊源。……”

聂小倩连忙说道：“彼此既有渊源，那不很好么？”

夏梦卿摇头微笑，道：“这渊源不太好，他是家师同门师弟，因为性情暴戾，不守门规，被家师祖一怒逐出门墙，因而自号恨天翁，隐于西昆仑，说他恨天，倒不如说他恨极家师一人。”

聂小倩道：“为什么？”夏梦卿笑了笑：“因为家师最得家师祖钟爱，并传以衣钵。”

聂小倩“哦”地一声，微微颌首说道：“没道理，他总不该迁怒相公这个晚辈呀。”

夏梦卿道：“一样地恨之入骨，他这个人不懂什么叫‘理’，好恶随心，喜怒无常。但是恨归恨，家师在世的时候，他不敢出西昆仑半步，所以，我这个小的，只要不出西昆仑去，他便拿我莫可奈何，如今家师仙逝已久，那就……”

聂小倩忍不住插口说道：“怪不得小倩以前没听说过恨天翁这个人，他从来没下过江湖嘛。相公，现在怎么办？”

夏梦卿道：“很扎手，论功力，我也许可以很勉强扯平。但那没用，怎么说他也是我的长辈，我不能跟他正面为敌。”

望着聂小倩突然苦笑接道：“当然，更不能让他认出是我，所以，也根本别抱着说退他的希望。可是事实上又绝不能让他去帮助大食人他们，否则

满清朝廷必败无疑，大汉民族也要跟着沦入水火，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很扎手的道理所在，懂么？”

聂小倩垂首不语，夏梦卿却摇摇头自言自语地又道：“家师谢世至今十多年了，他一直未出西昆仑，我还以为他早已物化了呢！却不料他只是深隐未出，至今仍是不甘寂寞。……”

聂小倩良久才抬起螭首，道：“相公，无论如何，总该想个对策啊。”

夏梦卿一时没答话，沉吟了片刻才说：“那是自然，这件事我自有主张，不妨暂且按下，等出了困再说，还有别的信息么？”聂小倩道：“有，布达拉宫既然请得了恨天翁，如虎添翼，实力大增，他们正等大食人的火器，一俟火器运到，他们就要……”

夏梦卿摆了摆手，止住聂小倩话头，道：“这消息是你在被雷惊龙发觉以前所得到的，如今算来已一月有余，事已急在眉睫，我必须想办法阻住他们，不宜再迟，出困的方法如何，你快说吧！”

夏梦卿忧急之色溢于言表，聂小倩当然也知事态严重，不敢再行怠慢，当下想了想，说道：“出困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毁去这天机石府。”

夏梦卿道：“怎么个毁法？”

聂小倩道：“凭功力，谁也没办法，小倩知道这间避尘居内有一处机钮，只消把这机钮一按，天机石府立刻崩裂自毁。”

夏梦卿皱眉不语，半晌才一叹说道：“事非得已，为了整个华夏，只好如此了！上人泉下有知，当会原谅夏梦卿大不敬之罪，机钮在哪儿？”

聂小倩道：“小倩还不知道，需要找一找。”

夏梦卿呆了一呆，道：“姑娘是怎么知道的？”

聂小倩嫣然一笑，道：“小倩未昏迷之前，听到了雷惊龙和七毒的谈话。”

夏梦卿微微点头，站起身子走入避尘居。聂小倩也跟着站起，扶着石壁走了出来，柔婉笑道：“一个人找不如两个人快，相公请由左往右，小倩则由右往左，看看谁的运气好，先找到。”

说的也是理，夏梦卿未加拦阻，微微一笑，走向室左，竭尽目力，仔细异常地慢慢往右找去。……

入夜，梵净山万籁俱寂。

就在这万籁俱寂的当儿，梵净山山腹内突然传出一声闷雷般巨响，震得山峰摇晃，树倒石落，随即寂然。

梵净山左近渺无人烟，自然不会惊世骇俗。

远一点的人，虽然隐隐听到了这声巨响，但却不知来自何方，就是知道，也不会老远地跑来看看。

恰好，今夜夜空里乌云成片，偶尔，还闪着金蛇。

第二十三章 为名利你争我夺

西藏这一带，人口本来就稀少，到处是空旷的荒原，起伏的岗峦，黄土飞扬风沙蔽天，地称不毛，难见一丝人烟。

这一日，天方正午，烈日高悬，炎热炙人。

没有云，也没有风，静得像死了一般。

唐古喇山山脚下，那一片连天的干热旷野中，沿着蜿蜒山势，正缓缓地蠕动着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像是哪个镖局保的一趟镖，两个骑马的镖头，加上十个推着两轮小车的壮汉，十足的像。

说它像趟镖，可是又不对，保镖有规矩，要把镖局的旗帜插在一辆镖车上，可是这趟镖独无。

难不成这个镖局没镖旗？

保镖，应该有趟子手在前面吆喝，喊出镖局的招牌字号，这趟镖也没有，怪了！

不但没有趟子手在前面吆喝开道，反之，每个人却像含了“枚”一般，除了蹄声得得，车声辘辘外，别的听不到一点声息。

再说，保镖，该走奇林湖西的大道，为什么这趟镖舍弃大道不走，偏走这僻静的小道？

是镖局响亮？镖头胆大？抑或这是捷径？

总之，说它像镖，它又不像，说它不像嘛，它又有点儿像，令人摸不透他们是干什么的。

两匹马，很不错，清一色的蒙古种高头健骑。

鞍上的两个镖头，却令人不敢领教。

倒并非别的，是怪得可怕。

那是两个装束怪异，身材瘦小的老者。望之不似中原人物，鹞眼鹰鼻，肤色黝黑，目眶深陷，开合之间，碧芒闪烁，神色木然而剽悍，像两具僵尸。

尤其扎眼的，是他们四只细小鬼爪般手腕之上，各戴一只金光灿烂的手环，似金非金，不知为何物打造。

他两个的森冷模样儿，望起来还真慑人。

谁说不是？瞧。

十个推车壮汉，汗出如浆，衣衫尽湿，步履缓慢而吃力异常，个个垂头牛喘，疲累不堪。

但，却没一个敢出声，更没一个敢停下来要求休息。

看来，这两个僵尸般的怪老者真没良心，骑马不知步行苦，何况人家手上还多了辆重车。

就凭这么两个人干老头儿，能压得住这十个壮得像牛般大汉，要不是有两下子，而且很狠，说给谁听谁也不信。

转过山角，一片树林横在目前。

我的天！这何异久旱逢甘霖？

十个壮汉精神大振，二十只眼齐亮，暴射希企喜悦光芒，为首的那名壮汉，头一抬，才想推车往树林走，一眼触及两个老者那隐透阴森的鞍上背影，突然像斗败了的公鸡，没了胆，泄了气，头飞快地垂了下去。

难道说，这两个老家伙就那么不近人情？

天知道！

他俩就像背后长了眼，居左那名老者一抖缰绳，拉偏了马头，他竟要遇林不入，绕道而过。

好没人性的东西。

不！不能一概而论。

居右那名老者倏伸鬼爪，出手如风，一把将居左老者坐骑拉回，随着，抬手指了指树林，他好像懒得说话。

居左老者碧目双翻，冷冷说道：“老二，这批东西不能如期运到，耽误了大事，法王要是责怪下来，你担着，可没我的事。”

那被唤“老二”的居右老者，牵动了一下嘴唇，算是笑，却笑得好不阴森，能令人不寒而栗，道：“别净拿法王来压我，你我兄弟由大漠至今，可曾歇过一下腿？惹火儿了我，你干你的，我拍拍屁股回窝里去。”

居左老者细眉一皱，才要开口。

居右老者冰冷一笑，又道：“老大，我真不明白你这是聪明还是糊涂，难得碰上歇息佳所，你不让停脚，累趴了他们，这十辆车你扛？”

居左老者脸色一变，双目暴射碧芒，道：“敢，除非他们不想活了。”“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居右老者道：“试问，没有他们，这十辆车咱们俩有办法么？别说耽误大事，恐怕寸步难行，连地头儿也到不了。”

这话不错，他比那位有心，也有些人性，说穿了丝毫不值得感谢，他不是为人，是为了东西。

居左老者没得说了，冷哼一声，策马当先入林。

这一来，喜坏了十个推车的壮汉，若不是还想活，准会高兴的丢车大呼大叫；臂有了力，腿也有了劲儿，一阵风般推车进了树林，放好车，立即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骨头都松了。

两个老者也下了马，席地坐下，脸上始终没表情，就生似林内林外全都一样，歇息与否无所谓一般。

不过一会工夫，居左老者缓缓地站了起来，想走。

无奈，那十个推车壮汉像是快死了的瘫痪人，也像没看见他已经站了起来，没有一个动弹。

居左老者看得心头火起，怒叱一声，道：“你们最好知足些，老夫一时虽不能杀你们，可是老夫能像对付马一样地把你们个个割脉放血。……”

马放血，这是唯有西域人才懂的土法儿，一匹疲累的马，放着血比前劲还足，仍能跑个几百里，可是到了地头，马也完了。

他这狠办法真有效，话未说完，那十个推车的壮汉如被蛇噬，一跃而起，面无人色，齐奔车后。

居左老者好不得意，狰狞一笑，方待上马。

蓦地，一声轻哼，树林深处传出一个冰冷话声：“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在此大呼小叫，惊扰我老人家清眠，还不快快滚进来叩头领罚。”

怎么？林内还有人？凭他二人那身莫测功力，竟都茫然无觉，林内此人修为当然更高。

不过，放眼宇内，功能力凌驾于这两个鬼怪般老者之上的人物，并不多，而且少得可怜，那是谁？

两个怪老者霍然色变，四道碧绿目光一起投向林内，居左老者松开坐骑，细眉一挑，阴阴反问：“老匹夫何人？你可知老夫兄弟又是何人？”

林内话声又起，不但冰冷，而且轻蔑：“凭你们两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也配动问老夫名号？你们是谁，我老人家不屑问！是谁都一样，给我老人家滚进来叩上三个响头也许死罪可免，否则惹得我老人家性起，哼，哼。”

冷哼两声结束了这番话，却激得居左老者暴跳如雷，血脉贲张，仰天一阵桀桀怪笑，震得树摇叶落，道：“老匹夫，好大的口气，你滚出来，让老夫兄弟看看是谁给你的天胆，敢对老夫兄弟这般说话。”

这回，林内人口气已带薄怒：“好个不知死活的大胆东西，若按我老人家昔年性情，哪还容得你如此放肆？我老人家数到十，如若……”

居右老者突然怪笑一声，截口说道：“阁下，何必多费口舌？只要你出来给点东西让老夫兄弟看看，还怕老夫兄弟不给你叩头么？”

林内人一声轻笑说道：“还是你这后生会说话，也罢！我老人家就出来让你俩见见，话说在前头，稍时若想撒赖，可小心四条狗腿。”

随着话声，树林深处步出一位白袍老者，神色冷峻，负手而来，举止潇洒，飘逸出生。

这位白袍老者好奇特的相貌。

白发似雪，长髯如霜，面如重枣，蚕眉凤目，气度慑人，不怒而威，看样子准是位隐世高人。

两个僵尸般怪老者甫一入目这白袍老者长相，猛然忆起一人，心头巨震，脸色大变，禁不住往后退了一步。

但旋即却又恢复常态，暗暗失笑，一个明知已经死了多年的人，岂会白骨生肉，还魂复活。

无如，话又说回来了，天下哪有容貌如此相像之人？

思忖间，白袍老者已至面前，禁不住心中打鼓之余，居左怪老者目光闪烁不定，沉声问道：“老夫再问一句，阁下何人？”

白袍老者目光如冷电，轻扫微注，道：“你敢在我老人家面前自称老夫？我老人家今年高龄九九，你呢？冲着这一点也该赏你一个嘴巴。”

说归说，却未真个动手，目光一凝，冷笑又道：“我老人家说你俩是后生晚辈，你俩还不服，见了我老人家这独一无二的奇特长相，犹自懵懂发问。……”

二怪老者脸色又变，这回未马上恢复。

居左怪老者瞪大了一双碧目，惊诧接口道：“阁下真是天外神魔南宫……大侠是？”

口气客气了不少。

白袍老者蚕眉一挑，凤目深注，“哦！”地一声，说道：“你这后生竟还能认出我老人家来，不差，不差。……”话锋微顿，接道：“你认得出我老人家，我老人家却认不得你，你们两个给我各报个名儿上来，让我老人家听听看。”

二怪老者气焰顿消，凶态全敛，天外神魔南宫毅七十年前便已睥睨宇内，威震武林，正邪侧目，黑白丧胆。

论起来与智蒙神僧、海老人都是同辈人物，那时候他二人不知在哪儿呢！

居左怪老者连忙拱手赔笑，道：“原来果真是南宫大侠，老朽兄弟不知……”

天外神魔南宫毅一摆手，很不耐烦，道：“何必前倨而后恭？我老人家平生最恨的便是卑贱无耻的软骨头，也不喜欢这一套虚情假意，叫什么？”

说！”

杀了他，他也不敢再逞凶威，居左老者谄笑道：“是，是，老朽这就报，这就报，老朽兄弟自号西城双残，老朽哈连堂，身旁乃拜弟桑元努。”

原来这两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老东西，竟是那北邙断魂谷，傅小天的掌下游魂，千毒门二护法西域双残。

能使那当年罗刹教主公孙忌都畏惧三分的西域双残前倨后恭，震慑如此，天外神魔之威可知。

天外神魔南宫毅摇了摇头，冷然说道：“怪不得你两个让我老人家瞧着不顺眼，原来不是中原人氏，想必你二人出道甚晚，这名儿我老人家没听过。”

哈连堂嘿嘿一笑，说道：“南宫大侠说得是，老朽兄弟在后五十年才……”

南宫毅又一摆手，道：“别跟我老人家打哈哈。……”

一指桑元努道：“你，要我老人家拿出点东西你看看，现在我老人家就在面前，想看什么，你自己说吧！”

桑元努大惊失色，机伶一颤，窘迫强笑，道：“南宫大侠雅量海涵，老朽兄弟适才不知是南宫大侠小憩林内，否则就是天胆也不敢惊动。……”

南宫毅冷冷一笑，道：“这么说来，你二人是不打算看啦？”

桑元努心惊胆寒，忙道：“老朽兄弟不敢。”

“谅你二人也不敢。”南宫毅面色一沉，冷哼说道：“那么，听我的，叩头。”

这多尴尬。

双残相觑一眼，同声窘笑，道：“南宫大侠，老朽兄弟……”

南宫毅凤目冷芒一闪，道：“少废话！你二人既然知道我老人家，就应当深谙我老人家性情，你二人且答我一句，这头叩也不叩？”

这头如何能叩？叩了丢人，但不叩丢命。

双残大感作难，丑脸上阵白阵红，不敢回答。

僵持了片刻，南宫毅突然一笑说道：“不知怎地，我老人家往日杀人不眨眼，今日却心肠软如棉，也许是你俩的造化，这样吧，头可以免了。……”

双残心头一松，连忙笑道：“多谢南宫大侠……”

“慢点！”南宫毅一摇头，道：“我老人家还有话说，这是条件交换，愿不愿凭你二人，我老人家绝不勉强，仔细听着。……”目光一扫那十辆两轮车，淡笑接道：“三个响头换这十辆车，你二人选吧！”

双残才暗吁了一口大气，闻言心头猛又一紧。

这如何使得？十辆车中之物比性命还要重要，宁可丢人、丢命，也绝不能丢了这东西，哈连堂变色强笑：“南宫大侠想必是说笑，老朽不敢区区俗物冒渎……”

好巧的老嘴。

南宫毅头摇的像博浪鼓，道：“我老人家没工夫跟你们说笑，我老人家生平爱的就是金银珠宝，不在乎什么冒渎不冒渎。”

桑元努面现喜色，脱口说道：“南宫大侠您误会了，这十辆车内之物，并非金银珠宝……”

猛觉失言，倏然住口，无奈已经来不及了。

南宫毅“哦”地一声，轩眉说道：“车内不是金银珠宝。那是何物？说与我老人家听听。”

桑元努噤嘴难言，哈连堂却连忙干笑说道：“车里没别的，乃是，乃

是……”

“是什么？为何这般吞吞吐吐？”南宫毅冷冷发问。

“乃是些不值钱的古玩字画。”终于让他说上来了。

岂料，南宫毅又冷然摇头：“是么？我老人家有些不敢相信，区区古玩字画也值得如此神秘，且打开来让我老人家看看……”

刚才一路曝晒于烈日之下，双残额头都未见汗渍，如今，却急出了汗，吓白了脸，面面相觑，道：“这……”

“这什么？”南宫毅沉声道：“莫非等我老人家亲自动手？”

双残身形一颤，道：“老朽兄弟不敢。”

“那么打开。”南宫毅凤目放光，神威慑人道：“否则就从实告诉我老人家，车内究竟何物。”

要想出手，没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那是死路一条；事到如今，只有咬牙，哈连堂一横心，道：“不敢再瞒南宫大侠，十辆车内都是火器。”

“火器？”南宫毅神情一震，脸色微变，目光凝注，道：“你两个后生想要干什么？说！”

哈连堂心中一懔，道：“南宫大侠请勿误会，车内火器非老朽兄弟所有，老朽兄弟只不过是奉命护送而已。……”

南宫毅微愕说道：“奉谁之命！又护送往何方？”

既泄其一，索性和盘托出，哈连堂道：“奉阿旺藏塔法王之命，护送往布达拉宫。”

南宫毅冷哼一声，道：“后生，你敢欺我老人家，他们哪来的火器？”

哈连堂倏躬身形，道：“老朽怎敢，火器乃来自白衣大食。”

南宫毅勃然变色，蚕眉倒挑，目射寒芒，厉声道：“好东西，他勾结大食人输入火器，意图何为？”哈连堂面如死灰，只得将原因概述一遍。

话声方落，南宫毅突然仰起皓首，纵声狂笑，声如龙吟，穿云薄日，落叶簌簌而下。

双残一时摸不透吉凶，丑脸煞白，靛靛后退。

南宫毅正眼未看他俩一下，笑声歇止，大呼说道：“好，好，好，我老人家二次出世，正预备将天下闹个天翻地覆，鬼哭神号，却不料有人同心，比我还快。……”

双残闻言心头刚刚一跳。

南宫毅脸色一变，凤目暴射逼人奇光，接道：“我老人家正愁凭两只手杀人放火不够痛快，如今有了现成火器，那是天意助我。回去告诉番和尚，就说东西我老人家留用了，他若不服，叫他尽管倾巢来此找我。”

原来如此，哈连堂险些吓破了苦胆，一副乞饶可怜相，只差没有双膝落地，尚未说话。

桑元努目中碧芒一转，忽地嘿嘿笑道：“南宫大侠，老朽在此有点拙策浅见，不知南宫大侠可否赐片刻时间，容老朽掏心一陈？”

南宫毅略一迟疑，冷冷说道：“你后生若想妄逞口舌之利，说退我老人家，我老人家劝你少费心机，趁早闭上你那张嘴。”

桑元努满脸堆笑，说道：“当然，当然，只要南宫大侠认为老朽之言不堪入耳，不足采用，立刻将十车火器双手献上。”

哈连堂大惊，目注桑元努，桑元努却只做未见。

南宫毅神情冷漠，哼了一声，道：“哪怕你不双手献上，我老人家不耐

久等，择要言之。”

桑元努面上飞快掠过一丝喜色，应声忙道：“老朽焉敢多做废话，请问南宫大侠，适才所云，二次出世，要将天下闹个天翻地覆，此言可真？”

南宫毅道：“这话问得混帐，按我老人家昔年规矩，就该拔舌。”

好在那是昔年规矩，桑元努倒抽一口冷气，笑道：“老朽该死，该死。既然南宫大侠此意果真，老朽斗胆以为，南宫大侠大可不必留用这些火器。”

南宫毅凤目一瞪，道：“怎么？后生，说清楚点。”

桑元努仍然敢笑，笑得好不狡猾，应声说道：“老朽以为，像南宫大侠这等辈高名重，硕果仅存的前辈异人，如若亲自出手，遍扰天下，那似乎有失身份。……”

高帽子神仙难逃，谁不爱捧？这句悦耳之言听得这位天外神魔神色缓和不少，望了桑元努一眼，道：“看不出你这后生竟有一张会说话的巧嘴，说下去。”

桑元努颇善察言观色，谄媚令人恶心，笑道：“哪里是老朽生就巧嘴？你老本来身份至尊……”

又是一“顶”，顿了顿话锋，继续说道：“像你老这等身份，只宜高坐宝帐，运筹帷幄，发号司令，让一些后生晚辈奉命行事，代服其劳。”

桑元努算是搔到了痒处，这句话恍如解冻春风，南宫毅赤脸上寒意全消，白眉连轩，哈哈笑道：“你这后生倒称得上我老人家知心之人，以你之见？”

桑元努强忍胸中激动，态度一转肃穆，恭谨说道：“你老何不加盟布达拉宫，共襄盛举？”

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南宫毅仰天大笑，说道：“若非遇上你这后生，我老人家险些走错了路……”

倏地白眉一皱，摇头接道：“绕了这么个大圈子，不过是请我老人家舍弃已见加盟布达拉宫，意见虽好，颇足采纳，无奈行之不通。”

桑元努方自难捺狂喜，闻言又坠冰窟，一怔说道：“老朽愿闻原因。”

南宫毅道：“一句话，我老人家辈高名重，岂能屈居人下。”

桑元努一颗心又升了起来，暗吁一口大气，忙道：“你老想差了，只要你老赐与一诺，老朽敢以性命担保，那必然是领袖群伦，高高在上。”

南宫毅扬眉问道：“话可是你说的？”

桑元努毅然点头：“不错。”

南宫毅双眉一展，笑道：“其实，你们这些后生们也该有自知之明，行！老娃儿，我老人家从来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这回就听你的。”

桑元努大喜欲狂，打铁趁热，连忙称谢。

哈连堂大为佩服，闪身过去，一掌拍上桑元努肩头：“老二，有你的，我简直自叹不如，望尘难及！能请得南宫大侠，不但天降神助，便是你我也该首功一条。”

丝毫不差，布达拉宫已得恨天翁，如今再加上这位大魔头，实力已足可揭天掀地，何事不可成？

这等大魔头，平日就是叩破了头也请他不到，却不料今日口舌之间的三言两语来得那么容易，委实是太出人意料，令人有置身梦中之感，有了一个天外神魔，足抵千百一流高手，这不是一桩大功是什么？

桑元努喜在心头，得意之色洋溢眉宇，望了哈连堂一眼，随即转向南宫毅，拱手笑道：“如今都是一家人了，你老是否可就此起驾？”

南宫毅连连点头，扬眉笑道：“我老人家虽非什么隐世大贤，但若在昔年，布达拉就是沐浴焚香，三顾茅庐也请我老人家不动，如今我老人家已经没那么大架子了，咱们说走就走。”

无异接麒麟，捧凤凰，桑元努连忙牵过自己那匹坐骑，双手递过缰绳，然后与哈连堂两人一骑，翻身上马。

一声轻喝，蹄声又起，轮声再动。

西域双残逢凶化吉，转戾为祥，居然因这林中小憩，为布达拉宫倍增无穷实力，岂非天意。

是满清朝廷合该覆灭？

是大汉民族注定厄运难逃？

抑或是整个华夏免不了这场刀兵之苦？

这恐怕只有天知道。

一阵疾风过处，落叶纷飞，黄尘蔽天，大地为之一黯，山川为之变色，这象征着什么？

冥冥中早有安排。

第三天，这三人两骑带着十辆车到达了布达拉宫。

布达拉，为西藏少数规模宏大的喇嘛寺之一。高高地坐落在一座孤峰之上，其高摩天，巍峨壮观。

这个被中原武林视为龙潭虎穴的密宗高手云集之地，寺高十三层，因山筑楼，凡数千间。

神像以万计，殿宇材料多铜质镀金，故远远望去，金光万丈，飞腾薄日，亮透半边天。

尤其日暮黄昏之时，孤峰上云带舒卷，贯穿圈绕摩天殿宇之间，落日余辉更为它抹上一片赤红金光，益增其神秘高深之感。

阴雨的日子，则云封雾锁，一无所见。

居高临下，由上下瞰，半个西藏皆在眼底，天生险要形势，难怪中原武林裹足不前，望而怯步。

一踏上蜿蜒曲折的登山道，西域双残突然双双仰面怪啸，啸声刺耳难听直如鬼哭狼嚎，却极有节奏。

啸声方起，高高山巅之上人影似电，如飞掠下四名黄衣喇嘛，一个起落便是数十丈，如流星陨石，疾泄而下。

啸声甫落，四个身躯高大，豹头环眼的黄衣喇嘛已飘然射落山道上，一字排列，站在马前，好快的身法。

竟会是布达拉宫黄衣四尊者。

居中大力尊者乌扎克，向着独乘一骑的南宫毅，投射一瞥诧异目光，然后微躬身形，洪声说道：“两位老施主一路辛苦。”

哈连堂还礼说道：“尊者关注，一家人何必客套。”乌扎克再望南宫毅，发问说道：“这位老施主是……”哈连堂笑道：“你我出道虽晚，尊者也应如雷贯耳，这位便是七十年前威震宇内，辈高名重，名讳天外神魔的南宫大侠。”有道是：树影人名。黄衣四尊者理应惊骇震慑，施礼不迭，岂料乌扎克竟毫未动容，但他犹未失礼，躬身道：“原来是南宫大侠，贫僧久仰。”

这是一句虚情假意的客套，谁都听得出来。

南宫毅傲不为礼，也仿若无睹无闻。

双残大为尴尬，心知黄衣四尊者出道极晚，少历中原，故而不识这位大魔头，哈连堂连忙向南宫毅赔上笑脸：“南宫大侠万勿见怪，黄衣四尊者久住寺内……”

南宫毅冷哼一声，道：“我老人家岂肯自贬身份，与这些孤陋寡闻的后生晚辈一般见识，念他幼稚无知，叫他给我老人家滚开一旁。”

糟了！黄衣四尊者桀骜凶残，性如烈火，知道这位大魔头还好，不知道岂能忍受得了？

哈连堂又惊又急，飞快地又转向黄衣四尊者：“尊者，这位南宫大侠……”

黄衣四尊者脸上早就变了色，乌扎克也报以冷哼：“贫僧不识什么南宫大侠，只知道这位老施主好不冲人。”

火上浇油，这下更糟。

双残大惊失色，哈连堂急得额上见了汗，道：“尊者……”

南宫毅突然冷笑说道：“我老人家二次出世，本以为天下犹未忘我，谁知碰到的都是些年幼无知的后生晚辈，令我老人家好生失望。”

哈连堂扭过头来，尚未说话。

乌扎克已然狰狞一笑，说道：“老施主上我布达拉宫不知所为哪桩？”

桑元努一旁连忙插口说道：“老朽兄弟途中幸遇，好不容易请来南宫大侠加盟我们布达拉宫……”

“加盟？”乌扎克仰首哈哈狂笑，道：“桑老施主确也糊涂，咱们请的是有真才实学的真正高人，却不需那薄有虚名，倚老卖老的欺世之徒。”

双残心胆欲裂，才待双扬厉喝。

南宫毅忽地一声轻笑，竟然毫未动怒，道：“好话。胆子之大，我老人家少见，小和尚，若在昔年你已百死有余，算你运气好，碰上的是二次出世的我……”

乌扎克针锋相对，冷冷说道：“老施主也请放明白，若非看在哈、桑两位老施主面上，恐怕老施主已无法好端端地安坐马上。”

双残急红了眼，吓破了胆，却左右为难，无法插口。

南宫毅白眉双轩，淡淡笑道：“小和尚，你要赶我老人家下山？”

乌扎克阴阴说道：“布达拉宫不是任人撒野的所在。”

南宫毅凤目暴射寒芒，纵声狂笑，震撼孤峰。

“番和尚，本来我老人家不屑出手示惩，无奈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永远会这么样不知天高地厚，跪下！”

乌扎克入目那逼人冷电，心中方自一凛，倏觉膝弯一麻，两腿酸软，身不由主，砰然跪落山道。

未见南宫毅有任何动作，大力尊者便已如奉纶旨，应声跪到，这是什么功夫，岂非出神入化？

另外三尊者神色剧变，暴扬厉喝，就要飞扑。

蓦地，孤峰之上传来一声霹雳大喝：“住手！”

声落人至，黄衣四尊者身旁多了位矮胖黄衣喇嘛，正是率领密宗高手夜袭大内的布达拉宫大喇嘛之一耶多克。

他寒着脸，目射黄衣四尊者怒声叱道：“你四人好大的胆子，还不与我退后。”

大喇嘛地位极高，黄衣四尊者焉敢不遵？垂手退后，只苦了乌扎克，咬牙突睛却站不起来。

耶多克喝退三尊者，神态立变恭谨，跨前一步，向着鞍上天外神魔南宫毅躬身为礼，道：“贫僧斗胆动问，老施主莫非南宫大侠？”

耶多克究竟身为大喇嘛，见闻渊博，眼力不凡。

西域双残这才放松了一颗心。

南宫毅木然颌首，道：“我老人家正是南宫毅，小和尚怎么称呼？”

耶多克高龄六十多，这位大魔头竟也称之小和尚。

其实，毫不为过，南宫毅至少大他三十岁。

耶多克身形猛震，再次躬身：“徒孙辈年幼无知，冒犯侠驾，多蒙南宫大侠高抬贵手，指下留情，贫僧感同身受，谨代谢过……”站直身形，继续说道：“贫僧耶多克，供职法王座前，忝为大喇嘛之一，久仰南宫大侠七十年前便已扬威宇内，武林共钦，只恨晚生福薄，无缘拜识，却不料今日得瞻神采，能接侠驾，布达拉宫举寺生辉，贫僧何幸如之。”

一番话说得恭谨、委婉、得体，敬畏之情，溢于言表，南宫毅重枣般红脸上立刻有了笑容，道：“和尚好说，我老人家只当二次出世，便没人认得我了！这四个是你的徒孙辈么？”耶多克连忙点头，道：“日后还要请南宫大侠多加教导。”南宫毅笑道：“岂敢，今后要多管束，休要玷污布达拉宫声名。”耶多克这里躬身应是，乌扎克那里竟能站了起来，却不敢再有丝毫凶态，垂手低头退往一旁。

耶多克悚然动容，又躬下了身。“多谢南宫大侠。”站直身形，又道：“南宫大侠折节枉顾，侠驾莅临布达拉宫，不知……”

这是夸功的机会，双残岂肯放过？哈连堂忙自说道：“老朽兄弟天大荣宠，特请南宫大侠莅临加盟，共襄盛举，已幸获南宫大侠赐以千金一诺。”

这何异如做梦？耶多克神情大动，瞠目结舌脱口一声惊喜轻呼，飞快转身扬喝：“速速禀报法王，快去！”

黄衣四尊者哪敢怠慢，应声掉头如飞而去。

然后转向西域双残，道：“请两位老施主将车子押往后宫，贫僧这就敬陪南宫大侠登山。”

面对大喇嘛，西域双残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应了一声，向着南宫毅双双拱手，押车由岔路而去。

适时一阵嘹亮钟声由布达拉宫划空响起。

耶多克神情一肃，忙向南宫毅躬身摆手：“法王已准备迎迓侠驾，南宫大侠请。”

这位大魔头居然也客气起来，南宫毅摇头一笑，道：“强宾不压主，我老人家高坐鞍上已属失礼，怎好……”

耶多克正色说道：“南宫大侠何须客套？论辈份、论名声，贫僧只有给南宫大侠牵马的份儿，怎敢再僭越先行？”

这番和尚确也深谙拍马屁三昧，其实，说起来也不算太肉麻，若在昔年，他能见这大魔头一面都算天大荣宠。

南宫毅笑道：“你推我让，何时方了，说不得我老人家只好托大了。”

策动坐骑，当先直上。

未消片刻，已抵布达拉宫。

只见布达拉宫前那一片广阔的平地之上，站立着近百黄衣喇嘛，个个神情肃穆，全场鸦雀无声。

为首一名黄衣喇嘛，年纪不过四十左右，身材颀长，肤色白皙，长眉凤

目，胆鼻方口，宝相庄严，顾盼生威，隐隐有一种不同凡人的超拔气质。

这位黄衣喇嘛之后，紧随着八名身躯高大，威猛绝伦的黄衣喇嘛，目光炯炯如冷电霜刃，极为慑人，一望便知是一流密宗高手。

八名黄衣喇嘛之后，是十二名年纪轻轻黄衣喇嘛，说年轻也足有三十出头，看样子也是一流好手。

后面，是一众年事颇高的大喇嘛，再后，便是布达拉十二殿三十六坛主持喇嘛，最后，才是身份较次的喇嘛。

可以说布达拉宫上自法王，下至喇嘛，高手云集，精华尽出，阵容浩大，声威极壮。

还有那未出的近千密宗高手不算，单凭这广场上的阵容，已足以震动天下，沸腾四海，将宇内闹个天翻地覆，难怪中原武林侧目，从不敢轻捋虎须。

这是布达拉宫迎宾大礼，饶是南宫毅他辈高名重，也不便失礼怠慢，五十丈外，身形平射，轻飘飘地落在山道上，然后，行云流水，迈步行进。

他看起来步履缓慢，可是，身后的耶多克却竭尽了身法，才勉强能跟个不即不离。

五十丈距离在南宫毅脚下，那只是转瞬之间。

来至近前，耶多克肃穆恭谨，为双方互相介绍。

站在最前面的黄衣喇嘛，当然就是上千密宗心目中的神圣领袖：阿旺藏塔法王，却不料他如此年轻。

由寒暄中，南宫毅更获悉这位领袖上千密宗高手的阿旺藏塔法王，丝毫不谙武技，但却是无所不通、胸罗极其渊博的饱学之士。

后者虽不为怪，前者却令人诧异。

尽管法王是神职，这位法王也必有其过人之处。

南宫毅发现，这位法王有着绝高智慧。

寒暄已毕，阿旺藏塔法王复命身后八大护法、十二近侍、大喇嘛、各殿坛主持，一一见礼。

见礼毕，然后与南宫毅并肩行入正门大开的布达拉宫，直往中心正殿让客，备极隆重。

除了八大护法、十二近侍及一众大喇嘛外，其他喇嘛没资格进入正殿，连靠近都犯禁律。

法王，高坐宝座，南宫毅坐在其右，左边还空着一个位子，不知留给哪位身份高的人。

八大护法、十二近侍恭立身后，一众大喇嘛则分立于正殿两旁，连个座位都没有。

坐定，阿旺藏塔法王第一句话便道：“请国师。”

国师？这尊号不坏。

南宫毅神情微愕，正殿外已响起一阵清越玉磬云板声，此起彼落，连绵不断，由近而远。

须臾，一阵轻微步履声由远而近，随着步履声，正殿中飘然走进一位身材瘦削面目阴沉的黑袍老者。

南宫毅一见这位黑袍老者，立刻离座而起，笑道：“我道国师是哪位高人，原来竟是你百里老儿，早知你在此尊为国师，我说什么也不会来。”

黑袍老者面色一变，旋即冷冷说道：“老夫只当法王又请得哪位，却不料是你这位昔年故交，南宫老鬼，久闻你已物化多年，难不成那是讹传？”

南宫毅道：“你百里相这不是废话？我若物化多年，岂能此刻冤家路窄地站在你面前？再说，你百里相都未伸腿瞪眼，我又怎舍得撒手尘寰？”

这黑袍老者赫然竟是那连宇内第一奇才夏梦卿都感穷于应付的昔年师门长辈，恨天翁百里相。

只听他冷哼一声道：“你老儿口舌阴损，不改当年。南宫毅，你不在天外天做你那偎红依翠的神魔，二次出世，莫非也不甘寂寞？”

南宫毅淡淡笑道：“彼此，彼此，你都能下得西昆仑，我何独不能出得天外天，百里老儿，适才你摆什么臭架子，说！”

显然，南宫毅是指他未出外迎接。

百里相目光冷峻，看了他一眼，道：“凭你南宫毅也配。”

南宫毅笑道：“我不配谁配？智蒙大和尚？”

百里相脸色倏变，越发阴沉，狠狠盯了南宫毅一眼，没有说话，大步行向左边空位坐下。

阿旺藏塔法王好修养，这才开口说道：“二位认识？”

百里相道：“数十年故交。”

南宫毅一面落座，一面说道：“百里老儿，何不说七十年冤家对头？”

百里相双目暴射冷电，薄怒说道：“南宫毅，老夫已非昔年性情，你最好少惹我。”

南宫毅扬眉笑道：“没什么了不得，大不了再打上一架，记得么？百里老儿，昔年你我最长的一架，打了个七天七夜？”

百里相似懒得答理，默然未语。

南宫毅却微微一笑，转向了中座阿旺藏塔法王：“我虽非争名夺利之人，但有一事却不得不事先弄个明白，法王将如何安插我这加盟之人？”

阿旺藏塔法王道：“不敢怠慢，愿请南宫大侠委屈副国师一职。”

“不干，不干。”南宫毅皓首微摇，道：“恕我违命，南宫毅岂能屈居百里相之下。”

百里相双目一瞪，就待按椅而起。

阿旺藏塔法王已然摆手笑道：“南宫大侠有何高见？”

南宫毅淡淡笑道：“岂敢，南宫毅与他百里相天生冤家对头，数十年来，恶斗连连，一山难容二虎，请法王明智抉择。”

百里相再次色变，难得他还能忍。

阿旺藏塔法王微皱长眉，说道：“一时瑜亮，不分轩轻，本座好不为难。……”

话锋微顿，抬眼望了望南宫毅接道：“难道南宫大侠非要本座忍痛舍一么？”

“那倒不必。”南宫毅道：“只要他百里相让出正位改就副座，南宫毅可以容他。”

百里相忍无可忍，厉声说道：“南宫毅，就凭你那些不成气候的鬼门道，也想喧宾夺主？老夫劝你趁早打消这无耻念头。”

南宫毅突然一笑截口说道：“百里相，高明谁属，有待公论，何须妄动肝火？身为国师，理应知己知彼，才有破敌佳策，我请问，满清之动静如何？”

百里相冷然答道：“问得幼稚、肤浅。满清固守北京，企图“够了。””
南宫毅大笑挥手，道：“要以你这大国师运筹帷幄，不但节节必败，事事无成，恐怕连布达拉宫也保它不住。宇内武林以那有第一奇才之称的黄口小儿

夏梦卿为首，满清朝廷则以神力威侯傅小天率上将八员，铁骑三千，集结峨嵋，奇兵双出，分头并进，不日来攻；这紧急重大之事，你都懵懂无知，蒙在鼓中，这还有脸称得什么国师？”

此言一出，非只百里相动容，便是阿旺藏塔法王与一众喇嘛也都为之震动，阿旺藏塔法王更是凤目凝注，问道：“南宫大侠，这消息可真？”

南宫毅正色说道：“敌我问事岂同儿戏？老朽不敢无中生有。”

阿旺藏塔法王转头看了百里相一眼，未再开口。

这一眼，却看得百里相老脸一阵燥热，道：“南宫毅，这消息你怎么知道？”

南宫毅冷冷笑道：“这是天机，恕我不便奉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一点我就比你高明，你还有何话可说？”

百里相一跃而起，神色狰狞，作势欲扑。

南宫毅视若无睹，冷笑又道：“你若不服气，何妨当着法王佛驾，就藉这殿内一丈之地，公开做一场不带火气的比试？”

南宫毅居然当众挑战，百里相岂肯示弱？立即点头：“数十年来，你我恶斗不下百场，何在乎增添其一？好意见，南宫老儿，你且说如何比试法。”

南宫毅慢条斯理，缓缓地说道：“不忙，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丑话先说在前面，这场比试以正国师宝座为彩。你赢，我再无话可说，情愿为副国师，从此俯首听命；我赢，那只有委屈你百里相坐坐副位，如何？”

百里相被激得白眉倒挑，双目暴射凶芒，将头再点，怒笑说道：“南宫毅，你我一言为定，说吧！”

南宫毅微笑说道：“像你我这等人物，若比什么软硬轻功，兵刃拳脚，那是俗不可耐，我想变个新鲜花样可好？”

百里相冷笑着说道：“花样是越新鲜越好，但求尽兴，我无不奉陪。”

南宫毅目光微转，缓缓笑道：“我们也学学古人，附庸风雅一番，七阵见输赢，题目是‘书画琴棋诗酒花’，每阵以其一，互相比试。”

这题目称得上新鲜，阿旺藏塔法王与一众大喇嘛悚然动容，无不颇感兴趣地互相注目，准备静观这两位盖世魔头一较高下，俾饱眼福，以广见闻。

百里相双眉微挑，阴阴笑道：“书画琴棋诗酒花，的确既新鲜，又还雅致绝伦，可是南宫老儿，今日你我这场比试，只是在考较功力……”

南宫毅截口说道：“本来就是要你我把数十年功力修为，溶化在这七样事物之中。”

百里相傲然点头，立即传令准备文房四宝、琴棋酒花等物。

他吩咐方完，南宫毅又转注阿旺藏塔法王微笑说道：“为求公正，比试不可无评判，敢请法王……”

话犹未尽，阿旺藏塔法王已然微笑说道：“本座丝毫不谙武技，怎好做公正评判，拟请八大喇嘛勉为其事，南宫大侠意下如何？”

大喇嘛各具密宗绝学，布达拉宫顶尖高手，做个评判，应无问题，南宫毅欣然点头。

阿旺藏塔法王立刻点出耶多克等八位大喇嘛，担任评判。

适时，比试所用诸物送到，花是两盆秋菊，酒是泥封的两坛，文房四宝、琴、棋等物，质料竟均不俗劣。

安排好之后，南宫毅拈笔而起，选的是一枝羊毫巨笔，微蘸墨汁，然后在自己所坐那张石椅背上，振笔而书，写得是：

“名傲八荒笑四海，天外天中一神魔。”

好大的口气，不但写出自己的名号来历，且将数十年纵横宇内、睥睨武林之豪迹一笔带出。

写完，向着百里相微笑摆手：“百里老儿，你只够资格坐坐副座，所以我将这只石椅题字相赠，望请笑纳。”

百里相举目一看，立刻心神震动，微皱眉锋。

原来，这联语般十四字迹，上联隶字，下联草书，笔画奇细，字体极小，但仍不失苍劲古朴、龙蛇飞舞，每一笔均如利刃，镌入椅背，整整齐齐。

一枝羊毫巨笔，竟能写出这般细小佳字，而且贯注功力，镌入那坚逾钢铁的石椅背上，称得上是高绝二字。

百里相深富心机，略一审视之后，随即冷冷笑道：“南宫老儿，看不出你竟具此神笔，百里相受此厚赠，敢不做还李之报？”

持笔濡墨，也在自己所坐椅背上信笔大书，他写得是：“非我莫属！”

可谓针锋相对，南宫毅要他让位，他却来个非我莫属。

书罢，掷笔负手冷笑。

南宫毅举目看去，不禁也微微动容，大笑说道：“百里老儿，有你的，铁画银钩，雄健无伦，一笔兼疏秀、飞逸、绵密、奇纵四家神韵，高明、高明，我南宫毅有点相形见绌，自叹不如。”

这位大魔头恨天翁百里相果然有一手，他那非我莫属四字，竟分真草隶篆四体。

八位大喇嘛一阵低低议论之后，由耶多克扬声下了判语，他道：“二位鹤舞鸿飞，难分轩轻，这第一阵应为平手，不分胜负。”

闻判，南宫毅含笑颌首。百里相冷笑不语。

第一阵书上平手，第二阵是画，南宫毅微笑说道：“八位评判异常公平，第二阵你百里老儿先请，南宫毅敬观妙笔。”

这是礼，也是理，更因为天外神魔生性高傲，不肯在这第二阵再占先。

百里相根本懒得说话，阴森一笑，取出一张宣纸，提笔就画，画得竟是他天外神魔南宫毅的半身像。

虽无丹汞涂出他那重枣般一张红脸，但须发根根，一笔不苟，栩栩如生，传神已极。

南宫毅眉锋微蹙，摇头失笑，遂也取过一张宣纸，投桃还李，以牙还牙，也将他恨天翁百里相瘦削阴沉容貌，几笔勾出。

两张宣纸同时送到了评判手中，八位大喇嘛围拢细审，数议难决。

南宫毅一旁开口笑道：“诸位，画，讲究笔法、意境，很难！画像更难！能否传神固属重要，维妙维肖才是高手！画天外神魔，就要像我南宫毅，点墨之差那便不能说画的是我；诸位请以画对人，百里相由头至胸，毫发不缺，而我南宫毅唇上须间的一点黑痣，他却没有画上，如此胜负岂非立判？”

八位评判如言照做，果然发现百里相画漏了南宫毅一点黑痣，那点黑痣正如南宫毅自己所说，部位在唇上须间，隐隐约约，不是竭尽目力，特别留心，断难看出。

而百里相的那张画像确是毫发不缺，一丝儿也不差。

笔法不相上下，南宫毅却因心细如发，目力敏锐，占了上风，只那么一点点，颇有取巧之嫌。

耶多克立刻下了评语，高声宣布：“第二阵，南宫大侠得胜。”

南宫毅胜而不骄。

百里相的脸色有点难看。

两阵赛过，一平一负，恨天翁落了下风，当然，还有五阵，现在下断语未免过早，究竟鹿死谁手，正座谁得，尚难预卜。

第三阵是琴。

百里相也颇不失大方。其实，他也一样的高傲，绝不肯占人便宜，向着南宫毅冷然抬手道：“南宫老儿，这一阵由你先来，百里相洗耳准备静聆琴音妙韵。”

南宫毅取过一具七弦琴，在正殿中央，面外盘膝坐下，神色略趋肃穆凝重，指尖轻抚，一缕清越琴韵划空响起，如风入松间，泉流石上，令人俗念全消，心神空静。

百里相忽然叫道：“南宫老儿，我听不出这是何曲，难不成阁下自度？”

南宫毅手不离弦，点头微笑：“南宫毅浸淫此道数十年，每叹知音之难遇，却不料你百里老儿竟是我之子期？指尖堪慰也。”

琴音越来越曼妙，适时，奇事也生，先是空中传来一阵鸟雀噪鸣，接着成群鸟儿飞落尘埃，齐集正殿大门之外，寂然无声，不飞不动。

密宗绝学虽称玄奥，但这将毕生功力凝化琴音，空中聚鸟，却非在场高手任何一人所能效为。

就在阿旺藏塔法王与众喇嘛惊然动容之际，南宫毅倏然收手，琴音一住，群鸟散飞，南宫毅目注殿外，轻笑扬声：“二鸠三雀。”

指尖突挑琴弦，“铮！”“铮！”两声脆响，群飞中五只鸟儿疾坠而下，落地后又展翅飞去。

在场诸人除不谙武技的法王外，皆是一流高手，谁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的确是二鸠三雀。

南宫毅一笑而起，众喇嘛相顾失色。

百里相没有任何表情，走过去原地坐下，指不落琴，反指向殿外，木然说道：“南宫老儿，你先把地上那根羽毛拾起，免得稍时乱了双目，混淆不清。”

南宫毅神情微震，循扬注视，果见一根细小杂色羽毛随风微动，立悟自己真气玄功尚无法由心所欲，加以控制，才会击落鸟雀羽毛，百里相既能指出，那表示他必有把握，看来这一阵恐怕危险，淡淡一笑，道：“百里老儿这回也细心了，想必是吃亏学了乖，拾起倒不必，只要稍时不见第二根羽毛，南宫毅认输就是。”

百里相未再开口，手抚处，琴音起，他这琴音与南宫毅适才所抚迥然不同，铁马金戈，奔雷驰电，隐隐有杀伐之声。

南宫毅听得皱眉说道：“百里老儿，南宫毅二次出世，凶残性情已隐敛不少。你那暴戾之气怎地有增无减？恨天可以，恨人也无可厚非，莫非你还要恨上无知扁毛飞禽？”

百里相冷哼说道：“南宫老儿，你二次出世，在性情方面确实变得前后判若两人，令我难信是那七十年前凶狠毒辣的天外神魔……”

这句话，竟使得南宫毅神情微微一惊。

喇嘛们，全神贯注于琴音之中，百里相面向殿外，自然谁也未曾看到南宫毅的异样神情。

“不过，你性情大变，那是你的事，老夫我却不愿在出家人面前假慈悲！”

依然故我地继续抚琴。

南宫毅赤脸上有了笑容，没有说话。

散飞的群鸟，又集殿前，这回是羽毛馐馐，缩为一团，竟然流露畏惧之态。

又片刻，百里相默默收手，缓缓站起，面色狰狞阴狠，负手退立一旁。

怪事。琴音既住，群鸟依然缩立殿前，寂然不动。

南宫毅目光微扫殿外群鸟，突然一叹说道：“这第三阵南宫毅承认落败，百里相，禽鸟何辜，你何其忍心？”

百里相阴阴说道：“天外神魔居然也是菩萨心肠，天大笑话！南宫毅，老夫昔年杀人无数，手下向无活口。区区几只鸟儿算得了什么？莫要忘了百里相做事只求达到目的，从来不择手段。”

众喇嘛这才恍悟殿外群鸟皆死于琴音，外表丝毫无伤，脏腑已为琴音尽碎，鸟死而不倒，足见百里相真气玄功已可由心所欲，加以控制，要比南宫毅高了半筹。

出家人心性本应慈悲，岂料众喇嘛竟神色不变，无动于衷。

南宫毅又是一阵暗暗感叹。

高下既分，南宫毅也已自认落败，这一阵无须再加评判，百里相技高为胜。

局面，是平一，胜负各一，算起来仍是春华秋实，难判雌雄。

还有四阵，第四阵是棋。

棋无先后之分，应是两人对坐而弈，但黑白之道，极费神思，短时间内无法较出胜负，题目是由天外神魔出的，他不能不想个办法，略一沉吟，向着百里相笑道：“百里老儿，我有意将这棋字一阵，移于七阵之末，最后再较高低，免得时间仓促，彼此难有佳着，也可免耽误太多时光，如何？”

百里相皮肉不动地道：“老夫颇有同感，就听你的，且把这诗字提前，改在第四阵，但这诗字最难揉入武功，也最难判出胜负，老夫请教，你我是如何比试法？”

南宫毅道：“这一阵题目该由你出，怎么比试，我毫无意见，你老儿看着办吧！”

百里相嘴角浮起一丝诡异笑意，道：“老夫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常人难及，若出了题目，你老儿可别说老夫有意刁难，恃能欺你。”

南宫毅大笑说道：“论到了你出题，那有何法？我只有认了。老儿，你尽管放心大胆出题，越奇越难，越妙越好，南宫毅自信绝不比你差。”

百里相脸上诡异笑意更浓，阴鸷目光凝注南宫毅，道：“豪语惊人，那么，南宫老儿你听着，老夫要跟你比比背诵诗句背诵诗句？这位南宫毅绝世奇才，书读万卷，学富五车，对他来说，那形同儿戏。

他微微一笑，道：“百里老儿，你莫非肠枯脑干，想不出绝妙奇难的好办法来？”

百里相冷冷笑道：“南宫毅，你且慢自傲，不必骄狂，候我片刻。”

话锋微顿，随即向居中高坐的阿旺藏塔法王拱手说道：“敢请法王借手稿一用。”

阿旺藏塔法王呆了一呆，笑道：“涂鸦之作，怎敢贻笑大方？”

话虽这么说，他到底仍向一名近侍挥了手。

那名近侍躬身而退，稍时，双手捧着一叠素笺，飞步而回，恭谨异常地

高举呈上。

阿旺藏塔法王接过来略一翻阅，随手递给了百里相。

百里相接接过一叠素笺，选了其中一首最长的从军行，其余的又递还了那名近侍。

百里相拿着那首从军行，向南宫毅叫道：“南宫老儿，你且过来。”

南宫毅已能猜出个大概，心知百里相舍古取今，更就近取诗，用意只是要取用一首二人完全陌生，从未读过、看过的诗，这样比试过目不忘，背诵诗句谁也讨不了便宜。将头微点，笑吟吟地走了过来。

百里相将手中素笺送至南宫毅眼前，只一晃，立刻收回，道：“看见了么？你我各过目一遍，然后背诵，但老夫要说明一点，由尾至头，须倒着背，能一口气背完，不落一字，不错一字者为胜，如何？”

背诗不难，无如将一首完全陌生的长篇从军行，过目一遍，由尾至头倒背，一口气地不漏一字，不错一字那可就不简单了。

此言一出，满殿动容，连智慧高深的阿旺藏塔法王都张口瞪目。

南宫毅眉锋双皱，摇头说道：“绝妙奇难！百里老儿，看不出你还能想出这般高明办法来，高，高，高，难，难，难，简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百里相面上微有得色，冷然说道：“你若怕难不愿……”

“且慢！”南宫毅忽一摇手，笑道：“百里老儿，莫自作聪明，谁告诉你我不愿了，这，难不倒我，你我谁先过目？”

百里相道：“这占不了便宜，谁先过目都一样。”

“那么……”南宫毅潇洒摆手，道：“百里老儿，你先请。”

百里相细目双翻，道：“南宫毅，为避嫌疑，你站远些。”

南宫毅大笑说道：“百里相，奈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飘身退后。

百里相立刻凝神投注，将一双目光紧紧地盯在手中素笺上，片刻之后始吁了一口气，把诗稿递与南宫毅，闭目不语。

南宫毅微笑接过诗稿，只一展视，不禁抬起头来，深深地看了阿旺藏塔法王一眼。

阿旺藏塔法王报以微笑：“雕虫小技，不合高才，有读法眼，南宫大侠斧正。”

南宫毅郑重说道：“法王忒谦，今之班马，压倒元白，虽李杜不稍让。”

阿旺藏塔法王朗笑说道：“过奖，过奖，南宫大侠谬赞，本座愧不敢当，化外之人，勉强学步，倘如南宫大侠之言，岂不天下无诗，气煞古人。”

很显然地，这位法王也颇以才气自矜。

南宫毅不再说话，收回目光将手中这篇字字珠玑的从军行，由头至尾看了一遍，然后交与八位评判，向百里相道：“百里老儿，你先背抑或是我先背。”

百里相睁开双目，道：“老夫从不占人便宜，也给你片刻时光默诵，老夫先背。”

百里相倒不失光明磊落，南宫毅暗暗点头，笑道：“请吧，百里老儿。”

百里相未予答理，随即张口扬声，开始倒背从军行。

这老魔头的确厉害，果然过目不忘，竟能朗朗不绝地将一篇从军行由尾至头一口气背完，只字不差。

背完，目注南宫毅傲然而立。

百里相这一篇从军行由尾至头滚瓜烂熟，背得立惊满殿，轻叹四起，目

光齐集一点，要看他天外神魔南宫毅是如何地在这倒背词上显奇能。

南宫毅神色泰然，微微一笑，铿锵朗音立刻冲口而出，居然背得比百里相还快、还稳、还熟。

连百里相都听得细眉连轩，目闪奇光，满殿喇嘛更是骇然相顾，惊叹奇才。

背完，耶多克肃然下判，发话说道：“这一阵两位均能倒背诗句，虽然南宫大侠背得较快、较稳，但事先未言明，应与胜负无关，所以这第四阵贫僧等判为平局。”

百里相闻判不语，脸上微泛阴森笑意。

南宫毅拊掌大笑说道：“理应如此，理应如此，判得好，判得好。”

转向百里相微笑又道：“这第五阵我僭越占先了。”

语落，举掌虚空遥拍，两坛美酒其中之一泥封尽碎，然后张口一吸，浓香四溢，一线酒泉飞投口中。

转瞬间，一坛美酒告罄，南宫毅竟神采依旧，毫无酒意。

蓦地，他凤目一睁，精光如电，右掌微抬，食指直伸，一线酒泉自指端飞出，直投坛内。

天外神魔果然功力高绝，这一手凝气吸酒，归本还原，不由口中，改由指端逼回，非有一甲子修为办它不到。

这虽然也称绝奇妙奇难，但在恨天翁百里相眼中，却是易如反掌吹灰，他自然可以照样施为。

评语判下，这一阵仍是秋色平分。

南宫毅神色依旧，百里相脸上有了些不安，另外，还有狰狞怒色。

七阵已过其五，至今犹是平局，稍时七阵过后，南宫毅若是落败，就要屈居副座，可是法王本来委以的就是副座，说起来，似乎不太丢人。

反之，倘使他百里相不幸输了，那就要让出正位，改坐副位，这个跟头栽得可就大了，也太以丢人。

再说，正副座位比起那数十年声名，究竟仍属次要，这七阵，争的是国师宝座何异比声名高下？

输了，干不干国师还无所谓，大不了一走了之，可是这落败的纪录却永远难以磨灭。

请问，百里相他如何不急，怎能不气？

急气归急气，功力归功力，那丝毫勉强不得，技高一着，不怕输，功差半筹，想不输都不行。

这一阵，该他百里相出题。

他在两盆秋菊之中，信手摘下一朵黄花，默默地，走出丈外，转身振腕轻抛。

才一出手，花瓣立脱，一团黄花飞舞，但飞出数尺倏地一合，仍是黄花一朵，丝毫不差地落在原来花梗之上，而且断梗之处，密接无痕，恍若天生，依旧似未摘之前。

绝、妙、奇、难，心眼手法，俱臻化境，神乎其技。

尽管法王在座，正殿肃穆，众喇嘛也不禁看得失声大叫，叹为观止。

百里相却是脸上毫无表情，冷冷看了南宫毅一眼，默然袖手。

南宫毅蚕眉微皱摇头笑道：“百里老儿，你这不是要我当场出丑么？没办法，只有勉为其难了。”

走过去，也摘了一朵金菊，和百里相并肩而立，慢吞吞地将那朵金菊花瓣一一摘下，平置掌中，看了又看，突然张口一吹，将片片花瓣与那光秃秃的花蒂吹得凌空乱飞。

然后他却不慌不忙，出掌虚空微挥，散花应掌而合，也落回原梗之上。但就在那朵完整无缺的金菊，落回原梗的刹那间，南宫毅突然耸肩笑道：“百里老儿，这一阵是我输了。”

举殿方自一怔，百里相已然阴阴接口：“南宫老儿，你放心，胜负虽重，百里相却要保持个光明磊落风度，你这朵菊花，虽然其中有一片花瓣斜而不正，不及我那朵整整齐齐，一如原来，但你凭口吹气比百里相以手送劲为难，所以这一阵仍应为平手。”

南宫毅不禁暗暗点头，颇感心折，微笑说道：“百里老儿，你我且莫争论，评人自有公正判语，且听听八位大喇嘛怎么说。”

八位大喇嘛早在百里相发话之际，便已将南宫毅那朵菊花仔细端详，果然发现其中有一片花瓣微微向外斜出，不似百里相那朵与先前一般无二。

如单凭花朵判胜负，显然南宫毅技差半筹，可是百里相说的也是正理，一阵议论之后，耶多克下了第六阵判语，道：“各有长短巧拙，第六阵如百里大侠之言，应判平局。”

六阵赛过，双方仍是难分轩轻，那么胜负关键该落在最后这局棋上了。

这回，该由南宫毅出题，棋虽对弈，谈不上什么题不题，可是他有话说，望着百里相一笑说道：“百里老儿，你我于此道均颇不俗，谁也不愿妄自菲薄，说起来，应该当之大国手而无愧，对么？”

“那是自然！”百里相毅然点头，道：“不过，少跟我绕圈子，有话快说。”

显见地，他情绪有点不安，说话也有点不耐烦。

心情，最影响灵智，思路一闭，便着着紊乱，步步俗拙，下棋最忌讳这一点。

百里相不是不明利害，似乎是控制不住。

南宫毅凤目飞闪一丝异采，慢条斯理，淡淡笑道：“你老儿急个怎地？莫非太重胜负？老儿，恨天翁与天外神魔有如世外浮云，能算得什么？你若再如此我便不敢与你在这第七阵中一决雌雄；你赢了还好，万一你不幸因一着之差，全体皆墨，来个羞愤自绝，我不杀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南宫毅岂不要负咎无穷……”

“南宫毅！”百里相神色极为难看，双目暴射寒芒，狰狞凶厉，一声沉喝，说道：“你有完没完，老夫劝你少逞口舌之利，如今鹿死谁手，尚难预卜，究竟你我到头来谁会羞愤自杀，那还很难说……”

“说得是！”南宫毅哈哈大笑，接道：“与其口舌无谓争，何如盘上决雌雄？百里相，南宫毅最后一句话，你我可要赢得起，输得起。”

这最后一句话又激得百里相须发微张，目闪凶芒，咬牙狠声说道：“南宫毅，且莫猖狂，你未必能在棋上胜得老夫，也放宽心，只要老夫差你一着棋，老夫就立刻认输就是。”

“众目睽睽，评判当面，哪怕你不认！”南宫毅轻笑说道：“话已交代完了，如今你且听听我这赛棋之法。”

微顿话锋，又道：“我适才说过，你我于此道均颇不俗，当知黑白之间，极费神思，棋要逢了敌手，真正对弈起来，恐怕三天三夜也难分出高下，怎

好多耽误时光？八位评判也没那么多工夫，故此我想出了个速战速决的办法，咱们各以五十子为限，每落子前之思考不得超出十数，五十子完，就盘上形势优劣判胜负，如何？”

仅仅五十子已属太少，每落子之前之思考又不得超过十数，岂非更难？

南宫毅出此刁题，那表示他可以做得到，人家做得到，他百里相何独不能，怎可示弱。事实不容他多犹豫，只有爽快点头，一口承诺，道：“南宫老儿，使得，你就是再减十子，百里相也慨然奉陪。”

南宫毅毫不饶人，飞快接口，道：“奉陪是一回事，凭你百里相三字也该有这个胆。不过，胜负那就很难说了。”

百里相神色刚变，他却转身取过了棋盘，平放地上，盘膝坐于一端，故做未见。

百里相恨得牙痒痒地，色厉神狞，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冷哼坐下。

八位评判也走过来坐于一旁，由耶多克负责数数。

双方布局对应，细运清谋，勾心斗角，各逞机锋，就在这一方棋盘之上，展开一场罕见的剧烈搏斗。

黑白交落，每一子无不是精辟高招，看得众喇嘛个个惊服，敬佩无以，耶多克有几次竟入了神，忘了数数。

仅仅五十子数，却费了这两位盖世魔头约半日工夫。

最后一子落下，南宫毅大笑站起，不等评判，便即向着盘坐未起的百里相说道：“百里老儿，非你棋不如我，实过于紧张，心绪难宁之过也，一着之差，先机尽失，如今若之奈何？只有委屈你坐坐副……”

座字尚未出口，百里相突扬厉叱：“住口。”

戟指南宫毅，须发俱张，目眦欲裂，钢牙连挫，狠声说道：“南宫毅，你休要痴人说梦，骄狂得意，老夫岂肯屈居你下。二次出世，满怀雄心，却不料因一时大意，败在你手，令人好恨！你若不死，老夫此生绝不再出西昆仑一步。”

话落，目中凶焰狂喷，狠注南宫毅，一闪出殿，腾空疾射而去。

众喇嘛大感意外，愕然失色。

南宫毅似早在意料，望着百里相逝去处微笑不语，一双凤目中却闪漾着一丝宽心、喜悦异采……

片刻之后方缓缓转过身形，向着阿旺藏塔法王拱手说道：“南宫毅所争只为名位，本欲一正一副双辅法王，共图大事，未料南宫毅这位数十年老友性情如今变得这般刚烈，老友既去，南宫毅负疚含愧，至为不安，何颜再留？拟就此请辞……”

阿旺藏塔法王虽不谙武技，但也知深浅，适才七阵比试，旷绝神功，有目共睹，自觉高出他密宗绝学多多，所有布达拉宫顶尖高手相形黯然难望项背，心目中早将这两个魔头视若神仙，敬如天人，依为最稳固的靠山。百里相含恨而去，那是来不及下座挽留，只有忍痛，已失北斗，他如何再肯失去这位泰山？

故而不等南宫毅说完，便连忙下座坚挽，急形于色，诚恳之情溢于言表，紧握南宫毅一双修长手掌，道：“甫宫大侠，请听本座一言，比试既属公平，南宫大侠何咎之有？两位本是本座之管采萧曹，今本座已折一股，奇痛未消，南宫大侠何忍于痛上加痛，再萌去意？百里大侠既去，国师之位已悬，本座愿拜南宫大侠为相，请鼎力相助，俾成大业，更请从此勿再言去。”

说着，强拉南宫毅至国师正位，双手将他按下，然后肃然躬身。

法王神职，身份尊贵，礼虽仅止于此，但已经是天大重礼。

南宫毅连忙起避，正色说道：“法王岂非要折煞老朽？武林中人最重承诺，感法王错爱，老朽只有从命，由今日起，法王大业一日不成，老朽便一日不萌去意。”

这个靠山算是牢了。

阿旺藏塔法王面上难掩心中欣喜之情，立命殿中大喇嘛重新拜见大国师。

拜见完毕，阿旺藏塔法王挥手命一众大喇嘛退出正殿，仅留身后八大护法、十二近侍，要和这位国师做一席密谈。

国师要运筹帷幄，歼敌于掌握之中，是以，所谈难免对敌布阵之策，行军用兵之道。

阿旺藏塔法王胸罗渊博，似乎是有意要考考这位国师。

哪知不试还好，一试之下，这位武林大魔头竟然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使得自许胸罗万有的阿旺藏塔法王瞪目张口，惊诧欲绝，佩服得无以复加；举止言谈，越发地必恭必敬，简直就觉得这位大魔头是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百年难遇的奇才。

其实，这位大魔头本来就是奇才。

密谈稍歇，阿旺藏塔法王提出南宫毅早先所言中原武林与满朝兵马骤集峨嵋，不日来攻事，请教却敌之策。

南宫毅似胸有成竹，智珠在握，脑中早有却敌之策，闻言目注法王，捋须笑道：“法王，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老朽对彼已略知大概，对己却一窍莫名。敢问法王，布达拉宫有多少位密宗一流高手？”

阿旺藏塔法王绝口不提几个月前在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玉箫神剑之下，所蒙受的重大损失，那损失虽不足以影响全局，但不可否认地削弱了布达拉一部份雄厚实力，略一沉吟，叹道：“南宫大侠若只问一流高手，布达拉宫中不下数百。”

南宫毅微笑说道：“请法王给老朽一精确数字。”

阿旺藏塔法王道：“两百有余。”

虽不算太精确，也凑和了。

南宫毅点头又问：“布达拉宫共有多少位习武喇嘛？”

阿旺藏塔法王道：“习武喇嘛勉强可上六百。”

南宫毅再点头，道：“但不知大食人供与布达拉宫多少火器？”

阿旺藏塔法王一惊反问：“这……南宫大侠怎么知道？……”

南宫毅淡笑接道：“法王贵人多忘，老朽是和西域双残两个后生一路来此，而且是他们请老朽加盟义举。”

阿旺藏塔法王变色说道：“这种机密竟敢轻泄，幸好所遇只是南宫大侠，要是别人那还得了，非予严惩不可。”

他才要挥手传偷，南宫毅已然扬眉笑道：“泄一机密便足覆没全军，按说该重罚，无如法王若是以此责之，老朽将何以自处？于老朽颜面不太好看，再说，他两人在老朽威迫之下，为保全十车火器也是万不得已，可否看老朽薄面，姑饶初犯？”

西域双残如若在场，应该是感激涕零。阿旺藏培法王神色稍雾，笑道：“有南宫大侠缓颊，本座岂可不从？”

这位大国师还真有面子。

南宫毅稍谢说道：“法王尚未赐下答复。”

阿旺藏塔法王“哦”地一声，笑道：“本座险些给气忘了，大食人所供火器只有百枝。”

南宫毅眉锋微微一皱，道：“听法王之意，好像还嫌不够。”

阿旺藏塔法王笑道：“火器犀利，血肉之躯绝难抵御，数量越多岂不是越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这句话听得令人直能毛发悚然，不寒而栗。

看来，这位法王是量大而毒甚的君子、丈夫一流，好心肠。

南宫毅神情微震，凝目不语。

阿旺藏塔法王似有所醒悟，连忙笑道：“南宫大侠万勿介意，本座指的只是满清。”

南宫毅身为汉人，这解释听来应该悦耳，孰料他竟这么说：“法王误会了，对敌人慈悲便是对自己残酷，凡阻碍义举者，应一概视为仇敌，即是汉人，杀之何妨？老朽之意只不过觉得百枝之数已足够应用，加上布达拉宫两百一流高手，六百习武喇嘛，老朽只稍稍运智谋，准必尽歼来犯顽敌。”阿旺藏塔法王点头未语，不知是颇感意外，震慑于这位大魔头比他犹狠毒三分的心肠，抑或是由于略同的英雄之见而深表佩服。

他未说话南宫毅却不闲着，想了一想，又问：“请问法王，布达拉宫现可住有大食人？”

阿旺藏塔法王摇头道：“没有，为避人耳目，他们只有远驻在大漠。”

原来住在大漠。

南宫毅微微颌首，道：“他们倒好，准备坐享其成了。”

阿旺藏塔法王道：“南宫大侠错了，大食人供火器，布达拉宫出人手，这是理所当然。”

南宫毅笑了笑道：“话虽这么说，对敌交锋难免没有死伤，人命关天，区区火器能值几何？老朽以为他们占足了便宜。”

阿旺藏塔法王微微一笑，道：“南宫大侠有所不知……现在为时尚早，到时候南宫大侠自然会了解一切。”

他话锋转变得很快，似有难言之隐，也可见他颇为机警谨慎。

南宫毅虽然已是国师，但是这位法王认为还没有到他了解全盘机密的时候。

南宫毅何等老练？察言观色，心头的了然，不再追问下去，立刻转移话题道：“作战，先求巩固根本，根本不固，谈不上攻敌，老朽敢问不知法王对布达拉宫有没有做一番周密布置？”

阿旺藏塔法王笑道：“布达拉宫上下从来各有职守，无如那是平时的一般防范，本座认为那不太适合目前情势，似有重新布署的必要。”

南宫毅双眉微轩，道：“难道百里相未……”

阿旺藏塔法王道：“百里大侠刚刚莅临布达拉宫不过是数日工夫，所以尚未加调整，南宫大侠莫非准备要……”

南宫毅接口笑道：“老朽虽有此心，一时却不敢冒失，还是等法王认为有必要时再说吧！”

乍听起来，他是要候命行事；实际上，他是借题发挥，不啻表示为免动人猜疑，他不敢再那么积极。

阿旺藏塔法王乃一方霸主，何等精明？当然听得出来，他还真不敢惹怒这位大魔头，翻脸动手举世无敌那且不说，恨天翁已去，绝再请不到他，倘若这位天外神魔再一怒拂袖，这等高人再上哪儿去找？布达拉宫实力岂不大打折扣？

万一不幸，他老先生再反过来相助中原武林者或满清朝廷一臂，布达拉宫不更是自招祸患，泥菩萨过江之余，还谈什么举事？

脸上一红，颇为窘迫地赧笑忙道：“南宫大侠万勿误会，想必是本座口齿笨拙，辞未达意，无心得罪之处……”

“岂敢！”南宫毅淡淡笑道：“老朽尚非这般不明事理、不识大体、量小之人，老朽来得突然，自知难免惹人猜疑，法王多谨慎一点，总是好的。”

阿旺藏塔法王一张白净的脸涨得通红，大窘嗫嚅，笑得好不自然：“南宫大侠怎仍耿耿难释？本座已明心迹，非敢对南宫大侠有所猜疑，实词未达意，出于无心；再说本座既拜南宫大侠为国师，委以重任，也断无不信任之理，南宫大侠若再见责本座，本座实……”

嗫嚅半晌，竟不知如何接下去才好。

南宫毅似已释然，微微一笑，旋即正色说道：“法王也请勿误会，老朽适才之言也是言之由衷，出自肺腑。说实在，老朽二次出世，只不过是甘寂寞雌伏，欲将宇内闹个天翻地覆，并非想要帮助什么人。若不是事逢凑巧布达拉宫与老朽有同一心意，老朽不比百里相，就是请也请不来！老朽今受西域双残之邀，加盟义举，本的是初衷，乃出自诚意；法王既又委以重任，彼此就该推心置腹，互掏肝胆，法王待我以诚，用我以信，老朽不遗余力，竭尽绵薄，如此合作无间，方能有所成，否则何异为书掣肘？老朽既不能尽展所能，也不敢放手行事，义旗未举，先起内哄，老朽无法想象后果如何……”

阿旺藏塔法王静听之余，脸色刹那数变，缓缓垂下头去。好一会儿，才猛然抬头，肃然说道：“南宫大侠所责极是，本座知过了，更多谢当头棒喝，尽退冥顽。愿借南宫大侠一句话，从此推心置腹，互掏肝胆，合作无间，共图大业。”

南宫毅微笑不语，阿旺藏塔法王却突然目注一名近侍，挥手沉喝：“速取本宫形势详图。”

那名近侍应声而去。

南宫毅风目中飞快地掠过一丝异采。

适时，阿旺藏塔法王又道：“本座先命人取来本宫形势详图，请南宫大侠过目，俾便了解全貌，然后再请南宫大侠到处看看，对本宫布署重新做一全盘调度……”

话犹未尽，那名近侍已手捧一个方形的檀木盒，疾步入殿，双手呈上法王。

阿旺藏塔法王接过檀木盒，顺手打开盒盖，取出一卷红丝绳捆扎的牦牛皮。

打开这卷牦牛皮，平铺石桌之上，布达拉宫全境赫然在目。

这是一张平面图，布达拉宫因山势而建，占地极广。其中，十二殿卅六坛，千间僧舍，各处门户，险恶要塞；举凡亭、台、楼、榭，无不尽在图上，毫发不遗，纤细毕见，一目绝难了然，非得费上三五天工夫不可，称得上是一张极为详尽的详图。

阿旺藏塔法王不厌其详，指点说明。

南宫毅全神贯注，频频颌首。

这两个人一讲一听，足足用去顿饭工夫才略称详细地把这张布达拉宫全图看完。

阿旺藏塔法王卷起牦牛皮，放好之后，将檀木盒随手递向南宫毅：“请南宫大侠代为保管，以备不时之需。”

南宫毅不接，道：“此图不啻为布达拉宫命脉，关系重大，极为紧要，还是请法王妥为收藏，老朽要用时再向法王讨取不迟。”

阿旺藏塔法王并未收手，道：“就因为它是布达拉宫命脉，太以重要，敌方又不乏武林高手，随时有来犯之虞，为防潜入偷袭，盗窃此图，所以本座才请南宫大侠代为保管。”

这是理，也很诚恳，更表现充分的信任。

但是，南宫毅仍坚拒不收，他说得也很有道理，他说：“法王明鉴，非老朽推卸责任，不敢负责。一旦战事开始，老朽就要来往巡视，指挥歼敌，甚至不免亲自出手，到那时，实无法兼顾此图；倘若置于身上，万一因奔驰交手失落，老朽万死事小，举事之根本重地事大！法王群龙之首，自当全力维护，戒备密严，所以此图仍存法王身边才是万无一失，最安全的办法，事关整个大局，还请法王收回成命。”

不错，唯有他法王的身边，才是最保险的地方。

阿旺藏塔法王略一沉吟，未再坚持，收回了手，仍将檀木盒交给了那名近侍。

接着，传下令谕，命大喇嘛耶多克陪着国师视察全境。

南宫毅在大喇嘛耶多克的前导下，足足费了半日工夫才将布达拉宫全境视察完毕。

他发现，布达拉宫所以被中原武林称为龙潭虎穴，闻风色变，侧目裹足，是有它的道理，龙潭虎穴四字不但当之无愧，恐怕还嫌不够。

布达拉宫险势天生再加上近千密宗高手的严密布署，简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固若金汤，无法撼动。

满清朝廷纵然动员上万铁骑，若不能出那致胜奇兵，只怕也无可奈何。

同时，他还发现布达拉宫称为龙潭虎穴、铜墙铁壁的另一道理。

那就是，不是武林一流高手，你进不了布达拉宫，甚至可以说根本近不了它百丈以内，即或能进得布达拉宫，若无绝顶功力，进去就别想再活着出来。

所以，满清朝廷那神力威侯傅小天率将八员，领兵三千不日来犯之举，实不足虑。

唯一可虑的是以那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为首的那些武林顶尖高手。

他身为国师，职责所在，理应预谋防范，更求歼灭来敌。

黄昏时光，南宫毅才在耶多克的陪同下，踏着暮色双双走了回来。

回来后，再度谒见法王，陈述他的视察经过，并一一说出他的意见。

一直到了初更，南宫毅才行辞退。

阿旺藏塔法王早为南宫毅准备了一间幽雅净室，在一名近侍前导下，穿画廊，越石阶，过重殿，来到了布达拉宫西角。

这地方是布达拉宫的最高处，那间幽雅净室就静静地建在一堵石壁之前，旁绕苍苍古木，一片宁静。

室为石砌，四壁皆有窗户，室顶高高的悬着一盏八角琉璃灯，燃得不知何物，不过绝非藏人惯用的油脂。

室内，布置得点尘不染，陈设简单雅致，除了一张软榻、桌、椅及一干应用之物外，别无其他东西。

南宫毅看得很满意，频频点头之中，法王近侍躬身告退。临走还指着桌上一只玉磐敬告国师，如有使唤，请敲此磐，自有小喇嘛听候差遣。

法王近侍走后，南宫毅上了门，一人独坐灯下，苦思却敌之策。

由几上取过一张颇大的上好宣纸，由笔架上拈下一枝狼毫，濡墨凝神，想想画画，画画想想，由那才起的轮廓看来，他赫然画的竟是日间所见的布达拉宫详图。

这位天外神魔果然智慧高深，记忆超人，常人三五日难看详尽的那张详图，他在那不过顿饭工夫中，竟然全入脑海。

他画这做什么？

他真是个热心人，在这时竟犹自不寐地独坐灯下，研究他那高绝的布署，却敌的妙策，他是真不打算让那来犯的汉满人马走脱一个。二更才过，他已将另一份布达拉宫形势详图草草画就；虽说草草，可也一笔不苟，不信可以拿那张原图比比看，除颜色不同外，其余分毫不差，简直就是一张复制图。

南宫毅，对他自己的杰作相当满意，掷笔吁了一口气，目注纸上仔细看了又看，然后，又拿起狼毫，圈圈点点，想必是将他那费了一番大心思的重新布署预先排于纸上，明日面呈法王过目，或者明日按图布署，也可免临时再费周章。

圈点好后，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才将笔放回架上，把那张绘就，更加严密布署的布达拉宫仿制详图，折了又折，叠成半个巴掌那么一块，小心翼翼地揣入怀内。

对了。这玩意儿是要放好，否则万一遗落了，那还得了。

放好了图，他面上带着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笑意，缓缓站了起来。

夜色，已近三更，手抬处，室顶灯火倏然而灭。

今夜没月色，室内室外一样地黯黑……

这位天外神魔南宫毅，有时候的神情举止，令人有点莫测高深之感。

第二天一早，晨曦才照上布达拉宫背后的孤峰。

蓦地，钟声响动，划破晨间的寂静，直透长空，声闻数里，萦绕不绝。

布达拉宫近千喇嘛，所有密宗高手，齐集寺中央一片广场之上，个个垂手肃立，寂然无声。

南宫毅高高地站在一块巨石之上，面对众喇嘛，朗声传令，分配人手，重新布署，简单扼要，有条不紊，恰当已极！他要将布达拉宫布署得滴水难进，敌方难越雷池一步。

皓发银髯，蚕眉凤眼，面如重枣，迎风卓立，恍若天神下降，几疑汉寿亭侯关老爷重生，神威极为慑人。旁边，端坐着阿旺藏塔法王。

近千密宗高手，瞻仰了这位大国师神采风范，有的是首次，有的是第二回。

不管是首次抑或第二回，都有着同样的感觉，那就是这位大国师要比前一位那阴森逼人、望之生寒的大国师高明得多。

可能是昨日担任评判，大饱眼福的八位大喇嘛走漏了消息，透露了亲眼目睹，罕世无俦的那场正殿较技；也许是阿旺藏塔法王端坐在上；或者是听

了这位大国师那神奇妙绝、高明无匹的布署；再不就是这位大国师威态慑人。

众喇嘛领命得令之际，神态极为恭谨，眉宇间的神色，是发自肺腑的无限敬服，再也看不到一丝往日洋溢充塞的桀骜凶残神色。

发令完毕，众喇嘛领命而去，刹那间走得一干二净，广场上除法王背后那八大护法、十二近侍外，再难见半个人影。

南宫毅面带微笑，恭请法王巡阅那已经调整过的重新布署。

阿旺藏塔法王不聋不瞎，何况他自己更是个胸罗渊博的奇才。

适才的一切，他都没有放过，熟读兵书，深通韬略的他，自觉渺小得可怜。

他只有一个感觉：奇才，也有大小之分。这位大魔头、大国师，竟有经天纬地之才，不让任何一位古人，人间少有，地上无双；这尘寰，委屈了这位天外神魔。能请得这位盖世魔头，不啻是请到了兴周姜子牙，佐汉诸葛亮，实在是本座有幸，布达拉宫当兴，满清朝廷，气数已尽。

破例弃榻不坐，与大国师把臂走下巨石。

但，南宫毅由始至终并未取出他昨夜费了一个更次工夫，所绘的那张加了布署的布达拉宫形势详图。

难不成他又全部入了脑中？既能凭他那超人智慧全部记下，又何必花那么多工夫，漏夜不寐地画图？

可能，他已经呈交给阿旺藏塔法王了。

全境巡视完毕，天色已近正午。

阿旺藏塔法王发现，如今的布达拉宫与昨夜以前的布达拉宫已不可同日而语，防卫的力量，已陡然倍增。休说是满朝的几员上将，数千雄兵，中原武林的一流高手，便是满朝一半兵力也无可奈何。

根本既固，自然便无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大胆地谋求攻敌。

南宫毅一路侃侃陈策，所云皆动于九天之上的致胜奇兵，势若破竹，无往不利，当者披靡。

陪着阿旺藏塔法王由寺中直登孤峰，他要法王居高临下，俯览全境，看他一演布署，试试威力。

此时的阿旺藏塔法王，雄心勃勃，溢于眉宇，卓立不坐，傲视脚下。南宫毅则立于身旁，挥旗飘飘，发号司令。

令旗展处，火器四鸣，高手齐出，举寺皆动，微疵难寻，天衣无缝，威势难当，兵机叵测。

布达拉宫成了铜墙铁壁，众喇嘛足抵数万甲兵。

一阵操练，又费了半日工夫，直到日落西山，晚霞满天，才鸣金收兵。

自此而后，布达拉宫上下，对这位大国师敬若神明，视如天人。

阿旺藏塔法王更是言必听、计必从；机密不隐，大事共商。都认为这位大国师胜于先前那位于百倍，可是谁都不知道天外神魔在功力上稍逊了恨天翁半筹。

那日的正殿较技，南宫毅只是智取恨天翁，并非力挫百里相，凭得是机智而非功力，只消细研那七阵输赢，不难醒悟。无如，连那八位密宗一流高手的评判都蒙在鼓中。

这一天，是七月三十。

在那万道金光的晨曦下，峨嵋金顶之上，环坐着一大堆人。

朝雾半开，恍若轻纱，露珠未退颗颗晶莹，此时的峨嵋益显灵秀，金顶观日出，奇景天生。这些人，该是诗人墨客风雅士。细看不是，却是三山五岳、四海八荒的武林人物。

算算人数上百。全都是当今宇内的一流好手，俱皆武林精英一时之选，钢铁般的阵容，声势之浩大，能震动天下，沸腾四海。

本来，错非这武林顶尖高手，焉能登得上金顶绝峰？

武林甚多风雅士，难不成他们也雅兴登临，来这金顶观日出？不错！

他们一个个神态悠闲，盘膝面东，望着天边那轮渐渐爬起的红日，眼睛眨也不眨，谁也未说话。

似是为这自然的奇景，吸引得入了神。

观日出，看的是一瞬间的那轮红日，等它爬高了，就没看头了。

群雄神似自太虚而返，神色显得无限满足，却又有点意犹未尽，吁了一口气，这才缓缓收回目光。

日出，没看头了，总不能默默地闷坐着？于是，打开了话匣子。

老一辈的归老一辈的，小一辈的归小一辈的，小一辈的永远不愿意跟老一辈的在一起，假如都围坐一堆，举止言谈之间，那很拘束。好在，金顶地方不小，看过了日出，很自然地立刻分成了两堆。

老一辈之中，最放荡形骸、豪迈不羁的是丐帮五老，九指追魂苍寅，所以，苍老五先开了口；那是近乎调侃的笑骂，是向着一位身材颀长的青衫老者：“端木老儿，怎么样？上次苍老五要你那宝贝儿子带给你的话，没错吧？出来晒晒太阳，憋久了会发霉，大清早看日出，既饱眼福，且神清气爽，地是灵秀峨嵋金顶，人是精华毕集，无殊群英大会！这不比你躲在那长年难见天日的不归谷里贪恋温柔，偎红依翠，享尽人间风流好得多？”

这位身材颀长的青衫老者，长眉凤目，五绺长髯迎风拂动，神态飘逸，举止潇洒，正是那名震武林的不归谷谷主端木长风。

端木长风是真名士，他的风流，举世皆知。不归谷中钗光鬓影，选尽天下美色，为人亦侠亦魔，介乎正邪之间，行事一凭好恶，从不管毁誉褒贬，也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内。但是他似乎也独对这位风尘异人感到头痛，穷于应付，听了这令任何人都会脸红的话，他却不在乎，捋髯笑了笑，道：“臭要饭的，你挤眉弄眼，鬼叫个什么？天风甚大，小心闪了舌头，我这不是出来了么？”

苍寅冷哼一声，佯怒说道：“哪怕你不出来，老要饭的想好了，这回峨嵋之会，要再见不到你的鬼影儿，老要饭的就要请准夏少侠，跑趟不归谷放起一把火把你的鬼窝烧个精光，看你能躲到几时。”

老一辈的相顾失笑。

端木长风耸肩摊手，笑道：“有本领你臭要饭的只管请，我虽怕定了你，可是我那队煞是厉害的娘子军、雌老虎可没把你臭要饭的放在眼内！她们也见不得生人，要是粉拳玉腿拆散了你这身老骨头，你可别怪我端木长风事先没打招呼。”

老天真们哄然大笑，皓首神龙齐振天幸灾乐祸，微眯一双老眼，斜瞥苍寅，嘿嘿笑道：“这回臭要饭的可吃了瘪，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生平就见不得娘儿们，那就像耗子见了猫，躲都没地方躲。”

又是一阵哄然大笑，苍寅老眼一瞪，尚未说话。

突然一声轻笑，他身旁一位身形瘦小的老伙子咧嘴笑道：“齐老儿，你

搞错了，我家老五怕的只是无盐嫫母凶婆娘，可不怕花不溜丢、娇滴滴的小娘儿们，像端木老儿那群莺莺燕燕，我家老五一见准酥了骨头，拼着被拆也要往不归谷里钻。”说话的，是丐帮四老，活报应仇英。

这一来，何止哄然？简直捧腹，尤其齐振天，他笑得更起劲儿。

苍寅哭笑不得，老脸一红，挑眉瞪目，怒骂说道：“好老四，你竟敢吃里扒外，窝里反地帮老猴儿计算我，这种朋友交不得，干脆拆伙算了。”话落，伸手便抓。

活报应仇英笑声中瘦小身形滴溜一转，横移数尺，躲得远远的。

苍寅毫不放松，一声怒骂，方待追扑。有人说了话，那是个矮胖老叫化。

“老五、老四，别闹了，那么大把年纪，当着年轻晚辈的面怎好意思？也不怕难为情。”

矮胖老叫化，是当今天下丐帮帮主，笑弥陀宫天玄，丐帮五老虽然情逾手足，四个老天真对这位老大却畏惧三分；苍寅一向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在这位老大面前，他发不了脾气，起不了横。

哪里敢违悖？乖乖的坐下，指着活报应仇英骂道：“老四，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只要避过老大，就有你的乐子受。”活报应仇英也拍拍屁股走了回来，嘿嘿笑个不停。

这一阵闹剧歇止，少林掌教大悲禅师，看着眼前灵秀峨嵋，偶有所感，凝住了脸上的笑容，轻轻地叹了口气。

诸老微微一愣，苍寅忍不住诧声发问：“老和尚，你煞的什么风景？好端端的叹的哪门子气？”

大悲禅师白眉微轩，淡淡笑道：“诸位可记得七年前少林、武当联手峨嵋，卫护三圣遗宝之事？”

诸老微微点头，齐振天道：“少林、武当不惜一切，只求三圣遗宝不沦魔劫，为天下苍生，挑斗罗刹教主公孙忌及罗刹五君、十二侍。这壮举，武林同钦，永镌人心。”

大悲禅师苦笑道：“说什么武林同钦，道什么永镌人心，提起来老衲汗颜无地，羞愧欲绝！那次若非夏少侠隐身守护，及施援手，神功惊退罗刹诸魔，只怕少林、武当不但无法卫护三圣遗宝，就是两派本身也难幸免覆灭之祸。”

事实的确如此。昔年峨嵋护宝，若不是夏梦卿大展神威，三圣遗宝必沦魔劫不说，他少林、武当两派十余高手就别想再下峨嵋。

苍寅道：“老和尚，你难不成有所感触？”

大悲禅师低诵佛号，道：“苍老檀越说得不错，贫衲感触良多。”

苍寅白眉微扬，道：“老和尚，何妨说来听听？”

大悲禅师微一摇头，道：“徒乱人意，不谈也罢。”

苍寅还想再问，端木长风突然笑道：“苍老五何奈太不识趣？老禅师不过触景生情，偶有所感，更勘破了一层而已，你还问个什么？”

苍寅老眼双翻，怒声说道：“端木老儿，谁问你啦？你这岂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哪儿吃草去？你神气什么？别自作聪明，老要饭的就不相信不如你……”

话未说完，大悲禅师肃然截口说道：“阿弥陀佛！苍老檀越不必做意气之争，悟之一字，丝毫勉强不得，此不关智慧，只因苍老檀越非我们中人。”

苍寅道：“这句话不错，你杀了我，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剃光了头去当和

尚，老要饭的还未吃喝够呢！一无老酒，二无狗肉，这种事老要饭的不干。”

大悲禅师连忙闭目合十，喃喃说道：“善哉！善哉！”

笑弥陀宫天玄怒目而视，苍寅猛悟口没遮拦，垂首不语。

皓首神龙齐振天是有心人，连忙转移话题，道：“老和尚，三圣遗宝数年未闻下落，你可知究竟现在何处？”

这正是宇内武林都想知道的事，自昔年夏梦卿远下南荒，讹传死讯以后，三圣遗宝便从此没了下落，武林也无人再提，没人敢问。

大悲禅师缓缓睁开双目，道：“此事贫衲虽略知一二，但未得夏少侠允准，贫衲不敢轻泄。”

一句话堵住了嘴，谁也不便再问。要在往日，苍寅非三不管地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无奈今日他老大笑弥陀宫天玄在座，他只有忍住。

蓦地，小一辈中有人轻呼：“夏少侠来了！”

诸老闻声回顾，只见半山云雾之中飘然驰上一白一黑，两条人影。

白影，儒衫飘拂，行云流水，可不正是那位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

黑影，是位全身俱墨的英武少年；其他人不认识，武当掌教与武当七剑却不陌生。

那是二小之一，僧圣凡凡大师的得意高足霍玄。怪了！怎未见另一小，道圣大木真人的高足岑参？

转瞬间，夏梦卿领着霍玄已然踏上金顶，老远便拱手致歉，道：“夏梦卿因他事耽搁，累各位久等，先请各位海涵。”

任何人也没一句怨言，各自还礼迎上前去。

寒暄中，夏梦卿为霍玄引见群老，霍玄虽然年轻，但却是凡凡大师高足，论辈份，不下少林掌教大悲禅师，所以诸老只敢以平辈之礼相见，霍玄再三坚持不遂，只得作罢。

诸老既见之以平辈礼，这可麻烦了，小一辈的立刻矮了半截，夏梦卿有主张，要大家各交各的。

藉着寒暄，武当掌教无为道长探问岑参，夏梦卿表示，岑参另有艰巨任务，不克同来。

寒暄已毕，夏梦卿请老少群豪依旧坐下，他也很随便的席地而坐，未等老少群豪动问，第一句话便说道：“劳累各位不远千里，夏梦卿至感不安……我请各位今天来此相会，没有别的事，只是想请各位鼎力相助，共同完成一桩事……”

苍寅慨然说道：“老要饭的这批人不敢当夏少侠鼎力相助四字，只知道道理应竭尽绵薄，但凭吩咐一句话，赶汤蹈火，万死不辞。”

夏梦卿由衷感动地笑道：“五老言重，诸位雅爱，夏梦卿受之有愧。”

苍寅道：“夏少侠万莫如此称呼，叫我一声要饭的，于愿已足。”

夏梦卿笑了笑，才要再说。

齐振天突然说道：“请恕老朽斗胆妄测，少侠这共同完成一桩大事之言，不知是否指的要领导大汉民族，驱逐满清，完成复兴大业？”

群豪精神一振，目光齐集一点，屏息凝神，静等夏梦卿答复。

夏梦卿微一摇头，淡淡笑道：“不！我要请各位远赴西藏，助我尽逐大食人，镇压布达拉宫。”

群豪神情猛震，面面相觑，惊惑欲绝。

夏梦卿星目转扫，神色一转凝重，又道：“我知道各位很感意外，也许还不谅解我这种做法，不过我要说明，那就是为天下苍生，大汉民族，先攘外，然后再图复兴大计。如今布达拉宫实力已日益坐大，若不趁早予以击溃，一旦让他们发动，那势同燎原，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事急在眉睫，刻不容缓，所以我要请各位鼎力相助，共赴西藏。”

群豪神色也趋凝重，笑弥陀宫天玄道：“少侠请恕老伙子插嘴，老伙子觉得，少侠此举等于是反过来帮助满清朝廷。”

夏梦卿道：“宫帮主说得是！表面上看，的确是如此；而实际上，仍是为整个华夏，为大汉民族。宫老请想，布达拉宫密宗高手上千，这不是兵马所能应付得了的，神力威侯傅小天纵然是功力绝伦，神勇盖世，但独木难撑大局；设若我们坐视祸势蔓延而不顾，让大食人与布达拉宫阴谋得逞，他满人充其量不过弃位返回东北，到头来受苦受害的，是否仍是天下苍生、大汉民族？”

宫天玄默默无语。

夏梦卿话锋微顿，目光电扫一众老少豪杰，神色转变得异常肃穆，口气也极为沉痛一字一句地又道：“我知道单凭这几句话，仍难令诸位释然。可是诸位要知道，夏梦卿身为先朝宗室，若不是事不可为，万不得已，我也不会不予赞助反加打击。诸位当知道先朝大将军吴三桂借兵入关引狼入室，这件令人想起便难忍心中沉痛的千古恨事，他只因体事不清，一念之差，铸下了大错，山河易帜，神州变色，使先朝沦亡，陷生民于水火；如今布达拉宫阴谋勾结白衣大食之举，与吴三桂所谓义举之大不智何殊？能予赞助能容坐大么？诸位俱皆当今武林明智之士，当应了解夏梦卿一番苦心，谅必不忍再加责难……”蓦地，苍寅一跃而起，神情激动，振臂大呼：“夏少侠，不要说了，老要饭的明白！他们不去我去，从此跟随夏少侠，流血流汗，死而后已。”夏梦卿大为感佩，星目欲湿，唇边含笑，尚未说话。

“阿弥陀佛！”大悲禅师猛然站起：“大悲愚昧，谢罪之余但凭少侠吩咐。”

“无量寿佛！”老少群豪跟着先后站起，均表愿追随后。

夏梦卿面上浮起了一丝欣慰笑意，也有点激动，道：“事不宜再迟，这就启程，中原诸事，不知各位是否已做安排？”

群豪尚未来得及答话，苍寅已然抢着说道：“这不要紧，路上找个要饭化子，全都解决了。”

夏梦卿笑道：“既如此，只有偏劳丐帮了……”

率领群豪掠下金顶。

第二十四章战鼓雷鸣动天地

就在夏梦卿与霍玄率领天下群豪下峨嵋奔西藏的当天下午，另一队人马也由峨嵋附近一个隐密之处，悄悄的开拔，目的地也是西藏。

这另外一队人马，当然就是神力威侯傅小天、薛梅霞所率领的八员骁勇将，三千貔貅兵。

为免惹人耳目、惊动地方，傅威侯下将令，八员上将与三千雄兵分做数批入藏，一律改穿民装，在拉萨附近卦兰山会合，沿途不得惊扰民众；违令者，杀无赦。

威侯将令重如山，谁敢不遵？数路兵马无声无息，秋毫无犯的分别开拔，或分几路，或分先后。

在大军开拔之际，傅小天伉俪获得一个意外的惊喜。这个意外的惊喜，是美郡主德怡也适时赶来，表示要跟他们夫妇到西藏走一趟，身为亲贵，她也应该为朝廷尽一份力；傅小天劝阻无效，只得由她。

固然，她是想替朝廷尽点力，不过那是附带的，天知道她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其实傅小天伉俪也非糊涂人。

神女峰的别后，她没提。

傅小天伉俪也绝口不问，冰雪聪明的薛梅霞却由德怡那憔悴的容貌、忧郁的神色中猜透了八分。

她说不出心中有什么感受，是什么滋味。

由峨嵋入藏，这一带，路很艰难，所经大部分是崇山峻岭、深渊大涧，大雪山、沙鲁里山、伯舒拉岭、念青唐古拉，莽林重重，极尽险恶。

鸭龙江、金沙江、怒江激流湍急，鹅毛难浮。

半个月的历尽艰苦，长途跋涉，终于到了卦兰山。

薛梅霞究竟出身武林儿女，她还受得了！

可是，美郡主一到地头就躺下了，一半是由于肉体，一半由于心灵，一向养尊处优的千金，她怎么受得了。

按说，她早在半路上就支持不住了，无如好强的个性使她咬牙撑着，她不愿把自己内里的脆弱落在傅小天伉俪的眼中。再说，她也不能让人家为她一人耽误大事，耽误了行程。

兵马俱皆疲累，又病倒了德怡。傅小天深通将略，当然知道远来疲兵，不宜即刻作战，当下传令休息听候令谕；一面为德怡延医，一面派人暗中探听布达拉宫的动静。

三天之后，德怡病愈，探马回报，带来的消息却令傅小天大吃一惊，布达拉宫请得了高明奇人异士相助；这位奇人异士的相貌，对傅小天颇不陌生，他听恩师海老人说过，武林中有这一号巨魔，天外神魔南宫毅。

德怡病后体弱，尚不宜多劳动，于是他偕同爱妻，带着两个人，轻骑驰出卦兰山，直奔布达拉宫。

距离布达拉宫不远处，有两座小山，傅小天选了其中之一，弃马步行登山，站在山顶，孤峰上布达拉宫遥遥在望，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看之下，这位当世虎将不由心神震动，暗暗惊骇。

他发现，天外神魔南宫毅不但是睥睨武林的盖世魔头，而且居然胸罗韬略，高不可测。

眼前的布达拉宫固若金汤，几乎无懈可击。

看着，看着，傅小天一双浓眉越皱越深，面上的阴霾也越来越浓，显得心情十分沉重。

薛梅霞虽不谙兵家事，但她可以体会夫婿的心情，由夫婿的忧郁神色，她揣测出情势的恶劣，满怀关切，轻轻地叫了声：“小天，你……”

傅小天环目凝神，没有说话。

薛梅霞接道：“小天，别先挫自己锐气，自古邪不胜正……”傅小天微一摇头，突然开口：“霞，你不明白，我不在乎南宫毅是个成名多年的盖世魔头，而他居然才可经天纬地，胸蕴数万甲兵，这就绝不容我忽视！你看看眼前布达拉宫，简直是难以撼动，近千的密宗高手到他手里几乎……”

薛梅霞情知不虚，但她只能婉言安慰，强笑说道：“小天，别把他说得那么神，他只要不是神，我就不相信他能强过我夏大哥，跟你这位盖世虎将。”傅小天微微牵动唇角，笑了笑，道：“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事实如此，除了夏梦卿之外，傅小天几曾服过人？夏梦卿他是宇内第一奇才，南宫毅应该不比他强，无如眼前布达拉宫高明的布置，竟证明南宫毅的胸罗和夏梦卿不相上下。大清朝廷突然有了这么一个劲敌，我怎能不忧心而深感震撼？”

薛梅霞默然不语，但旋即说道：“这些我不懂，也许南宫毅真如你所说那么厉害，不过，我有信心，我夏大哥能打败他，而且必定比他高明。”

按理，薛梅霞不应该对自己的夫婿这样说话。

傅小天却毫未在意，那是因为他认为各方面他都难望夏梦卿项背；还有，便是他了解自己的爱妻。

点头说道：“希望如此，可是，这是大清朝廷的事，也是我的事，我不能尽靠别人，自己总要拿点东西出来。”话锋微顿突然挑起浓眉，环目暴射逼人寒芒：“岳武穆说得好！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我怕个怎地？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战死沙场，马革裹尸，那才是为将者死得其所！为大清朝廷，我不惜粉身碎骨脑浆涂地，出尽最后一口气，流尽最后一滴血，南宫毅再厉害我也要斗杀他，走！咱们回去。”

豪气干云，无比壮烈，拉着薛梅霞，大步行下山去。

岳钟琪摩下的两员大将久久才定过神来，互觑一眼，齐挑拇指，飞步跟了下去。

夏梦卿与霍玄偕同天下群豪，未在拉萨落脚，却搭了几座帐篷，住在另一座山峰的隐密山坳里。

由于夏梦卿策划周到，此处山泉清冽，饮水不缺，食物是由拉萨买来的大批干粮，饮食都不虞匮乏。

这一夜，初更。

夏梦卿正召集大悲禅师等各门各派的领袖人物，在他那虎帐中，分派人手，共商歼敌大计。

蓦地，夜空里遥遥传来一声清脆佛号：“阿弥陀佛，老施主何人，请快留步。”

这是首夜担任警戒的少林十八罗汉，发现了可疑之人，十八罗汉足以挡住来人，所以帐中谁也没动。

可是怪了，紧接着又是一声怒叱：“老施主再不停步，那就莫怪贫僧等要出手得罪了。”

也许来人有眼不识泰山；或者未将十八罗汉放在心上，虎帐中停止了议

论，有人站了起来。

突然一阵震荡夜空的大笑，一个苍劲话声说道：“和尚别那么紧张成不？少林绝学擒龙手，老驼子可承受不起！一家人，烦劳通报夏少侠，独孤奇求见。”

原来是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奇到了，此老一向哪处去了？怎么等到这个节骨眼儿才来？

诸老松了一口气，互视失笑，随着夏梦卿迎了出去。

月色下，山坳外，十八罗汉中的两名大和尚一前一后，陪着一名驼峰高耸的灰衣老者走了进来。

可不正是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奇？

老驼子一见众人，老远地便拱手豪笑说道：“不敢当，不敢当，老驼子怎么担当得起。”

来至近前，一一寒暄。

苍寅跟独孤奇可是一对儿，也是多年的故友，见面就是劈头一巴掌，手动口不闲，怪叫说道：“臭驼子，你这一向躲哪儿去啦？怎么一露面儿又不见啦？害得我老要饭的找得好苦，说呀！”

独孤奇没躲，让那一掌拍上肩头，咧嘴笑道：“苍老五，你找老驼子何为？老驼子又没欠你的。”

大悲禅师插口说道：“贫衲等正为一直未见老檀越侠驾而深感纳闷。”

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少林掌教，独孤奇不好再嬉皮笑脸，微敛嬉态，笑道：“老驼子回大漠去了。”

苍寅瞪目叫道：“臭驼子，好好儿地你又回大漠干什么？”

独孤奇眯着老眼，笑得很神秘，道：“落叶归根，老窝儿嘛，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苍寅老眼不花，满肚子机灵，一瞪眼，道：“臭驼子，少在老要饭的面前耍花枪，说，干什么去啦？有半句不实，老要饭的当场要你好看。”

独孤奇“哈！”地一声，道：“臭要饭的你想耍硬的？老驼子不吃这一套。”

苍寅却也童心未泯，老天真，刹那间换了一副脸，唱个肥喏，嘿嘿笑道：“臭驼子，咱俩可是数十年的老交情……”

孰料，独孤奇一摆手，仰着脸道：“少废话，也没用，老驼子软硬都不吃。”

四周哄然大笑，苍寅跳着脚，戟指说道：“大沙漠里的臭驼子、烂草绳，你敢冤我老要饭的，再不从实招来，惹火老要饭的，我打扁你驼峰。”

独孤奇飞快说道：“谢天谢地，老驼子求之不得，正愁它碍事。”

又是一阵充满欢愉、豪迈的哄然大笑。

苍寅可碰上了对头冤家，没了辙、徒吹胡子干瞪眼。

齐振天一旁幸灾乐祸，嘿嘿笑道：“小鬼碰上了阎王，臭要饭的这回可吃了瘪，报应。”

苍寅立刻转移了目标，找着出气筒，指着齐振天鼻子，一蹦老高，扯着喉咙大骂说道：“齐老猴儿，你敢捡苍老五的便宜，我拆了你的老骨头。”

说着，就要动手。

独孤奇适时说道：“好啦，好啦，都快老掉牙了，还那么没皮没臊，收场刹戏吧，要听好消息么？走！里边儿谈去。”

嘴里虽这么说，脚下可没动。

这是独孤奇稳重处，游戏风尘，放荡不羁那是一回事，当着夏梦卿、霍玄与这么多位身份高的领袖人物，他可不好僭越。

苍寅闻言放手，道：“臭驼子，真的么？什么好消息？”

独孤奇道：“正事归正事，信不信由你，要听，里边儿去。”

苍寅一副莫可奈何的样子，耸肩摊手，道：“好吧！臭驼子，你是吃定了我，苍老五认栽。”

齐振天道：“哪怕你不认。”

这回苍寅没作声。一番谦让，由夏梦卿与大悲禅师领先进入虎帐。

坐定，独孤奇未等众人发问，便自动说道：“老驼子为何突然悄悄地返回大漠，那是天机，现在不能说，能说的只有两件事，这是老驼子称心快意大杰作……”话锋微顿，欢愉之情形于色，接道：“这第一件，老驼子日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一桩大事，把几个缠脚布包头的大食人全赶走了，一个不剩……”

众人闻言一震，苍寅一跃而起，道：“赶走？臭驼子，你没……”

独孤奇笑了笑，截口说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老驼子到了快伸腿儿瞪眼儿的年纪，不想多造杀孽，况且杀那些东西也污我双手；不过，那一顿皮鞭的滋味儿比死好受不了多少。”

别人都未开口，苍寅又说了话，摇头说道：“你臭驼子居然改了性情，变得前后判若两人，生了菩萨心肠，真令人难以相信，令人难以相信……”

独孤奇笑了笑，没说话。

苍寅抬眼深注，接道：“臭驼子，你能不能说详细点儿？”

独孤奇道：“事情就是这样儿，你要那么详细做甚？”

苍寅道：“你驼子就没从他们身上捞点儿什么？”

独孤奇大笑说道：“碰上你臭要饭的，老驼子想留点儿都不行！不错，斩获良多，第一便是那布达拉宫请来了大帮手……”

“这不稀罕！”苍寅道：“大伙儿一到这就知道了，是天外神魔南宫毅。”

独孤奇“哦”地一声，笑道：“要饭的吃八方，这可能是你那张嘴问出来，且听听老驼子这第二件斩获，他们有百来枝火器……”

“这也在夏少侠意料中。”苍寅道：“臭驼子，我看你趁早别抖了……”

独孤奇突然一笑说道：“臭要饭的何必那么猴儿急？且听听老驼子这第三件斩获，这第三件斩获便是老驼子适才所说两大杰作之一……”目光环扫，咽了口唾沫，接道：“有了这件斩获，别看他布达拉宫龙潭虎穴，固若金汤，我老驼子包管一攻即下，不费吹灰之力。”

倏然住口不言。

诸人闻言诧异，苍寅更是忍耐不住，直起身子道：“臭驼子少卖关子，也别先吹，吹炸了不好看。”

独孤奇微笑不语，探怀取出一物，伸手递向夏梦卿。

那只是一张折叠甚小的宣纸。

夏梦卿打开一看，神情震动，眉宇间陡现喜色。

赫然竟是布达拉宫的形势详图，圈圈点点所有布署一目了然。

大悲禅师坐得最近，一眼瞥及，悚然动容，立刻高宣佛号，目注独孤奇，肃然合十，说道：“阿弥陀佛，老檀越功劳第一！有了此图，何愁布达拉宫攻不下？华夏可保，苍生有救，老檀越功德无量。”

大概是不好意思，独孤奇竟然老脸一红，未作声。

夏梦卿传阅该图，图到了苍寅手里，他凝注良久，然后抬起头来看着独孤奇，一片疑惑，道：“老驼子，你应该看得出，这不是原图。”

独孤奇点点头说道：“不错！是仿制品。”

苍寅道：“既是仿制品怎知它实而不虚，怎知这不是布达拉宫一招毒计？”

这是众人都感疑惑的，只是都不便开口罢了。

苍寅与独孤奇数十年刎颈之交，他却用不着顾虑那么多，其实，这等大事，为公不为私，有顾虑是对的。

独孤奇呆了一呆，笑道：“臭要饭的别假公济私，你想抹煞老驼子的首功？请问，你又怎知它虚而不实，是布达拉宫的一招毒计呢？”

苍寅慨然说道：“苍老五不知，可是你老驼子也没把握，一步之差便全盘皆墨，后果令人不敢想象，事关重大，应该慎重。”

这话不错，独孤奇张口结舌，作声不得，半晌方说出一句：“臭要饭的固然有理，可是老驼子敢以生命……”

夏梦卿突然一笑说道：“两位且莫再争论，这件事我自有主意。”

夏梦卿说了话，谁也不便再开口。

这共商歼敌大计的会议，一直到了快三更方散。

众人起身出帐之际，独孤奇也起身告辞；他这告辞，是表示要离去。

众人闻言愕然，苍寅却忍不住问道：“臭驼子，你要上哪儿去？”

独孤奇道：“不一定，也许回转老窝，也许在西藏到处逛逛。”

苍寅沉下脸道：“你这是什么意思？莫非苍老五适才得罪了你？”

独孤奇正色说道：“苍老五，你我数十年刎颈之交，你就认为老驼子是那种人么？这种话也是该你说的么？”

苍寅脸一红，默然不语，但随即又道：“那你臭驼子是什么意思？”

独孤奇方要开口，大悲禅师已然低诵佛号说道：“阿弥陀佛，目前正是用人之秋，多一个人便多一分力量，老檀越神威盖世，一支神鞭足抵十余少林高手，怎地可轻萌去意？”

大悲禅师开了头，众人纷纷出言挽留。

唯独夏梦卿与霍玄微笑不语。

所有目光齐集他一人身上，独孤奇不由暗暗叫苦，略一沉吟，道：“老驼子多谢诸位雅爱，但是，老驼子仍是要离去。诸位如要问老驼子原因，老驼子之所以要离去，自然有要离去的道理，恕老驼子无以奉告……”

夏梦卿这时才道：“老爹不必再卖关子，干脆说，这地方老爹比任何人都熟，想跑跑腿儿，打听点消息，暗探敌情，不很好么？”

独孤奇投过感激一瞥，微笑不语。

这回，大家都明白了，未再挽留。

夏梦卿代表众人送出山坳，执手而别。

独孤奇走后，夏梦卿回转虎帐，翻腕自袖底取出一个小纸团，灯下观看，与霍玄相视而笑。

第二天早上，太阳出山没多久。

一个风度翩翩的俊美青衫少年，手摇一柄玉骨描金扇，神采飞扬，飘然登上了卦兰山。

正是那不归谷少谷主端木少华。

卦兰山是傅小天领兵驻扎之处，他来这儿何为？

才上山脚，山道拐角处闪出了两名佩刀大汉拦住去路，两个大汉一身黑衣，身材魁伟，颇见威猛。

这两个佩刀黑衣大汉，确也称得上明眼人，一见端木少华那超拔气度，便知为非常人，左边大汉一拱手，道：“阁下有何贵干？”

端木少华任务在身，不敢任性，要在平日，他根本懒得理这两个满朝旗勇，还礼笑道：“烦劳通报，夏梦卿夏少侠处来人，求见傅侯。”

想必那岳钟琪麾下这八员将、三千兵，都听到过夏梦卿大名，闻言，居左大汉连忙再拱手，道：“请稍等，我就去通报，阁下贵姓大名？”

端木少华道：“不归谷端木少华。”

这两个大汉可能对武林事颇不陌生，“哦”地一声，同说道“原来是不归谷少主驾到，失敬，请稍待通报。”

话落，居左大汉转身飞奔上山。

须臾，两名锦袍大汉疾步而至，适才那名黑衣大汉则紧随他们身后，这两名锦袍大汉气宇不凡，英武逼人，一望而知是两位大员。

端木少华眼力不差，两名锦袍大汉正是那傅小天向岳钟琪提借来的八员上将中的两员。

来至近前，两锦袍大汉抱拳为礼，居左那名道：“威侯在半山亲迎，特命我两人为少谷主带路。”

这个礼不轻，端木少华连忙还礼：“威侯由来过宠，端木少华怎当得起？有劳二位了。”两锦袍大汉焉敢怠慢，略一谦逊，转身带路登山，神态举止，颇为恭谨。

才近半山，豪笑震天，威力神侯傅小天伉俪双双迎下，身后随侍着另六员上将。端木少华距一丈驻步停身，恭谨施礼。“侯爷折煞端木少华了，端木少华见过侯爷、夫人。”

傅小天大步走过，虎腕双伸，抓住端木少华两只手，无限豪迈，无限真诚，大笑说道：“端木老弟，咱们是见过数面的朋友，用不着这一套，傅小天能高攀诸位武林奇英那是傅小天的荣幸。”

端木少华微笑未语。

傅小天松开双手，笑道：“老弟我不喜欢咬文嚼字，什么高轩枉顾，什么有何教言，我是既害怕又头痛，一大早跑来找我，有什么事？”

端木少华虽曾数次瞻仰傅侯神采，但是从未与傅小天有机会交谈过，如今才是真正地领会到这位盖世英豪，铁铮奇男的豪迈、热诚、不羁作风，不禁大为心折，道：“奉夏少侠差遣，将来拜谒。并有机密大事面陈。”

入耳夏少侠，薛梅霞心神震动，脱口说道：“少谷主，夏少侠，他可好么？”

端木少华连忙回答，自然说夏梦卿很好。

派的是不归谷少谷主，又有机密大事，傅小天情知重大，接口说道：“老弟，站在这儿不像话，走，咱们里间谈去。”

拉着端木少华，把臂而上。

傅小天的大军不是全驻扎在山上，三分之二在山下，只有他夫妇和德怡三分之一的兵将，篷搭在山上。

傅小天的虎帐搭在十余帐篷中央，这是重地，等闲人近都不能近，端木

少华自然例外。

美郡主德怡，早在帐外等候，端木少华与这位大郡主在神女峰下葫芦谷中有过一面之缘，彼此不算陌生。

葫芦谷事后，这位绝代巾帼，愧煞须眉的胆略、作风，早已赢得天下武林的衷心敬佩。

是故，端木少华不敢怠慢，上前施礼，互相寒暄。

傅小天屏退左右，虎帐中只有薛梅霞与德怡。

坐定，端木少华不等再问，探怀取出一物，双手递上傅小天，神色至为郑重地说道：“夏少侠日昨巧得布达拉宫形势详图，认为侯爷可能用得着，特连夜复制一份，命少华面呈侯爷。”

傅小天、薛梅霞、德怡闻言震动，俱皆大喜，傅小天接过那张以宣纸复制的详图，浓眉轩动，环目放光，道：“岂止有用，简直是大大有用，夏梦卿永远对我是那么照顾，老弟，回去代我谢了。”

摊开宣纸，略一注目，出声长叹，顺手递与德怡：“好厉害的南宫毅，单看这图上布置，胸罗已强我傅小天数倍不止，傅小天还为什么将，谈的什么兵？”

一纸布置，便看得出这位当世虎将无比羞愧，自叹不如！看来这天外神魔南宫毅果然难斗。

话锋微顿，目光投向看图皱眉、花容失色的薛梅霞与德怡，自嘲一笑，指了指那张图，又道：“两位请看吧！布置严密，用兵如神，令人难越雷池一步，若没有这张图，唉！我不敢想象后果。”

德怡没理傅小天，突然抬眼凝注端木少华，道：“少谷主，夏梦卿，他是怎么个巧得的？”

端木少华“哦！”地一声，遂将昨夜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奇尽逐大食人巧得此图之事，概略的说了一遍。

听完，德怡沉吟说道：“我担心此中有诈。”

显然，她也是个细心人。

倒并非傅小天与薛梅霞遇事不够谨慎，而是觉得此图既然是夏梦卿命端木少华送来，那便绝对没有问题。

他夫妇对夏梦卿有信心，他们以为，无论什么事，绝逃不过这位宇内第一奇才一双神目。

傅小天笑了笑，道：“阁下，你是说这图真假有问题？”

“那倒不是。”德怡摇头说道：“夏梦卿他不是糊涂人，他要没把握，不会仿绘一份，让少谷主送到这儿来，这图是真，绝无问题。”

傅小天呆了一呆，道：“那你阁下什么意思？”

德怡未即刻答复，反问端木少华，道：“少谷主，我刚才似乎听说，独孤大侠是尽逐大食人，而并非尽诛大食人，我没听错吧？”

端木少华道：“是尽逐而不是尽诛，郡主没听错。”

“这就麻烦了。”德怡转注傅小天，道：“你听见了么？别说尽诛，只要有一个活口就有大麻烦，我以为大食人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不会不设法通知布达拉宫，传信儿的办法很多，假如现在布达拉宫已经获悉，而且已经改变了布置，按图攻之，后果如何？”

端木少华微笑不语。

傅小天却大笑说道：“阁下，别紧张，你想到的只怕人家第一奇才早想

到了，你说得好，夏梦卿他不是糊涂人……”

薛梅霞突然截口答话，话很委婉，道：“小天，德怡是对的，凡事都要小心，何况这等大事？一步落人掌握，后果便令人可怕，更应该慎重，为什么不先听听少谷主怎么说？”

一半是理，一半儿安慰德怡，傅小天当然懂，住口不言，微笑点头，目光投向端木少华。

端木少华这才说道：“夏少侠只请侯爷放心使用，别的没交代。”

“这不就是了。”傅小天收回目光，道：“听见么？两位，少谷主还能怎么说？”

端木少华面一红，赧笑说道：“侯爷明鉴，我可是有一说一。”

傅小天大笑说道：“老弟，行了！图，我敬领，而且绝对照图谋求对策，对夏梦卿我由来有信心，谈别的吧，老弟。”

端木少华笑了笑，道：“布达拉宫有百来枝火器，侯爷要小心对付。”

薛梅霞与德怡脸色一变，齐道：“火器？他们哪儿来的火器？”

端木少华道：“白衣大食供给的。”

“好东西！”德怡挑眉叫道：“没想到他们也有火器，小天，怎么办？”

傅小天淡淡笑道：“没什么了不起，我也有百来枝厉害的玩艺儿，虽不能及太远，威力却不见得稍逊火器。”

“什么？你是指飞雨流星神鬼愁？”德怡讶然发问。

端木少华心头猛地一震。

傅小天点了点头。

德怡又问：“够么？”

傅小天尚未表示，端木少华已然说道：“恕我插嘴，侯爷这飞雨流星神鬼愁，不知可是那湮没了近百年，北溟异人巧手鲁班公输度三大得意杰作之一？”

傅小天点头笑道：“老弟渊博，正是那玩艺儿。”

端木少华动容说道：“那么正如侯爷所言，虽不比火器能及远，唯其歹毒霸道之威绝不稍逊火器，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听到了么？”傅小天目注德怡，扬眉笑道：“端木老弟，威名赫赫的不归谷少谷主，武林俊彦，一流高手，他的话应该不会有错吧？”

德怡纵然不服，也不便再说什么。

端木少华赧然一笑，望了望傅小天，欲言又止。

傅小天笑道：“老弟可想知道傅小天怎有此伤天和的玩艺儿？”

端木少华俊面飞红，道：“我就知道难逃侯爷神目。”傅小天道：“这玩艺儿本来是他们几个大内侍卫的，我把它要过来，找了些有名气的巧匠连月赶造了百枝。”端木少华道：“恐难尽善尽美。”

傅小天笑道：“老弟说得是，谁能比得上那巧手鲁班？不过，也差强人意，凑和能用了，老弟要不要看看？”傅小天既言能用，那便是真能用，否则他不会派用场。端木少华略一犹豫，红着脸笑道：“我何止想看？还想向侯爷讨取一枝。”

傅小天笑道：“宝剑赠英雄，我没宝剑，就送这个玩艺算谢谢老弟跑这一趟吧，老弟使用时可要多慎重。”

起身入后帐取了一枝递向端木少华。

傅小天那最后一句话用意良深，端木少华一点就透，慌忙站起来双手接

过，难掩欣喜地笑道：“多谢侯爷赏赐，端木少华省得，其实，我只是趁这次想以那些密宗高手试试这东西的威力……”老弟。”傅小天微笑截口说道：“我大胆一句，少造杀孽，后福无穷，就是生死大敌，能少杀一个便尽量少杀一个。”虎将竟做如是语，足见侠骨仁心。端木少华通体冷汗涔涔而下，惶恐受教，且谢棒喝。傅小天道：“老弟，用不着这样儿，咱们不是外人，否则我不会多嘴。”

端木少华既感激又感动，施礼告辞。

傅小天没挽留，举手送客。

端木少华趁势又道：“侯爷，夏少侠还命我带来八个字……”

傅小天微微一怔，道：“说吧，老弟。”

端木少华微笑道：“站稳立场，各干各的。”

傅小天须发皆动，纵声大笑，震荡长空：“好话！老弟，烦请转告夏梦卿，就这么办。”

端木少华才要转身出帐。

薛梅霞突然轻启檀口，道：“少谷主，诸位现在住在哪儿？”这句话，德怡也想问，可是被薛梅霞抢了先。

端木少华面有难色，犹豫了一下，毅然笑道：“夫人原谅，夏少侠未曾交代，我不敢轻泄。”

一缕幽怨之情袭上心头，薛梅霞心酸难受的想掉泪，当着端木少华，她只有忍住，而且还强笑点头。

德怡何尝不是如此？甚至心中的失望比薛梅霞还大。彼此之间，有一刹那的尴尬气氛。

蓦地一声豪笑，傅小天伸手轻拍端木少华的肩头，说道：“对了，这等于是军机，老弟，走，我送你下山去。”端木少华连忙坚拒，并请留步。

傅小天还要送，端木少华又道：“侯爷，您说过，咱们不见外，您又何必必要让我不安？”

傅小天大笑留步，道：“老弟，依你，咱们布达拉宫见。”

豪语。

端木少华神采飞扬，也做龙吟朗笑；笑声中，一揖至地，转身飘然而去。

他这一路下山可真高兴，这一趟没白跑。

当然，就这么张口一句话，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得到武林人人垂涎、梦寐以求的飞雨流星神鬼愁，他能不高兴？换谁谁也会欣喜欲狂。

其实，错非是这位盖代奇豪的神力威侯傅小天，换个武林人，珍逾性命都来不及，焉肯轻易送人？

本来，谁叫这东西威震宇内，闻之心惊胆颤？

难怪端木少华不住自笑，有飘飘然之感。

这时，在那布达拉宫孤峰之上，高高的站着一堆人，这些人，正是那阿旺藏塔法王与大国师天外神魔南宫毅，背后，是几位大喇嘛与几大护法。

南宫毅的目光，正遥遥凝注半里外一座山峰，手也指向那儿，道：“法王请看，他已经来了，足证消息不错，哼！那想必是夏梦卿那一伙不知死活的后生晚辈，还高举前明旗帜。”阿旺藏塔法王不谙武学，目难及远，可是他背后几位大喇嘛与八大护法俱皆密宗一流高手，目力自然不差，他们都可以看到那山峰之上旗正飘飘。

耶多克点头说道：“南宫大侠说得不错，旗正悬在山峰之上，白底黑字。”

另一名大喇嘛道：“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那个字是明字。”

阿旺藏塔法王微微点头，道：“怎未见满朝人马？”

南宫毅道：“三千人不是小数目，傅小天这个人颇称不俗，他不会傻到把营驻扎得那么近……”

阿旺藏塔法王一笑说道：“只要他们进入西藏，就别想瞒过我们。”

南宫毅道：“他们很有自知之明，老朽以为他们的目的不在瞒我们，而是另有其它用意。”

阿旺藏塔法王道：“以南宫大侠高见……”

南宫毅笑了笑，道：“目前还很难断言，不过，不管他们用意如何，都难翻出老朽手掌心，老朽自有对付之策。”

这话说得很自负，但阿旺藏塔法王深信不疑。

南宫毅顿了顿话锋，又道：“他们既然来了两天了，绝不会长伏不动，老朽以为今夜他们必然有所蠢动，而且不会是满清方面的人，一定是夏梦卿那批自命不凡的后生晚辈。”

阿旺藏塔法王道：“怎见得？”

南宫毅笑问：“法王是指前者抑或是指后者？”

阿旺藏塔法王道：“本座两者都想知其所以。”

南宫毅轩眉微笑，笑得很得意，道：“如果老朽推算的不错，今夜将是乌云掩月，一片黝黑，任何人都懂得利用这绝佳天候……”

耶多克插口说道：“既然任何人都懂，那夏梦卿不世奇才，他必也想到我们已有所警戒，那么他怎会明知故犯……”

南宫毅突然一笑说道：“大喇嘛，兵家事虚虚实实，也就因为夏梦卿那后生颇有小聪明，所以老夫料定他今晚必有蠢动。”

耶多克呆了一呆，旋即醒悟“哦！”地一声，道：“多谢大国师指点，贫僧这下明白了。”

南宫毅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后者的道理，更容易明白，满清方面除傅小天夫妇及那什么黄毛丫头的郡主外，均非高来高去的武林能手；试问，这种人他们敢来吗？傅小天等三人虽武学不俗，但一个身为主帅，一个是诰命一品的夫人，一个又是娇贵郡主，他三人断不会轻易涉险，除此，那不是那批亡命之徒、自命不凡的武林后生是什么？”

这番话剖理分明，分析透彻，头头是道。

这心智、这眼光，常人难及，众喇嘛大为叹服。

南宫毅淡淡一笑，又道：“今夜，无论他们来多少，无我令谕，任何人不得动用火器，老夫不愿太早让他们知道此一杀招。同时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要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龙潭虎穴，什么才是莫测兵机，我要使他们魂飞魄散，心碎胆裂，引之为戒绝，不敢再有两次蠢动……”

阿旺藏塔法王面有笑容，笑得有点阴森、冷酷，众喇嘛更眉腾凶煞，目射厉芒，个个神色狰狞。

南宫毅白眉一挑，目闪异采，凝注耶多克沉声传令：“大喇嘛请代老夫传令，四位大喇嘛率六殿十坛主持，入夜准备追袭，只要有人一逃出布达拉宫务必追而生擒之，不准走脱一人，不得有误。”

耶多克偕一众大喇嘛躬身领命而去。

南宫毅的脸上，浮起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笑意。

连阿旺藏塔法王那等智慧绝高之人，也无法窥透这笑意表示什么……

入夜，阴云密布，星月无光。

大地一片黝黑，几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布达拉宫整个儿的隐于黑暗之中，灯火尽熄，微光了无，莫辨所在，益显神秘，高深莫测。

四周静悄悄地，除偶尔夜风拂过树梢，微微带起一阵沙沙之声响外，听不到一丝声息。

静得就像死了一般。

二更时分。

蓦地，一声怒叱划破了寂静，孤峰猛然一亮，布达拉宫中长虹闪动，十几道淡黄灯光分由各处齐集一点。

灯光，是特制的巨灯，能成一道的照出老远。

那一点，是布达拉宫正殿那高高的屋脊之上。

灯光照射下，正殿之上赫然站立着一个英武的黑衣少年，背露刀柄，昂然卓立，威风慑人。

在这种敌暗我明，被逼暴露身形的情况下，黑衣少年竟能神色不变，安详泰然，且目中冷电轻扫，仰面夜空，纵声长笑，似龙吟如鹤唳，直破云霄：“好厉害，好厉害！没想到你们早有了准备，布达拉宫不愧是龙潭虎穴，如今我既无处可遁，你们有多少上来吧！”

好豪气、好胆略，这先声应已夺人三分。

此时，应该是高手齐出暴攻。

或者，暗器满天疾射猝袭。

岂料大谬不然，黑衣少年语声落后，不但未出高手，未见暗器，便是连一个人影，一点反应都没有。

仍是那么静悄悄的，一寂若死。

这不是好现象，越是静，越可怕；越没反应，越慑人。

丝毫不差，空气中隐隐带着令人窒息之感。

按常情，任何人都难免不安，难免惶然。

可是，黑衣少年他似乎非常人，即是非常人就不能以常情衡量之，他表现得大大出人意料。

看。

他浓眉轩动，哈哈一笑，道：“你们既然不出来，那就算了！反正我既来了，也没打算马上走，闲着也是闲着，我索性坐下来，咱们耗吧！看咱们谁能耗过谁，我这张嘴可是不大干净，你们能憋着，有本事就憋到天亮，谁要先出来谁是龟孙子……”

这黑衣少年嘴皮可真损，这下谁还好先出来？

说着，他当真的一屁股坐在屋脊上。

骂尽管骂，损尽管损，四周仍是没一点风吹草动。

黑衣少年又开了腔，他耸肩一笑，摇头说道：“我听说布达拉宫密宗高手如何了得，今夜特地跑来见识见识，有道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于闻名！看来传闻有误，令我失望得很。要不然这半天了，怎不见一个鬼影儿？就是看家狗，嗅到了生人气息，它也会吠上两声，怎么这人连狗都不如呢？……”

远处黑暗中，突然有人一声冷哼：“后生好刻薄的一张利嘴，来人为老

夫去擒他下来。”

话声方落，左前方黑暗中，应声冒起一条人影，疾如鹰隼，半声不响，凌空如飞扑至。

黑衣少年目光微瞥，“哦！”一声，笑道：“请将不如激将，这法儿还真灵，你不愿我说你连狗都不如，憋不住了先出来，那你当定了龟孙子……”

坐在那儿没动，抬手微挥，接道：“龟孙子，你不行，换个辈份高的来。”

他这里轻描淡写，信手微挥，那条飞掠而来的人影可吃足了苦头，当胸挨上一股罡风，闷哼一声，激射退回。

还真听话。

黑衣少年露的这一手，立慑全场，也引起了一阵看不见、听不到的小小骚动，但，刹那寂然。

远处黑暗中，又传来了一声满含讶异的轻“咦”：“后生，你居然身怀大静神功，怪不得这般猖狂！这鬼门道瞒不了老夫，后生，你是凡凡和尚何人？”

黑衣少年微微一愣，大笑说道：“料不到布达拉宫也有识货人，老匹夫，你既然识得大静神功，当知大静神功旷古绝今、宇内独步，你还问什么？”

暗中人也报以大笑：“好，好，好，算老夫多此一问！后生，你既是凡凡和尚传人，那最好不过，老夫二次出世，正愁找不到那几个称得上老的小娃儿，如今擒了你后生还怕他们不出头？”

“恐怕你老匹夫要失望了。”黑衣少年道：“家师与两位师叔已作古多年。”

暗中人“哦”了一声，道：“那不要紧，老夫找你这后生也是一样。”

黑衣少年道：“那么，老匹夫，我就在眼前，你怎不现身？”

暗中人道：“老夫辈高名重，岂肯自贬身分与你这后生动手？你且等着，布达拉宫高手如云，尽多擒你之人。”

黑衣少年笑得轻蔑，道：“我已经见识过一个了，不怎么样，不怕死的你就叫他们来吧……”

暗中人陡扬冷哼，又是一条人影自左近黑暗中窜起，迎面扑到，身法比先前那个还快。

黑衣少年冷笑道：“你第二个出头，不算龟孙子，不过你也得跟他一样给我滚回去。”

刚要依样画葫芦地抬手轻挥，猛觉身后另有五六股凌厉劲气袭到，所指皆是后背大穴。

“怎么？出来那么多，没用，仍得滚回去，不信且看。”

黑衣少年攻势不改，前挥一掌，坐势不变，左掌后抛，飞快拍出六掌，刹那之间他竟连出七掌。

罡风激扬，劲气飞旋，一阵砰然连响，七条人影闷哼飞退，分别隐回原处，照样栽了跟头。

黑衣少年拍拍手，道：“老匹夫，看见了么？别……”

暗中人冰冷一笑，道：“后生，你得意太早，适才数人不过是布达拉宫二流高手，如今你且见识见识一流高手大喇嘛，擒人！”

四条高大人影比电还快，分由四方凌空扑到；人未至，四股密宗绝学大罗印，阴柔掌力已然击抵。

黑衣少年人也是个识货人，一跃而起，身形疾旋，如飞拍出四掌。

掌力相接，黑衣少年血气微翻，四条高大人影扑势只是略略地顿一顿，依然射落正殿屋面上。

那是四个身材魁伟，威猛绝伦的黑衣大喇嘛。

这回未能击退来敌。

黑衣少年神色微变，虎目寒芒轻扫四喇嘛，笑道：“大喇嘛究竟高明不少，你等且再接我一招。”

话落，人动，身形疾闪，单掌飞袭对面大喇嘛。

这名大喇嘛未敢轻视，功凝右臂，五指如钩，迎面探出；指透阴煞，锐风丝丝，凌厉绝伦。

他五指刚递，黑衣少年忽扬轻笑，身形一顿，突然横飘，电光石火般改袭左侧正南黑衣大喇嘛。

这名黑衣大喇嘛一招落空、方一怔神，黑衣少年突然出声示警，人既光明磊落，招又神奇妙绝：“番秃，你上当了，小心我这一指。”反手一指点去。

这名大喇嘛做梦也未料到他临去还有这一秋波，才生警惕，足可洞石穿金的指风已疾射而至，再想躲闪为时已晚，“嗤”地一声，肋下洞穿一孔，再差分寸，将台穴便要挨上，这条命就别想要了，好险。

与此同时，黑衣少年已和正南那名大喇嘛双掌之间互换一招，大喇嘛吃了苦头，掌心被指尖轻轻地点了一下，大喇嘛如被虫啮，手臂酸麻，使不上力，抬不起来。

何止羞恼成怒，简直惊怒欲绝，左臂聚劲，凝足大罗印十成功力，狂挥一掌。

黑衣少年身形滑溜，一招得手，早已转向正西黑衣大喇嘛，运招如飞，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招式才递，心头倏生警兆，正南、正东两名吃了亏的大喇嘛暴袭而来，阴毒掌力分指腰眼大穴。

看来，这两个大喇嘛已动了杀机，忘却那大国师令谕中交代的所谓生擒二字，敢抗将令，胆子不小。

黑衣少年忽地扬起轻笑：“番秃们怎这般不知好歹？适才我若不出声示警，你俩如今焉有命在？指偏一寸，加力一分，只怕你俩就要血溅尸横，我不希望你俩感恩图报，至少识点趣嘛。”

口说手不闲，反手两指分袭而出。

话本不错，两个大喇嘛自己心中雪亮，如无强敌当前，国师在侧，谁也不敢丝毫松劲儿，何况已横了心，红了眼，满腔怒火杀机已烧忘了一切，闪过两缕指风，闷声不响，追袭而至。

这下可惹火了黑衣少年，冷哼一声：“都给我滚！”身形又做飞旋，刹那击出一招四式。四名大喇嘛还真听话，各自一连退了好几步才拿桩站稳，正东的那名，差一点栽下屋面，吓出一身冷汗。

灯光照射下，正殿上屋脊纤细可见。

四名黑衣大喇嘛脸色铁青，眉倒挑，目圆睁，凶芒暴射，怒焰欲喷，八道狠毒目光凝注中央，木立不动。

显然，四名大喇嘛是在暗中调息，凝功待发，预备做那凌厉无匹、威猛绝伦的致命一击。

黑衣少年当然看得出来，目射冷电，一扫身前三喇嘛，冷冷说道：“听

着！我奉命不得伤人，但若被逼，那该又当别论，适才交手我已几度留情，设若你们妄徒……”

话犹未尽，四名黄衣大喇嘛突然同声厉喝，撩袍探腕，各掣出雪亮森冷一物；龙吟震耳，白虹怒卷，身形闪动，四道匹练也似光芒吞吐，齐袭黑衣少年。

黑衣少年目睹四物，浓眉倒剔，虎目暴射逼人寒芒，愤怒长笑，声震夜空，好不惊人。

“你等敢动淬毒软剑，休怪我心狠手辣，再不留情！”

翻腕疾探肩头，一道金光冲起，灯光黯然，匹练失色；笑声中，再做龙吟长啸，身形冲天拔起，十丈处，忽折而下，直如殒星飞泻，凌空下击。但见一片金光，闪电罩向四黄衣大喇嘛。

四黄衣大喇嘛有眼无珠，不识神物，一声怒叱，挺剑上刺，剑光朵朵，森寒剑气，迎向金光。

蓦地里，远处黑暗中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沉喝：“速退，不可轻攫锐锋，这是佛门至宝贝叶金刀。”

暗中人示警不谓不快，无奈仍迟分毫。

一阵金铁交鸣，匹练中断，激飞冲天，四射没入茫茫夜空；四喇嘛闻声睹状，心胆欲裂，持断剑就要飞遁。

金光一闪而下，逼近光头，魂飞魄散，困兽之斗，孤注一掷已经来不及，只有身形剧颤，闭目待毙。

千钧一发，眼看四名密宗高手的黄衣大喇嘛，就要在这前古神兵，佛门圣宝贝叶金刀下，落得血喷尸陈，一声霹雳大喝：“后生住手。”

夜空白影如电，横空疾射，一股罡风直袭黑衣少年，震得他身形斜荡，飞出数尺。

这及时而至的一掌，算是把四名黄衣大喇嘛从刀口儿上救了下来，拾回了四条命。

可是贝叶金刀金芒所扫，四名黄衣大喇嘛一袭黄衣由领至襟，仍是被斩裂，胸毛袒露，狼狈已极。

心碎胆破之余，瞥及贝叶金刀，更颤抖暴退不迭。

如今，正殿屋面上，多了一个赤面白发老者，正是那大国师：天外神魔南宫毅。他面如寒霜，目射威棱，凝注黑衣少年，沉声发话：“娃儿，你胆子不小，竟敢手持佛门至宝贝叶金刀，跑来布达拉宫逞凶撒野，所幸四位大喇嘛只是虚惊一场，否则老夫适才便已改变生擒初衷，将你立毙掌下！还不速弃刀就缚，难道等老夫二次出手不成？”

黑衣少年虎目炯炯，深注南宫毅一眼，笑了笑，道：“放眼天下能在贝叶金刀下救人，并能一掌把我震退的人不多，布达拉宫更是绝无仅有；那么，你老儿想必就是什么二次出世，不甘寂寞，目下布达拉宫的大国师，天外神魔南宫毅了？”

南宫毅冷然说道：“你娃儿很灵通也很渊博，既知是老夫在此，就该……”

黑衣少年一笑接道：“就该什么？南宫毅，我承认宇内你硕果仅存辈高望重，不过那没什么了不起，少在我面前倚老卖老，就凭你天外神魔四个字想让我弃刀就缚？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那根老骨头？”

这黑衣少年的确胆大得可以，不知天外神魔那还有得说，既知天外神魔而敢当面辱骂，就不能不令人咋舌了。

南宫毅霍然变色，但刹那间竟堆起笑容，是狞笑：“娃儿，你胆大得令老夫难信，数十年至今，放眼天下有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对老夫这般说话？老夫许你为第一人！娃儿，你先报个姓名老夫听听。”

黑衣少年道：“别在我面前打坏主意，我软硬都不吃，霍玄。”

原来这黑衣少年竟是霍玄。

南宫毅点点头，笑道：“不错，很顺耳，有点英雄气概……”

霍玄一声好说尚未出口，南宫毅脸色倏沉，厉声接道：“娃儿！夏梦卿那后生派你黑夜潜入布达拉宫何为？说！”

霍玄神色微愣，讶然投注，笑道：“老匹夫，你也不差，居然也知道我夏大哥的大名。”

话锋微顿，接道：“你要问我来做什么，不如反问自己来布达拉宫做何勾当。”

南宫毅淡淡一笑，诧道：“做何勾当，又待如何？”

霍玄虎目寒芒一闪，沉声说道：“我要凭掌中一柄贝叶金刀杀尽这些……”

“闭嘴！娃儿。”南宫毅陡然挑眉轻喝，声如重锤：“这些什么？娃儿，小小年纪你懂什么？满清气数已尽，合该覆灭，难道你忘了身是汉人，忘了公仇私恨……”

“老匹夫，你该闭嘴！”霍玄倏扬怒喝，纵声狂笑，虎目微赤，就指南宫毅，说道：“南宫毅，这些话你怎好意思出口？少爷我为你脸红害羞，对你这等助纣为虐的凶残邪魔，我连骂你都懒得张口……”

“小娃儿，住口！”南宫毅一声冷喝，怒笑说道：“老夫本有怜才之心，可惜你太不知好歹！何谓助纣为虐，老夫二次出世，原就打算要把宇内闹个天翻地覆，如今不过改改方法而已，老夫懒得跟你这后生晚辈多废话，再问你一次，你是乖乖弃刀就缚，还是要老夫亲自动手？说！”

霍玄道：“那最好，我也没时间，你若认为有把握，你就自己动手吧！只要你胜得我掌中贝叶金刀，还怕我不就缚么？”

“好话！”南宫毅怪笑一声说道：“娃儿，这是你自找苦吃，并非老夫自贬身份，以大欺小。娃儿，老夫要出手了，小心了。”

未见作势，身形突然平飘，伸手便向霍玄抓去。

天外神魔果不愧数十年睥睨宇内、正邪丧胆的大魔头，这普普通通的一式俗招，到了他手上竟奥妙无穷，威力倍增。霍玄面上轻松，心中似也不敢丝毫大意，一敛嬉态，振腕出刀，刀尖直出，径点南宫毅掌心。

贝叶金刀佛门至宝，前古神兵，别说是刀刃，就是那吞吐金芒也能吹毛断发，斩钢削铁，何况是血肉之躯？南宫毅纵然修为已届金刚不坏境界，也不敢让这柄神刀金芒扫中分毫，否则那手就别想要了。

冷冷一笑，道：“料不到你娃儿还真有两下，凡凡和尚的传人，是有点真才实学，比那些自命不凡武林后生强多了。”手腕忽沉，抓势不变，反攥霍玄持刀右腕。

这一招，变得快捷如电，那一流高手也难躲过。

霍玄究竟佛圣得意高足，自非一般一流高手可比，咧嘴一笑：“老匹夫，蒙你夸奖了。”

也跟着沉腕，刀尖上撩，疾划腕脉。

应变之快速、高绝令人击节。

错非是这位大魔头南宫毅，换个人定难逃断腕厄运。南宫毅凤目威棱一闪，冷冷说道：“娃儿，好手法，可惜遇上了老夫。”

一偏腕，仍抓霍玄右腕。

霍玄笑道：“谁都一样，你老匹夫也不见得高明。”刀尖由上撇下，也取南宫毅右腕。转眼之间，这一对盖世魔头、宇内奇英已互换三招，却招招不离对方右腕，根本未攻其他部位。

谁也未能将谁逼退半步，因为南宫毅始终未敢轻攥神兵锐锋，霍玄也始终碰不到南宫毅毫发。

可是谁都看得出来，南宫毅采取的是攻势；霍玄是但求自保，只守不攻，更未奢望伤敌。

不管怎么说，这对天外神魔南宫毅，已经是件大不光采的难堪事，尤其是在这四周众目睽睽之下。

霍玄伤不了他，按说，那是天经地义，不算丢人。

小孩子嘛，后生晚辈嘛。

南宫毅三招不但未擒下霍玄，而且贝叶金刀仍好端端的在人家手里，那可是威名扫地，丢了大人。

他究是成名多年，辈份、功力比宇内三圣都要高的大魔头，以一个宇内仅存二老的老辈魔头，竟收拾不下一个小辈娃儿，想吧！

霍玄，他初生之犊，得意还要卖乖：“老匹夫，你这天外神魔四字不过如此嘛！”

南宫毅，赤脸变色，怒极而笑：“小娃儿，你先别骄狂，老夫适才手底下留了情，你再试试老夫这一招。”

话落，出招，依旧是一招抓式。

虽然仍是一着抓式，但此抓式与适才三招大不同，威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中指直伸，四指如勾，闪电攥到。

霍玄何等样人？他焉能不识厉害？只觉南宫毅这一招面面顾到，罩盖全身，令他无从招架，即或可以挡得住那一抓，也绝逃不过那蓄劲待发的一指。看来南宫毅成名非侥幸，话也不虚，若不是他打算生擒，手下留情，霍玄他早就毁了。

霍玄神情猛震，一声朗笑：“老匹夫，我没工夫陪你玩儿，告辞。”

身化长虹，疾掠而起，如飞射向夜空。

南宫毅冷冷一笑：“小娃儿，在老夫手下你还想走脱么？”如影随形，鬼魅般飘起追袭而至。

仍未脱出那一抓威力范围；霍玄大惊，咬牙横心，身形突然右移，倏扬大喝，猛然转身振腕挥刀。

金虹飞卷南宫毅右臂，人影甫接，南宫毅长笑震天；霍玄却闷哼一声，身形斜斜飞起半空。

南宫毅才待二次出掌。

蓦地，远远黑暗中传来数声惨叫，两道灯光倏灭。又有人潜入布达拉宫，而且伤了人，毁了灯。

霍玄已经受伤，在众喇嘛联手围攻下，断难逃脱。衡量轻重，不能顾此失彼，南宫毅厉叱一声，掉头扑向远处。适时，四周窜起六条黑影，飞扑半空中霍玄。

霍玄目眦欲裂，杀机顿起，扬刀大呼：“杀不尽的番秃！少爷虽受了伤，

但对你们仍绰绰有余，不怕死的来吧！”宝刀挥处，金芒暴涨，三条黑影厉呼飞坠。

其他黑影似为霍玄神威所慑，扑势一顿，霍玄却乘机金刀再挥，一闪没入茫茫夜空。

灯光虽来不及搜寻，密宗高手却还能看得到那快如电光石火般，由半空里掠出布达拉宫的霍玄身影。

可是无大国师令谕，谁也不敢妄动火器，只有眼睁睁的看着他由头顶掠过，逃出掌握。不，不是眼睁睁的看着，有人追，十余条黑影疾如鹰隼般蹑后追出了布达拉宫，好快的身法。

那是大国师预先安排好的四位大喇嘛及六殿、十坛主持，全是密宗一流高手，绝不容走脱一人。

二十个密宗一流高手，追一个负了伤的人，似有点惊师动众，小题大作。

这是大国师的安排，想必有他的道理。

大国师算无遗策，布达拉宫的这一仗，是打赢了。

当然，在他的安排下，布达拉宫外的这一仗也应赢。

霍玄一出布达拉宫，便直奔半里外那座山峰。

他头也未回，生似不知身后有人追赶一般。

也许是南宫毅那一掌，未击中重要部位，霍玄虽负了伤，身法之快速，却丝毫未减色。

夜色这般黝黑，当时除了南宫毅与霍玄自己之外，谁也不知道伤在何处，谁也不知道是掌伤抑或是指伤。

毫无疑问的，更没有人知道那是内伤或者是外伤。

渐渐的，半里外那座山峰越来越近。

四个大喇嘛知道，那座山峰便是武林群豪的驻扎地，也就是白日里看到前明旗帜飘扬的那座山峰。

追人追到了人家地头，那还会有好处么？

众喇嘛想停步不追，无如大国师军令如山，严谕不得走脱一人，生擒不了霍玄，如何回去交差？

要命的又是一个生擒，否则对方这少年就出不了布达拉宫；既出不了布达拉宫，何用再追？

穷追不妙，不追又不行，这真是……

前面奔驰的霍玄，身法逐渐地缓了下来。

身形有点摇晃，步履也有点不稳。

大国师那一手不轻，他，终于难忍伤痛。

众喇嘛见状大喜，不敢出声，只有互打手势，加紧步履。

倒并非畏怕武林各大门派高手，而是那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大内、葫芦谷两次大展神威之余悸犹存。

可是怪了，众喇嘛是怕夏梦卿，霍玄他又怕什么？怎么与众喇嘛一般的闭口疾奔，不出一丝声息？

距山峰已甚近，在这时候呼救求援，应该绝无问题。

他为什么不喊呢？

莫非因伤势过重，怕泄了真气，不能开口。

或者是霍玄他天生傲骨，秉性好强，认为呼救求援是不光彩的事？

要是后者，那他就太想不开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命何等可贵，

以一当众，独闯布达拉宫，能活着出来，在武林中已属傲事，受伤那又算得了什么。

转瞬间，霍玄近了山口，似再也支持不住，忽地一个踉跄砰然倒地，那柄贝叶金刀也脱手飞出老远。

这不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

众喇嘛狂喜，如飞掠至，有的纵向金刀，有的扑向霍玄。

手掌还没碰着刀，没扑着人。

蓦地一声龙吟长啸起自山腰，一点白影疾泻而下，凌空飞扑。

众喇嘛闻声抬头惊顾，有名大喇嘛眼尖，心神一凛，颤声急呼：“玉箫神剑闪电手，快退！”

众喇嘛全都是亲身经历过夏梦卿的厉害，掌下亡魂，惊弓之鸟；七字入耳，大惊失色，顾不得拾刀，顾不得擒人，急忙倒射飞退。

众喇嘛刚动，白影已然射落，未扑众喇嘛，顺势抄刀救人，停都未停，又复腾射而起，直落山口上。

一隐再现时，人刀俱失，夏梦卿双手空空，高高的卓立山口上，不言不动。

这一手绝世身法，立刻震慑众喇嘛，不由倒抽一口冷气，暗道侥幸。好在夏梦卿旨在救人护刀，假若是……

机伶连颤，才要再退，忽有所惊觉，倏然回身观望，禁不住心神猛震，霍然变色，行不得也。

周遭数十丈外，成弧形地站着二十余名僧、道，渐渐地往内逼来，缩小包围，步履缓慢而沉重，显然是各个已凝足了功力。

众喇嘛眼力不差，看得出僧是少林威震天下的十八罗汉，道是武当震撼武林的武当七剑。

少林、武当齐出二十五名一流高手。

少林十八罗汉阵，武当七剑剑阵，虽然极为难闯，但在这二十名密宗一等好手来说，还好一点。

再看这二十五名僧道高手之后的阵容，那就更令人心惊肉跳，神魂摇动了；因为，这是天下独一无二的阵容。

地上，也成半弧状的盘坐着半圈人，这些人，僧、道、俗、丐一应俱全，而且都不陌生。

竟然全是那老一辈的武林奇侠。

少林诸堂主持。一谷、二堡的谷主、堡主。

丐帮五老现了三个。

人数虽较十八罗汉与武当七剑为少，但实力却不知较十八罗汉、武当七剑又高出多少。

一道包围比一道强，一道包围比一道扎手。

众喇嘛颇有自知之明，他们甚至有把握冲出十八罗汉与武当七剑的包围，却绝难再冲出这二道钢墙。何况，高高的山口上，还居高临下的站着一个人夏梦卿。这两道包围的缺口只有一处，那是深不知有几许的黝黑山口内，那地方更进不得，可是不进去行么？分明是布置好的，让他们往口袋里钻。

明知是个敞开口等着装人的口袋，逼得你力不从心，不得不往里进；这一招，好高明，好厉害。

看来，人家是早就有准备了，这才是真的不容走脱一个呢！凶多吉少，

今夜想再回布达拉宫恐已无望了。照这情形看，夏梦卿他似乎是小题大作，以他的功力，在适才由上扑下时，出手点倒几个密宗高手，应该不算太难，一次不能全把众喇嘛放倒，还有二次、三次……那他又何必这般精锐尽出，都派上用场？

这委实是一时令人难以想透。

可能，他有他的主意。

宇内第一奇才嘛。这样做，想必错不了。

十八罗汉与武当七剑，缩至距众喇嘛三丈停步不进。山口上，夏梦卿朗声发话：“诸位，眼前的情势，谅不必我多作赘言。我没恶意，只是想屈驾数日，等你们法王醒悟时，我自然恭送诸位回去；如果诸位不愿意酿成流血事件，请诸位进我山口，我当以上宾之礼相待……”

话，虽然难免威迫，可是很委婉，也很诚恳。

其实，这应是天大的意外，天大的便宜。

若按布达拉宫的作为，对付霍玄的手法，夏梦卿把他们一个个毙于掌下都不多；以夏梦卿的功力，目前的情势，杀他们也应该很简单。

话是这么说，众喇嘛脸上微露诧异之色，却无一人动，更无一人答话。

是不信？

是不甘束手就缚？

看起来两者都是。

夏梦卿像看透了一切，轻笑一声，又道：“诸位，夏梦卿由来话出如山，一言九鼎，诸位不应信不过我；再说，我待诸位如上宾，更不能说诸位是我阶下之囚，这种事，我夏梦卿不屑为之。那么诸位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彼此远无冤，近无仇，所以成水火敌对之势，那是你们法王一人糊涂，与诸位无关。夏梦卿但找祸首，不愿多伤无辜，更不愿在眼下酿成刀兵相见的流血事件，这和我两次远来西藏的心意一样，只要你们法王一点头，彼此便相安无事，我立刻就走，否则我敢断言那是布达拉宫自取灭亡。是故，我希望你们法王别逼我，现在诸位也别逼我！诸位如不听我为息事宁人，好言好语相劝，眼前诸位难脱我掌握是事实，只要一动手，我便不能再待诸位如上宾，那才真正是阶下之囚，事关诸位自己，我希望诸位能明智选择。”

这一番话，确实深深地击在众喇嘛之心坎上，也曾有一瞬间的微微动摇，只可惜，那桀骜凶残的性情害了他们。

再说，喇嘛心目中只有一个法王，阿旺藏塔法王是他们唯一心悦诚服的活神；除了神职法王，无人能驾驭他们。

要有，那是畏，而不是服。

众喇嘛木立若死，仍不言不动。

夏梦卿突然纵声大笑，闻之惊心动魄。“诸位，我空有平和心，奈何诸位无动于衷，不愿合作。有道是：佛门广大，不渡无缘之人；又道是暮鼓晨钟，难醒执迷之辈！看来今宵事非口舌所能解决，既然动手在所难免，夏梦卿就不得不惜流血的请各位入我山口了。”

举手微挥，十八罗汉与武当七剑又动，一步一步再逼近，脚下踏在那满地沙石上，沙沙作响。

外围的武林诸老，仍然盘坐未动。

空气凝结了，寂静如死，静得令人微感不安，静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除了偶尔几声夜风呼啸，拂动衣袂，呼呼轻响，十八罗汉、武当七剑步

步留痕所发声响外，别的听不到一丝声息。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

距离，一寸一寸地接近。

转瞬之后，将是一场罕见惨烈、石破天惊，足使风云色变、草木含悲的中原、密宗高手大搏斗。

敌我搏斗难免有所死伤，这一块地上，将不知要洒多少血，横几具尸，令人不忍卒睹……

战云密布，腥风血雨！

蓦地，一声霹雳般大喝，人影闪动，众喇嘛四散掠起，各取一人，袍袖猛挥，攻出一掌。

“阿弥陀佛。”少林十八罗汉之首慧空和尚高宣佛号，十八罗汉、武当七剑二十五只手掌齐抬，回击一掌。

砰然连声，砂石激扬，双方各自退身，一步而止。

这一掌，试出了功力高低，单打独斗，半斤八两，难分轩轻，众喇嘛并未能击溃包围。

众喇嘛个个双眉轩动，目闪凶光，一名大喇嘛扬声沉喝，众喇嘛不约而同，聚集一处，四十只袍袖猛展，一股排山倒海般狂飙劲气，飞卷慧空和尚。

这一着，高、狠、毒、绝兼而有之，慧空和尚功力再高，他也挡不住二十个密宗高手联手齐攻。

这一来，何异慧空和尚一人独对二十名密宗一流高手？

挡不住，只有躲。

慧空和尚神情一震，身形横移左闪，掌风擦着身旁卷过，立刻现出缺口，众喇嘛把握这转瞬即逝的不再良机，飞掠冲来。

倘若就这般容易地被人冲破，十八罗汉阵也称不上威力无伦，震撼宇内了。

众喇嘛快，十八罗汉与武当七剑更快；慧空和尚闪身掠回，立补空隙，二十五人闪电绕动，各攻出一掌。

这一掌非同小可，十八罗汉用的是禅门无相神功，武当七剑也用上了轻易不露的太清罡气。

这佛、道两家绝学，等于汇成一股，众喇嘛举掌回击，被震得血气翻动，连连退身，不但未能冲出包围，反而又落回正中央。

这高、狠、毒、绝的一招算是白费了，众喇嘛领教了十八罗汉与武当七剑的厉害，顿时震住。

但，旋即，一名大喇嘛扬声再喝：“事不得已，动兵刃，闯！”二十名密宗高手撩袍掣出软剑，银蛇条条，飞卷而出。慧空和尚双眉一挑，目射奇光，一声暗渗佛门狮子吼的洪钟般佛号；罗汉出戒刀，七剑仗竹剑，振腕迎上。

双方一触即开，武当剑术高绝，享誉百年，当者披靡；六名喇嘛右臂衣破肉裂，鲜血涔涔而下。

而十八罗汉、五位大和尚戒刀由中而断，刀尖散落一地，双方各有损失，显见得喇嘛们损失较重。

伤臂、断刀，双方均视为莫大耻辱，喇嘛色厉狰狞，和尚动了真火，沉喝起处，闪身再搏。

各加功力，各出绝学，这第二次接手，全是杀着。

只消等双方接手，就非有死伤不可。

眼看就要血肉横飞，惨剧促成。

适时，穿云龙吟长啸划空响起，一道白虹由高高山口上疾射而下，回空电闪，快捷无匹。

只听一阵铮、铮脆响，银星四射激扬，众喇嘛闷哼飞退聚为一团，各望掌中断剑，作声不得。

白虹敛处，夏梦卿面如寒霜，星目暴射逼人神光，负手卓立场中，衣袖飘扬，直如天神下降。

这旷绝神功、天人之技，立即震慑全场。

众喇嘛噤若寒蝉，面色如土。

夏梦卿则双手往前一伸，冷冷说道：“诸位，我说过，不愿见流血事件酿成，若非我及时出手，双方都难免死伤，诸位更可能全部躺在此处！上天有好生之德，修为不易，生命无价，诸位就当真是这般执迷不悟，非至流血横尸不干休么？”

人家两手空空，以一双肉掌搏犀利白刃，自己二十柄缅甸钢打造的百练软剑全部折断，还有什么颜面再言武？

四名大喇嘛喟然长叹，掷剑不语。

这表示很明显，剩下的六殿十檀主默默然纷纷丢下断剑。

夏梦卿淡淡一笑，摆手说道：“虽经搏斗，此乃人之常情，没有一个人不到绝望最后关头会甘心放手的，所以，我不怪诸位，仍是初衷不改，待各位如上宾，请。”

话刚落，一名喇嘛跺脚咬牙，突然抬起右掌，如飞拍向自己的天灵，竟要自绝当场。

众喇嘛援救不及，惊怒交集，不忍卒睹，连忙闭目。

夏梦卿倏扬轻笑：“大喇嘛，在我眼前想自杀都不大容易。”

虚空一指飞过去。

那名喇嘛手臂应指而垂，双目凶毒光芒狠注夏梦卿。

一名大喇嘛适时怒喝：“塔什图，法王要你这么做么？”

那名喇嘛身形机伶一颤，凶态倏敛，垂下头去。

那名大喇嘛冷哼一声，转向夏梦卿正色说道：“适才事乃阁下亲眼目睹，还望阁下遵守诺言，否则贫僧等当立即自绝。”

看不出这些凶狠的喇嘛们，倒是那么刚烈。

夏梦卿一笑说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夏梦卿从来如此。”

那名大喇嘛不再多说，无限沮丧，黯然地领着众喇嘛行向山口，低着头、闭着嘴，好不凄惨。

夏梦卿淡淡一笑，跟着行了进去。

十八罗汉与武当七剑唯恐有诈，仍未放松，包围圈渐渐向内缩小。

外围的诸老辈奇豪这才纷纷站起，跟在后面向山口行进。

山口，还站着一个人，他望着缓步行进来的众喇嘛，回身轻笑，向着身后暗影中低低说道：“小霍，有你的，这出戏阁下唱得妙绝之至。”

暗影中，有人答口说道：“好说。少谷主阁下，你那讨来的飞雨流星神鬼愁没派上用场，不觉得遗憾？我替你惋惜。”

站在山口上那人笑道：“小霍，别高兴！若非夏少侠有谕，我早用上了，虽然手痒难耐也只得忍了，时候多着呢！”

暗影中那人说道：“我懂，你等着吧，这种有伤天和的玩艺，只怕我夏大哥永远不准轻易使用，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儿。”

“那是夏少侠侠骨仁心。”山口上那人说道：“不过，我一点都不愁这玩艺儿用不上，别忘了，番秃们有火器，夏少侠只是不准轻易使用。小霍，你该懂，轻易二字何解？那并非绝对不准，对吗？”

暗影中那人答了一个字：“对。”

山口上那人道：“这不就行了么？小霍，说真的，你觉得那南宫毅老匹夫如何？真难斗么？……”

暗影中那人道：“怎么？你有意思？”

山口上那人说道：“闻名不如见面，我倒真想斗斗他。”

暗影中那人哼了一声，笑道：“端木老兄，我劝你省省心，免了吧。令尊只有你这么个宝贝儿子，他还要等你接衣钵，继香火呢！”

“小霍！”山口上那人说道：“我说的是真的。”

“我说的也不假。”暗影中那人说道：“适才要不是凭着贝叶金刀就难接他第二招！要不是我见机得早，跑得快，南宫毅又另有牵挂，不能分身，我就非留在布达拉宫不可；碎灯伤人引南宫毅的是苍五老，他可能跟南宫毅朝了面，不信你何妨去问问他？”

“问他？”山口上那人耸耸肩，苦笑说道：“你这是存心整我，我见了他就头大，不用张口，他非把我骂个狗血喷头不可，算了，我宁可相信你。”

话声方落，山口上突然飘上一人，话声苍劲，道：“是谁在背后数说我老要饭的？难怪我耳朵发痒。”

说曹操，曹操就到，比请神还灵。

山口上那人一声不响，撒腿就跑，如飞掠了下去。

暗影中，传出两声轻笑。刚飘上那人，似又好气又好笑，笑骂说道：“小子，溜得太慢了，我老要饭的瞧见你了，没做亏心事儿，你跑个什么劲儿？今晚好好睡，明儿个再跟你算帐，我要不拔了你那根舌头才怪。”

山口下，没回音，想必那人早溜得无影无踪。

暗影中那人却接口说道：“五老，跟南宫毅朝了面么？”

“没有！”刚上来那人说道：“老要饭的本想见识见识天外神魔到底怎么个神法，可惜夏少侠不准，他交代只许溜，不许打。”

暗中人“哦”地一声说道：“这倒出我意料之外，好在机会多得是……”

刚上来那人接口说道：“以后就没劲儿了，老要饭的就喜欢摸黑，打混仗，东给他一巴掌，西给他一腿，这才过瘾！怎么样，小霍，伤，要紧么？”

暗中那人笑道：“多谢五老关怀，我躲得快，肩膀上挨了一下，不重。”

“那没关系，刚才你那一手差点儿没吓瘫我，若不是夏少侠告诉我得快，老要饭的早出手了。”刚上来那人说道：“记住，小霍，老要饭的向来是点滴必报，不管是恩是仇，挨的这一下有机会可要讨回来。”

“那是自然。”暗中那人笑道：“五老放心，这一下小霍不会白挨。”

“对！唉！对了，小霍。”刚上来那人说道：“老要饭的想起一件事，刚才夏少侠凌空下击的时候，我老要饭的似乎瞅见他手里白光一闪，等着了地却又两手空空，老要饭的一直纳闷至今，小霍，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么？”

“五老眼神儿好。”暗中那人说道：“别人都没瞧见，独您瞧见了。那是小岑的玄玄宝钩，夏大哥他故弄玄虚，落地就揣起来了。”

“乖乖。”刚上来那人轻呼一声说道：“三圣遗宝现了两件，这下番秃

们有乐子了。小霍，你可知道那根蟠龙玉杖在谁手中？”

暗中那人说道：“我东郭师叔没有传人，所以那根蟠龙玉杖暂时由我夏大哥保管，他预备要代我东郭师叔收徒。”

上来那人说道：“有眉目了么？”

暗影中那人道：“有，不过目前我夏大哥还没有决定。”

上来那人道：“可以说给我老要饭的听听么？”

“这是天机。”暗中那人笑道：“我夏大哥一直在观察那人心性，五老恕我暂时不便泄露。”

“这关子卖得对。”上来那人说道：“东郭先生的绝学失传了可惜，但绝不能轻易草率找个人接了衣钵，否则宁可让它失传……”顿了顿话锋，接着道：“小霍，你去睡吧，这儿由老要饭的接替，明儿个咱们还得大拼上一场呢，不养养精神不行。”

暗中那人问道：“五老，明的，暗的？”

上来那人说道：“明的，活报应仇老四已经下了战书。”

暗中那人道：“这八成是我夏大哥的主意。”

上来那人道：“你怎么知道？”

暗中那人道：“他做事向来如此。”

上来那人道：“不错，夏少侠就是这么一位值得钦敬的人物……”

“五老。”暗中那人突然一笑说道：“明儿个，您是什么……”

上来那人笑接着道：“苍老五只能充个摇旗呐喊的小喽罗、贱骨头，不堪大用；你要让我挂帅，那等于要我这条老命。”

暗中那人失笑说道：“那是您五老不求……”忽然压低了声音说道：“五老，有人向山口来了，好快！”

上来那人冷哼说道：“老要饭的听见了，我倒要看看这是哪个兔崽子这么大胆！小霍，你先别出来，让老要饭的一人儿瞧瞧。”

话落，一条黑影由山口上疾掠而下，一闪没入黝黑山口内，紧接着山口内响起一声苍劲沉喝：“什么人？站住！”“……”没回声。

山口内，又响起苍劲话声，这回是破口大骂：“兔崽子，你要再不站住老要饭的可要……”

“苍老五！”距山口数十丈外夜色中，有人沉喝：“给我闭上你那张吃惯了残粥剩饭的臭嘴，睁开那双老狗眼，瞧瞧是谁来了。”

话声，听得山口上暗影中的霍玄一乐。

只听山口内苍寅“哦”地一声，啼笑皆非地道：“原来又是你这臭驼子，老要饭的碰上你，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你来干什么？又有斩获了？早不开腔，苍老五还以为是会走路的死人呢！”

来人却是那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奇。

此老行动怎么突然变得这般神秘起来？

就这一句话工夫，独孤奇话声已由山口内响起：“臭要饭的，快死的人了，干什么老是这么损？积点阴德不行么？这回你臭要饭的可说对了，老驼子正是又有斩获，走，给我驼子前面带路，驼子要见夏少侠面陈机密。”

两位风尘异人想必已碰了头，黑黝黝的山口内传来啪、啪两巴掌，不知谁打谁，适时听苍寅说道：“小霍，这儿交给你了，老要饭的去去就来。”

霍玄尚未答应，山口内又传上独孤奇话声：“怎么，霍少侠在上面么？”

霍玄应道：“驼老，霍玄在此，恕我不能接驾。”

“好说。”独孤奇道：“一家人何必客气，少侠忙着吧！”随即寂然，黑黝的山口内不复再闻声息。

山口上下，似乎是静不了。

一条人影轻捷地又掠上霍玄站立处，说道：“小霍……”霍玄话声讶然，道：“你怎么还没睡？”

那人道：“睡不着，出来陪陪你。”

原来，正是端木少华去而复返。

其实，苍寅要不是离开了，他仍不敢复返。

“睡不着？陪我？”霍玄笑道：“老兄，不是吧？大概是有什么心事吧？有道是：心绪不宁，寝食难安！我瞧你八成是……”

“小霍，”端木少华道：“别瞎猜，没那回事。”

“老兄，”霍玄道：“霍玄的机灵虽比不上小岑，可是这点你还瞒不了我，我劝你少在我面前来这一套，有事干脆说。”

端木少华没说话。

霍玄又道：“不说是么？那成，要出主意，求帮忙，你可别找我。”

“何必呢？小霍，自家兄弟。”端木少华沉不住气了，道：“其实，也没什么，说来说去我是想进布达拉宫瞧瞧。”

“那简单。”霍玄道：“找我夏大哥商量去，只要请得将令……”

“你这不等于没说？”端木少华道：“我要是能这么做不就没事了？”

霍玄道：“那也简单，我给你出个主意，偷偷的溜走。”

“小霍。”端木少华苦笑说道：“别寻我开心成么？走了我还敢回来么？夏少侠军令如山不说，单我爹他就非剥我的皮不可……”

身后突然有人接口，连笑带骂：“小子，这回你可跑不了了！不是你老子，是我老要饭的要剥你的皮……”

端木少华想跑，无奈脖子上上了一道铁箍，有心无力，溜不得也。

那是苍寅，他笑骂接道：“小子，老要饭的松手了，你可别跑，跑了听不到好差使，你可别怪我。”

霍玄掉头说道：“五老，驼老呢？”

苍寅道：“走了，由山后走的。”

“那么，五老，什么好差使，有我的份儿么？”

苍寅“哈”地一笑，接着低低说了几句。

霍玄突然笑道：“去睡吧！老兄，这回包你睡个好觉。”

一声轻笑，一条人影如飞掠下山口……

翌日早上，约莫辰牌时分。

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出了山坳，穿过草原，为首一人高擎大明旗帜，大纛直指布达拉宫孤峰。

擎旗的是丐帮五老，九指追魂苍寅。跟在后面的是夏梦卿、少林掌教大悲禅师、武当掌教无为道长、不归谷谷主端木长风、天龙堡堡主齐振天、朝天堡、五庄庄主……四寨寨主……丐帮帮主宫天玄、少林诸堂主持，……几几乎全是老一辈的武林群侠。

年轻一辈的霍玄、端木少华、四大金刚、十八罗汉、武当七剑……等人，则未在队中。

想必是被派担任留守。

适时，布达拉宫孤峰之下，也静静地排列着一支队伍。

为首的，是两个人——阿旺藏塔法王高坐锦椅，大国师天外神魔南宫毅则坐于左边一张锦椅上。

阿旺藏塔法王身后是八大护法与十二近侍。再后，是几十位大喇嘛。最后，是以黄衣四尊者为首的三十名身材高大的壮年喇嘛，每个人均身背一支以黑布包裹的棒状物。

布达拉宫的诸殿、坛主持及那二流密宗高手则一个不见。

当然，布达拉宫也得有留守人手。

草原上，静悄悄的，除了夏梦卿领导的武林群豪，步履所及，草声沙沙外，再难听到别的声音。

不知怎地，今天没有风，草原上的空气显得异常沉闷，竟有点像暴风雨前的那片刻寂静一般。

夏梦卿所领导的这支队伍，渐渐行近那支布达拉宫孤峰下的黄衣队伍，相距十丈停住。

夏梦卿跨前一步与九指追魂苍寅站个并肩，目光如电，轻扫众喇嘛，停在阿旺藏塔法王身上，朗声发问：“阁下想必就是布达拉宫阿旺藏塔法王，请过来答话。”

阿旺藏塔法王没动，也未答理。

南宫毅却离座走前，冷冷地看了夏梦卿一眼，道：“你就是那号称宇内第一奇才的玉萧神剑闪电手夏梦卿？”

夏梦卿没答复，淡笑说道：“你大概就是那二次出世，不甘寂寞，要将宇内闹个天翻地覆的天外神魔现居布达拉宫大国师要职的南宫毅吧？”

甫宫毅脸色一变，道：“后生，你好大胆，敢直呼老夫名讳。”

“你也不差。”夏梦卿以牙还牙，道：“夏梦卿三字也不是任何人均可……”

“住口！”南宫毅突扬怒喝，须发微张：“夏梦卿，你敢在老夫面前放肆，休说是你这黄口孺子，就是智蒙和尚他也不敢对老夫这样说话，不要看你有什么宇内第一奇才，老夫可未将你放在眼内。”

“彼此！”夏梦卿神色泰然，笑道：“夏梦卿也没在乎什么七十年前的什么盖世魔头。”

“好东西。”南宫毅勃然大怒，瞋目咬牙，闪身欲扑。阿旺藏塔法王突然插口说道：“南宫大侠何不能暂做小忍？”

南宫毅怒态一敛，笑道：“说得是，何必跟这些插标卖首之人一般见识？……”

微顿话锋，脸色一沉，接道：“后生，你站稳了听着，战书是你下的，老夫欲藉这一战，附带地向你索还你昔日闯宫伤人血债……”

“无论哪一笔，我一概接着。”夏梦卿微笑说道：“战书是我下的，别的我不便再表示意见，是单打是群殴，任凭你布达拉宫量力选择。”

“这本由不得你。”南宫毅冷冷说道：“在战端未启之前，老夫有一桩事要问你，你把布达拉宫二十位大喇嘛如何？说！”

夏梦卿淡笑说道：“夏梦卿不是蛇蝎小人，他们毫发无伤，个个被待若上宾，恐怕要比在布达拉宫里都舒服……我奇怪你为什么……”“老夫不傻。”南宫毅冷笑截口说道：“今日双方精锐尽出，会战于此，老夫何必忙于昨夜

一时，你应该觉得，今早派人乘虚，要比昨夜容易得多。”

他料定夏梦卿必然震惊，岂知夏梦卿出他意料，不但未曾震惊，连脸上颜色都一丝未变，反而笑道：“我早料想到你会出此一招，我留了人。”

南宫毅双目寒芒一闪，道：“别忘了你是精锐尽出，纵有留人也难当……”

夏梦卿一笑说道：“你如自认高明，我只有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救走了。”

这种安详神态，反令南宫毅莫测高深，暗暗狐疑，但现在没时间容他多想，冷冷一笑，才待张口。

夏梦卿已然又扬轻笑，说道：“南宫毅，你问完了么？”南宫毅脸色再变，似强行忍住，道：“老夫问完了。”夏梦卿道：“那么，你现在且听听我的……”

俊面一沉，目注黄衣四尊者等三十名喇嘛接道：“南宫毅，你敢是自知人力不敌，要凭火器取胜。”

阿旺藏塔法王神情一震，面上掠过一丝诡谲之色。

南宫毅却坦然直认不讳，道：“别激老夫，老夫做事向来只求目的，不择手段。”

“说得是。”夏梦卿道：“对敌人慈悲不得，也无须讲求手段，不过，我怀疑这区区火器能否派以用场，能否收效。”

南宫毅道：“那你等何妨试试看？”

夏梦卿笑道：“稍时战端一启，机会多得很，其实，想不试都不行。”

南宫毅道：“你很有自知之明。”

夏梦卿没理他，淡淡一笑，目注阿旺藏塔法王：“阁下，我有一句忠言相劝，不知阁下愿不愿听？”

阿旺藏塔法王不失一方霸主风度，微笑颌首，道：“本座洗耳恭听。”

“好说。”夏梦卿道：“阁下睿智，当不至忠言逆耳……我听说喇嘛敬法王，忠贞不二，法王也视之如子弟，此言可实？”

阿旺藏塔法王道：“事实如此，毋庸置疑。”

夏梦卿微微点头道：“那么，我以为喇嘛敬服法王，忠贞不二，是因为法王有值得敬服忠贞之处，法王视喇嘛如子弟，也应秉挚爱真情，也即俗话说：以心换心，互掏赤诚，可对？”

阿旺藏塔法王点头说道：“不错。”

夏梦卿道：“今阁下欲逞一己之私，阴谋勾结白衣大食，惹动刀兵，被大食人操纵，为大食人卖命，驱喇嘛作战，不顾牺牲子弟性命，不顾布达拉宫基业；我不知这是否就是法王对子弟的挚爱真情，是否即是法王值得敬服忠贞之处……”

阿旺藏塔法王脸上一红，半晌未能答话。

夏梦卿微微一笑，又道：“有道是：飞鸟尽，良弓藏。法王以为他日一旦大事得成，大食人会拥法王登基，这种想法，我认为太以天真！智慧高深如法王者，我不知怎会有此天真想法；即或大食人真如诺言拥法王登了基，古来多少傀儡皇帝，哪一个不被人牵着鼻子？哪一个不等于卖国求荣？哪一个又有好下场？法王出家高人，出家人怎忍陷生民于水火，沦苍生于痛苦？纵或飞鸟能被戈尽？大食人过河拆桥，藏了已失利用价值的良弓，祸已噬脐，法王懊悔还来得及……”

阿旺藏塔法王一张白净的脸涨得通红，仍无辞以对。

夏梦卿神色一转凝重，正色又道：“今贵我双方对峙于此，满朝神力威

侯傅小天按兵左近，军机叵测；当此惨烈战端一触即发之前，夏梦卿仍愿本上天好生，息事宁人，诚恳进几句忠言。作战没有不流血的，绝不可能没有死伤，法王与我或有私怨，但谈不上公仇，如此双方何必抛头洒血苦苦争斗，使得血流漂杵，尸伏盈野，不可收拾？我无意威胁法王，但夏梦卿有把握做小部分牺牲，能换得布达拉宫所有，甚至可以兵不刃血，立使法王就范；不过那是暴力不能使人心服，所以，不到最后绝望关头，我不会采取这一步骤。夏梦卿愿以性命担保，此时只要法王肯点一下头，赐以千金一诺，夏梦卿不但立刻率众回头，而且我还可以让傅小天就此收兵，利害备陈，请法王三思，做一明智选择。”

一番话，听得众喇嘛俱皆动容，阿旺藏塔法王脸色由红转白，且隐透阴鸷狠毒之色，双目猛睁，突然说道：“阁下这番话确实深深打动本座之心，可是，阁下能还我活生生的十大高手及近百喇嘛？”

很显然地，他避实就虚，扯上了夏梦卿与布达拉宫之间的仇怨。

夏梦卿一笑说道：“我说过，法王与我之间或有私怨，但那绝谈不上公仇。法王难不成就为此私怨而勾结白衣大食兴兵？倘若果真如此，那好办，请找我夏梦卿一人了断即可。”

阿旺藏塔法王脸又一红，道：“本座认为那没有什么两样，遂了大心愿还怕这小小私怨不得报？阁下无须再枉费唇舌。”

夏梦卿脸色一变，尚未来得及说话。

阿旺藏塔法王已然目注南宫毅狠声示意：“请南宫大侠率众歼敌。”

这一句，不啻说明劝和无望，启了战端。

南宫毅忽地纵声狂笑：“后生，这你应该闭上口，死了心吧，有什么高招快快使出吧……”

夏梦卿星目暴射寒芒，冷笑说道：“那当然，事既无可挽回，夏梦卿无须再有顾虑，告诉你那主子，大食人已尽被我逐出大漠，后援已断……”

“胡说。”阿旺藏塔法王神情剧变，霍然站起。

“信不信由你。”夏梦卿冷冷笑道：“法王如若认为能等得后援，何妨等等看。”

是气、是惊，阿旺藏塔法王身形暴抖，猛扬厉喝：“杀敌！”挥手前指。

未等南宫毅再传令，众喇嘛纷纷狞笑，飞扑敌阵。

与此同时，八大护法与十二近侍保着法王退上山脚。

大战触发，夏梦卿一声不响，飞取南宫毅。

这两位老少绝世高人刚接上手，草原上已展开一场空前惨烈的混战，为近百年来武林所罕见。

九指追魂苍寅首挡敌锋，须发暴张，以旗柄当枪，大喝一声一名黄衣喇嘛惨叫倒地，血洞直透后胸。一招杀敌，仰天大笑，奋起神威，再扑众敌。

他这里得手，另外一方两声狂呼，两个黄衣喇嘛同时死在大悲禅师少林绝学铁掌之下。

可是，五庄四寨的九位庄寨主，却也躺下了三位。

一上手便是血腥，怎不令人触目心惊？

夏梦卿与南宫毅三招秋色平分，第四招未演，远处，蓦地传来一声霹雳大喝：“老弟，这老匹夫让给我。”

震天豪笑声中，神力威侯傅小天如天神下降，疾掠而至，手持八宝铜剑，冲入战圈，一时惨呼四起，血肉横飞，如虎入羊群，所向披靡，锐不可当。

傅侯神威立震全场，就在微一心悸神怔之刹那间，五名黄衣喇嘛又狂喷鲜血，倒地身亡。

那是端木长风、齐振天、宫天玄、仇英、无为道长各伤一敌，而齐振天的龙头杖却生生被震断成两截。

傅小天挥动铜剑，直奔至夏梦卿身旁，夏梦卿一面动手，一面淡淡笑道：“侯爷，忘了？你我各干各的，侯爷怎好……”

傅小天倒抡铜剑，背后一名企图偷袭的黄衣喇嘛臂折断腿，他却若无其事地双轩浓眉笑道：“不错，老弟，我没忘。你瞧，我的人来了一半，你对付人，我对付火器，老弟，闪开些，让我见识见识这位七十年前便已威震宇内的天外神魔。”

也不管夏梦卿答不答应，铜剑往背后一插，铁掌翻飞，径取南宫毅胸腹大穴，一上来便是杀招。

夏梦卿不便以二对一，说了一声：“侯爷小心。”转身而去。

一名黄衣喇嘛首当其冲，被他虚空一掌劈上左臂，鲜血激射，生生斩断。

南宫毅信手一挥，轻易还招道：“你就是海老儿唯一传人，傅小天？”

傅小天笑道：“不错。”震天指飞袭而出。

南宫毅冷哼说道：“这是海老儿震天指，可惜遇上了老夫。”单掌横截，震天指所向无敌，这回竟然失效，他接着又道：“傅小天，你只带来一半人，那一半人可是由你那略涉武学的妻子率领，企图乘虚偷袭布达拉宫？”

傅小天被他那一掌截得心惊，挑眉笑道：“你还不算太糊涂，我不让她涉险，但是她不肯听。”

斜斜一掌，飞斩南宫毅右臂。

这一掌，天外神魔没放在眼内，但这句话，可把南宫毅吓白了脸，神情猛震，暴喝说道：“傅小天，你……你怎敢……”跺脚闪身，一掌逼退傅小天。

适时，草原上，数十喇嘛远远奔来，其中有人扬声大呼：“南宫大侠请速返宫，他们另外还有人乘虚偷袭……”那是大喇嘛耶多克的声音。

这说明，夏梦卿没派人留守，诸小辈奇豪已……

蓦地，孤峰上传来一阵火器鸣声，布达拉宫紧接着冲起几声龙吟般长啸。

南宫毅暴扬厉喝，二次挥掌，逼得傅小天退了三步，腾身而起，掠向孤峰，半空中再扬声急喝：“八大护法护卫法王，退！”

身形如电，疾闪而逝。

情势危急，八大护法哪敢怠慢，与十二近侍保着阿旺藏塔法王急急后退，奔向布达拉宫。

群龙无首，众喇嘛慌了手脚，斗志毫无，不敢恋战，纷纷转身飞退，仓皇狂奔，好不狼狈。

有道是：兵败如山倒。一点不差，退逃中，又躺下了好几个，真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夏梦卿振臂传令，苍五老大蠢展动，要乘胜追击，直捣黄龙。

傅小天也不落后，挥动铜剑，带来的一半人马喊杀冲去，排山倒海，汹涌卷上孤峰。

刹那间，草原上一片空荡、寂静。

只剩下鲜血遍地，横尸到处，残肢断腿，惨不忍睹。

第二十五章恩怨情爱一梦中

草原上激战方竭，布达拉宫四周又展开了另一场激烈的战斗。

喇嘛们困兽之斗，歹毒暗器、火器一时齐出，黄光满天砰然四鸣；这一招果然厉害，群豪躲闪得快，仍难免部分皮肉微伤，满朝兵将行动较缓，立刻倒毙了大片，惨呼、呻吟，到处可闻，此落彼起。

南宫毅既已退入布达拉宫，武林群小及薛梅霞、德怡所率半数兵将危厄可虑，令人担心。

夏梦卿与傅小天想双双冲入布达拉宫施以援手，竟一时莫可奈何。非他，犀利火器实在难挡。

傅小天急横了心，杀红了眼，传令动用飞雨流星神鬼愁以毒攻毒，然后怒挥铜剑，疾腾半空，飞扑布达拉宫数丈高的围墙，如怒龙下降，如天马行空，神威大展；三个手持火器的喇嘛丧胆亡魂，未来得及发射，已被他震天指虚空连点，三颗头颅登时粉碎。

三个喇嘛刚应指毙命，一阵桀桀怪笑，两条人影疾如鹰隼，鬼魅般由另一处墙垛掠起，双扑半空中的傅小天。

那是西域双残两个凶魔。

傅小天存心诛除，八宝铜剑飞扫猛砍，双残怎挡得住这尽展所学的千钧神力之击？难逃噩运，惨叫两声，上半身骨骼尽断，断线风筝般坠落地上。

虽然丧了身，可也挡住了傅小天的冲势，傅小天被双残击出的两股掌力震得身形微微一窒，才要再提真气，扑进布达拉宫，一眼瞥见地上九指追魂苍寅双臂鲜血涔涔，似无力再撑住大纛。

大纛岂容倒下？按说不关他的事。但傅小天竟大喝一声，斜飞而下，右掌铜剑一挥，袭向一名乘危偷袭的喇嘛，左臂虎腕轻舒，一把扶住大明旗帜，大声道：“五老，让我来。”

苍寅却道：“侯爷身为当朝大员，怎好……”

傅小天大笑说道：“此时哪顾得了这许多，五老松手。”振腕抢过大纛，转身搏敌而去。

苍老五大为感佩，须发俱张，叫了声：“多谢侯爷！”奋不顾身，猛扑左近喇嘛。

正在此时，一阵惨呼，高高围墙上众喇嘛突然身形冲起，外翻落地毙命，火器威胁随之解除。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立震全场，墙外喇嘛四下飞遁，汉满两方正要抢上。紧接着，围墙上出现了霍玄与端木少华，这两个人一现身，夏梦卿立即振臂大呼：“退！”

一声“退”字，武林群豪纷纷停手不攻。

傅小天呆了一呆，呼道：“老弟……”

夏梦卿截口说道：“侯爷，布达拉宫内已经差不多了，我不忍赶尽杀绝……”

话声未落，围墙上又掠起十八罗汉、武当七剑……

傅小天恍然大悟，笑道：“老弟，我由来听你的。”话完，高声传令收兵。顿了顿话锋，仰首望着端木少华，又道：“端木老弟，方才可曾看见拙荆与德怡郡主？”

端木少华与霍玄及十八罗汉等人一齐飘下。

端木少华道：“夫人与德怡郡主已由寺后绕过来了，马上就到。”

傅小天放了心，点头不语。

夏梦卿却目注霍玄，问道：“小霍，那位法王呢？”霍玄道：“由南宫毅保走了，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夏梦卿星目异采一闪，道：“这一战，布达拉宫元气大伤，谅他短期内无法再谈什么义举了；再说，断了大食人后援，他也兴不起风，作不起浪了。”

倏地玉面上起了一阵抽搐，不再说话。

一战成功，谁不欣喜，无如忆及死者，禁不住个个悲痛，无言低头，刹那间寂然无声。

傅小天所率满朝兵将姑且不算，单武林群豪就损失了二三十位老少精英。朝天堡主、五庄五位庄主、四寨四位寨主、不归谷的俊彦、天龙堡的健儿，这是壮烈牺牲的。再看看受伤的九指追魂苍寅伤了双臂、皓首神龙齐振天折了龙头杖、伤了内腑，少林罗汉堂主持大智禅师左臂骨折、丐帮四老活报应仇英眇了一眼。

其他，武当、华山……诸老，都带点轻伤。

虽然赢得了这一战，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可观。这就是战果。

突然，九指追魂苍老五打破沉寂：“各位，人死不能复生，还悲伤个什么？武林人物过的是刀口舐血生涯，何况人生百年到头来还是一死！只要死得壮烈，大丈夫何悲一死哪在乎早晚？老要饭的认为他们这样去了，总比死在那武林中争名夺利的纷争要好得多，回去让少林老和尚做做佛事，连喇嘛们一块儿超渡吧，谅他们在九泉之下也应含笑瞑目了……”

劝人家止悲，他说着说着却似有物堵住了喉咙，连忙低下头去，举袖偷拭老泪，双肩耸动不已。

不劝还好，这一劝更糟，大伙儿头垂得更低。

良久，苍寅抬起了头，老眼犹带泪渍，又道：“其实，咱们应该很满足了，老要饭的没想到布达拉宫瓦解得这般容易，老要饭的本以为起码要耗上两三个月，最少要伤亡过半……”

齐振天猛抬皓首，道：“要饭的，经你这一提，我也觉得奇怪，布达拉宫是举世皆知的龙潭虎穴，怎会这般不堪一击？”

这一来，大伙儿都兴起了同感，不过谁也没开口，只因为现在没心情多想，也没心情谈论这些。

夏梦卿与霍玄对望一眼，张口欲言，却似又强行忍住，略一沉吟，刚要挥手示意群豪离去。

远远的，传来一阵杂乱的步履声，随着这阵的步履声，山道拐角处，转出了薛梅霞、德怡与一众满朝兵将，奉旨监视傅小天的四川提督岳钟琪赫然杂在队中。

傅小天没表示惊奇，显然，岳钟琪来西藏已非一日，早见过他了。

薛梅霞与德怡倒持着长剑，夷然无伤，衣衫上连一滴血都没有，这不能不算是奇迹了。

傅小天急步迎上，老远地便出声唤道：“霞……”

可是，薛梅霞与德怡却似没听见，两三丈外倏然驻步，娇靥上的神色是一片惑然、讶异、震惊……

傅小天一怔驻足，愕然说道：“霞，怎么啦？你这是……”

薛梅霞与德怡没理他，德怡却转向薛梅霞道：“霞姐，我觉得夏梦卿不

像……”

薛梅霞目光不离夏梦卿，喃喃说道：“我也看出来，我去问问他。”
径直走向夏梦卿。

早在薛梅霞与德怡突然驻足、惊愕凝注时，夏梦卿就微微显得有点不安，此时一见薛梅霞向他走来，脸上的不安神色越明显、越浓厚，但他仍强笑迎了上去，说道：“小妹……”

“住口！”薛梅霞一直逼到夏梦卿面前，冷冷一声轻喝，木然说道：“你瞒得过任何人，你却瞒不过我，你不是我夏大哥，你是谁？为何冒充我夏大哥，他如今在哪里？说！”

此言一出，群豪面面相觑，心想：这位傅夫人是怎么回事？没头没脑地说出这种话来，莫非是身经剧战，过份疲累，神智有点不清……

心里这么想，可是谁也不好说出口来。

本来嘛，夏梦卿明明是夏梦卿，怎会不是，又何来冒充？这岂非笑话，天大的笑话吗？

傅小天大急，疾步走过，道：“霞，你这是怎么啦？他，夏老弟，他不是夏老弟么……”

薛梅霞没看傅小天，紧紧盯住夏梦卿，道：“小天，你别管，他的化装很高明，可我说过，他瞒得过任何人，却绝瞒不过我，我要当着群豪揭穿他。”

这话不错，薛梅霞对夏梦卿认识得的确是最清楚，任何人难及；傅小天心里明白，目光转注夏梦卿，惑然道：“老弟，你

夏梦卿何止不安，简直有点失措，喟喘笑道：“侯爷，我不明白小妹她怎会……”

“住口！”薛梅霞再扬轻喝，娇靥上已现寒霜，道：“小妹也是你叫的么？说！你自己说还是要我动手？”

夏梦卿默然不语，但旋即突然点头，笑道：“反正现在已没关系了，还是我自己说吧！夫人，您别生气，您也看得没错，我不是夏大哥。”

群豪大大震动，纷纷掠了过来。

这还了得，谁敢冒充宇内第一奇才玉萧神剑闪电手？

傅小天环目暴睁，尚未说话。

薛梅霞适时说道：“那么你是谁？”

夏梦卿举手一抹，取下一张特制面具，笑道：“夫人，我是岑参，小岑。”

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薛梅霞认得，无为道长也不陌生，一点不差，他真是与霍玄并称二小的大木真人得意高足——岑参。

薛梅霞、德怡、傅小天，除了霍玄外，俱皆神情狂震，立刻怔住，瞪目张口，作声不得。

这一来，夏梦卿为何舍弃他那威震宇内的玉萧不用；峨嵋之会，小岑为何未与小霍同来，全明白了。

猛然，苍寅一声怪叫，闪身掠向霍玄。“小霍，你瞒得老要饭的好苦。”

被瞒得好苦的，何止他一人？霍玄耸肩摊手苦笑：“五老，您得原谅，这是夏大哥的吩咐，我也莫可奈何！为顾全大局，我只有帮着瞒了，其实，我也憋得难受。”

苍寅大笑，还想问，薛梅霞已问了岑参：“夏大哥，他人呢？”

岑参眨了眨眼，笑道：“夫人，您冒险偷袭，碰到过南宫毅，他如真是天外神魔，小岑不敢说您能安然退出布达拉宫……”

忽然，南宫毅听说薛夫人率兵乘虚偷袭布达拉宫时，那种震惊的表情，飞快地自傅小天眼前浮起，他大叫说道：“原来如此，哈！我才奇怪他怎么老不尽全力，原来如此啦……”

薛梅霞与德怡也明白了。岑参的话不错，刚才在布达拉宫内的情形确是很惊险危急，如果不是南宫毅赶到，下令捉活的，她两人早伤在布达拉宫了。

这一来，什么小霍夜探布达拉宫受伤，什么独孤奇送图，夏梦卿又毫不犹豫地采用，为什么夏梦卿不让薛梅霞太早跟他见面，布达拉宫为何这般不堪一击，片刻瓦解……

这一切的一初，全都迎刃而解。

群豪禁不住相顾点头，哑然失笑。

薛梅霞放下了一颗久悬的芳心，春风解冻，娇靥上有了笑容；但倏然，她又想起一事，皱眉问岑参，道：“我看见夏大哥保着那个法王，转眼不见，那他……”

岑参摇头笑道：“夫人原谅，这就非我所能答复了，我也不知夏大哥他往哪儿去了，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那个法王惨了。”

好俏皮。薛梅霞嫣然再笑，微嗔却更喜爱地望了他一眼，没说话。

傅小天听得哈哈大笑，一巴掌拍上岑参肩头：“我也称你一声老弟，咱们虽没见过面，可是我心仪已久，老弟，我瞧你不比夏梦卿逊色嘛！”

岑参脸一红，赦然笑道：“那是侯爷你夸奖，小岑哪敢跟夏大哥比？夏大哥能气走恨天翁，戏弄喇嘛于股掌之上，小岑却一见面就被人揭穿底牌。”

这句话，又赢得傅小天一阵震天豪笑。

诸事已了，阿旺藏塔法王既有夏梦卿相伴，再加上布达拉宫损失惨重，谅他也再难作怪。

如此，还有什么可停留的？

于是，两方分手，各回驻地。

岑参、霍玄偕同武林群豪，为不幸牺牲的诸侠收了尸，没耽搁地出了西藏，取道返回中原。

驻地已不必再去，没东西了，纵有，也应已被喇嘛们摧毁得一塌糊涂，也没有用了。

傅小天、薛梅霞与德怡，率领着岳钟琪等兵将，返回了卦兰山驻扎地，才进虎帐，一桩事物看得三人顿时呆住了。

桌上，镇纸上压着一张信笺。

信笺是傅小天常用的，没什么值得奇怪。

可是，信笺上的字迹就不寻常了，十足地令薛梅霞心弦震动，狂草、龙飞凤舞、极熟悉，是夏梦卿的手笔。

薛梅霞定过神来，当先奔向桌前，以颤抖的心、颤抖的手，轻轻地拿起那张信笺。

信笺上，墨渍未干，写的是：

“我尚有一桩大事未了，故又匆匆他去。

为天下武林，为钗、佛二宝，为薛家一门血仇，十日后我将于哀牢断魂崖与雷惊龙放手一搏，特此奉知。

夏梦卿勿留”

直到现在，薛梅霞才知道父母兄长惨死的一门血仇，是那禽兽不如、灭

绝人性的表兄雷惊龙下的毒手。

她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夏梦卿不会骗他，这毕竟是事实，雷惊龙虽然害得她家破人亡，又何异无形中拆散了她跟夏梦卿，等于使得她痛苦一生？

脑中轰然一声，一阵昏眩，若不是傅小天背后伸铁腕扶得快，定然会栽倒地上。

她心碎肠断，悲愤填膺，娇靥煞白，目眦欲裂，牙咬得渗血；想哭，没有泪，也哭不出声。

信笺，自那双剧烈颤抖的柔荑中滑落。

好半天，她才说出了一句：“雷惊龙，你好狠毒的心肠！”

咬牙恨声，神色之可怕，前所未见。

傅小天跟德怡，适才在她背后已将信笺上的话，看得清清楚楚，德怡忙好言慰劝，傅小天却没说话。

只因为他的感受与爱妻同，须发俱张，环目暴射慑人寒芒，充满了怒火、杀气，一口钢牙咬得格格作响，神色比薛梅霞更可怕。

过了一会，薛梅霞才在德怡的慰劝下渐渐趋于平静，傅小天才敛去了他那吓人的威态。

三个人，两个呆呆地，德怡也住了口。

但，突然，薛梅霞开了口，道：“走，小天，陪我去一趟，我不能尽让夏大哥为我操心劳神，我要手刃雷惊龙，报此血海深仇，慰泉下父母兄长。”傅小天竟然笑了，不过那是悲甚怒极而笑：“走！这不是你一人的事，是咱们两个的事，我要他在我八宝铜剑之下碎尸万段，挫骨扬灰。”

傅小天可从来没说过这么狠的话。

随即，唤进岳钟琪，吩咐他领兵先回四川，听候令谕。做官的，都善于察言观色，岳钟琪看出傅侯神情有异，没敢多问，唯唯而去。

岳钟琪出帐后，傅小天又转向了德怡，还没开口，德怡却先说了话，她表示要跟他伉俪二人一起去。

在人情道义上说，她这时不能离开这对夫妇，更何况她还想见上夏梦卿一面。傅小天伉俪不糊涂，德怡自己更明白，她如今已是情不自禁，不克自拔了。

傅小天与薛梅霞不便坚拒，只得点头，当下收拾细软，三人三骑，取捷径直奔云南。

哀牢，山势险恶，峰高壑深。

峻峰插天，云封雾锁，极尽深邃、阴森之感。

尤其，蜿蜒起伏，连绵百里，山区极广，古森林遍布，苍苍翠翠，一望无垠，尽多毒蛇猛兽。

这一日中午，天阴得很，哀牢山脚下，驰来了三人三骑。

这三人三骑，是一男二女。男的环目虬髯，身躯魁伟；女的清丽、艳绝，压倒尘寰。

正是傅小天、薛梅霞、美郡主德怡三人到了。

在山脚下三骑并立，勒马控缰，仰望深邃、险恶、广阔的山势，薛梅霞立刻皱起蛾眉，道：“小天，你瞧，偌大一座哀牢，断魂崖上哪儿去找？”

傅小天和她有同感，浓眉皱得更深，环目凝注云封雾锁，不可复见的半山以上，久久才道：“霞，别急也别愁，路是人走出来的，顾名思义，断魂

崖是个崖，而且必极险恶，咱们专找险恶绝崖不就……”

“阁下聪明人，怎也做此糊涂语？”德怡插口说道：“观山势，哀牢险恶绝崖不在少数，断魂崖是个地方，又没写字，谁知道哪个崖名为断魂？”

傅小天一怔为之语塞，旋即摇头苦笑：“厉害，厉害！那么，阁下，说说你的高见吧！”

德怡瞥了他一眼，翻翻美目，道：“我要有好主意早说了，还会等阁下问么？”

傅小天浓眉微轩，还想再说。

薛梅霞已然抢着说道：“好啦，两位，现在已是第十天中午，倘若咱们……”

“别忙，霞姐。”德怡猛有灵思，连忙笑道：“我有法子，如果咱们没来晚，包管灵。”

傅小天惑然投注，薛梅霞却展眉道：“那么说呀？阁下。”

德怡没说话，笑了笑，突然仰面长啸，啸声清越如凤鸣，穿云透雾，直逼哀牢绝峰。

只要是功力不俗之人，只要在哀牢山区之内，都应该听得到，而且必为之惊动。

啸声方起，傅小天与薛梅霞便即双双恍然大悟，薛梅霞目射赞佩未语，傅小天已拇指双挑，说道：“阁下，高明，高明！简直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嘛。”

“好说。”德怡淡淡笑道：“灵不灵还不知道呢！”

话虽这么说，娇靥上却难掩心中得意之情。

傅小天只做未见，收回目光，转注哀牢，静待回应。

哪知，等了半晌，别说回应，连一丝风吹草动也没有。

德怡，有点儿窘。

薛梅霞那清丽的娇靥上，刚浮起一片失望之色……

蓦地，一声龙吟长啸起自哀牢绝峰之上，穿云透雾而出。

三人精神一振，薛梅霞首先喜呼：“是他，是他，小天，快……”傅小天正在辨别啸声起处，只一细听，立刻听出啸声是由最中一座山峰上传下，飘身离鞍，道：“两位，下来吧！”

其实，他这句话多余，薛梅霞与德怡早已双双飘下。

安顿好坐骑，由登山小道联袂飞驰而上。

小道羊肠，极为崎岖，沿途更是荆棘藤蔓满布，颇难行走，两旁古木参天，虫蛇起伏，黑暗而阴森。

这虽然难不倒傅小天，薛梅霞与德怡可有点作难；尤其是德怡，她竟然额头现了汗渍。

费了盏茶工夫才登上半山，三个人整个儿地处于一片迷蒙云雾之中，十丈外几难见路。

好在傅小天神目如电，他略一辨明路径，当先又驰了上去。飞驰间，渐渐地可以听到峰顶传来阵阵呼呼之声，傅小天绝代高手，他立刻听出那是高手搏斗所发劲气罡风，他回首轻声道：“霞，听见么？夏梦卿已经跟雷惊龙动上手了……”适时，云雾中又传下夏梦卿几声清叱。

薛梅霞既惊且喜又悲愤，德怡竟觉得脸红心跳，当下竭尽所能，加快身法，一口气驰上峰顶。

云雾只绕山腰，峰顶反而开朗，钻出云雾，眼前陡然一亮，绝峰景物清晰在目，纤细可见。

却看得三人热血往上一涌，傅小天与薛梅霞简直四目喷火，悲怒之色现于眉宇。

断魂崖就在眼前。

那是绝峰近旁，一块面临危崖的平地。既称断魂，想必崖下是深不可见底的万丈深渊。

在那平地之上，距危崖不到一丈之处，正有着一白一黑的两个人影闪电交错，生死火并。

那是夏梦卿与雷惊龙，一位宇内奇才，一位盖世枭雄；武林中，正邪二途两个顶尖儿的人物。

看情形，两个人不只是想把对方格毙，甚至是都想把对方逼下危崖，一坠断魂。

惊险、激烈、惊天动地、鬼哭神号。

雷惊龙已然不支，呈露败相，一寸一寸地被逼近危崖，不过，他能和夏梦卿顽抗多时已是太以难得。

薛梅霞忍不住忽地脱口娇呼：“夏大哥，留下他来，我要手刃……”

傅小天阻拦不及，心头刚紧。

想必是微一疏神，夏梦卿竟被雷惊龙一掌逼退五尺。

天！雷惊龙转危为安，夏梦卿反倒更近危崖。

薛梅霞吓得花容失色，一机伶，倏然住口。

只听雷惊龙一声怪笑，双出诡异招式，凌厉猛攻。

夏梦卿倏扬怒笑，如电迎上。

薛梅霞与德怡未能看出什么，傅小天却看得大惊失色突发霹雳大喝：“老弟，使不得！身形别动！”

可惜，晚了。

两条人影甫接，一声凄厉惨嗥划空扬起，那是雷惊龙。但，两条人影却合而为一，砰然疾射，一飞数丈，直起半空，足下是万丈深渊。

这回谁都看得很清楚，雷惊龙临死凶残顽强，双臂紧紧地抱着夏梦卿不放。夏梦卿空有绝世功力，无从施展。

三人魂飞魄散，心胆俱裂，疾掠而出。

傅小天先至，铁腕探处，“嗤”地一声裂帛声响，只扯下了一条雪白衣衫，但，合而为一的夏梦卿与雷惊龙已向着断魂崖下飞泻坠落，一闪不见。

断魂崖下云雾迷蒙，阴风惨惨，深不可见底，什么也看不见。

纵然是大罗金仙失足跌下，也必粉身碎骨，绝无生机，何况是一个血肉之躯？

德怡娇靥惨白，怔立无语，摇摇欲坠。

薛梅霞一声绝望悲呼，纵身便要跳下。

傅小天人虽悲痛欲绝，神智犹清，铁腕双伸，死命拉住，薛梅霞挣扎无力，又是一声凄惨悲呼，往傅小天怀中便倒。

这是悲凄哀绝的人间惨剧。

傅小天与德怡都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千钧重击，何况是薛梅霞这个情海断肠可怜人？

绝峰上，只有那声声啼猿般，闻之令人心酸泪下的悲哭，没有话声，因

为谁也没有开口。

这气氛，笔墨难以形容万一。

良久，良久，薛梅霞声嘶力竭，泪尽血出，斑斑红泪湿透衣襟，也染上了傅小天胸前。

突然，哭声竭止，薛梅霞猛然抬头，娇靥毫无血色，美目赤红，面上犹带着两行血泪，呆呆说道：“小天，陪我下去看看，我不相信他就这么走了……”

傅小天心如刀割，叹了口气，颤声说道：“霞……”

“别劝我，小天，你不去我去。”

傅小天哪忍坚拒，只得扶着她走下绝峰；美郡主始终没说一句话，跟在身后，像失了魂似的。

断魂崖下，山石嶙峋，到处碎石黄沙。

眼前，一白一黑两具尸体，不！那不能说是尸体，应该说是两堆血肉模糊的肉浆，惨不忍睹。

既是血肉模糊的两堆肉浆，就无从分清谁是谁，只能由白黑两袭衣衫上，分辨谁是夏梦卿，哪个是雷惊龙。

薛梅霞挣脱傅小天双手，抢天呼地，抚尸痛哭。

没有声，没有泪；是血，只有血。

血，洒在血上，一般地鲜红。

猛然，德怡嘶声狂呼，捂着脸飞驰而去。

傅小天大惊，追之不及，只有呼唤。

然而，德怡却听若无闻，渐去渐远，终于不见。

半晌之后，薛梅霞才在傅小天的忍泪慰劝下缓缓站起，手上、身上满是血渍，分不出是她的还是夏梦卿的。

其实，都一样，她的身体里，有夏梦卿的血；夏梦卿的身体里，也有她的血。

又过了一会儿，薛梅霞才木然说道：“小天，我想把夏大哥带回去安葬。”

神态已然平静，天知道这平静后有多大悲痛。

傅小天道：“霞，哀牢，算得天下名山，他奇才盖世，北京宦海会冒渎他，我认为不如让他侠骨英名永埋此幽谷。”

薛梅霞颤动着失色香唇，欲言又止，点了点头。

傅小天不再说话，找了一块较平之地，八宝铜剑翻飞，硬生生地挖了两个坑。

薛梅霞道：“小天，你也打算埋雷惊龙？”

傅小天收起了八宝铜剑，婉言说道：“霞，人死一了百了，恩怨全消，我们怎忍心理一弃一，让雷惊龙……”

侠骨柔肠，这才是大英雄本色。

薛梅霞点头说道：“好吧，他应愧见泉下我父母、二兄。”

说罢，亲手捧起夏梦卿那一堆衣衫、血肉，放入坑内，然后，又收拾了雷惊龙残骸。

傅小天看得心中好不难过，暗暗既敬且佩，双手堆土，顷刻营就两坟，又挥掌如刀，削下两片石块，震天指下石屑纷飞，两块墓碑各立墓前。

安葬完毕，薛梅霞走至夏梦卿墓前，娇躯一矮倏然跪下，忍痛含悲三拜，口中是喃喃自语的颤抖声：“夏大哥，梅霞负你太深，欠你良多，此生报答

无望，但求来生结草衔环……”

傅小天也开了口，虬髯抖动，环目赤红：“老弟，你就这样走了么？你何忍丢下我们？老弟，英雄并立于世，傅小天今生就服了你一个，我原以为在各为立场的龙争虎斗中，倒下去的是我，却不料你竟先我而去，而且是这般的去法。老弟，苍生怎么办？大汉民族怎么办？天下武林怎么办？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你含恨而去，傅小天从此孤独，这世上对我还有什么意思？老弟，答我一声，老弟，答我一声……”

声泪俱下，涕泣泗流，好惨！

“夏大哥，你听见我跟小天的话了么？为什么不答应一声？你知道我跟小天就在你眼前么？……”

“夏大哥，从此天人永相隔，再想见你一面都不能，夏大哥，为什么？为什么？你想看看梅霞么？夏大哥，我明白你的心，我明白！往日，为什么我们不能多见几面，为什么，夏大哥，你能告诉我么？……”

“夏大哥，你一生劳碌，都是为了别人、为了梅霞，你可曾为自己打算过么？你为什么不自替自己多想想？为什么？夏大哥，看看梅霞吧，她就在你眼前，夏大哥……”

“老弟，造物何其弄人，为什么要让梅霞处于你我之间？为我们你先我们而去？这难道就是天意么？冥冥苍天就只会为世间添造惨事么？老弟，天妒奇才，我替你不平，老弟，可惜我无力，否则我会把天捣碎。恨！老弟，令人好恨。”

“老弟，我等于夺了你的梅霞，不是为了我俩，你不会就这么撒手尘寰，去得这么惨这么不值得，老弟，这等恩情债，你要我怎么还。老弟，老弟……”

“夏大哥，梅霞所以赶来，只为了要看看你，只为要手刃血仇；却不料赶来为你送终。夏大哥，你就这么走了，你来得突然，去得突然。夏大哥，我这是置身一场恶梦之中么，是么？夏大哥，告诉我，我是在恶梦中，这不是会是真的，夏大哥，夏大哥你让梅霞怎么受得了啊……”

“夏大哥，今生我负了你，扪心羞愧，本当早死，可是我不忍丢下小天，跟两个孩子。夏大哥，两个孩子中有一个是你的骨肉，我怎能忍心？可怜的孩子，他竟不能来为你送终，他始终未能见你一面，你也始终没能看看他，这是谁的罪过，谁的罪过，苍天何其忍心……”

“夏大哥，今生，我只有以余年伴着小天，抚养两个孩子，抚养你的骨肉，来生我再伴你，夏大哥，来生……”

“老弟，听见么？还有你的孩子，忆卿，你何以忍心丢下她母子？而，老弟，你毕竟就这么去了，老弟，安息吧！忆卿，我视同己出，我会替你好好照顾梅霞和你的孩子，老弟，放心去吧，老弟……”

“夏大哥，这里没有香烛，只有我跟小天两个人、两颗心，等明年，明年今日我会带着忆卿……带着香烛，夏大哥，每年今日我都会来看你，无论如何，我都会来……”

这是傅小天与薛梅霞的心声，但只是一部分，要说的，该说的，太多了，太多了，想必，夏梦卿泉下英灵当能体会。

薛梅霞一恸几绝，最后才在傅小天极力数度慰劝下，依依不舍地站了起来，两膝是泥，浑身是血，衣衫零乱，乌发蓬散，哀哀欲倒。

傅小天心痛如绞，强忍满腔悲愤哀痛，扶着爱妻缓缓离去，薛梅霞数步一回首，她想死，她想……

她只觉自己要爆炸了，她怎忍心抛下她夏大哥孤零零地一人在此幽深绝谷，她认为自己应该永远在这儿陪着他，无如……

走到了谷口，薛梅霞突然停步转身。

傅小天道：“霞，怎么？”

薛梅霞答得哀怨凄绝：“小天，等一会儿，让我再看夏大哥一眼。”

这句话赚人眼泪，真情流露，多么深刻。傅小天险些忍泪不住，心中一酸，忙柔声说道：“霞，回去吧！还有明年，明年我们再来，年年我们都会来的，走吧！”

薛梅霞良久良久才道：“夏大哥，梅霞走了，你……”

余话没出口，化为两串血泪无言垂下，颤抖着缓缓转过娇躯，一双依偎人影渐渐消失不见。

一阵阴风过处，吹起满谷沙石。

这人迹罕至的幽深绝谷之中，只剩下两堆新土，伴着它的，只有惨惨阴风，迷蒙云雾，好不凄凉。

一位顶天立地的盖世奇男，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走了。

生与死，有多近，不过一刹那间，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摊血肉，一坯新土。

曾几何时，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叱咤风云，纵横宇内，领袖四海，睥睨八荒。

曾几何时，夏梦卿他侠骨柔肠，剑胆琴心，赢得天下武林一致钦敬，赢得天下武林同声赞佩。

而如今，这些都已成了南柯一梦，过眼烟云，留给人的，只是那不可磨灭的记忆。

这记忆，将永远镌刻于人们的心灵深处。

这一天，傅小天偕同娇妻返抵了帝都，首先到德贝勒府中，美郡主德怡没见回来。

夫妇俩怀着一颗不安的心情回到了神力侯府。

开门恭迎的，是黑衣护卫任燕飞，背着夫人，任燕飞呈给傅小天一个小包裹，只说是丐帮北京分舵的人送来的，并请傅侯千万别让夫人知道。

这，引起了傅小天的疑心，当晚避着薛梅霞，一个人打开了包裹；包裹里，有三样东西。

那赫然是紫凤钗、绿玉佛，另外还有一封密封着口的信件；信，写明是傅侯亲启。

字迹很娟秀，似出自女子手笔，他诧异，急不可待地拆开了信，抽出了信笺，信笺上写着：

“侯爷，雷惊龙确已伏诛，夏少侠却未曾真死，复兴大计未竟，社稷犹待匡复，他怎能就此死去？”

再说，一位盖代奇才也绝不会无声无息地就此殒落。

他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侯爷、夫人跟他自己。他早在第一次蒙召进入侯府时，就觉得夫人得夫如此，尚复何憾？你是人中英杰，胜过他百倍，由以后诸事，他更觉得他只要留在这世上一天，夫人她便难免分心。

固然，侯爷超人，知她、知他，不会责怪，但夏少侠敬重侯爷，怎好骚扰侯爷伉俪间幸福生活！

所以，他才安排了断魂崖一战，让夫人亲眼看见他死去，并亲手加以埋葬，让她永远死了这条心。

他万不得已，你知他，谅必不会怪他狠心。

如今，他牵挂已了，将当真人箫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不寂寞，还记得吗？侯爷，中州第一楼头人？那非关情爱，那只是一种怜悯。

这是小倩几生修来的福缘、莫大荣宠，从此小倩将永远跟着他。

他并非遁世，只是将全力致力于最大心愿。不愿瞒你，侯爷，那是复兴大计，只要夏少侠一日在世，他便一日不放弃这神圣使命，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也许，在他有生之年无法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但侯爷，大汉民族，子子孙孙，永继不绝，还有别人。

不过，到那时，为自己民族而起干戈龙虎斗的，已非侯爷跟他，当然你跟他再不会有立场冲突，有所影响彼此这份交情了。

夏少侠命我送上钗、佛二宝，我又转请丐帮北京分舵归其原主，请侯爷务必妥为收藏，万勿使其再沦魔劫，为彼此都好。更请侯爷将此事永埋心中，勿轻泄于任何一人，尤其夫人。

二位营墓时夏少侠也在场，夏少侠让我告诉你，一切他领受了，大恩大德，愿来生再报，谨祝相偕白首。

聂小倩百拜”

傅小天须发颤动，环目含泪，仰望长天，似哭又像笑，喃喃说道：“我本就不信苍天太狠，老弟，你这是何苦……”

——全书完——

